

上 编

周易概说

第一章 “周易”说

一、《周易》的作者是周文王

据史书记载,《周易》的作者是周文王。《史记·自序》:“西伯囚姜里 演周易。”《汉书·艺文志》:“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史书的这些记载,不应随便否定。宋代俞琰就十分明确地提出:“伏羲作六十四卦之画,文王作六十四卦之辞,并三百八十四爻之辞。”^①文王写《周易》有其合理的时代背景,《竹书纪年》载:“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姜里,二十九年释西伯。”周有反商之心,但又不敢明确树起这面旗帜,而且因为受到怀疑,周文王被商纣王在姜里关押了七年。这七年中,周文王总结过去的经验,展望未来,借用筮卦的形式填写卦爻辞,表达自己的创业思想,最

俞琰:《读易举要》。

终诞生出这一部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活水源头的奠基之作。西周时期《周易》的流传情况，因为没有记载，只能推测其世代流传于史官手中。从史料看，“周易”一词最早见载于《左传》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说明起码在“庄公二十二年”之前，《周易》还只是周史手中的藏本，他人无缘观瞻。《左传》、《国语》中有许多用易的故事，说明《周易》已经流传开来，其时有些史官或政治家已经关注《周易》中蕴涵的思想价值了。战国时期《易传》的写作，汇集了当时思想界各家对周易的见解，拉开了研究周易的历史帷幕。

古代易家对文王创作《周易》深信不疑，但现今很多学者认为《周易》不是周文王所写，而是殷末周初的巫史占筮的纪录，有的认为成书于西周末年，或是在春秋时期，还有的认为晚至战国。唐代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序》中谈到两种观点，对后世影响极大：

其《周易》系辞，凡有二说，一说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知者按《系辞》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故史迁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郑学之徒，并依此说。二以为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按《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左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

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忧患也。验此诸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

孔颖达在“依而用之”的第二种观点中提出了三个“文王后事”，据此而认为卦辞是文王所写，爻辞则由周公所写。敝文不苟同此说，故在此作一下探讨。

（一）关于“王用亨于岐山”。周易卦爻辞中，共写有 19 个“王”。卦辞有：《夬》“扬于王庭”；《萃》“王假有庙”；《丰》“王假之”；《涣》“王假有庙”。卦辞之“王”，都写在《周易》下篇，这种布局不会没有道理，起码不含有褒扬之意。“王”指商王，解之较为恰当。爻辞有：《坤》六三“或从王事”；《讼》六三“或从王事”；《师》九二“王三锡命”；《比》九五“王用三驱”；《随》上六“王用亨于西山”；《蛊》上九“不事王侯”；《观》六四“利用宾于王”；《离》上九“王用出征”；《晋》六二“于其王母”；《家人》九五“王假有家”；《蹇》六二“王臣蹇蹇”；《益》六二“王用享于帝”；《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井》九三“王明”；《涣》九五“王居无咎”。爻辞在上篇下篇都写有“王”字，就描写的事情看，大致上没有商王或周王的严格区别。有区别者，主要体现在两句爻辞中，都以为当解作“文王”为通。一句是：《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程传》解曰：“四柔顺之才，上顺君之升，下顺下之进，己则止其所焉。以阴居柔，阴而在下，止其所也。昔者文王之居岐山之下，上顺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顺天下之贤而使之升进，己则柔顺谦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业用是而亨也。”是说文王曾居于岐山之下。此通过卦象和“岐山”地名而言，“王”即是周文王。还有《本义》解：“登祭于山之象”。又解《随》上六“王用亨于西山”，曰：

“亨，亦当作祭享之享。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 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诚意如是，则吉也。”此所以解“王”为文王，是依“亨”即“享”而推论周文王“登祭”于岐山。《本义》解“王用亨于岐山”和“王用亨于西山”，都是将“亨”解为“享”而得出“王”即文王的结论。这里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亨”字。笔者以为，把“亨”解作“享”，实为误解。凡言“亨”者，即是“元亨”、“亨利贞”之“亨”，表示行事顺利、事业有成、官运亨通等，是 筮卦的专用断词，不应解作“享”。周易之“亨”，作为断词主要用于卦辞中，是对卦辞所含思想的一种全面肯定，如“履虎尾，不咥人亨”，认识到“履虎尾”的危险，不狂妄地大笑，才会安全，即“亨”；“遁亨”，小人只有逃离开这里才会有出路，即“遁亨”。如果将有的亨解为“亨”，有的解为“享”就会出现解得通即为“亨”，解不通则变为“享”，造成以自己的主观思想代替原作者思想的现象，也从而错解了卦爻辞。用，许慎《说文解字》（后文简称《说文》）曰：“用，可施行也。从卜，从中。”“亨”写在爻辞中，凡与“王”有关者，词义应有所变化，表示拥有权力。用亨，行使权力。如《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指公可以行使天子的权力。《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岐山在周境，将“王”解为商王，“用亨”解作行使权力。这句话的意思可解为：王得以行使王权是由于周的维护。《史记·殷本纪》：“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清除炮烙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记载商纣王封周文王为西伯，由文王替商征伐不顺服的西方小国。由文王来写，这段爻辞与史实也是相符的。这样来讲，就没有理由坚持把“王”看做是文王了。

(二) 关于“箕子”。《明夷》卦“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解《易》者皆言箕子是纣臣，却不言六四爻辞是讲纣的王叔比干。《论语》：“比干谏而死。”《周书·泰誓下》：“~~紂~~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痛四海。宠信奸回，放黜师保。”《史记·殷本纪》：“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说的都是纣王剖比干囚箕子的事。结合这段史实，六四爻辞可解为：入于肚腹的左边，获得了勇于直谏昏君的贤臣的心脏，应该拿着这颗心脏走出门庭，让天下人去评判。箕子、比干都是文王写《周易》以后发生的事，当然这两句爻辞都不会是文王所写，周公写的可能性最大，但绝不可以此类推，认为所有爻辞都是周公写的，因为这两爻在《周易》中是例外。之所以言其例外，是因为明夷卦的卦象比较特殊。从《明夷》卦象分析，五爻皆正，惟六五爻位反，为主昏臣明之卦。君主昏庸残暴，臣子自然可以背叛他。周文王写此爻辞，必显示有叛逆之心。武王伐纣，周王成了天下诸侯的宗主，某些过激言辞可能会不利于周王朝的稳定，故推测周公根据卦辞和卦象，将爻辞改作“箕子”、“比干”的故事，一来警示周王不可如商纣般无道，二来指出在“明夷”的环境中，为臣子者既要尽职尽责，又要善避凶祸。此句改动尽管使原字消失，再也无从考据，却体现了周公对周王朝的赤诚之心。从另一方面说，六十四卦中，君昏臣明之象只有《明夷》一卦，而“文王后事”之人又只此一例，也证明了周公改动《明夷》爻辞原文的可能性极大。

(三) 关于“易象”。“《左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

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忧患也。验此诸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此说系误解。后世学者认为《易大传》为孔子或儒生所写，《大象》自然也就是孔子或儒生写的，而韩宣子适鲁是在昭公二年，孔子方 12 岁，《易象》肯定不会是孔子或儒生所写，便以为《易象》是指卦爻辞，而非《大象》。其实，《大象》应是周公写的（第二章专门论述），《易象》应分开读，是《易》、《象》，即《周易》和《大象》。韩宣子在鲁国看了周公为注解《周易》写的《大象》方“知周公之德”即通过象辞看到了周公伟博的思想。俞琰指出：

《系辞》论圣人作易卦爻皆并言之，文王演《易》岂容有卦辞而无爻辞？自马融而下以意度之，谓为周公所作，施未经见，无所考信。至孔颖达独引《春秋》《左氏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始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而以为周公作爻辞之证。若以韩宣子之言为证，则为周公作《象》辞方可。

俞琰认为，周公写爻辞乃“无所考信”之言，倒是周公写象辞似有道理。他虽然没有进一步论证周公作象辞，但坚持文王作卦辞、爻辞的观点是很坚决的。

还有一个论点是出自现代著名的疑古派史学家顾颉刚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②一文中，考证《晋》卦“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之康侯乃是西周初年的卫康叔，封于卫，乃周武王之弟，时称“康叔”。这种论证是不可靠的，首先，他没有论证出在商朝没有“康侯”这个人，便把康侯安到了西

俞琰：《读易举要》。

此文载于《燕京学报》第 6 期。


周的康叔身上而作为定论。文王既然写“康侯”，在商朝必定就有这么个人，并且按照盖棺定论的习惯，这个康侯也不一定是文王时代的人。其次，《周易》的卦象和卦爻辞都是紧密联系的，卦辞必出于卦象，䷢晋卦二阳为主动爻，居上而不尊，有名而无实，可以看做是有爵位而无实权之人；六二居位独正，为指事爻，显示二阳得贵于家中之女。六二爻辞有“王母”一词，说明康侯是王太后的外戚一族。卦辞用比喻的修辞方法，写外戚康侯用君王尊贵的种马与自己的普通马交配，一天三次，极尽其能，表现了一付不择手段地追逐利禄、抬高自己身份的贪婪、虚荣之心态。爻辞“九四晋如 鼫鼠，贞厉”，对这种人的刻画更是入骨三分。卦辞写“晋”，意在讥讽王母的娘家一族掠夺君王财富的行为，皆来自于对卦象的理解。而顾氏的“康叔”之说与卦象及卦爻辞没呼应，就仅从一“康”字下此断言，实不可取。如以此确定卦爻辞非文王所写，尤不可取。

综合以上分析，本书所言的第一种观点“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之说应该得到确认。

二、关于周易的概念

关于周易的概念，历来是众家争论的焦点。首先应对“易”字有清晰的认识。概括来讲，约有六种不同说法：（1）《周易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 所谓易也 变易也，不易也。”（2）《说文》引“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一曰从勿。”（3）清初毛奇龄撰《仲氏易》，略总前儒之说，谓“易”兼有“变易”、“交易”、“反易”、“对易”、“移易”五义。（4）桐城吴挚甫先生撰《易说》，又别为一解，云“易者占卜

之名，因以名其官。”（5）近人余永梁著《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一文，认为筮法乃周人所创，以替代或辅助卜法，较龟卜为简易，故名书曰《周》。（6）近人黄振华著《论日出为易》一文，据殷墟甲骨文之形，认为字形象征“日出”^①。今人辛介夫在《周易解读》一书中，根据甲文、金文的易字，考证为“表示暮雨初晴，新月突出云隙，光线下射的形象。从雨到晴，从昼到夜，都含有阴阳交替，天气变化的意思”。笔者在此也发表一点陋见。

从“易”字的结构看，应是上为日，下为勿。勿，《说文》：“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杂帛，幅半异。所以趋民，故遽称勿勿。𠄎，勿或从𠄎。”段玉裁注：“州里当作大夫、士。”勿是指君王的下属所用之旗。日，指太阳，用日作偏旁的字在卦爻辞中大都与君王有关，如“明”、“晋”之日旁皆含有君王之义。甲骨文写“易”作，是左右结构，左为旗带飘扬之形，右为日，意思基本一样。由此看，“勿”较早的含义是主旗下的分旗，或是王师行军出征打的旗子，它飘扬在王的势力所能够延伸到的地域范围。“易”就是泛指君王的统治，包括政治、军队等许多方面，君王之旗，也就是王权、王师之意。周易之“易”，应该与爻辞中的“易”意思相同。

《大壮》：“六五丧羊于易 无悔。”羊为家财，作为活的财物可驱赶与人随行。大者恃壮凌上，出外必为王师所败，羊亦为王师所掠，“易”即指王师。所幸只是财物受损，故曰“无悔”。

《旅》：“上九鸟焚其巢 旅人先笑后号咷 丧牛于易 凶。”此

见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5 页。

卦三阳处在卦的外方，不居主位，故有旅居他乡之象。牛在当时主要用于祭祀和拉车，旅人只将牛用于拉车。丧牛于易，旅人拉车的牛被王征用去打仗了，想回家看看也不可能了，所以看到“鸟焚其巢”就联想到自己的家，便号啕大哭起来，描写了商王暴政和旅人思念家乡的主题。通过这两个“易”，也体现了周与商王朝已势成水火。从《周易》写作的角度来解，六十四卦筮卦各有主题，六十四卦的统名称为“易”，“易”应该泛指王的统治方略或成天下之王的道理。

关于周易的“周”字，《周易正义·序》又有三讲，一曰引郑玄所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二曰：“《周易》称‘周’，取岐阳地名，《毛诗》云‘周原 𡳿𡳿’是也”；三曰引《易纬》云“因代以题”，“文王作易之时，正在姜里，周德未兴，犹是殷世也，故题周别于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其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但愚以为，在文王写《周易》之前，如果按郑玄所讲的，筮卦“夏曰连山，殷曰归藏”。“连山”记载着夏朝人对筮卦的理解，“归藏”记载着商朝人对筮卦的理解，都凝聚了当时哲人的智慧，周文王对筮卦填辞后，应以“易”称之则是比较恰当的。其时天下仍为商王所治，写“周”的可能性不大，或许是在周王朝建立后，由周公添加一“周”字，以“周易”称之，用“周易”携领六十四卦，各卦爻辞便纲目清晰，主题思想更明确了。当然这只是一种假想。总之，《周易》是周文王的一部纲领性的著作，它以六十四卦的形式记载了周文王的政治斗争之道、治国安民之道、安居处事之道，它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社会交往等各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是周王朝建立和巩固的政治理论基础。

第二章 《大象》说

一、《大象》应是周公的作品

《易传》内容共有七种。一曰《彖》，分上、下两篇；二曰《象》，分上、下两篇；三曰《文言》，一篇；四曰《系辞》，分上、下两篇；五曰《说卦》，一篇；六曰《序卦》，一篇；七曰《杂卦》，一篇。共为十篇。汉人称为《十翼》（见《易乾凿度》）。《象传》又分为“大象”和“小象”，大象专解卦辞，小象专解爻辞。目前学者一般认为《十翼》乃战国时期的作品，其中《彖传》创作最早，《象传》出于《彖传》之后。这里面，对《象传》的一些看法恐难成立，在此作一下探讨。

（一）根据史书记载，《象》要早于其他八篇。《左传·昭公二年》载：“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里写的《易》当指《周易》，《象》当指周公写的《大象》。这一点应得到确认。鲁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鲁国太史将《易》和《象》如同国家重器一般世代相传，轻易不示之于人，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大象》还可能是鲁国独自存有的。韩宣子看到鲁国太史密藏的象辞，感叹到：“吾乃知周公之德。”这句话很明确地说出了《象》就是周

公所写。

(二)从写作风格看,《彖》早于《十翼》中的其他部分。周公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统治者,所以《大象》写的言简而意决;孔子是一个失意的政治家,《庄子·让王》中说:“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包括其后的儒学弟子大都是一些不得志的士族,没有周公的显要地位和一言九鼎的权势,因此,和《大象》相比较,他们所写的《系辞》和《彖》有炫耀学识之嫌;《小象》某些地方解释得空洞而不得爻辞要领;《文言》见识不凡但有文人的叠沓之疵。

1. 《象》与《彖》

大部分学者认为《易传》七种十篇中,《彖传》最早,《象传》出于《彖传》之后。刘大钧先生则提出《大象》要早于《彖》并举例道:

先看《鼎》卦《大象》:“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而《象》《鼎》:“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因鼎卦的《大象》说“木上有火”,而其《彖》则曰:“鼎,象也,以木巽火。”《彖》见《大象》而发论 明矣!

认为《彖》见《大象》而发论,《大象》先于《彖》。廖明春亦持此议。再进一步分析,《大象》“木上有火”是写《鼎》卦的组成,也是象辞的一种固定格式,并没有解卦辞之意,而其却成了《彖》辞和后世解卦的理论基础,《象》先《彖》后是毋庸置疑的。可以从四个方面分析:

(1) 两者重叠。在每一卦的卦辞后面都有《彖》和《象》，如果是在同一时期或同一人注释卦辞，不可能用不同的两种题材解释同一个问题。一般认为，象辞取象于八卦，彖辞取象于六爻，事实并不如此。如《丰》卦，《彖》：“丰，大也。明以动，故丰。”八卦卦象“震”为动，“离”为明，“明以动”讲的是八卦之象。《大象》“君子以折狱致刑”，则取用六爻之象，认为卦中三个阴爻上六、六五、六二占据尊贵之位，有以下犯上、小人乱政之象，故主张施以刑罚。六十四卦大致同此。可以说，《彖》与《大象》必定是出自两个人的手笔。

(2) 两者没有内在的照应，也就是说，后写的《彖》不知道先写的《象》分析卦象的角度，导致了卦象视角的混乱。举例说，䷋遁卦，卦辞“遁亨，小利贞”。遁的主体是二阴爻，指小人逃遁为佳。《象》辞“象曰：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主体是指四阳爻，“远小人”，使动词组，使小人远远地逃离开自己。写作角度虽然不同，但主旨与卦辞相同，都是取阴爻离开阳爻之义。《彖》辞曰：“遁亨，遁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遁之时义大矣哉！”彖辞误把卦辞逃遁的主体看成是四阳爻，讲君子应当在盛旺时逃遁。这种观点与现实世界的因果完全不符，与卦辞、象辞的主旨也完全不符，倒是反映了道家消极出世的思想。

(3) 两者反映的时代思想不同。如《革》卦，卦爻辞写改朝换代的革命行为。《周书·泰誓上》：“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将周灭商的行为看做是奉“天命”而革商王之命，与《周易》思想一致。《彖》：“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提出顺天应人

而革命，与孟子所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①的观点相同，都带有明显的战国时代的思想特征。殷朝末期和战国时期所倡导的哲学思想，一个是“天命”，一个是“顺天应人”，虽有所不同，但对“革命”的认识都是相同的。而象辞表达的思想则不同，《革·象》曰：“君子以治历明时。”回避卦辞中的革命内容，写“明时”注重农业生产，将“治历”的意义转化为天气时节，目的是将卦辞的内容转换为注重农业生产，以稳固周王朝的统治，反映了战争与和平不同的时代主题。象辞不刻意发挥卦辞的革命思想，而是用务实负责的态度转移卦辞思想，是基于对原卦辞思想的理解，最接近周公的身份和时代背景；彖辞扩展了卦辞“革”的内涵，则反映了战国时期的人本思想。可见《象》和《彖》对革卦思想内容的扩展有根本性的区别。

（4）《彖》围绕着卦辞来解，虽然写的寓意深远，但有时不落实处，且有的解辞不甚明确，如《大壮·彖》：“大壮，大者壮也。”以阳爻为“大”；《大有·彖》：“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以六五居尊为大。不居尊的阳爻可以称“大”，居尊的阴爻亦可称大，没有一定的规则。还有如《小畜·彖》：“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此论点有误，六四不尊不中，五阳怎会来应她？《小畜·彖》：“君子以懿文德。”讲牲畜在幼小的时候先要长好身上的毛色，论人则要求从小就要讲求仪表之美，比喻做事应循序渐进，用词言简而意切，深得卦辞之神要。在对卦辞卦象的理解上，《彖传》与《大象》不可同日而语。

^①《孟子·离娄上》。

2. 《象》与《小象》

《小象》似乎是模仿《象》的格式后缀于爻辞的，其中不乏精辟见解，但也有许多解释与爻辞没有意义上的关联。例如：

《晋》：“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小象》：“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何以中正就受此介福？等于什么也没说。

《大壮》：“六五丧羊于易，无悔。”《小象》：“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以爻位搪塞爻辞，实际上对爻辞的内容没有什么深刻见解。

《谦》：“六二鸣谦，贞吉。”《小象》：“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此只讲爻位；“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小象》：“劳谦君子，万民服也。”有违六爻规则，九三不居尊，何得万民诚服？只顾讲卦义，却又忘了爻象。

由此可见，《小象》并没有明确的视角来解释爻辞，其模仿《象》格但不知取象的规则，故某些解释有所偏失。

3. “德”义的区别

据统计，《易传》中共有 73 个“德”字，其中《大象》写有 14 个。《大象》之“德”与其他“德”字含义有明显的不同。

《文言》言“德”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将《乾》卦断辞称为“四德”，显然是脱离开卦爻辞本身的内容，用抽象的哲学思想加以阐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此指天、地、人各

有其德。天地之德是指物质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即天地之德是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大人只有认识自身所处世界的客观规律，顺应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才会使自己的主观行动获得成功，才可称得上是“与天地合其德”。这里所言之“德”，属于哲学范畴，是抽象的、独立的概念。《系辞》言“德”曰：“盛德大业至矣哉！”同此。

《彖·大畜》言“德”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此“德”指八卦中的《乾》象，内含刚健之实，也属于哲学思想范畴。

散文认为，上述所言“四德”、“与天地合其德”之“德”都是作为本词来使用，属于哲学范畴。《大象》所言之“德”则不同，属于社会行为范畴，它依附于某一实词的后面，结合卦象、卦辞，注重对具体的社会行为的倡导，可以直译为“……方法”、“……思想”。所以我们在读象辞时，不应将“德”字看做是句子的本词，如：

《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是指敦厚的思想。

《蒙》：“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行育德”是指推行这样的教育方法。

《小畜》：“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懿文德”是说要有注重美好形象的思想。

《泰》：“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俭德”是指要有俭约的思想。

《习坎》：“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常德”是指普遍的、易被人接受的思想。

《晋》：“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明

德”，古人认为太阳和月亮都是自身发光，即要具有像日月一样自己发光的思想。

可以看出，《大象》所言之“德”是一个词，指具体的思想行为，是为了解释卦辞而写的，不是抽象的概念，写作的时间要早得多；《文言》、《彖》、《系辞》所言之“德”概念已经上升，与儒家、道家的“道”相同，属于形而上的哲学范畴，反映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概念。

4. 在《乾·象》中，被改动了一字，泄露了天机。

象格在 63 个卦中都是固定不变的，惟有《乾·象》不同，“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按照固有的象格，应该写成“天行乾”才对，“健”字很明显是被改动上去的。应该说这种改动也有其道理，在《十翼》所有的论述中，都将“乾”认定为八卦之名，是天的意思，如《说卦传》“乾为天”，乾与天字义相同，天行“乾”岂不是重复用字吗？故将象辞中的“乾”改为“健”，就做到了“文通理顺”。在帛书《周易》中，《乾》卦之“乾”被写成“健”，似与其时假借字较多有关。问题是，卦辞中的“乾”并不是“天”的意思，《说文》解其义曰：“乾，上出也。”乾为上升之义。如果按《说文》所解字义，“天行乾”才符合文理，也符合象格规则，改作“健”反倒没道理了。解易者对《乾·象》的不同之处早就有所认识，也试图作出合理的解释，如《正义》解曰：“天是体名，乾则用名，健是其训，三者并见，最为详细。”认为“健”是训天体的性质，这样说更证实了象辞改动的可能性，63 个象格都没有训字的功能，岂能单独用《乾》的象格训字？可以认为，这一字的改动时间是与《说卦传》、《文言》的创作处在同一时期。反过来说，假如《大象》与《说卦传》等是同时创作出来

的，就会在文字上保持六十四卦象辞格式的完整性，而不会出现这一个字的纰漏了。后世儒家将《大象》归类于《十翼》之中，视为同时代作品，显然是一个错误。

（三）象辞写作的特点。要真正理解《周易》，首先要从认识《大象》开始，不知《象》则不知《周易》，因为《大象》的格式中涉及到了《周易》的产生和规则，还因为它是解开《周易》之谜的一把钥匙。如果《大象》确实是周公写的，就可以用这把钥匙打开这些神秘之门。可以说，只有周公，才是真正的注《易》权威。历代学者在《大象》格式上误解较多，如《谦·象》“地山，谦”，朱熹《本义》讲：“山至高而地至卑，乃曲而止于其下，谦之象也。”认为山在地下即表示谦虚，其实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不光是现在，就是在更早的古时，人们也不会将地下的石头叫做“山”。早期的哲学思想是从合理存在的现实世界中产生的，不会从不存在的事物中产生意识。我们应当通过象辞的思想内容来分析卦辞，而不应当用象辞的格式去误解卦辞。

《大象》写作的特点应从两个部分理解，一是固定的格式，如《需·象》：“象曰：水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其中“水上于天”“需”“君子以”，即为其固定的格式。尽管不同的卦用不同的字表示，但其不变的写作形式还是很明显的。其中“水上于天”包含着一层意思，“需”包含着一层意思，“君子以”又包含着一层意思。二是象辞部分，周公对卦爻辞的理解都写在这里。那么周公写象格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一种写作形式的需要吗？通过对象格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周易的产生过程。

二、象辞中的八卦

传统意义上的八卦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分别指天、泽、火、雷、风、水、山、地八种自然现象。八卦交互重叠，组成了六十四卦。不过《易传》（不包括《大象》，后同）对八卦名称的说法比较乱，从《说卦传》举三个例子：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风雷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

天地、山泽、风雷、水火皆是自然现象，是用自然现象称名八卦。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乾、坤、震、巽等都是六爻卦“卦名”，是用重卦之名称八卦。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雷、风、雨、日是自然现象，艮、兑、乾、坤是六爻卦“卦名”，是重卦之名和自然现象之名杂用之。

很显然，这些说法是不严谨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对八卦名称有所误解。如果说乾、兑、离、震、巽、坎、艮、坤是八卦之名，首先在字的原创义上就难以解释清楚：乾何以表示为天、坤何以表示为地、坎何以表示为水、离何以表示为火？用汉字的结构原理对此进行解释是无法解通的。敝文认为，这些字原本就不是八卦之名。这些所谓的八卦之名从时间上要晚于六十四卦，是后加到八卦上去的，因为它们是从六

十四卦的卦辞中照搬过来的，而不是八卦原有的。《系辞》“包牺氏始作八卦”，此说基本上得到认可。伏羲应是处在夏朝以前的历史人物，如果将“乾”、“坤”等包含丰富字义的卦名按在伏羲时代，即或是稍后一些的时代，也是难以讲通的。

《易纬》、《乾坤凿度》提出文字说，解释八卦卦名的由来，很有参考价值，其曰：“上古变文为字，变气为易，画卦为象，象成设位。”是说，变古代文字成为八卦之名，变阴阳二气成为八卦之象，用来代表八种自然现象。它说：“☰古文天字，今为乾卦”；“☷古𡿨地字，𡿨于乾，古圣人以为坤卦”；“☴古风字，今巽卦”；“☶古山字，外阳内阴，圣人以为山”；“☵古坎字，水情内刚外柔”；“☲古火字，为离，内弱外刚”；“☳古雷字，今为震”；“☱古泽字，今之兑”。认为“天”、“地”、“风”、“山”、“水”、“火”、“雷”、“泽”八个字即是表示八卦的原始符号。此说虽然意在探索八卦的起源，但它很可能是记载了一个古老的传说。上古时文即字，字即文，符号应当属于文，符号有了音，成了八卦名称的专用字，也是合乎常理的。所以这八个字极有可能是八卦的原始名称，而且《象》格也基本上是用这八个字作为八卦之名来称呼，如“水雷，屯”，将☵称为“水”，☳称为“雷”；“天地交，泰”，将☰称为“天”，☷称为“地”；“火风鼎”，将☲称为“火”，☴称为“风”；“山上有泽，咸”，将☶称为“山”，☱称为“泽”。如果我们确认《大象》是周公所写，就可以把这八个字确定为八卦的正式名称。

八卦名称在六爻卦中有一定的功能：一个是用来指称卦名。六爻卦是由两个八卦组成的，在没有写卦辞之前，如果筮得某一卦，设想可用八卦来称呼，如筮得《屯》卦，可以称之

为“水雷卦”；筮得《蒙》卦，可以称之为“山水卦”。但从六十四卦有了各自的名称（即写《大象》以后），这种功能明显地减退了。第二是为了指出六爻卦的组成。如《象》辞所写：“象曰：云上于天，需。……”用“云”、“天”两个八卦表示《需》卦的组成，意思是八卦中的云为上卦，天为下卦，组合成了《需》卦。这里的“云”和“天”是专为指明《需》卦的组成部分而写的。第三是为了修辞的需要。如“云上于天，需”，水在天上就成了云，这样写既有文采又生动形象；还有像“天地交，泰”等。如果按照第一种情况，就会说该卦是“地天卦”，但这样就与礼教背道而驰，天地是一对名词，天尊地卑是不可改变的思想观念，天不可在下，地不可在其上，所以只有用修辞方法来改变这种上下颠倒、尊卑不分的说法。“天地交”既符合天地顺序，又把“天”下“地”上的实际卦符写了出来。

后世解易者往往忽略了象格在这些方面的主要功能，把“云雷”理解成为《屯》的卦义，把“雷电皆至”理解成为《丰》的卦义，以为这就是所谓的“卦象”，并以此为规律来解释六十四卦。如《彖·屯》根据象辞，将“云雷”解释成“动乎险中”。《程传》解《屯·象》曰：“云为雨而未成者也。未能成雨所以为屯。君子观屯之象，经纶天下之事，以济于屯难。”朱骏声《六十四卦经解》曰：“雷雨养万物，今屯者，密云不雨，云阴雷阳，二气相通而未通。”皆从“云”、“雷”二字上作文章，用云、雷的关系讲解“屯”的思想含义，故而造成许多误解。《彖传》用八卦解释卦辞，割裂了卦爻辞和六爻卦象的关系，混淆了后人对卦象的认识。古人对这种卦象理论还作了许多探讨，孔氏《正义》讲：“先儒所云，此等象辞，

或有实象，或有假象。实象者，若地上有水，比也；地中生木，升也；皆非虚，故言实也。假象者，若天在山中，风自火出，如此之类，实无此象，假而为义，故谓之假。”认为水存于地上，木生于地中，是真实景象；天在山中，风自火出，是虚假之象。并非是卦象，却硬要称之为卦象，道理上讲不通，只好用“假象”概之。此等“卦象”理论，完全脱离了筮卦的解卦规则，其结果是距离卦爻辞的真实思想越走越远。

还有如《左传·闵公元年》记载的：

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

“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复之，六体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辛廖没有用卦爻辞来解释卦义，而是用固、入、土、马、足等卦象作了一番解释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种卦象在《说卦传》中有论述，只能算是一种筮法理论。可见用繁杂的八卦卦象解释《周易》是比较早的，同时也说明卦爻辞所取用的卦象很早就失传了。用八卦之象作解释很容易错解卦爻辞的字义和思想，其结果是周文王思想长期封尘于八卦卦象中。由于没有谁能完全合理地解释卦象和卦爻辞，更加激发了历代学者探求真理的热情，象数易的兴盛、义理易的崛起以及宋明理学、图书易、五行理论的广泛应用，这些历史长河的涓涓细流极大地扩展了《周易》的外延和内涵，最终汇集成了广博的“易学”海洋。但无论怎样发展，用八卦卦象始终还是无法准确解释卦爻辞。

三、象格为六十四卦命名

历来解易者皆以为六十四卦各有卦名，此恐为误解。从应用上讲，六十四卦的卦爻辞都是围绕各卦象而展开的，是对卦象的一种拆解，是借卦象而言人事，只要筮得卦符就可以依据卦爻辞解卦了，卦名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从写作规律讲，《周易》创作时也没有写文章题目的习惯。高亨在《周易古经今注》中也作过论证：

古人著书，率不名篇，篇名大都为后人所追题，如《书》与《诗》皆是也。《周易》之卦名，犹《书》《诗》之篇名，疑筮辞在先，卦名在后，其初仅有六十四卦形以为别，而无六十四卦名以为称，依筮辞而题卦名，亦后人之所写也。

认为卦名是由筮辞演变过来的。站在商末周初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理解周易的写作，论证卦名的存在与否，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能否客观、准确地理解这些字辞的原义和所表达的思想。

所谓卦名，其实就是卦辞。卦名和卦辞之说有很大的不同：

1. 词性不同。例如䷶《丰》卦，卦辞：“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丰”作为卦名，就为名词，它只代表抽象的卦符，按照这种说法，《周易》就只能看做是卜筮之书。如果作为卦辞，“丰”就可以作为动词来解，其所含的内容可以看做是针对卦象所显示的社会状况而采取的一种主观行为。名词和动词所表达的思想完全不同。

2. 涉及到能否准确断定辞的含义。仍举《丰》卦为例，

“丰”如果作为卦名，所表达的意义是非常有限的；而作为卦辞，与后面的断词“亨”组成句子，就可以看做是在充分理解卦象的基础上，采取的趋利避害的主观行为，即“丰亨”就可解为：使国家富裕起来亨。它涉及到《周易》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改变客观现实。从卦象看，《丰》卦的阴爻居于最尊贵的爻位，所显示的政治内涵非常不好，但由于整个《周易》的主题思想是积极向上的，卦爻辞会尽量摒弃卦象中某些落后消极的因素，体现其中的积极因素。所以该卦辞撇开政治角度，选择了经济视角，写了“丰”，从而把阴爻解释为食物、财产。《说文》：“丰，豆之丰满也。”徐灏《段注笺》：“丰，谓豆所盛实丰满。”原意是盘子里装的食物极为丰满，用为动词，表示努力使粮食丰产或者使国家富裕起来。六二看做是家中富有，六五、上六看做是国家富有，据卦象可以解释为国家丰裕，这样就将消极卦象转化成了积极的主题思想。

再如“履虎尾，不咥人亨”（《履》），“同人于野，亨”（《同人》），“履”和“同人”都是卦辞的一部分，很难说是作为卦名而写的。但是换一个角度说，如果没有卦名，就会给学习和应用《周易》带来很多困难，“象曰：上天下泽，履。”“象曰：天与火，同人。”象辞以格式的形式将卦辞的头一二个字写成类似于卦名形式的准卦名，是对应用《周易》的一大创新和贡献。后人通过卦名，可以很简单地掌握六十四卦的要义和顺序。由此分析推测，六十四卦卦名最早可能来自《大象》。可以这样说，《周易》六十四卦原没有卦名，所谓的“卦名”只是卦辞的中心词，是象辞中用来区别六十四卦的。

既然卦名是从卦辞中来，那种认为卦辞中有误脱字的说法

就毫无意义了。如“履虎尾，不咥人亨”，应该是只有一个“履”字，但有人认为“履虎尾”是一句话，前面应当再加一个“履”来作为卦名。真要这样做的话，无疑是画蛇添足。

四、象辞的时代特征

象辞写作的基础是六爻卦象，它巧妙地运用象辞格式来表达对卦辞的认识。象辞所表达的思想，有的与卦辞相同，有的则与卦辞不同。为了弥合这种转化，象辞格式中“君子以”的“以”字起到了关键作用。例如《未济》卦，六爻皆居位不正，卦象显示的社会内容为是非颠倒，政治昏乱。“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象辞是讲君子要“慎辨物，居方”，辨物，指辨别事物，分辨事物的真与伪、正与乱；居方，安居自己所处的方位，意在不合流。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在是非颠倒的情形下，不应随波逐流，而应选择好自己的立场。这样讲的前提条件是基于是非颠倒的卦象，象辞用卦辞“未济”来代表这一卦象。将“未济”与“慎辨物居方”连结在一起的，是介词“以”。“以”在象辞中的作用是负责提示卦象。

“以”还具有转换主题思想的功能。有些卦辞表达的是对周国日益强大的赞美和与商王朝之间的尖锐斗争，象辞则力图表达稳定周王朝统治及发展经济的思想，两者所表达的思想不一致，就是通过“君子以”来实现转换的。象辞所体现的这种战略思想的转移是极其英明的，直到八百多年以后的秦汉时代，才开始被政治家所重视。汉初的大政论家贾谊在《过秦论》中评论秦朝的成败说：

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

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轂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文章的意思是，秦朝统一天下以前，秦国的战略是攻，而统一以后，秦朝的政治策略应该转而为守，施仁政以安天下；而其却依旧一味地使用暴力，最终成为一个短命的皇朝而为天下人所耻笑。周公早在西周初年就已经很清醒地认识到转换政治策略的重要意义，所以在写《象》时，没有盲目地照本宣科解释卦爻辞，而是创造性地将“攻”变为“守”，将革商王朝之命改变为安周王朝秩序这一主题思想，将战争的主题演变为和平的主题，体现了周公作为政治家的高瞻远瞩。

例如《咸》卦，䷞三阳爻聚集在上互卦，以三阳爻的中间一爻九四爻为中心，“咸”即表示将同心同德之人都团结在一起，凝聚成强大的力量。《说文》：“咸，皆也，悉也。”为“所有”之义。卦辞“咸”所取的卦象之义是周文王打天下时的思想。《大象》中写道：“君子以虚受人。”是说要用广阔的心胸接纳不同的思想和意见，与卦辞思想不同，显然是辅助周成王治理天下的周公担心“咸”的思想容易演变为结党营私，贻害周家王朝的安定。卦辞之“咸”，是要团结同志之人，加强力量，立意在攻；象辞之“虚受人”，是讲要开放思想，容纳更多的甚至是意见相反的人，立意在守。两种不同的思想是通过“君子以”来实现转换。

再如《革》卦，《革》是“元亨利贞”系列卦，表示革新、革命，是新生力量由弱小发展为强大、由不成熟发展为成熟后建立政权的象征。“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是说取消旧朝君主的命令，推行新朝君主的命令，其含义无疑指政权更替的政

治革命。“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历指历法，在实际应用中，“历”所包含的政治色彩往往更重一些，改朝换代，都要颁布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新历法。而象辞写“治历明时”，“时”是指四时，将历法看做是明确四时季节，合理安排农事的作用。由卦辞的破旧立新、建立政权到象辞的发展农业生产，这种从政治到经济的两种时代思想的大转换，也是通过“君子以”来实现的。

周文王处在一个灭商兴周、破旧立新的时代，字辞中时代的烙印清晰可辨，处处体现出积极进取的斗争精神。而周公处在一个百废待兴、巩固政权的时代，原来的被统治者已经变为统治者。角色变了，政治策略也应随之改变。《象》辞完全意识到了它的重大意义，所以不拘泥于卦辞的思想，将卦的中心思想由国家、部族间的政治利益转向了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由政治领域转向了经济领域，由战争转向了和平，由对立转向共处。体现了一个大政治家的胆识和责任，是很了不起的。正是不希望后人用《周易》精神毁灭掉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这个新的政权，其良苦用心都凝聚于“君子以”中。象辞通过“君子以”对卦爻辞的主题进行巧妙地转换，实际上是实现了时代主题的转换，它延续和拓展了《周易》的内涵，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对周王朝的呵护之情和责任感是别人做不到也没有资格去做的。

象辞中表述的思想为建立周王朝稳定的政治秩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左传·闵公元年》记载，齐桓公因鲁国发生庆父之乱问大夫仲孙湫说：“鲁可取乎？”仲孙湫回答道：“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将周礼看做是国之本。

本在，国家的政体就在；本不在，则国家政体就会自行灭亡。可见，周公于西周初年所制定的礼制思想在春秋时期仍然是稳定国体的精神力量，影响是巨大的，而《大象》所体现的正是这种统治阶级思想的精华。但从《周易》方面讲，由于后人用象辞的思想取代了卦辞的思想，结果《象》的时代思想掩盖了《周易》中积极的战斗精神，象辞在客观上对后人理解和解释卦爻辞又起到了消极作用。

第三章 周易卦象

一、卦象源流

商朝时期史官主要用龟甲占卜，西周以至春秋时期，则卜筮并用，每逢大事，“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① 据记载，龟卜有“三兆之法”。筮占有“三易之法”：

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

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这里“经兆之体”，的“体”，乃指兆象，即灼龟后发生有 120 种不同纹路作为判断的兆象，这些兆象又产生 1200 种颂辞。“玉兆”、“瓦兆”、“原兆”是三种最基本的形状。“三易之法”的《连山》、《归藏》、《周易》都是 64 个卦，各有不同的取象标准，筮辞的不同与对卦象认识的不同有直接关系。《周易》卦象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并与龟卜之象也有关系。《比》卦卦辞就与龟卜兆象有关：“比吉。原筮，元永贞。”

《史记·龟策列传》。

《周礼·春官·宗伯》。

筮是指六爻卦，“原”指龟卜兆象的“原兆”。郑玄解释兆象道：“兆者，灼龟发于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破裂。原，原田也。”从字面上理解，“原兆”形似于田地因干旱龟裂成块而形成的不规则裂纹。《比》卦卦辞“原筮”之“原”以龟卜之“原兆”解之较通。“原筮”是指筮卦《比》䷇近似于龟卜的“原兆”之象，可以用龟卜“原兆”的“颂”辞来理解《比》卦。《大象》解释道：“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万”形容数量多，即将一化为“万”，将大化为无数个小。指出周文王曾制定了封建众多诸侯小国的国家体制。通过象辞对卦辞的解释，表明《比》卦的卦象与龟卜的“原田”之象基本一致，而卦辞表述的思想更为具体。占卜兆象和《周易》卦象的联系由此窥见一斑。

“卦象”之说首先出现在《象》辞中，“象曰：……”，是根据六十四卦的卦象提出自己的看法。到战国时期，产生了用“卦象”注解《周易》的作品《易传》，反映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哲学思想。其中《系辞》部分多处写到“象”，但与《大象》的认识角度不同，而且本身之“象”概念也不同。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所言之“象”都是天上的自然现象。“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前一“象”是自然现象，后一“象”是八卦之象。“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是言卦爻之象。《系辞》对“象”的认识，一是体现出儒家的天、地、人哲学思想的大概念，一是用八卦派生出的小概念解释卦爻辞。《系辞》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认为“象”就是指八卦的含义，即将八卦之象作为解释卦象的基本

思路。

由于战国时期人们非常注重哲学思想的阐发，过于偏重对八卦卦象的分析，而忽略了对卦爻辞原义的理解和对卦象规则的发掘探索，其解释或是偏重“形而上”的抽象理论，或者用象数进行现实占筮，但都难以吻合卦爻辞写作时代的字义和思想，尤其《说卦传》云：

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

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

以此解释卦爻辞，哪里还有现实思想可言？以此解释八卦，又如何能形成卦爻辞的写作思路？考古资料马王堆帛书《周易》中也没有《说卦》部分，可以说，《说卦传》是解易卦象中偏差最大的部分。

到汉代时，《易传》的理论成了象数易学的渊源，孟喜的消息说、京房八宫说、荀爽升降说，从理论上皆得之于阴阳变化理论。虞翻言旁通、之正等也本之于《易传》。用象数易解卦，各种说法互相穿插补充，千头百绪，使学易者恍如走进了出不来的迷宫中。我们认识《周易》，首先应知道卦爻辞写作的依据是什么，再进一步还要明白卦爻辞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什么。从这个角度讲，象数易最大的弊病是只能部分解释卦爻辞写作的依据，而无法用这种理论解释卦爻辞所要表达的思想。所以用这些象数理论解释周易根本就是行不通的。魏晋王弼异军突起，用义理易横扫象数易，抨击象数易曰：

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

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蔓杂可纪矣，互体不足虽及卦变 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

并提出了著名的意象观点：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
.....得意而忘象。

王弼对象数易的批评言之确凿，其提出“得意而忘象”，说明他并没有找到真正属于卦爻辞的“象”，依照现有卦象是无法明确解释卦爻辞的，才提出“得意”之说。“意”是说不完全按照原义解释卦爻辞，而且其“得意”之象也没有脱离开八卦卦象的窠臼，如注《彖·剥》曰：“坤顺而艮止也，所以顺而止之。不敢以刚止者，以观其形象也。”是用坤顺艮止八卦卦象注解，而且也不依字解卦爻之义，解卦如同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经不住仔细推敲，解释卦爻辞未免捉襟见肘。唐代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试图融合象数易与义理易，但因沿袭过去所解字义，这种努力最终还是徒劳的，后世易学发展也莫不如此。黄宗羲曾对众家卦象之说作过全面分析和论述：

圣人以象示人，有八卦之象、六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对之象、方位之象、互体之象，七者而象穷矣。后儒之为伪象者，纳甲也、动爻也、卦变也、先天也，四者杂而七者晦矣。吾观圣人之系辞，六爻必有总象，以为之纲纪，而后一爻有一爻之分象，以为之脉络。学易者详分象而略总象，则象先之旨亦晦矣。

认为周易原有七象，后儒又发明了四象，重四象而轻七象，详

《周易略例·明象》。

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卷二之《原象》。

分象而略总象，致使卦序变得扑朔迷离了。应该说，其“总象”、“分象”之论很有见地，但真正将这些脉络联系在一起时，还是难以实现清晰的整体形象。如果我们不能对卦象有一个整体的清晰的认识，就没法知道卦爻辞写作的依据及真正含义。

笔者认为，所谓卦象，就是编写卦爻辞的筮卦规则，犹如一张网，卦象规则就是网上的线，卦爻辞就是网上的结，每个结都由线交叉而成。也就是说，每段卦爻辞都是由卦象规则结合而成。本文下面将要探讨的《周易》卦象规则有以下内容：

1. 基本的象征要素；
2. 贯穿始终的取象方法；
3. 32 个对卦的前后排列原则；
4. 六十四卦的六种分类标准；
5. 六十四卦排序的基本原则；
6. 卦象与卦辞的因果关系；
7. 卦象与爻辞的因果关系；
8. 与《系辞》十三卦对比取象的异同及时代特色。

二、卦象的基本要素

筮卦是由阳爻一和阴爻一组合而成，周易包含 64 个筮卦形式，每个筮卦都是由两个八卦组合成为六爻卦。可以说，阴阳表达了筮卦的哲学属性；八卦表达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属性；六爻表达了筮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阶级属性。这是筮卦卦象的基本因素。本文分析周易卦象，一是对卦爻辞进行分析总结，二是吸取前人合理的卦象理论，认为周易卦象主要

有阴阳、动静、刚柔、聚散、呼应、寡多、升降、爻位、上下、内外等要素。

1. 阴与阳。《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筮卦是由阴爻和阳爻排列组合而成。《周易》用阴和阳代表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最基本要素。六爻是由阴爻和阳爻组成，分别代表两种不同性质或不同等级的人与事物。它们是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关系，反映在卦爻辞中，主要取对立因素。阳爻为大人、君子、为正义、为新生力量；阴爻为小人、子女、妻妾、为财、为万物，在政治上又代表颓败力量。阴阳二爻通过在六十四卦的六个爻位中不同的排列，能够多角度地反映出事物的多面性，体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特征，这就是阴阳变化的魅力所在。如在䷂屯卦中，阴阳表现为对立面；在䷇比卦中，表现为依附与领导的关系，不过这种卦象不多见；在䷒临卦中，表现为百姓与君主的关系；在䷮困卦中，表现为君子与小人的关系。这种对阴阳的划分主要是依据《周易》中卦辞认识卦象的角度，如《临》，二阳在四阴爻下面，应属卑贱之人，但卦辞写“临”，字的本义是由上往下看，卦爻辞的意思是大人下临于百姓之中，这样二阳就是大人，四阴就是小人。在解卦时，应以卦辞的视角为依据，才能解得准，解得透，而脱离开卦辞的所谓“卦象”是不可靠的。

2. 动与静。《系辞》：“动静有常。”按爻性讲，阳爻为动爻，阴爻为静爻；按爻位讲，初、三、五爻属奇数，为阳爻正位，为动位；二、四、上爻属偶数，为阴爻正位，为静位。䷾既济卦是阴阳全部正位卦，䷿未济卦是阴阳全部反位卦。

3. 刚与柔。《系辞》：“刚柔断矣。”即刚强柔弱。敝文以为，它一般表现在内卦和外卦相交的三爻，三爻为阳，则强而

盛；三爻为阴，则弱而有吝。但有时三爻为阳也有凶险，一般写在阳爻势盛的卦中，如《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需》：“九三需于泥，致寇至。”《大过》：“九三栋桡，凶。”《大壮》：“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等，皆有“厉”、“凶”等语，体现了“兵强则灭，木强则折”^①的辩证唯物思想。

4. 聚与散。相同的爻聚在一起则有力，被间隔开则力量松散。如咸卦䷞，阳爻聚在上互卦的位置，为有力，故言“咸”；涣卦䷺，阳爻被阴爻间隔开来，力量散乱，故言“涣”。

5. 同类呼应。《乾凿度》以初二三与四五上，一刚一柔为应。本文所解则不同。阴与阳在筮卦中是对立的两方，根据不同的卦，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只有同类才会相应，同类之爻连则聚，分则应。如屯卦九五、初九是君与民互应；随卦上二阳爻与初九相应。但也有相离的，如涣卦，上下之阳都居中位，互不服从，则有乖离之象。

6. 寡与多。周易除了《乾》、《坤》为全阳全阴卦外，其余六十二卦都是阴阳相间。像比卦䷇有一阳爻五阴爻；大有卦䷍一阴爻五阳爻；屯卦䷂二阳爻四阴爻；需卦䷄二阴爻四阳爻；随卦䷐阴阳相等，各为三爻。反映在卦象中，数量少的一种爻贵而无势，谓之“爻以少为贵”；数量多的一种爻不贵而得势，谓之“爻多势众”。王弼指出：“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②即为此义。

7. 升与降。阳爻为升，阴爻为降，主要体现在《乾》、

《道德经》。

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坤》两卦中。乾卦全阳，有上升之象；坤卦全阴，有下降之意。还有视爻位谓升降者，如观卦为生，临卦为降，此皆以二阳为升降之爻。荀爽初创“升降”说，但其常常脱离卦辞、卦象，只讲爻象、爻辞，以爻变而生象，所解多有不合理之处。

8. 爻位。每卦有六个爻位，由下向上数，初爻为下，上爻为最上，自下而上，依次相序，其象征面包括自然、社会、人的身体部位以及思维等。如乾卦，初九“潜龙”，九二“在田”，九五“在天”，上九“亢龙”，各爻由下向上定位于相应的空间位置。艮卦，初六“艮其趾”，六二“艮其腓”，六四“艮其身”，六五“艮其辅”，各爻都由下向上定位于相应的身体部位。思维方面，主要表现在认识客观事物上，如解卦，上六老而有智，故有解决纠纷之能；睽卦，初九少而无知，故看问题多与他人不同。

9. 上与下，取八卦之象以分上下，是周易六爻卦的主要卦象之一。《系辞》：“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居上位者贵，居下位者贱，反映了奴隶制社会严格的等级观念。上卦者，五爻最尊，《大有·彖》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指五爻为尊。如屯卦䷂，九五居尊为贵，初九为民从贱。总之，《周易》将䷂卦的爻位套用于社会成员的等级观，使得《周易》在内容上脱去了原有的神学色彩。从六爻看，上爻和初爻多取上下角度来写辞。

10. 内与外，取八卦之象以分内外。《彖传》：“泰……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焦循《易通释》：“一卦六爻，下卦称内，上卦称外，固也。”每个六爻卦都是由两个八卦组成，在下面的八卦称为内卦，上面的八卦称为外卦。内与外，是周易六爻卦的主要卦象之一，它表达了强烈的敌我意识。从六爻

看，二、三、四、五爻多取内外的角度作为取象标准。如师卦䷆，地为外卦，又可视外为敌；水为内卦，又可视内为我。九二在内卦，内卦有主，外卦无主，可伐之，故言“师”。

三、周易六爻之象

（一）爻位的含义。前人对爻位含义多有总结，如《乾凿度》曰：“初，为元士；二，为大夫；三，为三公；四，为诸侯；五，为天子；上，为宗庙。”此指爻位之象，认为在爻象中，初爻是士之位，二爻是大夫之位，三爻是三公之位，四爻是诸侯之位，五爻是天子之位，上爻是宗庙之位。爻象是《周易》创作的基础，也是六十四卦分类创作的标准之一。通过对周易爻辞归纳综合，六爻爻位的具体含义是：

初爻位最下，从足、始、动，为低贱阶级；

二爻为内卦之中，从静，为内卦之主，也可表示家庭、妇女、农田等；

三爻尚武，从武士从动；

四爻从上、外、静，为文、娱、祭祀、历法之类；

五爻为卦主，位尊，从大人，其爻辞一般可体现卦辞的主旨；

上爻贵居庙堂，位虚而不实，从首，又有年老之象。

这些爻象含义有的是明确写在爻辞中的，有的则没有明确写出来，只能从爻辞中体味出来，如果不能从爻辞里体味出暗含的象义，就无法准确判断爻辞的字义。

1. 明确写在爻辞中的爻位含义：如《观》：“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六二闚观，利女贞。”初六为小童，六

二是女子；《噬嗑》：“初九履校灭趾，无咎。”初九有“趾”的含义。

2. 暗含在爻辞中的爻位含义：如䷗复卦，初九在最下位，为根，又表示家，五阴在外回归家中即为“复”。“六二休复，吉。”简单地说，指漂泊一生，回到家来养老了。六二即表示家中，为休息之所。《萃》九五：“萃有位”，五爻为大人之位，故言“有位”。《坤》六三：“或从王事”，《讼》六三：“或从王事”，三爻尚武，故这两卦都有“从王事”之说。

卦象的初爻有“小”之意，上爻相应应有“老”之意，但爻辞中没有“老”字，而有的爻辞如果不按照“老”的意思去理解，就无从寻觅写作爻辞的理由。如：

《讼》上九：“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只有老臣才敢与王如此争讼。

《小畜》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指处于婚期的青年。虽然是青壮年，但与下面的五个爻相比，也算是年龄最大了。

《履》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讲走起路来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

《临》上六：“敦临。”敦”即指厚道老成之人，理念上属“老”。

《大过》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指人老心不老，做起事来力不从心却强去做，故凶。

《大壮》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不能退，不能遂”是年老体弱者做事的结果，如果在“触藩”之前想到这一点就不会出现这种情景了。

《萃》上六：“赍咨涕洟。”这是老年人的特征。

《困》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

吉。”年纪大了，胆子反倒小了，在君王身边老是感觉像抓着葛藤，站在悬崖峭壁上一样。

《兑》上六：“引兑。”引，如同拉弓，引而不发。比喻年纪老了，说话比较含蓄。

以上这些上爻的爻辞只能用“老”才能理解出里面的真实含义，虽然没有明确写出“老”字来，但在创作构思中，肯定包含这种卦象定义。

（二）爻辞的组成。《周易》384个爻，各爻辞的字数不尽相同，有的较多，《睽》：“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不算爻题共有27个字；有的爻辞仅有二三个字，如《否》“六三包羞”，《兑》“上六引兑”都是2个字。《恒》“九二悔亡”，《大壮》“九二贞吉”，《解》“初六无咎”这三个卦只有断词而没有具体内容。不管字数多少，分析爻辞都应从三个部分着手：一是爻题，二是爻辞部分，三是断辞。

1. 关于爻题。从《左传》、《国语》所记载的有关占筮例子看，没有爻题之说，如《左传·宣公六年》：

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

文中并不提“上六”之辞，也没有“老阴”之说，用“《丰》之《离》”就代替了爻题，似乎当时还没有爻位一词。《易传》中也没有写。许多人认为，《周易》原文是没有爻题的，爻题乃汉朝学者的创造。高亨又言：“爻题当是晚周人所加。”^①这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

样说也有道理。但如《左传》所载“某某卦之某某卦”，不采取直接表达爻次方式，显然有春秋战国时期知识阶层卖弄知识之嫌。卦爻辞那么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都写出来了，难道还不能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表达爻位次序吗？况且用数字纪年、月，用六十甲子纪日、时，早已广泛地应用在社会生活中，用爻题记爻位次序不会有数字上的障碍，所以从理论上讲应该有六个爻题的名称。如筮得䷋屯卦，爻题有初九、六二、六三、六四、九五、上六，筮者会根据对卦象的认识逐爻予以讲解。

从筮卦的发展轨迹看，《周易》是在筮卦的基础上填写卦爻辞而完成的，筮卦不因卦爻辞的存在而存在，也不因卦爻辞的不存在而不存在。从筮卦本身说，卦符是画出来的，爻题是用语言来表达卦符，有了筮卦的同时也就有了爻题，爻题应早于卦爻辞。当然，九、六之说不敢断定。在未写卦爻辞的时候，如果有人蓍卦，首先要用六爻的爻题指明变爻，而后才能讲解爻义；在填写了卦爻辞后，更需要用爻题来说明爻辞的顺序位置。

另一种可能是，周易确实没有写爻题，因为不需要写。负责筮卦的都是史、巫等专职人员，当蓍得某一卦，蓍者在解卦时是用语言向卦主讲解，六个爻就要有六种不同的表达语句，“初六”、“九二”、“九三”等或是用其他名称。写出来就是用文字的形式加以提示，不写出来也会用语言的形式加以提示。假如爻题是从写《易传》以后才有的，是“十翼”的作者把这些语言形式正式写在爻辞前面，才变成了文字性的东西，就可以说这是将《周易》推向大众的一个贡献。总之，爻题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本文不敢断定最早的形式是不是这一种，但认为爻题与卦爻辞是同时出现的，应将爻题作为爻辞中不可

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解释。

爻题的作用不能忽略。六个爻次各有不同的属性，它划定了爻辞所处的客观环境和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如《同人》：“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爻题给予的客观环境，从地域讲是外卦，或是在国外；特性是静中有动。在这种客观条件下，采取什么样的主观行为吉，什么样的主观行为凶，就有了写作的依据。

2. 叙事主体部分。它依据爻题提示的爻位和阴阳属性，用现实中存在的主观行为作为假设，论述卦辞的主题思想。如《同人》主动爻六二表示柔弱，卦象显示出一种柔弱的环境，“同人”的意思是团结才有力量。“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乘其墉”是说将战车排开像城墙一样，用于抵御敌人的进攻，是一种静的形态；九四在外卦，在外遇强敌，众志成城，以静制动，表现了昂扬的斗志，这就是静中有动。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显示了“同人”的力量。“弗克攻”，没有谁能够战胜他。

3. 断辞，即爻辞的结论部分，是在爻题表示的客观环境中实施某种主观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断词有亨、吉、凶、悔、吝、厉等，前面所讲的“同人”之“吉”就是“乘其墉”的结果，如果不采取“乘其墉”的行为，就违背了卦辞“同人”的主题思想，可能会出现“凶”的结果。

有的在爻题后面直接写断辞，没有假设主观行为，这样的爻辞给解卦者留出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如《恒》“九二悔亡”，居中而动，则不会有悔恨之事发生，动是指要像“恒”一样的动。反过来说，如果不动，或不能像“恒”一样的动，则要有“悔”矣。

还有的只有叙事，没有断辞，这种情况往往是卦辞所反映

的主题思想留给爻辞的空间太窄，写了断辞容易导致错误的解释，所以最好什么断辞也不写。像䷟恒卦之“九四田无禽”，讲田中没有野兽，或者说没有敌人来侵犯。“恒”是讲要以善心待人；三阳爻以九三为中心爻，却有动武之象。九四写“田无禽”，意在调和这两种思想，指出即便想打仗也没有名正言顺的借口。在无理的情况下，如果出兵打仗，胜之不武，败之是自讨没趣。这种复杂的因果关系，断辞难以准确表达，所以不如不写。

在具体的解卦中，首先要根据卦辞来确定六爻的主题思想，再根据每一爻的爻位和阴阳属性来确定该爻的具体含义。爻辞所表达的一般都是现实世界的事物、行为和思想，通过断辞的吉或凶，体现了作者的世界观。像䷋睽卦，六爻的每一爻填词都表现了对初九的轻蔑。总之，对断词产生作用的主要因素有：（1）其阴阳属性。（2）爻位等级。（3）与卦象的关系。（4）与卦辞的呼应。（5）个别因果的设定。

（三）三爻尚武例证。《系辞下》曰：“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认为三爻多凶，是居位低贱之故，阴居三者尤其有危。《折中》引吴澄曰：“贱者，刚居刚为太过而多凶。”此说有合理之处，九三阳气太过，确有凶象。而《系辞》所言“其柔危”，在爻辞中亦为合理。敝文以为，三爻之吉凶应从两种卦象分析，一是上下卦相连的六爻之象，一是内卦外卦的八卦之象。从上下卦的角度看，三爻从贱；从内外卦的角度讲，三爻从武。

1. 三爻在卦辞中的体现。三爻在卦象中比较特殊的有五个卦：谦、履、贲、屯、鼎。

䷎谦卦为一阳卦，九三独阳，取内外卦象。九三居内临

外，为内强于外，又因外卦无阳，有兼并邻国之象，故卦辞为“谦”。谦是讲兼并的理论。

䷉履卦六三独阴，取上下卦象。六三从贱柔弱，五阳欺之，但三爻为武士，隐藏着强悍的秉性，故卦辞言五阳欺六三为“履虎尾”。

䷇贲卦初九、上九二阳护卫在外，九三武士动在其内，卦辞言“贲”，即为勇武的战士，又疑指周的王家卫队虎贲军。

䷂屯卦，五爻皆正，惟六三爻反。六三柔弱，有止进之象，故写“屯”。爻辞三写“乘马班如”，言军队中用于打仗的战车被用来“求婚媾”。

䷱鼎卦五爻皆反，惟九三爻正。卦中阳爻势盛，九三为强盛之武士，自恃位正，易有以下犯上之举，卦辞写“鼎”，一是取鼎之静，戒九三勿动；二是取鼎之尊，戒九三勿犯上。

2. 九三爻中的尚武、尚动之辞。

《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卦阳盛，九三尚动，有过之象，故言“厉”。

《需》九三“需于泥，致寇至。”寇至，自天上下来的强盗，从武。

《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戎，军队。从武。九三过盛，“升”之义不符合卦辞“同人”的主题思想，故“三岁不兴”。

《大畜》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良马逐，将拉战车的马进行驯养、比赛。从武。

《明夷》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北为己，南为敌。“南狩”，攻击敌人。从武。

《革》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征”，从

武。“凶”，改朝换代的革命已成定局，再由尚武之人出征杀戮，则“凶”在后代。

《渐》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内卦之九三伐外卦之六四，似有胜敌之象，但外卦尚有二阳，实强于内卦，“夫征不复”，此征为不归之路。

《小过》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从或戕之，指武士杀害国君。

《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从武。

3. 六三中的尚武之辞。

《坤》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王事”，随王出征，从武。六三柔弱，故言“无成”。

《屯》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打猎从武。“君子几”，六三柔弱，力量小，故“往吝”。

《讼》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王事”，从武。六三柔弱，故言“无成”。

《师》六三“师或舆尸，凶。”师，从武。六三柔弱，故言“凶”。

《履》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武人，尚武之人。

《解》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致寇至，同《需》九三爻辞，为从武之辞。

《中孚》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描写战士的战斗精神。

《未济》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六三柔弱，故言

“征凶”。

从以上看，五个与三爻有关的卦辞都取自武士的含义。爻辞中，八个九三爻辞含有从武之义，八个六三爻辞亦含有从武之义。六三柔弱，没有胜象，是客观因素；九三刚强，多为得胜。如有“凶”、“厉”者，为动的主观思想过于强烈，与客观实际相脱离之故。

（四）关于“当位说”。《彖》《既济》：“利贞 刚柔正而位当也。”“刚柔正而位当”是指阳爻居于初、三、五的位置，阴爻居于二、四、上的位置。“位不当”是指阳爻居于二、四、上的位置，阴爻居于初、三、五的位置。爻位的当与不当，对爻辞确实有些影响，但对卦辞却很少有直接影响。前贤解易，有的过于重视爻位的作用，称为“当位说”。如归妹卦辞曰：“归妹 征凶 无攸利。”《彖》曰：“征凶 位不当也。”《周易集解》引虞翻曰：“谓四也。震为征，三之四，不当位，故征凶也。”以“位不当”解卦辞“征凶”，实为牵强附会之辞。在具体解卦中，应根据六爻卦象的整体性和卦辞提示的主题思想来分析爻位。位当者，未必就为吉；位不当者，也未必就为凶。如《离》九四为凶，《咸》九四为吉，都同样位不当，有的写吉，有的写凶。《屯》：“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在同一个爻位中，爻辞既写吉又写凶，当位说就不起作用了。孤立地运用“当位说”，把位当与位不当当做判断吉凶的依据，显然有所不妥。

四、周易卦象的取象方法

《易传》以八卦之象解释《周易》 历代易家又坚持注不破

传、疏不破注的传统，所以八卦之象应该是古今解易的主线。人们用八卦之象研究了《周易》两千多年，始终没有找到完整解释卦爻辞含义的方法，说明这种解卦体系不是很准确。《淮南子·人间训》：“伏羲谓之六十四变。”也有“巫咸作筮”^①的说法。巫咸是商朝的史官。按郑玄所言：“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六十四卦的筮法从夏朝就有了，是在周文王之前。名称的不同，说明对卦象的认识不同，卦爻辞肯定也就不同。我们不应再把八卦作为卦象主线，而应把六爻作为六十四卦卦象的基本单位，用六爻卦象来解释卦爻辞。

筮卦的产生有其时代背景。对筮卦的理解应当与其时代人们的思维形式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应当用那个时代的思维定式理解周易卦象。《汉书·艺文志》认为，《易》的发展“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蓍卦作为一种巫师法术，历时夏、商、周三代，代代相传，如果没有能够得到广泛认可的卦象规则，是不会流传这么久的。早期人类总是脱离不开时代的思维定式，筮卦也同样如此。筮卦的产生和发展与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极有可能同步进行，两者有着相似的思维形式。文字产生于图画，卦象也产生于图画，它们都是通过笔画表现理念。文字的造字法我们是知道的，知道文字的创造规则，也就可以此研究《周易》卦象的取象规则。我们先来看一下文字，文字的构造说在东汉许慎写的《说文解字·序》中被称为“六书”：

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

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戴震针对此说又提出了“四体二用”的理论，认为指事、象形、会意、形声是“字之体”，即为造字之法；转注、假借是“所以用文字者”，即为用字之法。也就是说原始的造字法只有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四种。最初造字不可能由一个人完成，不论是造字还是识字都是一种社会行为，必须依照约定俗成的规则方能进行，才有可能得到推广和不断发展。这四种造字法大概就是在早期曾得到广泛认可的规则，它反映了古人已经用抽象思维去归纳、审视社会和自然。对照筮卦的卦象，就会发现筮卦也反映了古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在四种造字法中，指事、会意、象形三种近似于筮卦的基本解象法。我们可以借用这三种造字法作为卦象的取象方法。

“象形法”。取卦象之形为卦义的要点，如䷝离、䷱鼎。

“指事法”。以六爻中独特的一爻为指事爻，并由此而产生卦的主题思想。主要体现在一爻五爻卦和《既济》、《未济》系列卦中。举例说，（1）一爻卦如䷆师卦，九二爻一阳为贵，是卦的指事爻，九二动居内卦之中，有聚众为师之象；（2）《既济》系列卦的䷾屯卦，六爻中惟六三爻以阴居阳位是反爻，故“指事”在六三爻中。三爻从武，阴爻居此位，有止进休兵之象，故曰：“勿用有攸往。”（3）《未济》系列卦的䷿蒙卦，惟六四爻正，故以六四为指事爻，三爻从武，四爻从文，《蒙》卦有学习之象。指事法是分析卦象含义的一种主要方法。

“会意法”。产生于阴阳双方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矛盾关系。阴阳爻之间，不是阳爻施力于阴爻就是阴爻施力于阳爻。

卦辞确定某一方主动，用主动的一方体现卦的主题思想。主动的一方可以称之为主动爻。需要指出的是，“主动爻”应与“卦主说”区别开来。俞琰在《读易举要》中言：“五阴一阳卦，以一阳为主；五阳一阴卦，以一阴为主。”认为少者即为贵，贵者即为主。但这并不是《周易》排卦的原则。根据对六十四卦的分析，发现《周易》的对卦排列原则是：前卦以一阳为主，后卦则以五阴为主；前卦以一阴为主，后卦则以五阳为主。这个“主”是指主动，即主动爻要有所行动，有所行动才产生卦义^①。筮卦卦象赋予六爻以社会属性，从而六十四卦也就具有六十四种社会环境。主动爻在这种环境中有所行动，必然要产生相应的社会后果，这就是卦爻辞写作的依据所在。

“会意法”同样是分析卦象含义的一种主要方法。

会意取象包括所有的六十四卦，并运用各种卦象要素来实现“会意”表达之目的。如䷗遁卦，四阳爻势力强盛，二阴爻居于其下，势单力弱，卦辞：“遁亨，小利贞。”即是取二阴爻为主动爻，指二阴爻逃遁。卦爻辞认为，二阴爻在敌强我弱的情形下，当以逃遁为最佳选择，“三十六计，走为上”的意思与《遁》卦卦义基本相同。这里对该卦卦辞作一下分析：（1）从卦象讲，爻少者为贵，王弼曰：“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②本卦二阴爻为主动爻，卦辞应当针对二阴爻而写。四阳爻位高势盛，没有逃的理由；二阴爻作为阳爻的敌对力量，位卑力弱，没有能力抵抗，故曰“遁亨”：逃遁才有出路。（2）从文字看，《说文》：“豚：小豕也。”“遁”

可参看本书第五章有关卦主的分析。

王弼：《周易略例》。

（遯）字的组合结构显示是指小猪跑，阴爻为小爻，字的本义自然是指二阴爻跑。（3）从卦辞看“小利贞”小人有利于这样做，也是指二阴爻。在实际应用中，“小”可以是地位相对低微或势力相对较弱的一方。综合讲，二阴爻应为该筮卦的主动爻，是逃跑的主体。虞翻解曰：“以阴消阳。”侯果曰：“此本乾卦，阴长刚殒，君子遁避，遁则通也。”荀爽曰：“阴称小，浸而长，则将消阳。”^①都是以阴阳消息解卦，认为阴爻呈上长之势，阳爻呈渐消之趋势，是阳爻逃遁。此解与社会现实、字的原义、卦辞含义都相矛盾。它所反映的哲学思想，阴阳成了绝对对立、互相排斥的双方。阳升则阴必消，阴升则阳必消，这样就否定了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性，此取象方法显然有失偏颇。从现实意义分析，阴阳双方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当双方力量失去均衡时，作者希望通过主观行为，化解处于劣势的一方可能出现的灾难性后果，跑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由此可见，卦辞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价值与“象数易”不可同日而语，《彖辞》所言同样也没有揭示出其实质内容。

䷗大壮卦，阳爻势力强盛，作为《遁》的对卦，阳爻主动，故言“大壮”。再如《屯》卦，阳少阴多，少者为贵，多者得势。阳爻九五居尊，初九得民，有位又有民，是极为尊贵之卦，二阳爻即可视为主动爻，所以卦辞讲“利建侯”；其对卦《蒙》则正好反了过来，四阴爻是主动爻，“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即是指阴爻主动而求教于阳爻。

这三种解象法中，“象形卦”只出现在少数卦中，不需要过于关注。主要用于六十四卦的解象法是“会意法”和“指事

李鼎祚：《周易集解》引。

法”，这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大致可以断定每一卦的卦义，与阴阳、六位相结合，就构成了筮卦卦象的基本规则。

五、六十四卦的派对

《序卦传》：“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认为六十四卦前后相因。孔颖达曰：“今验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即变。”^①将周易六十四卦细分为 32 对，认为六十四卦的排列实际上是 32 对卦的排列。按《序卦传》言，前后卦之间都有意义上的关联；按孔颖达说，对卦之间是一种形式上的组合，两者的关联在形式而不在意义。这两种理论是针锋相对的，二者必择其一。今人多从孔说，对“非覆即变”的形式多有探讨。

周易 32 对卦有两种组对形式，将一个卦倒过来变成为另一个卦。如䷂屯卦倒过来就成了䷃蒙卦，这样的两个卦组成一对卦，取孔说，叫做“覆卦”。如果将卦倒过来还是原卦，如䷁习坎卦，就取与其六爻爻次阴阳相反的䷝离卦组成反对卦，这种卦组称为“变卦”。既是覆卦又是变卦的应看做是覆卦。

覆卦共有 56 个卦，结为 28 对。有：

䷂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
䷊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
䷒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
䷙咸—䷙恒、䷚遁—䷚大壮、䷢晋—䷢明夷、䷤家人—䷤睽、䷥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

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既济—䷾未济。

变卦共有 4 对 8 个卦。有：

䷀乾—䷁坤、䷚颐—䷚大过、䷜习坎—䷝离、䷄中孚—䷄小过。

《周易》六十四卦为什么要以对卦的形式出现？在一组对卦中，哪一个卦应排在前面，哪一个卦应排在后面？这是周易卦象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作者决不会随便排列，一定会斟酌再三。敝文认为，对卦的前后排列与卦的主动爻有关。前面讲了，一个卦中，包含着阴爻和阳爻两种对立因素。其中，总有一方主动，来表达卦的主题思想，作者确定哪一方为主动，就直接反映了他的政治倾向和对社会矛盾的综合认识，从而也体现了《周易》深刻的哲学内涵。比如《屯》卦，我们可以说是二阳爻主动，也可以说是四阴爻主动，关键是作者依据什么规则来确定的。通过对 32 个对卦综合分析，可以看出确定主动爻的几条规律：

1. 对卦间取主动爻必相反。如果前卦取少数爻主动，后卦必取多数爻主动；前卦取多数爻主动，后卦必取少数爻主动；或前卦取阳爻主动，后卦则取阴爻主动；前卦取阴爻主动，后卦则取阳爻主动。

2. 少者为贵居前，多者得势居后。如䷂屯卦，二阳爻数量少，为贵，取其为主动爻，居于前；䷃蒙卦四阴爻数多得势，取阴为主动爻，居后。䷄需卦，二阴数量少，为贵，取其为主动爻，居前；䷅讼卦，四阳爻数多得势，居后，四阳为主动爻。

3. 少之爻，居位尊者为贵。䷂ 屯卦和䷃ 蒙卦都是二阳四阴，取二阳爻居尊贵之位者排前，屯卦九五居尊，初九相应，君民俱得，国体之象，以阳爻为主动爻，所以屯卦排在前面；䷃ 蒙卦同样有两阳，但没有尊贵之象，次于屯卦，便排于其后，只可取四阴爻为主动爻。䷄ 需卦、䷅ 讼卦同此。不相连的三爻卦，䷐ 随卦取阳爻为主动爻，居前；䷥ 蛊卦取阴爻为主动爻，居后。少者为贵和尊者为贵，都体现了作者的阶级观念。

4. 少之爻，居内卦优于居外卦。主要是指一爻卦和相连的二爻卦。如䷆ 师卦，一爻卦属于指事卦类，九二居内就说明内强外弱，对己方有利，故取一阳之意排于前；䷇ 比卦尽管九五居尊，但同时又显示外强内弱，于己方不利，故取五阴为主动爻排于师卦之后。相连的二爻卦，䷒ 临卦居前，䷓ 观卦居后，都具有内外意识。内外思想体现了商周统治阶级之间的敌我斗争意识。









一组对卦中，哪卦居前，哪卦居后，是作者通过对卦象的综合判断来决定的，也可以说这一判断的标准是个模糊概念，因为它包含的内容极为复杂，我们只能抽取主要的思想作为标准来分析卦象。前卦与后卦的排列标准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就是好与次的区别，只是这种好与次应站在商周更替之际的历史角度来衡量。《系辞》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文王作为尊居一方的领主，具有非常强烈的尊卑意识；作为商王朝的叛逆者，又具有强烈的敌我斗争意识。当尊卑意识和敌我意识二者只能取其一，他宁取敌我斗争意识而放弃尊卑意识，如《师》和《比》、《谦》和《豫》的前后排列就反映了这个道理。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分析，这种思想只会出现在殷商末期，反映了商周之间的尖

锐矛盾。如果《周易》是创作于周王朝建立后，则不会出现《师》排于《比》前、《同人》排于《大有》前的卦序，不会存在这种带有叛逆倾向的思想出现于作品中。这种对比从《大象》所反映的中心思想中就可看出来。

六、六十四卦的分类

《周易》是周文王借原筮卦的六十四卦形式，把自己的斗争策略、处世思想和经验撰写成卦爻辞。“周易”可视为本书的总提纲，六十四卦可视为 64 个小标题，每一卦的主题思想应依据不同的卦象特征来确定。所谓卦象特征是指卦与卦之间应有明晰的区分标准。本书总结六十四卦共有六个分类标准，每一类有一个大体上统一的卦象规则，这样就可确定每一个卦的具体含义。如果用卦象规则对六十四卦逐一简析，则篇幅过长，故在后面专辟一章，这里只列出卦的分类。

1. 八卦复卦

这一部分是由八卦         中两个相同的卦复合而成，共 4 对 8 个卦，分别是：

 乾  习坎  震  巽
 坤  离  艮  兑

2. 一爻卦和五爻卦

这一部分共 6 对 12 个卦，指的是一阳五阴爻系列卦和一阴五阳爻系列卦。其实，所谓一爻卦或五爻卦是相对而言的，一爻卦也可以说是五爻卦，五爻卦也可说是一爻卦。但本文按照一定的卦象规则进行分类，说其是一爻卦，是因为卦中的一爻主动；说其是五爻卦，是因为卦中的五爻主动。定其为一爻

卦，则不复为五爻卦；同样，定其为五爻卦，也不复为一爻卦。确定一爻主动还是五爻主动，当以卦辞之义为准则。二爻四爻卦和相连的三爻卦道理同此。

一爻卦属指事类：䷆ 师 ䷎ 谦 ䷖ 剥 ䷖ 小畜 ䷈ 同人 ䷌ 姤 ䷫

五爻卦属会意类：䷇ 比 ䷏ 豫 ䷏ 复 ䷗ 履 ䷉ 大有 ䷍ 夬 ䷪

3. 二爻卦和四爻卦

这一部分皆为会意卦，共有 6 对 12 个卦，包括：

会意类二爻卦：䷒ 临 ䷌ 萃 ䷬ 中孚 ䷼ 无妄 ䷘ 遁 ䷗ 颐 ䷚

会意类四爻卦：䷓ 观 ䷭ 升 ䷭ 小过 ䷽ 大畜 ䷙ 大壮 ䷡ 大过 ䷛

4. 相连的三爻卦

三爻卦是指三个阳爻或三个阴爻连在一起的卦。这一部分共有 3 对 6 个卦：

䷊ 泰 ䷞ 咸 ䷩ 损 ䷨ 《咸》、《损》相连的三爻为主动爻，居前）

䷋ 否 ䷟ 恒 ䷟ 益 ䷩ 《恒》、《益》分离的三爻为主动爻，居后）

5. 《既济》、《未济》系列卦

是由《既济》、《未济》两卦衍变而来，《既济》六爻各安其位，《未济》六爻皆反居其位，以这两个卦为原卦，每变一个爻就产生一个卦，所变之爻为卦的指事爻。此部分为指事兼会意卦。共有 7 对 14 个卦：

䷾ 既济 ䷿ 蹇 ䷦ 需 ䷄ 屯 ䷂ 革 ䷰ 明夷 ䷣ 家人 ䷤

䷿未济 ䷧解 ䷅讼 ䷃蒙 ䷱鼎 ䷢晋 ䷥睽

既济类，《蹇》变初爻，《需》变二爻，《屯》变三爻，《革》变四爻，《明夷》变五爻，《家人》变上爻；未济类，《解》变上爻，《讼》变五爻，《蒙》变四爻，《鼎》变三爻，《晋》变二爻，《睽》变初爻。

6. 既济、未济的两爻变卦

是在《既济》、《未济》二卦的卦形基础上，每变相连的两个爻就成为一个新卦。这一部分以会意卦为主。共有 6 对 12 卦：

(䷾既济) ䷯井 ䷻节 ䷐随 ䷶丰 ䷧贲 ䷴渐

(䷿未济) ䷮困 ䷺涣 ䷱蛊 ䷷旅 ䷔噬嗑 ䷵归妹

既济类《井》变初、二爻，《节》变二、三爻，《随》变三、四爻，《丰》变四、五爻，《贲》变五、上爻，《渐》变上、初爻。未济类，《困》变上、五爻，《涣》变五、四爻，《蛊》变四、三爻，《旅》变三、二爻，《噬嗑》变二、初爻，《归妹》变初、上爻。

七、六十四卦的排序之象

关于六十四卦的排序，《序卦传》有专述：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



但六十四卦分作 32 对，“非覆即变”，其固定规则是不争的事



实，将对卦之间的规则用统一的“生”、“受”思想贯穿在一起，显然是不科学的。而且这种思维方式也过于单一。故本文对《序卦传》不予采纳。

上一节六十四卦主要分属三类：一是八卦的复卦类；二是爻数相同之类；三是《既济》、《未济》系列卦类。六十四卦的排序则不同，通过对六十四个筮卦进行归纳总结，发现其排序并没有严格统一的规则。它既不遵从分类卦象，也不遵从卦辞思想，而是强调筮卦的“好”与“次”，一是延续了筮卦应用方面的卜筮特点，二是体现了周文王的阶级意识和敌我斗争意识。周易排序简单地说，就是把同一类型中比较好的卦排在前面，把相对“次”的卦排在后面。假设有如下步骤：

1. 以对卦为基本单位，首先确定每一对卦的前后次序。如将乾卦排在前，坤卦排在后；屯卦排在前，蒙卦排在其后；师卦排在前，比卦排在后。

2. 只选取对卦中的前卦作为排序标准，对卦中的后卦忽略不计。如《屯》、《蒙》只取《屯》卦；《需》、《讼》只取《需》卦；《师》、《比》只取《师》卦。下面将 32 个前卦依次列出：

(上经) 
 乾 屯 需 师 小畜 泰 同人 谦 随 临

 噬 嗑 剥 无 妄 颐 习 坎

(下经) 
 咸 遁 晋 家人 蹇 损 夬 萃 困 革

 震 渐 丰 巽 涣 中 孚 既济

3. 将前卦进行归类。

一阳卦：䷆师、䷏谦、䷖剥；

一阴卦：䷍小畜、䷌同人；

二阳卦：䷂屯、䷁习坎、䷢晋、䷧蹇、䷲震；

相连的二阳卦：䷒临、䷚颐、䷉萃；

二阴卦：䷄需、䷤家人；

相连的二阴卦：䷘无妄、䷋遁、䷉中孚；

三阳卦：䷐随、䷔噬嗑、䷮困、䷴渐、䷺涣、䷾既济；

相连的三阳卦：䷊泰、䷞咸；

三阴卦：䷶丰；

相连的三阴卦：䷨损；

四阳卦：䷰革；

四阴卦（无）；

五阳卦：䷪夬；

五阴卦（无）；

全阳卦：䷀乾；

不定卦：䷥巽。

4. 选同一类卦中最好的卦排在前面。卦的“好”与“次”取决于综合判断，主观因素较强，是卦象基本要素的综合反映，如阴阳爻的寡与多、聚与散、内与外、上与下、爻位等。依照通行本《周易》的排序，试作如下分析：

(1) 《乾》（后卦为《坤》）全阳卦。乾卦全阳，放在最前位置，不需详加分析。

(2) 《屯》（后卦为《蒙》），二阳卦。屯卦在六十二卦中排在最前，可看做是最好的卦。贵：阳二阴四，阳爻少者为贵；尊：九五居尊，得权；应：初九为民，上应九五之尊，有居尊

得民之象。屯卦也是二阳爻卦的最好卦。

(3) 《需》(后卦为《讼》)二阴卦。需卦是二阴爻卦的最好卦。阴爻为小人、妇人、子女，二阴爻居于九五周围，享富贵而不得实权。

(4) 《师》(后卦为《比》)，一阳卦。师卦是一阳爻卦的最好卦。九二居内卦之中，是我方有主而外方无主，呈我强敌弱之象。

(5) 《小畜》(后卦为《履》)，一阴卦。小畜卦是一阴爻卦的最好卦。一阴不成势力，故不足为害，六四处于九五之下，如同君主蓄养的小畜生，不受劳役之苦，又不为害于君国。

(6) 《泰》(后卦为《否》)相连的三阳卦。泰卦是相连的三阳爻卦的最好卦。三爻不为贵，三阳在内卦，如同贤能之人前来助我。

(7) 《同人》(后卦为《大有》)，次于小畜卦，但有较强的政治意义。六二居内中，我方势弱。在弱势下，团结产生力量。

(8) 《谦》(后卦为《豫》)次于师卦。九三居内临外，有征伐邻国之象。

(9) 《随》(后卦为《蛊》)，三阳卦。随卦是三阳卦的最好卦。在屯卦的基础上，增加九四一阳，一阳爻力量胜于阴爻，即将取得革命胜利。

(10) 《临》(后卦为《观》)，相连的二阳卦。临卦是相连的二阳卦的最好卦，它好在卦辞赋予的内涵，“临”是指君主视察民众，关心民众疾苦，有较强的政治意义。

这里仅分析十个序卦，可以发现，影响排卦的主要因素是主动爻所处的爻位。相同数量的爻，居于较为理想的位置，就

排在前面。排卦，实际上是对筮卦的主观评价，是筮卦与筮卦之间比较的结果。六十四卦的排序与卦爻辞的内容基本无关，它可以产生在写卦爻辞之前，也可以产生在写卦爻辞之后，因为两者在创作思路不相同。为统治者服务，是筮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也是筮卦合理的哲学内涵。周文王能撰写卦爻辞，就是因为能够通过筮辞来表达他的思想，不管是排序，还是卦象规则，都不例外。我们应客观地看待卦的排序，既不能无视其中包含的社会意义，也不应任意拔高他的哲学思想。

根据以上规则排出来的六十四卦依次为(重点号者为前卦):

(上经)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习坎、离；

(下经)咸、恒、遁、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

反映六十四卦主题思想的分类方法

八卦的重卦	1. 乾—坤 习坎—离 震—艮 巽—兑
一爻五爻卦	2. 师—比 谦—豫 剥—复 小畜—履 同人—大有 夬—姤
二爻四爻卦	3. 临—观 萃—升 遁—大壮 无妄—大 畜 颐—大过 中孚—小过
三爻卦	4. 泰—否 咸—恒 损—益
既济、未济系列卦 (一)	5. 既济 蹇 需 屯 革 明夷 家人 6. 未济 解 讼 蒙 鼎 晋
睽、既济、未济系列 卦(二)	7. 井 节 随 丰 贲 渐 8. 困 涣 蛊 旅 噬嗑 归妹

六爻卦象

上爻	贵居庙堂，位虚而不实，从上、从老、从首。
五爻	卦主，位尊，从君，其爻辞多反映六爻的中心思想。
四爻	从上、从外、从祭祀，从出又从返，主静，表现为文柔。
三爻	尚武好战，从动、从武士，表现为阳刚。
二爻	内卦之主，从中、从内、从妇，主安居，可表示家庭、农田等。
初爻	从初、从里、从小、从下、从足、从贱、从动。

交叉卦象

大小	动静	寡多	内外	贵贱	爻位	主动	指事	相应	聚散
----	----	----	----	----	----	----	----	----	----

周易卦序之象（三十二对卦中，只论前卦，不记后卦）

上经	乾 *	屯	需	师	小 畜	泰 *	同 人	谦	随	临 *	噬 嗑	剥	无 妄	颐 *	习 坎		
取象	全 阳	二 阳	二 阴	一 阳	一 阴	三 阳	一 阴	一 阳	三 阳	二 阳	三 阳	一 阳	二 阴	二 阳	二 阳		
下经	咸 *	遁 *	晋	家人 人	蹇	损 *	夬 *	萃 *	困	革	震	渐	丰	巽	涣	中 孚	既 济
取象	三 阳	二 阴	二 阳	二 阴	三 阳	三 阴	五 阳	二 阳	三 阳	四 阳	四 阴	三 阳	三 阴	四 阳	三 阳	二 阴	三 阳

（注：* 表示阴爻或阳爻相连在一起）

八、注重卦爻辞之间的相互关联

古人依据《易传》解释卦爻辞，多有支离破碎、穿凿附会之说。朱熹论前儒之失说：

然两汉诸儒，必欲究其所从，则既滞泥而不通。王弼以来，直欲推其所用，则又疏略而无据。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阙其所疑之过也。……大抵易之书，本为卜筮而作，故其辞必根于象数，而非圣人己意之所为。

朱熹总结汉象数易和王弼义理易各有偏失，偏失的原因是没有认识到《周易》只是一本卜筮之书，而不是周文王表达政治思想之作。此可谓釜底抽薪之法，既然不是文王编写的文章，一些沸沸扬扬的争论也就没有了底火。岂不知，此说之“过”更甚于前儒之失。“为卜筮而作”之说几乎把周文王的思想置于绝地。敝文以为，欲正确理解卦爻辞确是出于“圣人己意”，以经解经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利用《周易》的卦象规则，找出卦爻辞的用字规律，应该能够说明这个问题。既然某些字词有整体的布局规则，总不能说是碰巧的卜筮之辞。

（一）通过《周易》的整体思路来论证。《周易》借用筮卦的外在形式，利用卦象规则，表达完整的、连贯的思想内容。我们可以将单个的卦放在整体的思路中加以论证。文王写六十四卦，有其总体布局，从某些字词的运用上可发现其缜密的思维方式。下面从卦辞中的“元亨利贞”和爻辞中的“公”字在六十四卦的布局安排中加以论证。

1. 关于卦辞“元亨利贞”。在《周易》六十四卦中，共有 6 个卦辞中写有“元亨利贞”的断词，除了《临》卦，其余 5 个卦有着内在的联系，表达了鲜明的政治倾向。它们是：

《屯》：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随》 随 元亨利贞。无咎。

朱熹：《周易折中·卷首》引。

《革》：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无妄》：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乾》乾 元亨利贞。

䷂ 屯卦是系列卦的第一卦，其卦象为二阳四阴，阳爻为主动爻。《系辞》：“列贵贱者存乎位”，阳爻九五居尊，初九得民，是最为尊贵之卦，故有“元亨利贞”之辞。

䷐ 随卦在屯卦二阳爻的基础上增加九四一阳，变成了三阳卦，阴、阳爻的数量虽然相等，但根据阳爻所占据的位置，阳爻的力量显然要大于阴爻。“随”又有弃暗随明之意。

䷰ 革卦在随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九三一阳，变成了四阳卦；这四阳爻占据着君、臣、民之位，已经拥有了实际政权；两个阴爻，上六为宗庙，六二为家主，阴爻居此二位，象征着旧的体制尚存。所以要进行治疗，即宣告旧政权的灭亡，新政权的诞生。这也是“革”的基本内涵。

䷘ 无妄卦也是四阳卦，此卦由《随》的上六变为上九，象征着阳爻已经改变了宗庙，改朝换代的政治任务已经完成，应当转入以发展农业经济为中心的工作中来，所以《象》辞讲：“茂对时，育万物。”“无妄”则是针对二阴爻而言，指出阳爻胜局已定，阴爻不要存在东山再起的妄想。

䷀ 乾卦为全阳卦，表明阳爻已经达到全盛时期，没有阴爻能够相敌，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盛极必衰”的轮回中，所以象辞讲：“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己要强于自己，战胜过去的自我，这样就等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如果自己不去向着更高的目标奋斗，而是满足于现状，就会由自满走向衰败的结局。《说文》：“乾，上出也。”乾就是上升。此解完全符合卦义。

这五个卦中，后面的四个卦都是在《屯》卦二阳爻的基础上增加阳爻，也就是是在尊贵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力量，直至阴爻消失殆尽，阳爻一统天下。从排列看，这五个卦都是对卦中的前卦，也反映了作者对这些卦的基本评价。“元亨利贞”在《周易》中是最好的断辞，它主要是从阴阳之间的对立斗争形势出发，对工作重心进行调整，政治色彩特别突出。只有像周文王这样新兴的政治领袖，才会用这种视角来判断卦象。它既不可能是偶然得出来的卜筮之辞，也不会是从史巫头脑中想出来的，而是周文王围绕着推翻商王朝这一政治任务提出的战略思想。只有把握好时机，革命才会顺利完成。

2. 从爻辞的“公”字予以论证。写有“公”字的爻辞有：

《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 小人弗克。”

《鼎》：“九四鼎折足 覆公餗 其形渥 凶。”

《小过》：“六五密云不雨 自我西郊。公弋取 彼在穴。”

《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 获之 无不利。”

《益》：“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 用圭。”

《益》：“六四中行 告公从。利用为依 迁国。”

除去益卦，这四个“公”有如下几个特点：（1）它们分别居于三、四、五、上四个爻位，表示身份不同。《史记·殷本纪》：“（帝辛）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这里所说的“公”与爻辞所写之公一样，是指权柄，而非指爵位，商朝“封君有侯、伯两种”^②，没有“公”的爵位，爻辞之公不应以公爵论，所以一个卦中只能出现一个“公”，四个公就占用了

笔者认为《损》、《益》两卦是后人篡写，此处不再详解。

②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页。

四个卦，并且分别被分布在四个爻位上。不让公在一个卦中重叠出现，意在避免混淆概念。一、二爻地位偏低，故“公”不居其位。(2)处在三、四爻位的为阳爻，处在五、上爻位的为阴爻。三、四是公的正位，以阳爻居其位；五、上之公居于阴爻，意在回避商王尊位，不以阳爻与王争贵，为持之以礼。

(3)“公”不与“王”同处一卦，有公之爻不写王，有王之爻不写公，是公不甘居王之下。《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此有“公”之爻写“天子”而不写“王”，因天子是象征性的尊位，王是现实存在的尊位，二者是有区别的。从以上三点看，这些“公”字包含的思想极其微妙复杂，既体现了文王尊王重礼的矜持，又反映了不甘居于商王旗下的叛逆思想。

爻辞中的“公”是被精心安排在四个爻中，有一个整体的思路，如果不是由一个人写成，“公”字决不会安排得这么有顺序，寓意这么深刻。

(二)联系卦辞解爻辞。卦辞(主要是卦名)是全卦的中心思想，爻辞是卦辞在六个爻位的延伸。所以解释爻辞不能脱离卦辞这个中心思想，同样，解释卦辞也不能与爻辞不着边际。如“谦，亨。君子有终”，“谦”是强者兼并弱者的战争理论，是卦辞的中心，爻辞也围绕着“谦”的思想来写：“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周居西北，乃贫瘠之地，不如邻国富饶，就去侵伐、占领它。“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鸣谦”是宣传侵伐、兼并的理论，行师是指出征前举行的隆重仪式，利用“行师”的仪式是对内宣传，利用“征邑国”的实际行为则起到对外宣传的作用，侵伐的思想和行为相互作用。“六四无不利，撝谦”，将邻近分裂开的兼并在—

起，连成一片，相同于战国时期“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①。从爻辞看，“谦”就是讲侵伐、兼并，这是战乱年代一种强者的理论。

“睽”是指无知之人的错误观点，爻辞充分展示了这种观点的可笑、可悲。“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丢失了马匹不去寻找，却认为它自己能够回来，岂不是可笑吗？“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这段爻辞是由暗藏的语法修辞中的“顶真格”连缀而成。顶真格又称“连珠”、“连环”、“蝉联”。用前一句的结尾来做后一句的起头，使邻接的句子头尾蝉联，上递下接^②。按照“顶真格”的读法，这段爻辞应该这样读：六三见舆曳其牛，其牛掣其人，其人天且劓，天且劓无初有终。这样看起来，就像是电影胶片倒转着放映：车拉着牛，牛掣着人，这人受了天和劓的刑法，受了刑法就是初年不好晚年好。在现实生活中，明明是人掣着牛，牛拉着车，他却主观地认为是车曳着牛，牛掣着人；受到刑法，后半生只能忍辱负重地度过，他却认为这个人的后半生很好。六三之人看事物、想问题与现实世界都是相反的。“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一个失去父亲的孩子走出家门，遇到一个男子，就认为他是天下最优秀的男子汉，说明缺乏教育和磨炼很容易被别人的外表所蒙骗。卦辞和爻辞大致相同。

解卦中，如果所解卦辞的思想是孤立的，与爻辞没有必然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掣谦是指兼并邻近国家，占有其领土而得实利。

《汉语语法修辞词典》，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0 页。

联系，那这种理解可能就是不恰当的。

（三）多角度理解卦爻辞。

1. 爻辞中有时出现重复用词的现象，如果仔细分析，发现它们之间在思想内容上有一定的联系。下面举例分析：

卦辞和爻辞重复的有：

《小畜》卦辞：“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小过》六五爻辞也有相同的词句：“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都是以阴爻为主动爻，卦辞“小畜”、“小过”都写有“小”字，故应当从“小”找出共有的思想内涵。“密云不雨”指蓄积能量，是由小而发；“自我西郊”，指周一直在由西向东不断地迁徙，不断地成长壮大，这是用历史来说明由“小”成长至大的道理。由此看，“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写在不同句子中，表达的主题思想是一致的。

爻辞与爻辞重复的有：

（1）《泰》初九与《否》初六皆写有“拔茅茹，以其汇”。

这两个卦的特点是阴阳爻数量相等，且都是阴阳不相交叉，各成一伙。小人最容易结成帮派体系。初爻为六爻之初，有根之象。爻辞的意思是：把茅草连根拔起，还有与之相同的事物。表达了清除帮派、除恶务尽的思想。

（2）《履》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归妹》初九“跛能履”，九二“眇能视”。

《归妹》卦描写女子出嫁后的好胜心情：初九出身低微，写“跛能履”，腿脚有病却认为自己能健步如飞；九二居中，多看少动，写“眇能视”，视力不好却认为自己能洞察一切。初九、九二的思想都超越了自己的现实能力。归妹卦是虚写，即不以卦象为根据，而是注重对心理感受的渲染；《履》卦象

五阳欺一阴，狂妄自大是实写。履卦六三之小人得意忘形，“眇能视，跛能履”，集合了归妹卦的两种不足，体现的是志大才疏。

(3)《泰》六五与《归妹》六五皆写有“帝乙归妹”。

“帝乙归妹”都写在两个卦的第五爻，说明它表达了一种最高境界。归妹卦中帝乙利用公主下嫁的和亲政策，起到稳固自己政权的作用，是联姻能够达到的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泰的意思是稳定，泰卦中帝乙公主下嫁，是求得稳定的最巧妙的政治手段。两卦都用赞赏的笔触描写帝乙通过联姻实现稳定的政治意图，实际上也等于批判了商纣王穷兵黩武的政策。

(4)《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与《未济》“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高宗伐鬼方是商朝一件非常重要的史实。既济卦九三和未济卦九四都是各自卦中三个阳爻中间的一爻，将“高宗”写在这两个爻而不是写在第五爻，可能有以下含义：一是只承认商具有中央大国的地位，它有平定周边的责任；二是等于不承认商王对自己具有领导权的尊崇地位；三是借描述高宗的平定之功，来批评当时的商纣王昏庸，导致天下大乱。

从以上四个例子看，相同的卦爻辞虽然写在不同的卦中，但其社会背景和主题思想上往往有一定的联系，应该是出于“圣人己意之所为”。

2. 有的卦辞或爻辞能够体现出同一筮卦中不同角度的卦象思想。汉易之所以对象数愈演愈繁，是由于过分夸大某些卦象对卦爻辞的作用，同时也说明确实存在着多视角卦象。兹举几个例子加以探讨：

(1)《坤》卦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

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坤卦六阴无阳，无阳则群众而无首。“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是从群众的角度来讲的：有利于像牝马一样跟随着他人。如果远行他方，先行者会因没有领导者而迷茫，跟随在别人后边才会有所得，此卦对主人有利。

“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是从主人即文王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自己）在西南（周）之地会得到所有人的拥戴，在东北（商）之地就会失去这些下属，静待事件的变化，这样做吉。从两个视角看坤卦，必然会得出两种结论，从中也看出写作者认识卦象的多维性。

（2）《屯》卦辞：“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卦辞从三个方面解释卦象：“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元亨利贞”表达的是六爻卦象中主动爻二阳爻的卦象：得君得民；“勿用有攸往”表达的是“既济系列卦”卦象中六三以阴居阳的爻象：静而勿动；“利建侯”，结合前面对卦象的两种认识：有贵象而没有动象，结论是：有利于先在内部完善侯的国家建制。

（3）《师》：“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田有禽，野兽都跑到自己的田地里来了，比喻敌人都侵犯到自己的领地了。利执言，有利于俘获他予以谴责，这是指由于自己力量较弱，尽量从道义上使敌人胆怯。“长子帅师”之后则换了一个角度来谈，六五柔弱，九二有力，所以让长子替自己帅师打仗。长子、弟、子都是从六五角度来讲的。“弟”是长子的父辈，“子”是长子的同辈，“舆尸”是指随军的社主。“弟子舆尸”大概是指他们控制着“舆尸”的权限，动辄

以鬼神的意志来左右统帅的命令。因为长子没有绝对的权威，所以弟子们才能够以“舆尸”的名义来参与指挥。长子统帅着军队打仗，却还要听从“弟子”的意旨，这样做肯定是凶。六五爻辞前一段讲的是守卫领土，后一段讲的是侵伐他国，都是围绕战争来写的。

九、对《系辞》十三卦的探讨

孔颖达引郑玄说：“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谈的是“三易之法”。根据这一说法，六十四卦筮法在夏朝称作《连山》，商朝称作《归藏》，也就是说，周文王的《周易》是在《连山》或《归藏》的原有内容或筮法规则基础上加工写成的。果真如此的话，在文献中不可能不留下过去筮辞的些许信息。《系辞传》是在战国时撰写的，反映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但其中对十三卦的表述却别具古朴意蕴，极有可能与《连山》或《归藏》的筮辞有关。下面对这一部分作一粗浅分析。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

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从内容看，所言之卦与《周易》对应之卦并不相同，但又有些联系。这篇文章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文中多言上古之事，而且是反映社会发展至某一阶段的标志性人物和事件。如“包牺氏”、“神农氏”、“黄帝、尧、舜”、“穴居而野处”、“结绳而治”、“剡木为舟”、“重门击柝”表示筮卦与上古人类生活有密切关系，即便是“后世圣人”的事迹，也不晚于商朝时期，如“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大雅·绵》：“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诗中言处于商朝时期的周太王古公亶父在迁移之前，仍然掘土穴居，还没有房屋宫室，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生活方式，迁至周原，则始建宫室、庙宇。“棺槨”也是在商朝以前就有了。以此看，每卦所写“盖取诸”者，应理解为：对这些先世发明的记载是取自相应的卦象。二是对筮卦的取象以内外卦为主，较为简单，反映了当时部族之间的矛盾和战争，极有可能是以前的筮卦规则。我们可以在十三卦中对这两点进行简单分析，并与《周易》之卦进行对照。《周易》

卦义的解释可以参照后面对各卦的详解。因十三卦没有严格的排列顺序，分析时不按照原文顺序，而是将取象相近的卦排在一起。

1.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文言》、《系辞》的其他部分都没有写黄帝尧舜与《乾》、《坤》卦有何关系，卦爻辞也没有写，但《乾》、《坤》两卦都写有“龙”，黄帝和龙却有些传说，推测这句话记载的是古老的传说，而不是依据时人对乾卦卦爻辞的理解所写。如《史记·封禅书》写：“黄帝采首山洞，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描写上古圣君黄帝功德圆满，乘龙升天的情景。

《乾》九二“龙见于田”、九五“飞龙在天”，正是描写这个过程。从卦象看，䷀六爻全阳，显示为阴爻消失殆尽，阳爻功德圆满之象，《系辞》和《周易》所取卦象相同。《坤》六五写“黄裳元吉”，与《坤》卦的其他卦爻辞没有很明显的内在联系，大概与“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有关。卦象䷁六爻皆阴，为民之象，“黄裳”当指黄帝之裳，即垂衣裳为民立风范，以文明化成天下。

2.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指驯服牛马，用于拉车，运载重物。宋书升《周易要义》曰：“古史考，黄帝作车。其号为轩辕以此。”车乘的发明，解决了人们出行及运输中的一大难题，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促进了社会不断发展。其卦象䷐初

九为家，九四、九五在外，阳爻内外呼应，有初九离家远行之象。写“服牛乘马”，意在反映生产力进步对人们生活的重大影响。《周易》“随 元亨利贞”则从“元亨利贞”系列卦的角度讲，通过阴阳爻势力的对比，重在政治斗争的内容。用“随”字，指明了当政治形势发生转折时，应当毅然决然地追随新生力量。从取象看，可以说是初九追随上二阳，也可以说是民众追随阳爻所代表的新生力量。

3. 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 盖取诸《涣》。

句子描写了上古之民发明“舟楫”，通过行水路，实现了穿越高山险阻而致远的梦想。“舟楫”和“服牛乘马”的发明，实现了水路两途进行远程旅行和运输，沟通了人与人、部族与部族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原始文明的交流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从取象看，䷺涣卦，内卦为水，重在讲水路；九二为内卦之主，九五为外卦之主，外卦二阳与内卦之主相距极远，但又为同类，有呼应之象，故有“舟楫”之辞，用舟楫以赴远；《系辞》所言筮辞为致远以聚，《周易》涣卦所言为由聚而散，卦义不同，取象也不同。《周易》认为，内卦外卦各有阳爻居其中，为各有其主。各有其主则互不统领，互不统领为离散之象，故卦辞写“涣”。《讼》卦亦内外各有主，故有“讼”象。《困》卦内卦有主，亦有逃离之象。不过内卦阳爻独居其中方可成象。

《系辞》之《涣》与《随》，两卦皆二阳在外，一阳在内，内卦外卦阳爻相应。《涣》是乘“舟”由内及外；《随》是乘牛车马车由内及外。两卦描写了水陆最为便利的交通方法，是人类文明发展阶段的重要体现。取象相近，内容也相近。

4.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这段话意在纪念上古之人以物易物、商品市场出现的重大意义。从取象看，䷔初九、上六二阳表示限定一个相对的空间，九四居外卦，表示人们走出门去，来到外面的市场中。

“日中”指交易时间；“市”指九四所处的位置，在人们的家外；名曰“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却取这种相对空间为“交易”的卦象，意在排除部族之间为战争而聚会的因素。

《豫》卦没有二阳围护，有外族入侵之象，故言“重门击柝，以待暴客”。这是卦象含义的区别之处。《周易》噬嗑卦与之取象相同，仍然以初、上二阳为护卫，九四为指事，但所含内容不同。言“噬嗑亨，利用狱”，是指司法诉讼。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行为复杂化了，这就需要建立公正的司法机制，以解决各种矛盾和纠纷。从《系辞》的经济基础概念延伸到上层建筑概念，是卦象表述的历史进步。

5.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与《噬嗑》卦不同，《豫》卦䷏九四居外临内，犹如意欲犯境的外族“暴客”，我方应当“重门击柝”，严防敌人来犯，反映了早期的部族战争，所取用的卦象内外分明；《周易》则取六爻卦象，阴阳为矛盾双方，以一方主动，体现出卦的思想。大致讲，一爻居内卦为主动，居外卦则不为主动。如《谦》九三爻居内临外，主动，为兼并邻国之象；《豫》则以五阴爻主动，五阴爻在九四爻周围，为祭祀、盛典之象。与《系辞》之《豫》相比较，两者所言内容不同，卦象规则也不同。

另外，《系辞》的《噬嗑》卦和《豫》卦都取用内外卦象，以九四为指事爻，有相同之处。

6.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说文》：“弧，木弓也。”《集注》：“弦木使曲，剡木使锐。”《系辞》所言意在纪念弓矢的发明使君王得以实现威服天下的愿望。弓矢是在夏朝以前发明的。传说夏朝的羿擅长射箭。《山海经·海内经》：“帝俊赐羿彤弓素缡，以扶下国。”《淮南子·修务篇》：“羿左臂修而善射。”《楚辞·天问》王逸注：“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如此看，这句话传自夏朝也不为早。“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包含弧矢和天下两个方面，从卦象分析，䷥二爻至上爻都为反爻，泛指我欲改变的“天下”。初九为最里一爻，也是惟一的正爻，我为正爻，趋外以威服天下。由里至于外，可以远距离制伏敌人的利器就是弓矢，这应该是《系辞》《睽》卦的取象。《周易》则以阶级意识为主要内容，把初九比喻成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愚蠢而又自以为是的人，故写作“睽”。其上九爻辞写“先张之弧，后说之弧”，似乎在保留“弧”的旧说。而且有一个细节应引起重视，《系辞》言“弧矢”，“弧”是射箭的工具，“矢”才是制胜的武器；《周易》爻辞却只言弧而不言矢，应与对卦象中初九的定义有直接关系。

7.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上古之人结绳以记事，文字的出现大约在夏朝初、中期，所以这段文字记载的时间上推到夏朝也是合理的。其卦象䷪取

陈梦家谓武丁卜辞代表定型了的汉字的初期，而不是最古的文字，由于武丁文字中的三种基本类型（即象形、假借、形声）还没有发育到完全成熟，所以它处于汉字创始过程的末期，在这之前，汉字至少还有 500 年左右发展的历史。引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第 97 页。

上六为主动爻。很明显，其卦象规则是上爻最贵，上爻管制下爻。阳为武功，阴为文治，上六取文治之义。上古时期，人们最初以结绳记事作为管理部族的方法，而后创造了文字，即用“书契”来记事，更有利于对国家的管理。《系辞》表述了对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纪念。《周易》则以第五爻最贵，不上六为“圣人”，故取五阳为主动爻，把以九三为中心的五阳之动称为“夬”，含义为：自以为是，傲慢不羁，自决自断。

《系辞》将《睽》卦初九取象为内，《夬》卦上六取象为治世之“圣人”，初爻和上爻在概念上不是绝对对称，与《周易》取象也不相同。

8.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集注》：“栋，屋脊木也。宇，椽也。”栋宇，是指屋顶结构。由穴居到屋居标志着人类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此卦象䷗取二阴为主动爻，以二阴爻譬作“栋宇”，为四阳遮挡风雨；《周易》则根据卦象规则，以四阳为主动爻，卦辞写“大壮”，意为卦象之大爻应继续壮大自己的力量。两者取象不同，卦义也不同。

9.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

这句话对该䷛卦卦象的解释可以理解为：䷛阳爻处在阴爻之间，如同人死去归于阴间，“棺槨”即表示上下二阴，以二阴为主动爻。“棺槨”之说在于纪念这种文明丧葬的推广。清朝宋书升《周易要义》：“夏后氏有棺而无槨，至殷而棺槨始备，是以得言之以棺槨也。”《周易》则以四阳为主动爻，四阳被围于阴爻之中，如同人处在黑暗之中，在孤立无援之时，不

在于你如何战胜对方，而在于如何超越自己的原本能，克服恐惧心理，具有现实意义。《系辞》用人与鬼神的关系解卦，反映了上古人类崇拜鬼神的思想意识；《周易》以正义与邪恶的关系解卦，反映了周文王的政治斗争意识。两者卦义不同，取象也不同。

10. 作结绳以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此为纪念上古之人发明渔网，捕鱼而食的历史意义，取筮卦䷶有网之形。《周易》则在网形卦象的基础上定义为“离”，即指蚕茧艳丽之色，由蚕茧的丝网之状延伸到蚕的生与死以及与之相似的社会发展的思索。《系辞》之卦由卦象谈社会生活；《周易》之卦由卦象谈社会政治哲学。两者取象相同，意境迥异。

11.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所据卦象不详。

12.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臼杵，治米之用。乃上古由狩猎进入农耕的必要条件。

《益》卦言“耒耨”，《小过》卦言“臼杵”，从产米到治米，人类由此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农耕经济是人类由野蛮到文明迈出的关键一步，故写辞以纪念之。其卦象䷛以二阳为主动爻，二阳居四阴之中，深入而不过，进口而止，如同杵物于臼中。

《周易》则取四阴为主动爻，卦辞写“小过”，描述下卦之二阴超越中间二阳而升于上，意谓有志者事竟成。《系辞》讲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意义；《周易》讲意识形态领域的哲学思想。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发现，《系辞》所讲十三卦，从卦象的

取象方法以及根据卦象所写内容，与《周易》对应之卦都有很大差别。很明显，它是《周易》以前的很古老的筮卦筮辞。

《系辞》的作者将这段传说如实地记载下来，但对于怎样理解这些内容并没有详细说明。后世易家在解说这部分内容时，往往忽视“三易”筮辞延续的历史特征，从而作出一些片面解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曰：“下有艮象，从外示之震；复为艮，两艮对合，重门之象也。柝者，两木相击，以行夜也。艮为手，为小木，为上持；震为足，又为木，为行；坤为夜，即手持柝木夜行击门之象也。坎为盗暴，水暴长无常，故以待暴客，既有不虞之备，故盖取诸豫也。”用这种八卦卦象解释，除了其本人陷在迷宫里不能自拔外，还完全曲解了上古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耒耨”，“臼杵”、“交易”、“舟楫”，“服牛乘马”、“弧矢”、“宫室”、“棺槨”、“书契”，都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都是通过对卦象的认识来体现出这种进步意义的。而解《易》者不去分析前人是如何根据这些历史事件来制定卦象规则的客观现实，却出于对“盖取诸”的误解，主观地认为这些人类社会发展的标志来源于八卦卦象，岂不悲哉！

二是“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韩伯注曰：“宫室壮大于穴居，故制为宫室，取诸大壮也。”以宫室大于穴居解“大壮”，此亦错解。《系辞》所谓“大壮”者，应是借《周易》卦名用于表示筮卦䷗，“大壮”在这里只是作为筮卦的名称出现，是符号的代称，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由“穴居”而至“宫室”，是基于对卦象的理解以及对这一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纪念。

《系辞》所言是早期的 筮 卦、筮 辞，“大壮”则是《周易》筮 辞，两者不在同一个时代。韩注把“大壮”与“宫室”等混同一起进行解释，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差别。

筮 卦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变换卦爻辞的内容。同样是六爻卦，《系辞》“十三卦”着重卦象的内外之别，借以体现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对人类生活的重大意义；《周易》则着重六爻卦象的上下位置的分别，通过阴阳爻在卦中量与位的对比，体现周与商之间政治斗争的主题或蕴涵在社会生活中的哲学思想。我们无法断定《系辞传》的十三卦是取自《连山》还是《归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周易》是在这个基础上写出来的，体现了与之不同的时代特征和思维水平。

第四章 周易卦爻辞的字义

一、周易文字的时代特征

上古之时，“结绳记事”、“契木为文”是最原始的记事方法，文字的发明在人类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我国很早就有“仓颉造字”的传说，《说文解字》曰：“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义，万品以察，盖取诸夬。”从考古资料看，西安半坡遗址发现的记事符号至少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属于“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①，到河南安阳所发掘出的殷墟甲骨文已是较成熟的文字。但即便如此，不是同一个时期或不是同一个书刻者的字仍然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如：

月：.

止：.

水：.

这些字的字体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写刻者有不同的写法，但基本的表达方式大致相同，像“水”字，有一条曲线和二条曲线的区别，而四个点都一样的，用来表示水点的形状；“止”，

^① 参见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

左右方向不同，但基本含义相同，表示抬脚向前走之意。说明这一时期的文字还处在不断地演变、渐趋稳定的阶段。文字的形成有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同一个字处在不同的阶段，就可能有不同的含义。为了深入探讨周易卦爻辞的确切字义，本文尝试对文字发展阶段作一下探索。

上个世纪初，由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墟甲骨文，已总结出有四千多个字形，可认识的有一千个左右，已经是较为成熟的文字，它代表着殷商文化的成就。《周易》写于殷末，处在甲骨文的后期，理应代表着周人对殷商文字的理解和新的创造。故甲骨文和《周易》文字有所相同也应有所区别，我们可以从汉字发展史上去寻找这一点。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明确了中国古文字的“六书”之说，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戴震针对此说又提出了“四体二用”的理论，认为指事、象形、会意、形声是“字之体”，即为造字之法；专注、假借是“所以用文字者”，即为用字之法。也就是说，原始的造字法只有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四种。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针对汉字构造曾提出了新的“三书说”，即“象形”、“假借”，“形声”。认为“象形”是由形得义；“假借”是由音得义，“形声”是由形与音得义。裘锡圭对陈梦家的三书说又作了修正，将“象形”改为“表意”，即表意、假借、形声三种造字法。认为“这样才能使汉字里所有的表意字在三书说里都有它们的位置”^①。但裘先生所探讨的“假借”，更多的是从字的构造意义上来讲的，属于造字之法的范畴，而戴震则是从用字之法的范畴来讲的。从文字发展的角度讲，综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106 页。

上所说,笔者管见:如果把“表意”、“形声”、“假借”看做是上古汉字发展的三个阶段特征,恰好可以解决周易文字上的许多疑难问题。

第一是“表意”时期,即汉字的初创阶段。人类首先是用语言和图画表达事物,这时的文字一方面有象形和指事的特征,一方面又要表达语音,是“表意”字的主要发明期。大致上说,甲骨文应该属于这一时期。根据有关比例统计,在已经认识的甲骨文字中,象形字占了 37%,会意字、指事字占了 40%,形声字仅占 20%,假借、转注二类字不多。象形、会意、指事都属于表意字范畴,可见造字初期是以表意字为主。

第二是形声字的创造阶段。在前期表意字的基础上,大量地创造形声字,以便对每一种不同的事物都能够用特定的字来表示。《周易》可算作这一时期的代表,卦爻辞中大部分是形声字,表意字则相对偏少。关于形声字的字义,南宋郑樵认为,形声字中以“声兼意”一类字最多。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四中也有很精辟的论述: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𣎵,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餐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皆义𣎵为义也。

近代学者刘师培也指出:“造字之初,先有右旁之声,后有左旁之形。”^②《周易》中的形声字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型,可以用这种理论解释字的结构,如“谦”,言兼结构,“其类在左”,

参见冯天瑜主编《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13 页。
刘师培:《小学发微》。

表示言论；其义在右”表示兼并之意，综合来讲，就是兼并的言论，发“兼”音。

第三是假借字大量出现的阶段。春秋战国以降，各国为了富国强兵，纷纷变法，招揽人才，“士”的阶层终于冲破藩篱，打破了社会等级界限，走向政坛，图书文字也随之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这时的文字趋于多样化和平民化，它已经不是由少部分专职人员所掌握，文字的教——学——用变得速成化，人人都可以写文章，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由于文字本身的制约和普及文字教育的局限，文字的运用水平要相对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于是大量的假借字也就应时而生了，而这种文字的发展趋势也势必要推动整个社会的文字改革。1965年发现的春秋晚期晋国的侯马盟书，就大量地使用异体字和通假字^①，可见通假字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广泛应用。尤其是到了汉代，在废除了民间藏书禁令后，传经者由口授转向用文字传授，因“记者各异”，通假字更是大量地出现于六经之中。针对这种情况，东汉郑玄讲：“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清朝王念孙说：“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②用训诂来考校字的古义，成为研究经书的重要方法。但《周易》与其他经书不同，班固在《汉书·儒林传》中说：“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独不禁，就是没有经历焚书、禁藏之难，原文被保存了下来，也就免除了由口传带来的

^① 1965~1966年间，在山西侯马东周古晋国都城新田遗址发现盟书5000余件，其中有656件字迹清楚可辨。侯马盟书是春秋晚期晋国文字，用毛笔手写于玉石片上，有明显的地域特点，一字多形，形态多变，大量使用异体字和通假字。参见严修《二十世纪的古汉语研究》，书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页。

参见胡齐光《中国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5页。

大量通假字的通病。据此，我们有理由用原字原意来解释卦爻辞，而不是用“就古音以求古义”的训诂方法来解卦爻辞。

敝文以为，殷墟甲骨文——《周易》——春秋战国的经子百家，代表了表意、形声、假借三个古汉字的历史发展阶段。文王写《周易》应该是处在文字创造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较注重形声组合字偏旁结构的象征意义，如“坎”，带土旁，应是指土的概念；“洩”，带水旁，应指水流；“琐”，带玉旁，应指玉等。据笔者统计，《周易》共有单字 775 个。有的解《易》作品将其中 155 个字断定为通假，比例高达 20%^①，敝文认为，这样解《易》不可取。当然也不能说《周易》没有通假字，因为古汉字是在渐变过程中完善起来的，只是不应有如此之多。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传本有大量的假借字，如帛书《周易》，与通行本比较，仅在“卦名”上就有 35 处不同，有的字很明显是同音白字，如将“否”写作“妇”，“遁”写作“掾”，“姤”写作“狗”，“艮”写作“根”，“太畜”写作“泰畜”，“蛊”写作“个”，“临”写作“林”，“咸”写作“钦”，“革”写作“勒”等等。用这些同音字解释卦爻辞实在没有道理可讲。观一叶而知秋，那种以帛书《周易》推翻通行本《周易》中的某些字进行训诂的方法，笔者实难苟同。

二、用卦象规则分析字义

就目前所发现的殷墟甲骨文来看，都属于卜辞范畴，直至

^①统计于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西周的钟鼎文，也都只是一些周王的诰命，《周易》是其时惟一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殷商的文字固然已经成熟，但甲骨文字所表达的内涵远远无法与《周易》相媲美。本文提出用古义解字，还因为《周易》是用卜筮文体写成的，卦辞由卦象规则而产生，反过来说也可以把卦象规则看做是解释卦辞的最好“字典”。《周易》作者根据卦象规则写出卦爻辞，我们就可以把卦爻辞放到卦象规则中去求证，也可以论证以往对这些字的认识是不是符合卦象的提示。如：

䷜ 习坎卦。两个水卦相叠，有大水之意。二阳相望，有堤坝之象。六三、六四二阴被围在中间，有水行河道之象。二阳爻如堤坝，使水行于中不得泛滥为灾。初六、上六水出堤坝为凶灾。欠是上出之意，“坎”即为高出来的土，指堤坝。习，甲骨文写作，羽在日上，表示由下飞上于天。习，升上、起。习坎，起高堤坝，防止水患之意。

䷎ 谦卦。九三为武士爻，界临外卦，有兼并邻国之象。卦辞言“谦亨”，以往解“谦”为谦虚，但与字的造字法不符。谦从言从兼。兼引申为兼并，侵伐邻国兼并之。言，言论。谦，兼并他国的言论。

䷵ 姤卦。初六阴居下位，如同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妇女。卦辞言“女壮”，即为“姤”的含义。后指大，姤是女子中的强壮者，是下层社会身体强壮的女子。“勿用取女”体现了贵族阶级的择偶思想。

䷞ 咸卦。三阳为主动爻。《说文》：“咸，皆也，悉也。”在阴阳爻数量相等的情况下，三个阳爻聚集在上互卦，形成一个强大的合力，“咸”就是指将力量凝聚在一起。

以上解字，卦象规则和字的古义（或字的构造义）二者合

而为一，是可行的解字方法。在本书第五章，笔者结合字体的构造和卦象规则，分别对六十四卦“卦名”作了简单分析，以证实这种论证方法的实用价值，可以查阅。

从儒家写《易传》二千多年来，为《周易》注疏的著作无以计数，蔚为可观。但相比而言，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某些字的解释要与卦爻辞的原义更加接近一些。它主要解释字的构造义，这样有利于帮助我们客观地判断卦爻辞最原始的含义。当然也有的字义直接来自对《周易》的认识，如：“晋，进也。日出万物进，从日从𠄎。”其中“晋，进也”是受《彖》、《晋》的影响，“彖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而《说文》所言“日出万物进，从日从𠄎”是矛盾的。𠄎表示从上向下，而不是从下进于上。假设𠄎的含义就是指万物生长，日在其下也不能说就是日出之意。再如“屯”，《说文》：“𠄎，难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难。从中贯一，一，地也，尾曲。易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屯，难也”是取义于《彖》、《屯》中的注释，《彖》义有误，《说文》中的字义也就有误了。但这样的例子较少。

总之，注释《周易》古经，应当符合古文字的发展规律，揭示出䷗卦的卦象规则和卦爻辞完整的创作思路。过多用通假字来注释卦爻辞是不可取的。

第五章 分类解析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的分类，是集合各种卦象要素进行分类取象，不同于卦变说。虞翻用“卦变说”注《讼》曰“《遁》三之二也”；《巽》“《遁》二之四也”；《无妄》“《遁》上之初”^①。这样讲卦变，一是参照卦过于随意，二是使卦与卦之间有了主客之分，割裂了《周易》思想的完整性。《巽》由两个风卦组合而成，何以言由遁卦变化而来？《无妄》有其自身的主题思想，与遁卦又有什么内在联系？又如朱熹用卦变说来解六十四卦曰：“凡一阴一阳之卦各六，皆从《复》、《姤》而来。”“凡二阴二阳之卦各十有五，皆自《临》、《遁》而来。凡三阴三阳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来。凡四阴四阳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壮》、《观》而来。凡五阴五阳之卦各六，皆自《夬》、《剥》而来。”^②《复》、《姤》只能作为一阳一阴卦中的一卦，《临》、《遁》也只是二阳二阴卦中的一卦，没有本卦与变卦的区别，卦变之说没有揭示出筮卦形式的变化与卦爻辞之间的必然联系。周易六十四卦皆由《八卦》交错重叠而成，说六十三卦则少一卦，说六十五卦则多一卦，何来由某一卦而生

《周易集解》。

朱熹：《周易本义》卷首。

成其他卦之理？再者，其言“一阴一阳之卦各六”、“五阴五阳之卦各六”，一、五卦分辨不清：一阴卦同时也看做是五阳卦，一阳卦也可看做是五阴卦。既然将某卦看做是一阴卦，就不得再看做是五阳卦；看做是一阳卦，就不得再看做是五阴卦。如果用卦变说进行重复计算，恐怕就不止六十四卦了。本章所作的分类，也有一爻五爻之别，但有区分标准。阴爻或阳爻，总有一方为卦的主体，主体之爻即为主动爻，主动爻即为该卦主题之爻。取一爻为主动爻，则不再计为五爻；取五爻主动，则不再计为一爻。如《复》，初九在内卦最里，五阴爻在外，卦辞“复”的意思是回来，自然是五阴爻主动回到初九这里来，所以此卦当为五阴爻卦，不应再计为一爻卦。

任何一部作品，都会有一定的创作思路，有了清晰的创作思路，才能够完整地表达思想，周易也不例外。找不出周易的创作思路，也就无法准确理解卦爻辞的真正含义。敝文认为，要理解卦爻辞的真正含义，首先应打破通行本中现有的六十四卦顺序，因为它只是一种排序的思路，并不代表卦爻辞的创作思路，卦爻辞的创作与六十四卦的排序不是一回事。《系辞》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大象·同人》：“类族辨物。”都包含着先人分门别类的思维方式。我们用这种思维方式将有共性的筮卦放在一起，就可发现处在同一大类的卦象规则相近，卦与卦之间又相别。六组筮卦不多不少，正好囊括了六十四个卦。

应该说，卦象不是单一的，创作《周易》以前的先人可能有许多种认识六爻卦象的思维方式，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周易》作者由于留下了完整的卦爻辞，我们也就很容易据此找出他的卦象思路。也就是说，本章对周易六十四卦的分类是依据

卦辞总结出来的，而不是笔者自己创造出来的。下面从六个类别简析六十四卦，目的是揭示卦辞写作的思路，用周易作者的卦象体系解释卦辞。卦辞是爻辞的中心思想，卦辞解正确了，爻辞也就有了条理。六类卦组分别是：

八卦的复卦（8 个卦）；

一爻五爻卦（12 个卦）；

二爻四爻卦（12 个卦）；

三爻卦（6 个卦）；

《既济》、《未济》系列卦一（14 个卦）；

《既济》、《未济》系列卦二（12 个卦）

一、八卦的复卦


八卦是六十四卦的基本组成单位，按《大象》的解释，☰为天，☱为泽，☲为火，☳为雷，☴为木，☵为水，☶为山，☷为地。两个相同的八卦组合在一起，称为复卦。复卦取象，一是八卦本义，如乾卦，与“天”有关；震卦与“雷”有关。一是六爻之形，如乾卦全阳无阴，坤卦六阴下降，习坎卦两阳爻对称，有堤坝之象。此八个复卦之卦辞大致取象于这两种卦象，与八卦之“名”（如“乾”，“坤”，“坎”，“离”等）没有关系。8 个复卦为：

☰乾 ☵习坎 ☳震 ☴巽


☷坤 ☲离 ☱艮 ☴兑

1. ☰乾卦。排于《坤》前。本卦两个天卦相叠，六爻纯阳：（1）阴爻消失殆尽；（2）阳气上升不止。“元亨利贞”是对阳爻取得完全胜利的断词。“乾”的本义是上升。《系辞》：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盖取诸《乾》《坤》。”龙在传说中被认为是人类由地上天的工具。爻辞借乘龙上天来赞美黄帝剿灭蚩尤而致天下清明、“垂衣裳而天下治”的盛德大业。

2. ䷁坤卦。排于《乾》后。两个地卦相叠，六爻阴气下降，象征着万物从天降至地，从神降至人。坤，土申结构。土即土地。申，甲骨文刻写的笔画为 ，似有神人交通之意。

“坤”即是神降物于大地。秋季农作物成熟，就是神降食物于土地，此谓降自于天，生于土，养于人，意义最为重大，所以讲“坤元亨”。

3. ䷜习坎卦。排于《离》前，取少数爻二阳为主动爻。本卦由两个水卦相叠，有大水之意。卦象二阳相望，有堤坝之象。六三、六四二阴被围在中间，有水行河道之象。二阳爻如堤坝，使水行于中不得泛滥为灾。初六、上六水出堤坝为凶灾。“欠”，上出之意。“坎”即为高出来的土，指堤坝。习，甲骨文写作 ，羽在日上，表示由下飞上于天。习，升上、起之意。习坎，起高堤坝，防止水患。对人教育，也在于筑起一道防范之堤。

4. ䷝离卦。排于《习坎》后，取多数爻四阳爻为主动爻。《说文》：“离，离黄，仓庚也。”也指黄鹂鸟身上鲜黄的颜色。从六爻卦象看，初九、上九为外阳，九三、九四为内含之阳，其属性为内含阳动之物。似蚕茧，蚕茧有内含之性。蚕虫吐丝包于外，有丝网的外形。“离”即指颜色鲜亮的蚕茧。蚕的一生轮回，体现了旧事物必然灭亡、新事物必将产生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5. ䷲震卦。排于《艮》前。两雷相叠，雷只闻其声，震既有雷声又有电闪。卦爻辞通过雷、电，描写人们的不同器量

和心态，“震来虩虩，笑言哑哑”，指一般有定力的人在别人“虩虩”时，他却“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更进了一层：“惊百里”是百里之人皆有惊惧之色，而主持祭祀的人却依然“不丧匕鬯”。也说明这种深厚定力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能安然应对突然变故，才能成就大的事业。

6. ䷋ 艮卦。排于《震》后。二山相叠，有高之意。上爻至三爻有目之形，卦象有目欲远望而山相阻隔之意，“艮”为目比结构。以“艮”言之，喻不能全面地看问题。卦辞“艮其背，不获其身”，只看到了他的后背，却不能看到他的全身。指看问题过于片面，不能全面地看问题。“行其庭，不见其人”，走在别人的庭院中，却看不见庭院中的主人，此比喻看到大处而看不到小处。卦辞说明看问题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7. ䷶ 巽卦。排于《兑》前，两个风卦相叠。风卦二阳在上，一阴在下，阴爻中间断开，有口之象。可以从两个角度看待卦象：开口向下，是上级向下级下达命令；小爻在下，是小人执行命令做事情。

8. ䷹ 兑卦。排于《巽》后。两个泽卦相叠，泽卦开口向上，如同以下向上，以幼向长说话，态度应该和颜悦色。

二、一爻卦和五爻卦

这一部分共 6 对 12 个卦。指的是一个阳爻五个阴爻系列卦和一个阴爻五个阳爻系列卦。

一爻卦属指事类：䷆ 师 ䷇ 谦 ䷆ 剥 ䷖ 小畜 ䷈ 同人 ䷌ 姤

五爻卦属会意类：䷇ 比 ䷏ 豫 ䷗ 复 ䷐ 履 ䷉ 大有



一爻卦是指一爻为主动爻；五爻卦是指五爻为主动爻。除《夬》、《姤》二卦外，其余的五组对卦在《周易》排序中都是一爻卦居前，五爻卦居后，体现了贵卦居前、势卦居后的原则。一爻卦居前的卦中，《师》、《谦》、《同人》的一爻居于内卦，卦辞体现了创作者强烈的敌我意识；《剥》、《小畜》一爻居于外卦，卦辞体现了作者的阶级意识。

1. ䷗ 复卦。一阳爻处最下之位，虽在内卦，但其位从贱，故排于《剥》卦之后，以五阴为主动爻，会意卦。五阴爻如出于外，初九则象征着起点；五阴爻如回于内，初九则为其归宿之家。卦辞“复”取众阴回返之象，行动的主体是五阴爻。

《彖》曰：“复亨，刚反。”从卦变和消息之说，有误，应为阴返。卦辞“出入无疾”，先出后人，指从家里或部族中出去的人再回来，不会受到怀疑；“朋来无咎”，从外面来归附我们的人都没有错。它表达了周文王广招贤才的诚意：既往不咎，凡是来者都受欢迎。

2. ䷆ 师卦。排于《比》前，指事卦。九二在内中，为内卦有主，外卦没主，有聚众为师伐于外之象。因阳爻不在尊位，没有节制众人的权威，故有“丈人吉”之言。六爻皆以出师伐外为主题。

3. ䷎ 谦卦。排于《豫》前，指事卦。九三为武士爻，指事主动。九三界临外卦，有兼并邻国之象。卦辞：“谦亨，君子有终。”谦，以往所解“谦”的字义都与汉字的造字法不符。谦从言从兼。兼引申为兼并，侵伐邻国兼并之。言，言论。谦，兼并他国的言论。有，名词词头。有终，指最终结局。君子有终，是说君子要重视事物发展的最终结局，而不要斤斤计

较于发展的过程，内含“成者王，败者寇”的思想。

4. ䷏ 豫卦。排于《谦》后，会意卦，五阴爻为主动爻。第四爻有祭祀之意，五阴爻围在九四周围，有众人祭祀宗庙、神祇之象。卦辞言“豫”，《说文》：“豫，象之大者。”象，一种刺伐之舞。“豫”是指大型的舞蹈活动。“利建侯、行师”，是指可用于国君的即位礼仪或与此相关的庆祝活动，也可用于军队出发前举行的仪式。

5. ䷇ 比卦。排于《师》后，会意卦，五阴爻为主动爻。九五位尊，众人前去比附，故言“比吉”。

6. ䷖ 剥卦，排于《复》前，指事卦，取上九为主动爻。卦辞言“剥”，（1）上九居于上位，五阴在其下，有一阳制五阴之象。（2）五个阴爻从中间断开，如同斧子劈木头一样，斧子劈上头一点，即可顺其丝纹裂至于下，“剥”取其义，包涵抓主要矛盾带动解决次要矛盾的哲学原理。（3）“剥”自上用力于下，五阴爻如果指小人，一来上九不在尊位，没有大人之象，“小人”也就无法成立；二来上九势孤，不胜其力，也不可以“大人”、“小人”相论；如指妻妾，则尚有家长之威。以上三点看，“剥”应该解为管制妻妾，讲管理的哲学，爻辞言“剥床”当与妻妾有关。“贯鱼”，举用枝条穿鱼的例子，讲管理的道理。

7. ䷫ 姤卦。排于《夬》后，指事卦。初六主动，为指事爻。初六阴居下位，如同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妇女。卦辞言“女壮”，即指“姤”的含义是身体强壮的女子。“勿用取女”，体现了贵族阶级的择偶思想。

8. ䷌ 同人卦。排于《大有》前，指事卦。六二居内卦之中，是以家族为核心的群体，阴爻静而不动，与《师》卦旁

通，含义相反。“同人于野亨”是指不要光团结同一家族之人，而要“同”所有“人”，即团结天下所有的仁人志士，才能成就大的事业。

9. ䷉ 履卦。排于《小畜》后，会意卦，五阳为主动爻。三爻是武士位，六三阴爻居之，逞外弱内强之象。卦辞讲“履虎尾”，五阳恃其势盛，傲慢，目中无人，为履者；六三以静居动，貌似纤细柔弱，动则威猛如虎。因只一阴是无势，处三爻是无威，所以只以虎尾喻之。履虎尾，当你踩到老虎尾巴的时候，所看到的只是尾巴，而没看到老虎。《说文》：“咥，大笑也。”不咥，不笑。不咥亨，不笑之人亨。卦辞的意思是：人在得势的时候很容易藐视弱者，一旦碰到一个看似软弱实则如虎的人时，能够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而收敛起来，这样的人就亨。它意在说明强者如以势欺凌弱者，最终会受到弱者的欺凌。

10. ䷈ 小畜卦。排于《履》前，指事卦。六四阴爻在君之侧，如同小人。对于卦辞“小畜”，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为君者对身边的小人，可以养之，不宜用之；自己作为力量柔弱之人或国家，宜先养之，强大后再动用之。

11. ䷍ 大有卦。排于《同人》后，会意卦，五阳为主动爻。六五以阴居尊，如同幼君嗣位。五阳为大，指大臣辅政，卦辞“大有”，即政权由大臣掌握。“元亨”，即君亨，与后宫乱政、宦官篡权进行对应比较，才显出“大有元亨”的真正价值。

12. ䷪ 夬卦。排于《姤》前，会意卦，五阳为主动爻。上六弱而孤，处于宗庙之位。五阳以九三为中心，没有贵象，却有盛旺之气。《说文》：“夬，分决也。从又，丰象决形。”卦象五

阳爻连为一体，以党派示威于上，写“夬”，意在表示一种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心态，故没有写亨。

三、二爻卦和四爻卦

这一部分皆为会意卦，共有 6 对 12 个卦，包括：

二爻为主动爻 ䷒临 ䷌萃 ䷉中孚 ䷘无妄 ䷗遁
䷚颐

四爻为主动爻 ䷓观 ䷭升 ䷽小过 ䷌大畜 ䷡大壮
䷛大过

这些卦二阳爻或二阴爻连在一起，与反对之爻或对抗或顺从，象征着阴阳势力相互抗衡、制约，它们是作为相互对立的方面而存在的。在对卦中，居前之卦以二爻为主动爻，卦辞围绕二爻所处位置论述中心思想；居后之卦以四爻为主动爻，卦辞围绕四爻所处位置论述其中心思想。

1. ䷒临卦。排于《观》前，会意卦，取二阳为主动爻。二阳在下，应属低贱，卦辞对卦象用冲静为动的动态思维方式，写一“临”字，二阳便成为由上而下、体察民情的仁君，具有积极意义。“至于八月有凶”，《说文》：“至 鸟飞从高下至地也。”至是从高处下到地来的意思，紧扣“临”的主题。夏历八月处在寒露时节，早晨的西北田野已是白霜降临，寒气袭人。至于八月，是说大人来到百姓中间，如果就像八月时节天上降落下来的白霜一样冷冰冰地让人心寒，那就有凶险了。

2. ䷭升卦。排于《萃》后，会意卦，取四阴为主动爻。《萃》之四阴有苗之形，下有三阴根长，上有一阴苗短；《升》之卦义由此而来，下有一阴根短，上有三阴苗长，有生长

之意。

3. ䷛ 小过卦。排于《中孚》后，会意卦，取四阴为主动爻。上卦和下卦可折而重叠，二阳居中为界，小者弱则留于下，强则超越至上。卦辞言“小过亨”，即嘉小者勇于超越阻碍。“可小事不可大事”，言小者只能做小者事而不能做大者之事。其意是小者首先要克服自己的弱点，从小做起，来实现超越自己，而不要去做别人虽然能够做到自己却无法做到的事情，有积小成大之意。

4. ䷍ 萃卦。排于《升》前，会意卦，取四阴之形，但以二阳爻为主动爻。卦象以二阳爻为界，三阴爻在下为根，一阴在上像是刚刚伸出地面的幼苗。萃是指农作物或草的幼苗。从社会意义讲，就是指尚处在生长时期的个人或国家。卦辞借“萃”的思想由小喻大：“王假有庙”，（1）庙是供奉祖先的地方，意在说商王只是借用自己宗族的势力成为大国之王，而并非是上天的安排。（2）商的宗族势力起初也是由小发展至大，与周的现状相同。（3）言外之意，既然商王可以借着这种势力而为王，我也可以发展自己宗族的势力成为王，这也是“萃亨”的真正意义所在。

5. ䷒ 观卦。排于《临》后面，会意卦，以四阴为主动爻。二阳在上，形如庙观，四阴在下，如众人仰望，“观”即众人观望之意。“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不诚心观看对神灵的祭祀，子女一定都是智力低下的人。《说文》：“颙，大头也。”实指有智力障碍的人。其含义是：做事情要有诚心。爻辞写有三个“生”字，取义于二阳由对卦《临》的下位生长至《观》卦的上位，含有革命思想。

6. ䷗ 遁卦。排于《大壮》前面，会意卦，二阴为主动爻。

遁，逃跑。(1) 四阳爻位高势盛，二阴爻作为阳爻的敌对力量，位卑力弱，没有能力抵抗，故卦辞曰“遁亨”：逃遁才有出路。(2) “豚：小豕也”，从“遁(遯)”字的结构看，应该是指小猪跑，阴爻为小爻，自然是指二阴爻跑。(3) 卦辞言“小利贞”，小人有利于这样做，也是指二阴爻。在实际应用中，“小”可以是地位相对低微的一方或势力相对弱的一方。

7. ䷘ 无妄卦。排于《大畜》前，会意卦，取二阴为主动爻。本卦取象有两个角度，(1) 从“元亨利贞”系列卦看，阳爻从《屯》、《随》发展到《无妄》的四阳，阳爻革命基本成功。(2) 二阴爻落难于二、三偏下之位，势单力弱，东山再起根本无望，所以卦辞言“无妄”，即不要再盲目的期待、拼搏。这是讲主观愿望要符合客观现实。

8. ䷉ 中孚卦。排于《小过》前面，会意卦，二阴为主动爻。二阴被围在四阳中间，卦辞称之为“中孚”，即处于中位的孩子。“中”可以指地位处中游，也可以指行为中正。“豚鱼”，它们共同特点是繁殖的数量多，豚一胎可生七八个小崽，鱼下仔更是不计其数。“豚鱼吉”取其多生子、人丁兴旺之意。

9. ䷍ 大畜卦。排于《无妄》之后，会意卦，四阳为主动爻。从卦象看，(1) 小人处在四五爻的高位，国家必不安定，以“畜牲”解卦，就排除了卦象的消极因素。(2) 卦辞写“大畜”，意为牲畜是被大人所畜养的，受到大人的控制，不使其为害。“大”指阳爻。

10. ䷡ 大壮卦。排于《遁》后，会意卦，四阳为主动爻。二阴虽被阳势所迫，但上六为宗庙，有其名；六五居尊位，有其权。大爻如仗势上行是僭越，名不正言不顺。故卦辞言“大壮”，即指阳爻势力应继续壮大力量，等待更为成熟的时机才

能采取行动。尤其是要建立、健全政治机制，因为卦象中四阳居位不尊，缺乏的就是政治力量。

11. ䷚ 颐卦。排于《大过》之前，会意卦。二阳处在初、上之位，仍作为相连的二爻卦。本卦与《中孚》卦近似，《中孚》四阳将二阴围于其中，阴爻取子女之意；《颐》二阳将四阴围于其中，有教养子女之意。《说文》：“颐，举目视人貌。”王筠《句读》：“颐，檀弓曰‘扬其目而视之’，举目扬眉相因之事也。”卦辞之“颐”，为看顾孩子之意，讲教育孩子的方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话题。卦爻辞正是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自求口实”，锻炼他们自己去创造财富的能力。

12. ䷛ 大过卦。排于《颐》卦之后，会意卦，取四阳为主动爻。四阳被二阴爻所围，呈孤立无援之状，卦辞言“大过”，意为超越自我，克服在困难面前的畏缩、恐惧心理。栋梁，栋梁弯曲则拱上，意谓要挺起身来做事，不要趴下。

四、相连的三爻卦

共 3 对 6 卦。三爻卦是指 3 个阳爻或 3 个阴爻连在一起的卦。《泰》、《否》阳爻和阴爻都分别连在一起；《咸》、《恒》 3 个阳爻连在一起；《损》、《益》 3 个阴爻连在一起。它们的六爻卦象中，虽然阴阳各有三爻，但连在一起的力量要强于被间隔开的，结合卦象中的各种因素，卦爻辞作了不同的论断。这一部分共有 3 对 6 个卦，即：

䷊ 泰 ䷋ 咸 ䷌ 损 ䷋ 否 ䷟ 恒 ䷩ 益

1. ䷊ 泰卦。排于《否》前，会意卦，取三阳为主动爻。阳爻在内，阴爻在外，为国有贤能之象。从篆字看，水底滑而

有人招扶，因有人招扶而安稳，是危险中得安全，故“泰”字有扶持、安定之意。（1）从内外卦看：“小往大来”必须让小人出去，有贤能的大人进来，国家才会安定。“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即为此义。（2）从上下卦看：阴爻都处在上卦，大者要有开阔的胸襟，容纳身份低微而有贤能的人，并使他们得到某些权力和利益，即所谓的“不拘一格降人才”，国家则安。“九二包荒”即为此义。（3）如果从八卦的角度看，上为地，下为天，天地相通，此乃儒家哲学思想，为后生之义。

2. ䷋否卦。排于《泰》后，会意卦，阳行上，阴行下，取阴阳分离之义。小者在内，大者出外，此为亲小人，远君子，乃亡国之道，故卦辞言“否之”，不要这样。“匪人”，不是同心同德的人。“大往小来”，指卦象的结局，小人喜欢搞宗派党争，这样就容易使大者被排挤出去，小人进来。《泰》卦侧重于大爻，《否》卦侧重于小爻。

3. ䷞咸卦。排于《恒》前，会意卦，取三阳为主动爻。《说文》：“咸，皆也，悉也。”在阴阳爻数量相等的情况下，三个阳爻聚集在上互卦，形成强大的合力，“咸”就是指将力量凝聚在一起。这是一个极好的卦，所以《周易》将《咸》卦排在下经之首。此三阳的中心居于四爻，九五反而居于从属的地位，故断辞只写“亨”，而不写“元亨”。“取女吉”，内外卦象，内男娶外女。

4. ䷨损卦。排于《益》前，会意卦，取三阴为主动爻。《损》与《咸》卦旁通，《咸》三阳爻聚在上互卦之位，显示出正义的力量；《损》三阴爻聚在上互卦之位，则显示出阴小力量的强盛，所以卦辞言“损”，就是要减损卦象中的小人之势。此卦有利于子女。《损》卦之卦爻辞疑被后人篡改。

5. ䷟ 恒卦。排于《咸》后，会意卦，取三阴为主动爻。五为君，六为宗庙，初为民，阴爻居其三位，显示为德行颓败，政权岌岌可危，须有济人善举方可赎其罪孽。“恒”字篆体，“心”、“舟”在中，上下为岸，应解为济人过河、渡人出困之举。六爻之辞皆为此意。

6. ䷩ 益卦。排于《损》后，会意卦，取三阳为主动爻。《益》与《恒》旁通，三阳爻居此三位有德行满溢之象。益就是溢出之意。《益》卦之卦爻辞疑被后人篡改。

五、《既济》、《未济》系列卦一

这一部分是由《既济》、《未济》两卦衍变而来，《既济》六爻各安其位，《未济》六爻皆反居其位，以这两个卦为原卦，每变一个爻就产生一个卦，从所变之爻取卦义。如 ䷾ 既济，初爻变，即为 ䷧ 蹇卦；二爻变，即为 ䷄ 需卦；三爻变，即为 ䷂ 屯卦。䷿ 未济卦，上爻变，即为 ䷧ 解卦；五爻变，即为 ䷅ 讼卦；四爻变，即为 ䷃ 蒙卦。这些卦通过阴阳势力的对比和变爻的爻位，用“会意法”和“指事法”结合而产生卦义。这一部分共有 7 对 14 个卦：


䷾ 既济 ䷧ 蹇 ䷄ 需 ䷂ 屯 ䷰ 革 ䷔ 明夷 ䷤ 家人
 ䷿ 未济 ䷧ 解 ䷅ 讼 ䷃ 蒙 ䷱ 鼎 ䷢ 晋 ䷔ 睽

1. ䷾ 既济卦。排于《未济》前，会意卦。《周易》以偶数位为阴爻之正位，以奇数位为阳爻之正位；偶数位取静之意，奇数位取动之意；阴爻取静之意，阳爻取动之意。本卦六爻卦象阴阳间隔，各安正位，也不存在互相对立的矛盾。“济”，来自于上古的济水。《史记·殷本纪》：“《汤诰》曰：‘古禹、皋’

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言大禹治水，民众有了安居的环境。济水畅行则黄河不易为患，卦象阴阳各安其位，与修治济水之功相同。卦辞言“既济”，乃延伸其义，指阴阳各安其位，社会安定有序。

2. ䷧ 蹇卦。排于《解》前，会意兼指事卦。二阳为主动爻；初六位反，为指事爻。初爻为足，初六阴居阳位，有止行之象。二阳爻在上居正位，是行大事之人，又为止行大事。卦辞言“蹇”，意在前面的路难行。

3. ䷄ 需卦。排于《讼》前，会意兼指事卦。取二阴为主动爻，九二为指事爻。（1）从指事爻看，五个爻皆正，惟九二阳居内卦之中，有动于田中之象。（2）从八卦之象看，水在天上为云，与雨水有关。从“需”的构造看，可以理解为雨水落在脸上，是夏天的雨，对当时的主要农作物黍、稷的成熟至关重要。六爻所写皆与雨水有关。（3）从主动爻看，二阴居于九五周围，如果是小人，必将乱国；作为子女看最好，可以享受优裕的生活和良好的教育，是极为富贵之卦。“有孚光亨”指贵族子弟应自己创业，自身闪耀光芒。

4. ䷂ 屯卦。排于《蒙》前，会意兼指事卦。二阳为主动爻；六三位反，为指事爻。二阳爻九五为尊，初九得民，最为尊贵，但势弱于阴爻；三爻从武，六三以阴居阳，有息兵不进、休养生息、聚集力量之义，故卦辞言“勿用有攸往”。“屯”，小篆“”，地上短小，地下深长，表示在受到客观条件限制时，不能向上长，就向下延伸，应取义于麦苗。冬天麦苗无法生长，但它并没有停止自己的运动过程，而是将自己的根部不断往土壤里伸展，为来年春天的生长打下坚实的基

础。从社会意义讲，当现实环境不允许有所行动时，不能被动地等待，而应该主动地做些基础工作。以此看，“屯”是积极的字义，是主动词。“利建侯”，指完善侯国建制，是政治基础工作。

5. ䷰革卦。排于《鼎》前，会意兼指事卦。四阳为主动爻；九四位反，为指事爻。（1）四阳势盛，《屯》卦已经具有国家体制，《革》卦又增加二阳，在力量对比上标志着完全控制了局势，已处于事实上的阳势政权；二阴居上六和六二，只是徒有虚名的宗庙政权。（2）四爻位有祭祀、历法之象，九四阳动，指祭祀，改历法。“革”即是指消灭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巳日，巳时的太阳上而不极，近中而不过。孚，小儿，取新生之意。“巳日乃孚”是说当新生力量非常强大，就像巳时的太阳一样高高在上的时候，才可以产生新的政权或产生新的历法。

6. ䷶明夷卦。排于《晋》后，会意兼指事卦。（1）四阴为主动爻，表示小人得势。（2）与《讼》互为错综卦。《讼》卦九五独正，君明臣昏；《明夷》卦六五独反，君昏臣明。“明”指君王。“夷”，《广雅·释诂三》：“夷，踞也。”蹲踞待人，傲慢之义。明夷，是说商王傲慢无礼地对待大臣。卦爻辞皆有谴责商纣王之意。

7. ䷤家人卦。排于《睽》前，会意兼指事卦。（1）二阴为主动爻，静居家中。（2）上九指事以阳居阴，有家长居高临下之象。“家人”，家族中的人，作动词解，指主奴之间各安其位，形成一种良好的家族秩序，而不是指具体的人。

8. ䷿未济卦。排于《既济》后，阳爻都居于偶数位，阴爻都居于奇数位，六爻居位皆反。阴阳相互隔离，不存在阴阳

对立的矛盾。阴爻为主动爻。未，中午的午时之后，此时阳过阴始。阴爻也代表子女，卦辞之“未”也含有未来之意。本卦六爻皆反，阴阳失位，如同尚未制服的河水，动辄改道而行，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危害极大。从社会现象讲，或是人类文明在某一时期黑白颠倒，是非不辨，形成一种时代洪流，个人又无力遏制，此时怎么办？只有姑且听之任之，以待将来由儿孙们在适当的条件下去重建秩序。未济亨，就是指将来再把河道整治得像能够泄洪的济水一样。这个“未济”指的是时间过程，而不是指结果。其“亨”就亨在现在不要妄想去改变什么，而要等到将来条件成熟了再去改变，明白待时而动的道理。

9. ䷧ 解卦。排于《蹇》后，会意兼指事爻。四阴为主动爻，小人多而事杂；上六居位独正，为指事爻。上六老而柔，最大的特长是经验丰富，善于排忧解难，故言“解”。西南指周地，“利西南”指“解”只能用于处理内部矛盾，言外之意是说，对敌我矛盾不能用“解”的方法。

10. ䷅ 讼卦。排于《需》后，会意兼指事卦。四阳为主动爻；九五位正，为指事爻。(1) 六爻中五爻皆位反，九五发号施令，余爻不从，有“讼”之象。(2) 二阴爻处下，为子女顽劣之象，故言“有孚窒”。

11. ䷃ 蒙卦。排于《屯》后，会意兼指事卦。四阴为主动爻，像幼小之人；六四位正，为指事爻。四爻有祭祀、卜筮之象，六四取阴小之爻学习筮法之意，“蒙”应该是指学习筮法。“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儿童如果有学习的天赋，就会主动地要求我去教他。“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第一次告诉他，第二次、第三次学习则要自己去领悟、沟通。自己能够讲

通了，就不再去告诉他，即不对学习者的思维作过多的限制和杠杠，意在提倡一种解放思想、独立思考的学风。

12. ䷱鼎卦。排于《革》后，会意卦兼指事。取二阴为主动爻，九三独正为指事爻。以二阴之象取其尊，取其静；以九三之爻取其正，又诫九三勿妄动。故以“鼎”言之。鼎，名词动用，像鼎一样地做事。

13. ䷢晋卦。排于《明夷》前，会意兼指事卦。二阳为主动爻，居上而不尊，有名而无实；六二位正，为指事爻。六二为家中之女，二阳得贵于家中之女。卦辞写“晋”，意在讥讽“王母”的娘家一族掠夺君王的财富。“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是说康侯用君王尊贵的种马与自己的普通马交配，一天三次，极尽其能，不择手段抬高自己身份。

14. ䷡睽卦。排于《家人》后，指事卦。初九阳爻居阳位，独正，卦义起于初九。初九居位最下，理应见识低下，便出现了初九的“位正”与“位下”的矛盾。称其为矛盾，是因为作者难以接受。卦爻辞巧妙地把这种卦象变成初九的主观想像：初九自认为观点是“正确”的，其实与客观现实完全相违背，“睽”即为此义。“睽”为形声字，目癸结构。癸是十天干的最末一位，取义于卦象。目表示看问题。“睽”就是指最下等人看问题，是错误的世界观，这也是该卦的主题思想。六爻之辞完全出自这个主题思想。

六、《既济》、《未济》系列卦二

这一部分是在《既济》、《未济》二卦的卦形基础上 每变相连的两个爻就成为一个新卦。如既济卦，初爻二爻变化而得

井卦；二爻三爻变化而得节卦；三爻四爻变化而得随卦。未济卦，上爻五爻变化而得困卦；五爻四爻变化而得涣卦；四爻三爻变化而得蛊卦。共有 6 对 12 卦：

䷾ 既济 ䷯ 井 ䷻ 节 ䷐ 随 ䷶ 丰 ䷫ 贲 ䷴ 渐
 ䷿ 未济 ䷮ 困 ䷺ 涣 ䷑ 蛊 ䷷ 旅 ䷔ 噬嗑 ䷵ 归妹

其中《渐》、《归妹》二卦是初爻和上爻阴阳变化而产生的卦，不是相连的两个卦，也归入两爻变卦的系列之中。这些卦都是三阴三阳，但不管是阴爻还是阳爻都没有三爻相连。这就决定了这六对卦的卦象比其他类的卦相对复杂一些，无法按照一个统一的原则区分卦义，只能依据各卦的具体卦象作出解释。

1. ䷯ 井卦。排于《困》后，由《既济》卦的初爻、二爻变化而来。取八卦卦象，八卦䷵为水，本卦上为水，下为大水，如同井水一样，故卦爻辞主要围绕着井水展开来讲。卦辞以井水为例，讲解人的处事思想，一些表面上看似平常的问题，可能蕴藏着很深刻的社会问题。

2. ䷻ 节卦。排于《涣》后，会意卦，由《既济》卦的二爻、三爻变化而来。卦中阴阳等量上升，互相节制，又有竹节之象。竹子看似因节而断其长势，却正是由于其节才能够长得挺直坚硬。做人也是如此，能够节制才能够持续发展。

3. ䷐ 随卦。排于《蛊》前，由《既济》卦的三爻、四爻变化而来。会意卦，取三阳为主动爻。本卦阴阳爻数量相等，但阳爻在《屯》卦的基础上于四爻位上又增加一阳，得权得势；三阴爻都处在从属之位，上六之宗庙已是名存实亡。“随”就是追随阳爻，其思想核心为“识时务”，离弃衰颓者，追随新兴者。

4. ䷶ 丰卦。排于《旅》前，由既济卦的四、五两爻变化而来。象形兼会意卦，（1）三阴为主动爻，从爻位看，阴爻占据宗庙与权势之位，有阴胜于阳、下决于上之象，“王假之，勿忧，宜日中”。指出要借用这种力量，而不要与之对立。（2）其形像一只高脚盘子，盘中装满了食物，取食物之意。卦辞言“丰”，原意是盘子里装的食物丰满，用为动词，表示努力使粮食丰产。这样就将阴小之爻变为促进农业生产，将卦象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

5. ䷧ 贲卦。排于《噬嗑》后，由既济卦的五、上两爻变化而来。会意兼指事卦。两阳在初、上爻位有护卫之意；中间九三一阳，为武士爻，描写卫戍国君的武士。《广韵·魂韵》：“贲，勇也。”六爻辞描写虎贲战士的思想和行为。

6. ䷴ 渐卦。排于《归妹》之前，由既济卦的初、上两爻变化而来，会意卦。（1）从八卦卦象看，内卦之男娶外卦之女。（2）内外卦阴阳相交，有交合之象。卦辞言“渐”，爻辞皆言“鸿渐”，说明“鸿渐”是一个词，应该指雄鹰向雌雁作出的求偶动作，而“渐”是从鸿渐中拆出来的一个字。“鸿渐”在爻辞中以水边为最适宜的求偶交配场所，在陆地则凶。

7. ䷮ 困卦。排于《井》前，由未济卦的五、上两爻变化而来。会意卦，三阳为主动爻。（1）三阳被分割围于阴爻之中，表示君子的外在环境艰难困顿。（2）阳爻居于上下卦的中位，表示守中不变。《说文》：“困，故庐也，从木在口中。”这是“困”字的原义。《方言》卷十三：“困，逃也。”“困”应当看做是主动词，而不是被动词，是因仕途艰险而主动退隐于家乡的故庐中。《遁》指逃，是小人的行为；《困》指退，是大人的行为，故言“贞大人吉”。

8. ䷺ 涣卦。排于《节》前，由《未济》卦的四爻、五爻变化而来。会意卦，三阳为主动爻。九五居上卦之中，九二居下卦之中，上下之间各自为政，互不统领，散开最好，故卦辞言“涣亨”。“王假有庙”，商汤借天下涣散的时机建立了自己的宗庙。文王举此例意在表示自己也应像商汤一样，借天下涣散的时机建立自己的大宗庙，而后才能成为天下之主。

9. ䷱ 蛊卦。排于《随》后，由《未济》卦的三、四两爻变化而来。会意卦，三阴为主动爻。三阴居于君、臣、民位，是极坏之卦。蛊，是含毒的百虫相互残杀后最终的生存者，取竞争优胜的原理。卦辞将阴爻视为继承父业的儿子，在现实社会中经过残酷激烈竞争脱颖而出者方可胜任。有异于后代所推行的长子继承制。《随》的三阳居于强势位，是阳爻中的创业卦；《蛊》的三阴居于强势位，是阴爻中的创业卦。创造新的事业，就必须打破传统观念，以竞争出人才，而不用庸才，“蛊”的字义及其作为卦辞所包含的重大意义也就在这里。元亨，如此国家才会兴旺、富强。

10. ䷷ 旅卦。排于《丰》后，由《未济》卦的二、三爻变化而来。会意卦。《晋》卦䷢二阳在上，取卦的上下之意，是贵而无位；《旅》三阳在上，则没有贵象，所以取内外卦的角度来写。三阳在外，又不居主位，如同常年寄居他乡之人。卦辞言“旅”即为此义。小亨，小人亨，或是说在家为大人，外行他乡则不可托大，才可被人接受。

11. ䷔ 噬嗑卦。排于《贲》前，由《未济》卦的初、二两爻变化而来。会意兼指事卦，上下二阳为界，九四祭祀宗庙之意。“噬嗑”之意不明确，爻辞的具体含义尚为解出。

12. ䷵ 归妹卦。排于《渐》后，由《未济》卦的初、上两

爻变化而来。取八卦之象，（1）内卦之女嫁外卦之男；（2）已嫁之女回乡省亲。

以上的卦数是 $8+12+12+6+14+12=64$ 卦，所有的六十四卦都包含在这六个类别中，每一个类别都有一套清晰的思路，每个卦都是这个共性规则的组成部分。这是实现卦象、卦义、文字三要素和谐统一的解卦方法。从分析的结果看，这六个系统所组成的卦象规则，应该说是《周易》六十四卦卦爻辞的创作思路，至于最后六十四卦的重新排序，又是另一个创作过程。

附：浅论“卦主说”

这里对与解卦有关的“卦主说”作一下剖析。卦主说是运用较多的一种取象方法。《易传》最早言及卦主，如《彖》注《无妄》云：“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但是《彖传》对于卦主表述不够明确，真正谈卦主并广泛应用者是西汉的京房。在《京氏易传》中，京氏大量地运用卦主说注经。而将卦主作为理论系统提出来的的是魏晋王弼，他认为：

凡《彖》者，统论一卦之体者也。《象》者，各辩一爻之义者也，故《履》卦六三为《兑》之主以应于《乾》，成卦之体在斯一爻，故《彖》叙其应，虽危而亨也。象则各言六爻之义，明其吉凶之行去。六三成卦之体，而指说一爻之德，故危，不获亨而见咥也。《讼》之九二亦同斯义。凡象者，通论一卦之体者也。一卦之体必由一爻为主，则指明一爻之美，以统一卦之义，《大有》之类是也。

《既济》、《未济》系列卦二较复杂。

卦体不由乎一爻，则全以二体之义明之，《丰》卦之类是也。

王弼指出，爻以少者为贵，六爻中以数量少的爻为卦主，并以此来推断卦的主题思想，这种理论对破解周易卦象有很大的贡献，影响也比较广泛。清人李光地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卦主理论，并按照这种理论对六十四卦逐一进行分析，指出：

凡所谓卦主者，有成卦之主焉，有主卦之主焉。成卦之主，则卦之所由以成者。无论位之高下，德之善恶，若卦义因之而起，则皆得为卦主也。主卦之主，必皆德之善，而得时得位者为之。故取于五位者为多，而它爻亦间取焉。

又把卦主分为成卦之主和主卦之主。李光地用“卦主说”强解六十四卦，暴露出了许多矛盾。

其一，以五爻为“主卦之主”不恰当。五爻爻辞的内容一般体现出卦辞的主旨，在每个六爻卦中都是固定的，应该属于爻象范畴，说其为“卦主”未尝不可，但不应作为卦象来使用，更不能颠倒过来，把卦辞依附于五爻来解，所以“主卦之主”的说法没有道理。

其二，“成卦之主”难以分辨。卦主说没有统一的规则来确定在不同的卦中，阴爻和阳爻哪个是“卦义因之而起”之爻，其“成卦之主”很大程度上是依据解《易》者的主观成见来认定，以自己创造的理论去片面解释卦爻辞。下面举几个例子作一下分析：

王弼：《周易略例》。

李光地：《周易折中·卷首》。

《剥》以上九为主，阴虽剥阳，而阳终不可剥也，故为卦主。

此说之意，“剥”是个主动词，阴气上升而剥阳，五阴是剥者，上九是被剥者。既然上九是被动者，又如何成了卦主呢？《正义》曰：“剥者，剥落也。今阳长变刚，刚阳剥落，故称‘剥’也。”此“剥”又为被动词，是因阴长而阳被剥落，上九成了剥落者。剥的含义究竟应该从主体的角度理解呢，还是从客体的角度理解呢？谁又是主体，谁又是客体呢？始终无法弄明白。说明卦主理论对主体和客体的认识比较模糊。其实，卦辞写作的思路是很清晰的，“为主”者，必定是卦的主体，是主动者。如果说上九是卦主，上九就应该是卦的主体，是卦辞所说的“剥”者，而不是被“剥”者；如果说阴爻是卦主，阴爻就应该是卦辞的主体，五阴是剥者，上九是被剥者。我们确定某一卦的卦主，一是要符合卦象的整体规则，二是必须从《周易》创作者的角度出发，以卦辞为标准，符合卦辞所提示的才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因为我们的工作解释卦爻辞，而不是用自己创造的规则去改变卦爻辞的思想。

《履》以六三为成卦之主，而九五则主卦之主也。②

《彖》曰：“履，柔履刚也。”六三以柔履刚之说显然对“虎尾”一词有误解。“虎尾”是被履者，是表面上的弱者。五阳践一阴、以强凌弱、以刚履柔才可称得上是履虎尾。如果卦义是“柔履刚”，以六三履五阳，就会直接写“履虎”，而不是“履虎尾”了。以六三为卦主改变了卦爻辞的主题思想，诚不可取。

② 李光地：《周易折中·卷首》。

《大有》以六五为主，盖六五以虚中居尊，能有众阳。故《彖传》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①卦爻辞中，“大”统指阳爻，“小”统指阴爻，卦辞既然写“大有”，阳爻肯定就是主动爻，是卦的主体。如《小畜》、《小过》皆以阴爻为卦的主体；《大有》、《大壮》、《大畜》、《大过》，皆以阳爻为卦的主体。卦主说“以六五为主”与卦辞“大有”之说相违背，难以成立。

《遁》之为遁以二阴，则初二成卦之主也。然处之尽善者唯九五，则九五又主卦之主也。故《彖传》曰“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

此言初、二为成卦之主似有道理，但又言“九五又主卦之主也”，则又跑了主题。到底是初、二遁呢，还是九五遁？按阴阳消息之说，二阴有上升趋势，四阳当急流勇退。这种理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完全歪曲了《周易》创作者的初衷。试问，历史上可有一例当权者急流勇退之事？所谓孙武、范蠡之退，是因为在与敌国作战时，这些谋臣与君王同处在一个集团中，共为强者，战争胜利后，对立面消灭了，他们意识到矛盾将要发生转化，君王“可共患难而不可同富贵”，自己就会变成被煮的“走狗”，成了相对的弱者，不走更待何时？当旧的社会矛盾解决后，新的矛盾就会产生。战争的结果是强者消灭弱者，之后，强者集团内部又将分化出强者和弱者两种力量，其结果仍然是强者消灭弱者。这种矛盾的演化规律一般人难以意识到。《系辞》：“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只有智者才能预见到这种矛

^② 李光地：《周易折中·卷首》。

盾的转化，而且其不仅意识到，还在自己尚未成为弱者时就预先退了出来。急流勇退是遁卦主题思想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应用，其实际当退者仍然是弱者，而以九五为“遁”之主在现实中有失依据，在解卦中也偏离卦爻辞的思想。

由此看，“卦主说”有其对解释卦象的贡献，又有许多偏颇之处，将其作为一种卦象理论加以研究还可以，如果直接用于解卦则不可取。《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是推动万物生化最基本的两种因素，同时又代表两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卦辞或取阴爻为主体，或取阳爻为主体，判断卦象的思路是清晰的。“卦主说”混淆了两者之间相互对立又统一的社会意义，误解之处很多。如果我们仍然把“卦主说”奉为圭臬，在具体的解卦中，就会把解不通的原因归咎于卦爻辞本身，岂不悲乎！

第六章 卦爻辞蕴涵的朴素的辩证唯物思想

对周易哲学思想的认识，与治易方法有很大关系。《易传》是战国时期编写的一部解释《周易》的作品，其用八卦卦象解释卦爻辞，多有不切之辞。据记载，东汉时郑玄将经传合作一处，学易者皆经传合解，但以传解经往往有牵强附会之弊，使《周易》失去了原有的思想面貌。宋代大理学家朱熹提出了经传分治的观点，认为“易本卜筮之书”，伏羲之易和文王、周公之易“只是为占筮设”，“到孔子方始说从义理上去”^①。分治的理由是因为《易经》不包涵深刻的哲学思想。这样说又过于片面了。20世纪以后，随着与《周易》相关的出土文物的不断发现，经传分治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许多人始终认为，《周易》起源于占筮之卦，卦爻辞原本是筮辞，筮辞与卦象之间无逻辑的关系。这种看法说明了二千多年来的易学研究始终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还一直在围绕着《易传》所划出的圈子里转。本书关于周易卦象的探讨，为周易哲学思想的重新发掘奠定了基础，结合卦象规则，完全可以体味出卦爻辞内含的哲学思想，周易决不是单纯的卜筮之书。应该说，《易传》对

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十六。

周易哲学进行了深刻地发掘和阐述，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哲学著作，尤其是其中关于天人之学的理论，把中国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历代思想家对《周易》和《易传》也多有论述。但由于本书所总结的筮法规则及卦爻辞含义与《易传》所论述的多有不同，卦爻辞所包含的思想内容也应该重新进行评价，故本文从这个角度探讨一下卦爻辞体现出的哲学思想，重点是它的现实意义。本人对哲学认识不深，分析如此深奥的内容难免有所偏失，只有尽自己的能力作一下浅显的探索，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哲学家的关注，以便进行更深入地探讨。

一、筮卦中的辩证法

（一）筮卦与占卜的区别。卜筮之法总体上讲是巫师们原用于沟通神和人的一种工具。在殷商的中晚期和西周一段时间里，主要使用龟卜之法。龟卜，是将龟骨和兽骨钻孔火烤，出现的裂纹称为“卜”，依据卜的形状断定人事的吉凶。殷商时代，迷信的空气笼罩整个社会。从出土的殷墟卜辞看，在日常生活中，事无巨细，都要先卜而后行，几乎到了无事不卜、无日不卜的地步。年岁丰歉、出入吉凶、旬夕安否、战争胜负、官吏黜陟、疾病轻重、妇女生育，统统都在问卜之列。而且一卜总要连问多次，正卜、反卜、一卜、再卜以至于十几卜。因为它大多只是商王室占卜之辞，程式千篇一律，内容简单异常。以一条完整的卜辞为例，是由前辞（有的叫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个部分构成。前辞记卜占的天日和贞人名；命辞是命龟之辞，如问有祸无祸；占辞是根据卜兆来判断吉凶祸福；验辞是记所卜事情的应验情况。此外，在卜辞旁边还有

一、二、三、……的数字，有的还有“小告”、“一告”、“大吉”、“不玄冥”、“丝用”等字样。甲骨学上把这些称为“兆序”和“兆记”，所有这些都是公式化的。直至西周时期，龟卜仍然发挥着主要作用，《周礼·春官·宗伯》：“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专门记载龟卜之法。兆体非常复杂，卜辞则很简单。到西周时，还设有专职的“太卜”为周王行“卜”事。

筮卦本身与占卜在功能上应该是相同的，也是用于沟通神与人，但推断的方法和过程却不同。筮法的起源完全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伏羲时代。《周礼·春官·宗伯》：“筮人，掌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三易中，《连山》、《归藏》作为前朝筮法都已佚失，只有《周易》流传于世。《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阴阳只有两性，在六十四卦中推演起来却千变万化。周易的卦体是由阴阳组成的筮卦符号，卦爻辞用于判断吉凶。卦体和卦辞是固定不变的，但对对应现实进行解释却很复杂，一般人即便是专业人员也很难掌握。因为筮卦本身有一套复杂的解释规则。

《周易》是在筮卦原有框架的基础上填写卦爻辞而成的，它从形式上借用筮卦丰富的辩证法体系，根据周文王个人对六十四卦的理解，形成了新的卦象规则，又按照这些规则填充卦爻辞的内容，去解释自然、社会。所以看上去周易的卦体和答案是固定的，但对具体问题的解释却是复杂的；龟卜的形态是复杂多变的，对具体问题的解释却是简单的。其原因就在于龟卜是纯粹的占卜，而周易却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

（二）筮卦中辩证法与宗教巫术的区别。从《左传》、《战国策》的一些记载和后来派生出来的诸多象数易，如《京氏易

占》、邵雍的梅花《易》等以及一些其他民间方术看，人们借用《周易》的筮卦框架同样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其中很多具有巫术色彩。《左传·闵公元年》：

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

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六体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这是较早应用周易进行预测的记载，它不用卦爻辞，仅用八卦卦象就可以对许多事情作出预测。《京氏易占》借用周易六十四卦的筮卦结构，将八宫、世应、飞伏、五行、六亲、六神等内容填充进去，对人们的现实问题作出预测，至今仍被广泛应用。由于人们应用筮卦时始终没有脱离这样一种传统意义的范围，就给人们造成了《周易》是宗教神学的印象。如果从周易在社会上的实际应用看，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用于探讨《周易》古经的哲学思想，则有失偏颇。究其原因，一是《易传》将筮卦的辩证法体系零割开来，失去了整体性，同时又把原有的筮法体系和卦爻辞分割开来，或者只解卦爻辞，或者将卦爻辞与一些似是而非的“卦象”相联系，形成了被误解的周易思想，其后的学者又盲目地将其奉为正宗而不敢有所突破。二是辩证法体系过于依赖巫术的应用，而没有作为独立的体系进行加以研究。像“八字算命”、“梅花易占”属于预测学的范畴，它依赖于某些辩证法的思想和推论方法，只有在这里，辩证法才大显身手，哲学成了宗教巫术的侍女。三是形成了事实上的将辩证法和卦爻辞相分离的历史传统，周易学者都以解释《易经》、《易传》为己任和荣耀，而民间则从周易辩证法体系中抽取了宗教巫术的成分应用于各种社会行为的预测。原来的一个

整体分成了后来的两个体系。

周易筮法历代相传三四千年而不绝，不光是因为人们对宗教巫术的盲目崇拜，还因为它蕴藏着极其周密的辩证法体系，这个辩证法的强磁力吸引着历代的学者们潜心研究，只是始终没有破解出这一古老的哲学奥秘。把周易筮法和卦爻辞结合在一起看，六十四卦的卦符是周易哲学思想中辩证法的基础框架，如果没有这些框架，周易的思想就无法体现；卦爻辞是周易哲学思想的实质内容，没有卦爻辞的延伸和变通，卦符就只是一些死的、无用的框架，卦符中的辩证法也就无从依附和存在，只有把两者融合在一起，才能看到完整的周易思想。例如：

䷌ 《同人》：“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1）根据卦象规则，《同人》在对卦中居前，取少爻“六二”为卦义的主体，六二以阴柔居内中，应取守势；（2）卦象中，六二居内中，有家族的凝聚力，取团结之意；（3）九四居外卦，取境外之事。“乘其墉”，柔弱之旅境外遇敌，虽有“乘”为战车，但攻之必败，逃之受辱，这时最好的办法是将战车排列起来，像城墙一样保护着战士，战士就会同仇敌忾，入死地而后生。“弗克攻”，没有谁能战胜这样的军队。

䷖ 《剥》：“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1）卦象主动爻上九虽不居尊位，但为六爻之长；（2）爻象六五居尊是五阴之长。这句爻辞讲的是“长”的管理之道。“贯鱼”，是对卦象的形象的解释：一只手只能拿一条鱼，如果用枝条把鱼穿在一起，只需抓着枝条就可以拿很多条鱼，这个枝条就是六五。为什么这样说？从卦象看，上九不居尊位，众阴爻不会服从上九，如果让六五去领导同类四阴爻，上九只要控制住六五，就

等于控制住了所有的阴爻。就如同让王后管理众嫔妃和宫女一样。从应用上讲，武王伐纣以后，他让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去管理商的遗民即同此理。

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没有卦象规则，我们就无法准确理解爻辞的思想内容，同样，没有卦爻辞，卦象也显现不出来。抽象地讲，卦象就是周易的辩证法体系。如《同人》卦，将卦象规则用在九四爻中，通过“乘其墉”的实例，得出了“团结就是力量”的结论。《剥》卦将卦象作用于六五爻象，再通过“贯鱼”这一司空见惯的现象，说明抓住主要矛盾带动解决次要矛盾的哲学原理。

筮卦是早于《周易》就有的，筮卦在筹算的时候只是一种道具，形成卦体后就具有了完整的推论体系，它本身并没有现实的思想内容。只有你加进一些具体内容，借用这一辩证体系去论证你的思想时，它才有了生命意义。周文王能够写出表达当时政治斗争内容的《周易》，正是借这一框架所提供的逻辑上的帮助。可以说，这个框架是古代哲学史上最完美的一个辩证法系统。周文王之所以选择该框架进行写作，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还没有产生一种体裁能够全面地表达思想，而筮卦本身就是一套结构严整的逻辑系统，极有利于表达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二是迫于形势。周文王被商纣王在羑里关了七年监狱，差点丢了性命。在这种情形下，是万不可直抒胸臆的，所以卦爻辞中的语言比较隐晦，只能看到一半的思想，另一半思想都在卦象中隐藏着，只有懂得卦象才能读懂全部思想含义。严格地说，卦爻辞所表达的是包括自然、社会、思维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经验之谈、哲人之思，是理性的，还不属于哲学思想。惟有与卦体结合在一起，有了卦象中辩证

法的推论，才被赋予了丰富而深邃的哲学意义。

（三）筮卦的论证方法。我们通常认识世界的方法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上升到新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而《周易》不同，它运用的是演绎的思维方法，即从一般概念走向个别结论的思维方法。直接由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再到理性认识，即筮卦——叙事辞——断辞。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个感性认识看上去是没有的，这是由于千百年来的实践活动已经形成了经验之谈，从而忽略了认识过程的第一步。人们看不到第一个感性认识的形成过程，就很容易把它看成是宗教神学的哲学，误认为是用迷信的方法推论现实行为。由筮卦而产生卦爻辞，由卦爻辞而推论现实，总结卦爻辞，这套辩证法的应用程序是：筮卦之辞——现实情况——判断。如《左传·昭公十二年》有一段记载：

南蒯之将叛也……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坤卦卦辞已经被人们所认可，惠伯是将“黄裳元吉”作为坤卦的一般规律去衡量南蒯的行为，认为爻辞虽然元吉，但如果主观行为不符合爻辞所要求的行为标准，未必结果就吉，从而得

出“筮虽吉，未也”的结论，使用的就是认识——实践——认识的辩证过程。

六十四卦既成定式，卦象中就已经具备了普遍性的原理。卦爻辞中举出个别的例子，是对卦象的演绎。具体应用时，从求卦者的眼里，只看到了 筮 卦的运算形式，把结论看做是神的旨意，是天意；而对解卦者来说，为了把“天意”套现，必须运用某些哲学原理进行逻辑推论，即用筮卦的一般规则去推断卦爻辞的个别事情，再用卦爻辞的个别现象推论出一般规律，最后将一般规律拿到卦主面前，让卦主心有灵犀地推论自己面临的现实问题，这就完成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循环推论。

《周易》由筮卦和卦爻辞相结合的论证方法是：以六爻定其位；以阴阳定其势；以卦辞定其义；以卦爻辞假设其推论条件；以断辞作综合判断。如 ䷌ 《同人》：“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1）六爻定位在六二，居内中，起到团结人心的作用；（2）阴爻只六二一爻，弱于五阳，宜守不宜攻，这是其势；（3）以“同人”定其卦义，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弱势者团结如一人，最具有积极意义；（4）“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在战争条件下弱势者在境外将战车围如城，意为众志成城，此例是发挥卦义思想的最佳范例，同时为断辞提供假设条件；（5）“吉”是对前四项的综合评断。

所有卦爻辞大同小异，都在遵循这种论证方法，有些句子虽然极少，但所用的论证方法不能省略。如《恒》“九二悔亡”，只有一句断辞，它所包涵的内容可能更广泛，适用的范围更大。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断辞都是以假设条件为前提的，如果 筮 卦的人面临的现实情况与假设前提不符，就需要改变自己的主观行为以实现断辞的最佳结果；或是改变断辞所作的结

论，重新拟定一个断辞，但这需要完全吃透《周易》的规则和精神。如屯卦的思想是明静暗动，主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如果一个急于行动的人筮得此卦，动，就会像六三爻辞所写“往吝，，；如果不动，就会如九五所言“大贞凶”；“屯”的字义是现在不动，但要为将来动打好基础，如果筮卦者改变初衷，按照“屯”的意思去做，就会有“元亨利贞”的结果。这是单纯从《周易》应用的角度谈。卦爻辞告诉我们一些趋利避害的道理，关键是我们如何领悟、应用它。我们研究周易，主要是充分认识这些规则和精神，找出它的规律。形象地说，《周易》就如同是一个庞大的机器，它有一套精密的操作系统（卦象规则）六十四卦就像是 64 个不同样式的模具（卦体），作者把相应的材料（卦爻辞）放在模具中，这套操作系统就会自动地生产出产品来（断辞）。

《周易》所采用的是哲人的思维方式，他把卦体和卦爻辞这两种事物放在一起，只给出了答案，而把具体的推理过程留给读者，或者是解卦的人——这就是筮卦的论证方法。

二、卦辞中的哲学思想

（一）《周易》哲学思想的意义。

1. 《周易》具有深邃的哲学思想。举《乾》卦为例：龙是上古神话中的神物，它可以上天，又可以入水，但不应该把它看做是爻辞的主角，因为我们所知道的龙是为人服务的。如黄帝乘龙上天、女娲乘龙上天、夏后启乘龙上天等，乘龙者都是德行圆满的造物者、圣君。爻辞以龙为素材，只写龙而不写圣君，意在说明有德行的圣君不光是包括以前的，还包括后来

者，但要有圣功才会有此圣行——即乘龙上天。上天的意义还在于，人的奋斗没有止境，有了成就不能自满，应当像圣人那样，追求更为完满的目标。爻辞是字外有意，字内亦有意。上古传说是当时的主要文化形式，“多识前言”^①，应以上古传说为“前言”的主要内容。所以把传说、卦辞、爻辞、卦象规则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清晰地看到其中包含的哲学思想。

卦爻辞一般写得比较简约，是由于文字处于相应的发展阶段，还有筮卦格式的要求。卦爻辞写得越是简单，就越能包涵进更多的思想内容。卦爻辞不明确表达思想，一是由于政治斗争的因素，二是有筮者专职于解卦，所以《周易》的哲学思想也可以说是解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这恐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应该说这也是中国文学形成含蓄特征的根源之一。

《易传》是一部解卦的书，应当能够表述《周易》原义，可惜的是，《易传》的作者没能准确领会到卦象的规则，没法解读出原作的思想，因而他只能代表自身，而不能代表《周易》。只表达了战国时期的八卦哲学思想，而不能代表商周之际的哲学思想原貌。

再者，《周易》与《象》所表达的是霸、王之道，他能够高屋建瓴地论述哲学思想；而儒家倡导的是“士”阶层的入世哲学，“仁”、“义”、“礼”都是站在“士”的角度进行论述，是一种上辅君王、下安民众、中通仕途的仕宦之道，两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记载：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推销儒家的仁、义思想，而不为梁惠王所用，可见，儒家思想只能用于治理国家秩序，而不能用于乱世中的兴国、强国。道家和儒家都在《周易》中汲取营养，培育自己的哲学体系。人们一般认为，儒家讲的是入世哲学，道家讲的是出世哲学，那么《周易》的哲学思想偏向哪一方呢？都不偏向，因为两者的概念不一样。人世也好，出世也好，都是讲“士”的概念，表达“士”的思想，人世是为了博取功名，出世是为了抛弃功名，而《周易》表达的是君王之道，统治天下之道。《师》“上六大君有命 开国、承家 小人勿用”，《剥》“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是说君王不会独吞胜利果实，追随君王奋斗有功的人，都会有所赏赐。语气里带着王者的气派。只是卦爻辞写得比较厚重、平和，不易发觉。

2. 《周易》是周文王的治国大纲。《周易》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变革、发展，是积极向上的，反映了新旧交替这个主旋律，它赞美新生的事物，抨击守旧的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但周文王不同于其他哲学家。他首先是一个国君，是一个政治家。《吕氏春秋·古乐》记载：

周文王处岐，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

“殷可伐也。”文王弗许。周公曰乃作诗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绳文王之德。

文王不急于伐殷，自然有他的想法，也可能是在军事力量上还不够以一举消灭商王朝的统治，但他最关心的，可能是在推翻商王朝后怎样才能保持新建王朝长久的国运。周朝历时近八百年，是中国出现国家以来年代最长的朝代，如果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政治纲领和一系列深刻而丰富的哲学思想为指导，是无法实现的。《周易》正是这么一部书，它把周文王所经验的、

忧虑的、希望的，都变成文字留给了继任者，留给了后人。屯卦，指出在条件不成熟时，应当在政治上打好基础；革卦，指出要革命的最佳时机；无妄卦，指出革命胜利后应当怎么办；乾卦，指出敌人被消灭后，不能自满颓废；小畜卦，指出力量弱小时应当积极积蓄力量；夬卦，指出得志时不可盲目自大；蒙卦，指出学习知识要善于独立思考；蛊卦，指出讲竞争才能出人才。周易六十四个卦，就是六十四种治国方略，所表达的政治谋略和管理思想，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 周易思想的目的在于修正自己。卦爻辞在现实生活中有两个作用，一是判断求卦者欲行之事的吉凶；二是可以根据卦象和卦爻辞中所设定的条件及由此得出的判断来调整求卦者认识问题的角度，而这正是《周易》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人们往往把第一个方面看做是卦爻辞的主要功能，而忽略第二方面的功能。其实，后者才是《周易》的主题思想和价值所在。

如《屯》“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说一个人休养得脑肥体胖。如果是平民百姓，这样做吉，因为说明生活水平提高了，是好事；如果作为统治者，这样做则凶，因为一旦只顾享乐，没有进取心了，离毁灭也就不远了。领导者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纠正自己的消极享乐思想，锐意进取，也就不会“凶”了。再如《剥》“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作为君主，如果只想躲在宫中享受床第之乐，纵欲无度，对宠幸的女人言听计从，就会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这样做必凶无疑。如果反过来做，远离女色，就不会有凶了。还有《讼》“九五讼，元吉”。为君者，行得正，坐得直，还怕受到别人的责难吗？把道理争论明白了，才会相安无事。如果惧怕对方人多势众，不与他们争辩，就会有“凶”了；或是不通过争辩让臣子们心服

口服，而是搞“一言堂”，激化对立矛盾，也会有凶的。

这些例子都说明《周易》对人们思想上的指导意义远远大于直观上的“吉”、“凶”含义。要追求这种效果，并不一定局限于筮得某卦某爻，只要能够理解卦象和卦爻辞的含义，对号入座，就能够找到适合自己所需要的答案。在《左传》中就写有这样的例子：《左传》宣公十二年，在晋国和楚国的一场战争中，晋国的先穀不服从命令，率领自己的部队过黄河追击楚军。晋国的一个人知庄子说：

此师殆矣！《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

还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楚王要求郑国的国君亲自到楚国聘问。郑国的子展批评楚王说：

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

知庄子和子展都没有占卦，可是他们引用《周易》的师卦和复卦的爻辞，对号入座，来断定先穀和楚子的凶祸。前一个指出先穀的行为与师卦初九爻辞相同，不服从统一指挥的军队一定会有凶险。后一个指出楚王的国策迷失了正确的方向，正与复卦上六爻辞相同：有凶而无吉。这是早期应用周易的实例，它反映了《周易》对社会实践的指导意义。

（二）《周易》哲学思想的内容。《周易》的中心思想是探讨社会问题。可说是周代以前哲学思想的集大成，尽管我们还没有看到它之前的哲学思想形态。《周易》中的哲学是对社会实践进行总结的升华，它来自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他用一套

独特的理论体系，解决和指导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同时它又体现着发展自我、灭旧立新的政治意图，所以又具有积极的理想性。

1. 源于生活的哲理。《周易本义》注：“文王九十七乃终。”《国语·楚语上》：“《周书》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周文王经常参加生产劳动，接近民众，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在对筮卦填辞时，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情随地捡取，信手拈来，化平淡为神奇，一些很细小的事物也能提炼出深奥的哲理。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如：

《小畜》：“九三舆说辐 夫妻反目。”让小牲畜拉超载的大车，家庭主妇岂能不动恻隐之心？结果出现了夫妻之间完全相反的观点。比喻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当，会导致内部矛盾的出现。

《履》：“履虎尾 不咥人亨。”聪明的人知道，踩到虎尾肯定会受到老虎的反扑，所以不笑；欺负一个看似弱小的人，也同样会出现如此的结局。

《否》：“九五休否 大人吉。其亡其亡 系于苞桑。”用绑着葫芦渡河逃亡来形容小人的自私心。在危难时刻，他就不会与大人同舟共济了。

《蛊》：“蛊元亨。利涉大川 先甲三日 后甲三日。”用蛊来代表选贤任能、继承大业的选拔接班人的标准。

《大畜》：“六四童牛之牯 元吉。”六五豶豕之牙 吉。”小人不得不养，又不得不防，以此来形容养小人的方法。

《咸》用“拇”、“腓”、“股”、“脢”、“辅、颊、舌”等人体的不同部位来说明对一个集体要像人体部位一样，既要分工

明确，又能够协调一致。

《大壮》：“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用羝羊触藩来形容不同的行事方法将产生不同的结果，柔终能克刚。

《晋》：“九四晋如 鼫鼠，贞厉。”用 鼫鼠来形容那种本身无能却又处处显能的轻浮之人。

《睽》：“六三见舆曳其牛 掣其人 天且剿 无初有终。”把每天都能看到的牛拉车的情景倒过来写，描写了无知之人的可悲、可叹、可哀。

《夬》：“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此人原本贫穷，可手里一旦牵了只羊，就认为自己成了有身份的人，形容小人得志的心态。

《萃》：“六二引吉 无咎。”引的本义是开弓，弓弦呈弯曲之状。豆类作物在出苗时总是先拱出腰身，头仍扎在土里，如同“引”状，当豆芽粗壮到一定程度时，它的头部自然会挣脱土壤的压制。做人也同此，一个人在弱小的时候，要积蓄力量，含而不发，等待时机。过早伸头者最容易挨打，而自己却没有能力反抗。

《困》：“上六 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 有悔’。征吉。”用抓着峭壁上的葛藤之险来形容伴君如伴虎的心情。

《旅》：“初六旅琐琐 斯其所 取灾。”用“旅琐琐”来形容稍有钱财的小人到处炫耀自己而招致“取灾”。

以上这些例子，可说都是生活中的经验之谈，但它们所表达的不是简单的经验，也不是一般的生活哲理，而是由此及彼、由个别到一般的具有普遍性的哲学。筮卦的目的是对当前之事进行预测，筹算出来的卦爻辞往往与预测之事不相符，负

责筮卦的史官将卦爻辞中的生活经验之谈转化为具有普遍性的一般规律，再将这一般规律套用在所要预测的事情之中，这样就完成了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推论过程，所以卦爻辞中的这些经验之谈最终转化为哲学思想，才能完成它的应用过程，这在实践中是很有普遍性的。

2. 揭示社会发展的两种动力。从基本规律看，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对立和斗争，导致了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一个是事物自身存在的生生不息、世世繁衍的本能，推动着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离》卦的卦辞所谈的正是社会发展中这两种交互作用的哲学概念。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离”所讲的是蚕茧生蛾的过程。蚕吐茧到蛾破茧而出，是一个由生到死再到生的自然进化，蛾生卵而亡也是一个因死而获生的过程。这种事物的发展是一个悲壮的生死劫，它揭示了新生命诞生的前提是旧事物的消亡的规律。当不同的社会集团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新生的、进步的力量往往会战胜守旧的、落后的力量并取而代之，这也是周文王所选择的方式。“九三曰：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人到老年，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敲着破旧的瓦罐唱歌，这是垂死的前兆。“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蛾子咬破了蚕茧出来，蚕茧成了废弃之物，蛾子也投火而亡，对立双方出现了同归于尽的结局。“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出”生者吉，旧亡者则“涕沱若，戚嗟若”。最终出现了旧者亡、新者生的完满结局。“离”的含义都在爻辞中得到了充分展示。

“畜牝牛吉”，指的是社会发展的另一种动力，是自然的力

量，旧的仅需要付出，新生者则生生不息，学习、创造、进步，世代延续，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这句话写在卦辞的后半部分，说明作者将两部分看做是发展的接力过程，眼前需要做的是“离，利贞，亨”，即破旧立新；后面再要做的是“畜牝牛，吉”，即世代相传“子孙永享”^①。

3. 从卦象中看阴阳变化的意义。以往分析卦义时，常常将彼卦变为此卦作为一种卦象来讲，如朱子在《本义》解析《随》卦时，“随，从也。以卦变言之，本自《困》卦九来居初，又自《噬嗑》九来居五，而自《未济》来者兼此二变，皆刚来随柔之义。以二体言之，为此动而悦彼，亦随之义，故为随。”这样就以卦象的外在形式代替了六爻之间的内在因素，把卦体形式上的不同看做是卦与卦之间的联系和转化。其实，六十四卦中的每一个卦都是由两个八卦组合而成的，是各自独立存在的，不存在由某一卦演变为另一卦的关系。一般来讲，我们在分析卦义时，应该把筮卦的外在形式看做是不变的，独立存在的。但卦和卦之间也有卦义相互关联的情况，有以下几种情况：

(1) 多个卦之间。《周易》的着力点在于对形势的把握，根据阴阳数量的变化，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这个“形势”涵盖着从极大到极小，从国家与国家、人与人以及自己生命历程的把握。如“元亨利贞”系列卦，䷂《屯》、䷐《随》、䷰《革》、䷋《无妄》、䷀《乾》的阳爻势力呈递进状态，卦义也呈递进状态，表明阳爻由弱到强的转变。

(2) 对卦之间。如由䷌《萃》到䷭《升》，阴爻在“上卦”

由短变长，由一阴在上生长到《升》的三阴在上，反映了事物生长的必然性。通过卦形外在的变，反映卦义内在的变，但这种转化是在对卦之间存在的，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表现了由小到大的乐观主义和奋发向上的精神。

(3) 卦的自身变化。在一个卦中，卦体部分的爻性、爻位是固定不变的，为了通过这个卦体体现出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作者有时用假设的因素来激活它有益的一面，这样就使这个卦义具有了持久的生命力。如《大过》卦辞：“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卦象四阳被二阴所围，卦辞的意思是，当你处在困境中孤立无援时，首先要克服恐惧心理，从精神上超越过去的自我，就像屋脊一样，挺起身来做人。由懦弱之人变化成一个强人。还有䷛小过卦，也是表达自身的转化，阴小之爻由下二位越过阳爻上升为卦体的上二位，这是一种质的飞跃。

4. 中行的思想。“中行”是周易哲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做事情不可过激，但不同于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是讲要遵守礼法，重在一个“守”字，“礼”的意念出现在行动之前；“中行”是讲主动进取，只是在行动中不可过于逞强偏激，重在一个“行”字，“礼”在行后。

(1) 因位而“中行”。爻辞写“中行”，必须居位要中。因“象”写辞是《周易》的一个基本原则。

如䷗复卦，“六四中行，独复”。六四居五个阴爻之中，不恭上，不倨下，谓之中行。其位不尊，难以约束众人，只好独自回来，这是弱者的中行。

䷊泰卦，“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九二居内卦之中，又位三阳爻之中，尊居中位，又得众

人帮扶，此为强者之“中行”。

䷗ 夬卦，“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五爻居上卦之中，但五阳爻的中位在九三，九五虽居尊位而不得众人聚力相助，其志骄意满，实则像苋陆一样脆挺而易折，只有行中道，深入群众中，得到群众的支持，才不会犯错误。此为虚而不实之人的中行。

(2) 未明写的“中行”。爻辞写中行，是因爻位有居中之实，中行而有益。有的爻位不居中，行事有过而不能自制，虽然未写中行，但从断词看，必须用中行的思想约束自己，方能免其灾难。如䷀ 乾卦，“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为上进之意，九三为极动之爻，白天晚上都在不停地做事情，此之谓“欲速则不达”，实际上是很危险的，故言之为“厉”。䷡ 大壮卦，“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九三为极动之爻，仗着阳爻势众，上侵居尊之阴，结果柔以克刚，九三之刚被阴柔所困。欲免“厉”之灾，必须用“中行”的思想约束自己，不可强出头。

5. 含蓄的哲理。《周易》的哲学特点是只有论点和结论，而忽略论证过程。其表达方式是言外有言，话中有意。你必须用逻辑推理才能领会到它的真实思想。如《井》“九三井谷射鲋，瓮敝漏”，这句话的直接意思是：你在井口用箭射蛤蟆，就如同将盛水用的瓮打破。它的第一层意思强调的是保护环境的重要意义。蛤蟆是井水的绿色卫士，如果没有了蛤蟆，水质就会变坏，人喝了这样的井水就会得病，既然井水变得不能饮用了，与没有水也就没有两样了。所以你用箭射蛤蟆，无疑就像是将自己家里盛水用的瓮打破而没有水可喝一样。第二层意思是，我们在做事情时，不论在哪个环节，都应保证它有

利于最终目的的实现，自始至终都要保持整体意识。䷗明夷卦：“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这句爻辞的深层含义是：商王用残暴的手段对待手下的大臣，大臣要想脱离灾难，必须乘坐健壮的马离开，自己拯救自己。理解这句话的关键在“马壮吉”，长途跋涉才会特意要求“马壮”。从六二爻位乘马车离开，又意味着离弃自己的国度，投奔外方。

6. 主观与客观。主观与客观同时也表现为表象与本质。看待问题有主观和客观的角度之别，也许你从主观上认为自己强大，而客观上并不如此；也许你认为别人是软弱的，其实那只是表面现象。《周易》在许多方面反复谈到这个问题，强调要正确地认识自己和别人，要从本质上看问题，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蒙蔽。

客观地认识自己。如䷡大壮卦，四阳势力盛于二阴，但其位不尊，就像是身体强壮而头脑简单的人，自以为强壮无比，实际上不堪一击；又像是一头强壮的公羊，自以为用坚硬的角可以顶破细弱的篱笆，而最终的弱者却是羊角而不是篱笆。这就是主观上盲目自大的结果。有一个“二桃杀三士”的故事，讲齐国国相晏婴只用两个桃子就杀掉了不可一世的三个武士，可说是“小人用壮，君子用罔”的生动体现。

要客观地看待别人。如䷉履卦，六三柔弱地孤立在五阳之中，且居位又不正，很容易被人所藐视，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勇者落魄的时候你所看到的可能只是老虎的一根尾巴，当他威风八面的时候，你才会看到这个百兽之王的全身，而那时可能为时已晚了。六三“履虎尾，咥人凶”，无知的人毫无忌惮地

践踏着虎尾，还在大笑，却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近在咫尺。“履虎尾，不咥人亨”，踩到虎尾而不笑，说明意识到危险，尚有挽回的余地。受“胯下之辱”的韩信当初就像一条被人践踏的虎尾，可后来却让世人刮目相看。《履》卦告诉我们，要从事物的本质上看问题，不能根据表面现象去主观地妄加判断。

要顺时而为。《周易》还告诉我们，应根据不同的客观形势而采取不同的主观行为。如《乾》“九四或跃在渊”卦中全阳，谓之乘势而起；《同人》“九四伏戎于莽”卦中主动爻独阴，取守势，谓之待时而动。《随》当新生力量获得道义和力量上的优势时，要及时地追随新生力量。

要正确认识主观思想和客观现实的差距。如䷊艮卦“艮”的意思是看问题不全面，能够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部，或是能够看到全面却看不到具体。“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只看到他的背，却不能看到他的全身；走到了人家的庭院中，却看不到庭院中的主人。这些都是最简单的事情了，只要再多看一眼就能够做到，但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还能做什么大事情呢？所以《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是说你考虑问题不要超出自己的职责范围。主观上差之毫厘，客观行为的结果可能会谬之千里。

用主观行为去改变客观现实。如《大畜》，卦爻辞是讲养小人的方法。“六五豶豕之牙，吉。”豶豕，阉割过的猪。爻辞写豶豕之牙，（1）只需要它发挥牙的功能，以吃饱为乐，不需要它有所作为；（2）阉割过的猪胖得快，而且不使它留有后代；（3）猪长大了，或供人食用，或祭祀上帝，任人宰割。爻辞完全尊重二阴爻所处的卦象，认为那些小人存在于尊贵之位，就有他生存的道理，关键是要把这些不利因素转变为有利

因素，使有害变为有益，使小人无法为祸将来。包含的思想就是发挥人的主观因素，去改变不利于自己的客观现实。

7. 以人为本的思想。《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敬而远之，近人而忠焉，赏罚用爵列。”殷人荒诞、愚昧，还保留不少原始风俗，处处相信天命，事事都要占卜。从甲骨卜辞内容看，几乎事事都要问卜，事事都要按照天意去做，甚至在周国大举侵伐商的属国，商王朝已经命在旦夕的时候，商纣王还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这种滥信天命的思想不会不对周的文化有所影响，再说文王写《周易》又是为筮卦填词，应该涉及到“天命”这个命题，如《师》：“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指出大人君子各有命运。《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指得到上天的祐助。《颐》：“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依据相貌判断其有好的命运。也可以说这种天命思想贯穿于整个古代哲学史。但体现在《周易》中，也只是卦爻辞极少的一部分。事实上，《周易》中极少以神灵为主题思想，它更重视人的力量，主张以人学代替神学。《周易》只是借用了神学的外在形式，其实内容上已经远远地跳出了神学的圈子。

首先，断辞中的吉凶祸福都是假定的主观行为的后果，是由人为所致，而非由上天所定。例如《咸》卦：“六二咸其腓，凶，居吉。”根据卦象的提示，爻辞作了两种假设，一是动，一是静，“咸其腓”即是动，“居”即是静，六二静爻居静位守中，静则吉，动则凶，所以爻辞写“咸其腓凶”、“居吉”。筮卦产生于上古时的伏羲，其神鬼莫测的应验至今无法用科学来破解，周文王在如此神圣周密的筮卦系统中，用客观行为去推

断吉凶，用现实存在的内容去注解辩证唯心的体系，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

其次，许多字在殷墟甲骨文中都是用于祭祀的祭名，如升：“王宾羌甲，升。亡尤？”宜：“共宜于妣辛，一牛。”还有御、福、沈、索、衣等字，是用来说明某种祭祀的形式，而它们在卦爻辞中却完全失去了祭祀的神光，变成了对现实世界描写的词句。

根据这两个方面的分析，《周易》思想相对于商王的唯神思想和其后的西周繁琐的祭祀神灵活动都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周易》中谈得最多的是社会组织、社会活动和社会矛盾，核心问题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主观因素是制胜的法宝，是贯穿六十四卦的中心思想，这种思想到了春秋战国才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第七章 《周易》占断用词及词组解

卦爻辞由三部分组成：客观条件、主观行为和结果。卦象、爻题属于客观条件范畴；卦爻辞的主要内容是叙事部分，完整的叙事内容包括客观现实和主观行为；占断辞即是这种主观行为可能带来的结果。如《履》卦，“䷉履虎尾，不咥人亨”。其中䷉是卦体，卦象表现为五阳势盛，主动；六三是武士爻，看似柔弱，实则凶猛。五阳用势盛之体践六三的柔弱之体，“履虎尾”即是形容卦象的这种客观条件。“不咥”，不笑，是在发生“履虎尾”后的主观行为，表示已经意识到以强凌弱可能带来的危险。“亨”是对叙事部分的一种占断，意识到危险而不笑的人才“亨”。“六三履虎尾，咥人凶”，指不知凶险而得意忘形的人就会有“凶”。“咥人凶”；“不咥人亨”，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不同的主观行为有不同的结果。所以，占断辞是在某种客观条件下，对假设主观行为所能产生结果的一种预测。

还有的爻辞中，只有占断辞，如《恒》“九二悔亡”，看似没有叙事部分的客观条件和主观行为两部分，只有结果一部分，但实际上在解卦时前两部分并没有省略掉。卦辞“恒”是前提条件，爻题“九二”是主观行为的方式，“悔亡”是其结果。要解释占断词，就不能脱离开产生占断词的前提，因为它

表达的是一种因果关系，没有因即没有果，有果必有因。因果关系是卦爻辞使用的主要思维方法。

《周易》的占断用词有亨、利、吉、无咎、凶、悔、吝、厉 8 个。亨、利、吉、无咎为好的断辞，凶、悔、吝、厉为不好的断辞。

一、吉、咎、吝

吉、咎、吝三字俱从“口”，是对某一具体行为的推断，是日常口头使用的断辞，从自身损益看，做得对就会“吉”，做得不对就会有“咎”；如果因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而受到别人的讥笑，就是“吝”。如：

1. 吉。卦爻辞共写有 147 个“吉”，均表示一种好的预期结果。与其他字组合在一起表示行为结果的有“贞吉”、“往吉”、“征吉”；表示特定人的有“元吉”、“大人吉”、“小人吉”、“大吉”；表示事情发展结果的有“初吉”、“中吉”、“终吉”。《屯》：“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往吉”就是说这样求婚是对的，此次前往一定能够成功，表示行为的结果。《泰》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商王帝乙用和亲的政策以求安定，“元吉”是指君王吉。

2. 吝。都写在爻辞中，表示因行为失当而受到别人嘲讽讥笑。共有 20 个“吝”：直接写“吝”者有 12 个；写“往吝”者 3 个；“贞吝”者 4 个。如《屯》：“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往吝”的意思是自己的力量太小，如果硬要前去充英雄，会受到别人的讥笑。《观》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如果君子也像小孩子一样因无知

而观看，就会受到别人的嘲笑。《恒》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不想替别人办事，却接受别人的礼物，这样做会受到别人指责。

3. 咎。咎就是错。《小畜》：“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意思是回来时还是走它自己熟悉的道路，又有什么错呢？一般“咎”都和“无”连用，组成“无咎”词组，共有 93 个。“无咎”有两种解法，一是指前面所说的行为没有错，常用于有争议的行为，如《师》：“六四师左次，无咎。”军队行进到敌国，不去攻打敌人，却驻扎下来，是不被常人所接受的，会被认为是怯战。“无咎”则意在肯定这种做法，没有错。还有如《乾》“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也是这种用法。另一种用法，是在“无咎”的前面已经有了一个断辞，如《临》：“上六敦临，吉，无咎。”这个“无咎”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只是起着肯定前面断辞的作用，即肯定“吉”的结果：得到“吉”的结果，不会有错。《师》“九二在师中，吉，无咎”，《复》“六三频复，厉，无咎”，“无咎”叠加在前一个断词的后面，意在加重断辞的语气。

二、亨、利、元

旧注都以之为筮辞，训为亨通。这种解释不全面。《文言》曰：“亨者，嘉之会也。”集合了所有的赞美之辞。“亨”作为断辞主要用于卦辞中，是对卦辞所含思想的全面肯定，如前面所讲的“履虎尾，不咥人亨”，认识到“履虎尾”的危险，不去做类似的事情，才会有前途可言。䷗“复亨”，五阴在外，一阳在内，只有回来，生活才有依靠。䷗“遁亨”，小者只有

逃离开这里才会有出路。䷮ “困亨”，隐居起来亨。这些都不能说明“亨”是指通达，所以很难用一句话准确地概括“亨”的所有含义。笼统地说，“亨”和“吉”一样，都是很好、对的意思。两者的区别在于，“吉”是指某一具体行为的结果，而“亨”是指对某种主观思想的推断，“亨”的涵盖面要大一些。另外，不应将“亨”解作“享”。如高亨释“亨”为享祀。廖名春统计，今本《损》卦“二簋可用享”、《益》卦“王用享于帝”、《困》卦“利用享祀”³个“享”字，在帛书《易经》中都写作“芳”，而“亨”字都作“亨”。芳是享的同音字，与“亨”有明显的区别。故“亨”与“享”不同义。

“亨”主要写在卦辞中，有 40 个。用在爻辞中，也表示较大的题材，如《否》卦，三阳爻在上，有大人之象，故初六、六二两爻才写有“亨”。《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描写上天之路。还有三个爻之“亨”与“王”相连，则表示拥有某种权力的意思。如《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指公可以代替天子发号施令。《随》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西山、岐山都在周境，意思是王把权力下放到了周。

《文言》曰：“利者，义之和也。”应该是针对行事的综合因素来讲的，表示有利于去做或有利于做某件事情。“利”不单独使用。通常有肯定式“有利于……”，如“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利见大人”；“利贞”也是肯定式断词，表示有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第 321 页。

参见廖名春《周易丰卦卦爻辞新考》，载朱伯崑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 6 辑，华夏出版社 2000 年版。

利于这样去做。“对……有利”；否定式的用法是“不利于……”，有“不利有攸往”、“不利涉大川”、“无攸利”。

卦爻辞写有“元”27个，其中“元吉”13个，“元亨”10个。“元”的字义，《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广雅·释诂四》：“元，长也”。《周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有王虽小，元子哉。”《虞书·益稷》：“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都为“长”之义。《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作三军，谋元帅。”孔颖达疏：“元，长也，谓将帅之长。”国君、继位者、长者、最大的才可称为元。五爻为卦主，在卦中也可指五爻。象“大有元亨”，是指国家亨；“蛊元亨”是指家族亨；《睽》：“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元夫”是说这个人是最了不起的男子。

三、凶、厉、悔

“凶”与“吉”相对，是对某些主观行为完全相反的结论。

“凶”是最不好的一种断词，它所断定的主观行为，往往是以最常用的思维方式应用于社会实践而导致不好的结局。写“凶”的目的，就在于用辩证法的逻辑推理出隐含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些因果关系。直接言“凶”者有33处，如《履》“六三履虎尾，咥人凶”，有人喜欢恃强凌弱，仗势欺人，他所欺凌的人，都有可能是“虎尾”，一旦老虎现身反扑，“凶”将至矣。“凶”字与其他词的组合有：“征凶”10处，如《未济》六三“未济，征凶”，六三柔弱，不利征伐；“贞凶”有10处，如《随》九四“随有获，贞凶”，跟随别人出征，却将俘获的都据为己有，这样做岂不有凶？还有“有凶”、“终凶”、“凶

事，筹。

《玉篇·厂部》：“厉，危也。”危险。表示主观行为趋向于凶的结局。“厉”出现在爻辞中有 26 处，卦辞中只有 1 处。

《夬》：“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卦中五阳一阴，阳爻盛于极至，往往有过激举动，卦中描写的是以下犯上之人耀武扬威于王庭之上，对王室形成威胁，是“王”有危，表现在爻辞中，往往主动之人有危，如《大壮》：“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指用壮者有“厉”。26 个爻辞中，尽管内容不同，但“厉”的前提大致是相同的，即行事趋于极端而生“厉”。有一点需要注意，在九二或六二爻中都没有“厉”字，说明无论任何极端的思想，只要守于内中，以静制动，灾害都会消于无形之中。《震》六二“震来厉亿”，是由“厉”转为安，不以有厉论。

《周易正义》曰：“凡悔之为文，既是小疵，不单称悔也，必以余字配之。其悔若在，则言‘有悔’，谓当有此悔，则此经是也。其悔若无，则言‘悔亡’，言其悔已亡也，若恒卦九二‘悔亡’是也。其悔虽亡，或是更取他文结之，若复卦初九‘不远复，无祇悔’之类是也。”《朱子语类》曰：“悔属阳，吝属阴，悔是逞快作出事来有错失处，这便生悔，所以属阳；吝是隈隈衰衰，不分明底，所以属阴。亦犹骄是气盈，吝是气歉。”在卦爻辞中，“悔”一般不单独使用，大都与其他字合用，组成一个断词，有“无悔”（7 个）、“有悔”（4 个）、“悔亡”（18 个）三种。单就“悔”字讲，主观行事有违客观常理而失败，则有悔恨之说。卦辞一般都从积极的、有益的方面解释卦象，但再有益的行为也不会适用于所有的人，不同的爻次和阴阳属性总会有不同的解释，爻辞用假定的主观行为去改变

这种不足，就出现了“悔亡”或“无悔”的断词，如《同人》：“上九同人于郊，无悔。”上古时代，一个氏族就是一个自然的独立团体，团结一个氏族的人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团结氏族之外的人则难以做到，所以把“上九”这个最外之爻限定在“郊”的范围，团结本国境内所有的人，则“无悔”。反过来说，如果只团结“门”“宗”之内的人，或是团结自己能力达不到的“野”，就可能要“有”悔了。至于卦辞所言“同人于野”，是一个大的概念，有别于在每一个爻中都去实践的“同人”概念。“悔”是评价具体的行为，所以都写在爻辞中。写在卦辞的只有一处：《革》：“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革”取去旧生新之义，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体系也为“革”，但如此重大的主题决不可以随意为之，必须要选择极为恰当的时机，“巳日乃孚”即是指较为成熟的时机，所以说“悔亡”。反言之，如果在“巳日”之前即“革”，为不成熟，已至“巳日”而不革，为错过时机，都会有悔。“无悔”与“悔亡”意思大致相同。

四、贞

历代解易，对“贞”字误解尤甚。《文言》曰：“贞，正也。”这是历代解易的正统说法。但此说在很多地方难以解通，如“贞凶”、“贞厉”等。《说文》：“贞，卜问也。从卜、贝，以为贄。”此说一直未受到易家认可，殷墟甲骨卜辞出现后，证实了“贞”在卜辞中的“卜问”功能，《说文》的观点开始受到重视。甲骨卜辞中，贞写作“𠄎”，指主持龟卜的“贞人”，贞字的后面写贞得的结果。如：

乙未卜，争贞，王亥崇我；贞，王亥不我崇。

贞大（甲）宾于帝；贞大甲不宾于帝。

金文又在贞的字形上加形符卜。李镜池在《周易探源》一书中曾对“贞”字进行了充分论证，认为：“贞的本义，我们可以断定是‘问’的意思。甲骨卜辞中的‘𠄎’，是贞之于龟，周易卦爻辞的贞，是贞之于蓍。”^①认为贞的本义是问，用之于龟是卜问，用之于蓍是筮问。这是不同于《说文》之处。辛介夫则证曰：“小篆沿金文讹误作贞。甲文是假借字（原来可能是鼎字）金文改作形声字从卜鼎声。”^②“从卜鼎声”否定了《说文》的“从卜、贝”之说，似有道理，但又认为金文系讹误将鼎写作贞，恐难成立。古人说“仓颉造字”，其实造字者不可能是仓颉一人。同样，甲骨卜辞是商的文字，周也应该有自己文字的传承和特点。敝文以为，鼎乃国之重器，甲文以鼎为贞，表示卜国之大事；金文写卜鼎，属于对贞字的再造。另外，从内容看，《周易》与殷墟甲骨卜辞有所不同，卜辞重在对事的预测和结果，“贞”是表示占卜行为的发生；《周易》重在通过对卦象的解释揭示某种规律，对今后与之相类似的行为加以指导，所以“贞”的含义比“问”就更加深了一层，是具有代词词性的“卜问”，即该卦辞对什么人有利，或是怎样去做有利。

分析表明，“贞”首先是筮卦的专用字，其次“贞”在卦爻辞中又是动作性代词，即这样做（如何）。写在卦辞中，贞有的代指“卦名”，有的代指其他动词词组。写在爻辞中，代

参见李镜池《周易探源》，中华书局 1978 年版。

② 参见辛介夫《周易解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7 页

指爻题、爻象或前面的其他动词。

卦爻辞中，“贞”的用例很多，约有 180 多个。其中，用例较多的有“贞吉”35 个；“贞凶”9 个，还有其他各种具体写法。本文列举所有的写法，每一种写法举一个句例进行解释，以证实并非虚妄之谈。卦辞中写有：

1. “利贞”之类：

利贞—亨利贞—元亨利贞—小利贞—大畜利贞；

利牝马之贞—利君子贞—不利君子贞—利艰贞—利女贞—利居贞—利于不息之贞—利幽人之贞。

2. “贞”写在断词前面的：

贞吉—贞丈人吉—贞大人吉；

贞凶—贞厉—贞吝—贞疾。

3. “贞”写在后面：

可贞—艰贞—永贞—女子贞——得童仆贞—元永贞——不可贞。

4. “贞”写在中间的：

小贞吉—大贞凶—永贞吉—居贞吉。

下面按前面所排的顺序在卦爻辞中逐一进行解释，卦辞与爻辞都有的，选择卦辞。

《蒙》卦辞：“……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蒙卦是讲如何进行教育的。“渎则不告”是说如果他自己能够沟通、理解了，就不要再告诉他了。贞代指“渎则不告”。利贞，有利于按照渎则不告的方法去做。

《咸》卦辞：“咸亨利贞。”咸为动词。“咸亨”是指像咸一样去做亨。贞代指“咸”。利贞，有利于像咸一样去做。

《乾》卦辞：“乾元亨利。”乾是动词，上升之意。“元

亨利贞”是二个断词“元亨”与“利贞”的组合。元亨所断的是乾，利贞所断的也是乾。贞代指“乾”。利贞，有利于像乾一样去做。

《遁》卦辞：“遁亨。小利贞。”遁是讲二阴爻逃遁。阴爻又为小者。贞代指“遁”。小利贞，小者有利于逃遁。

《大畜》卦辞：“大畜利贞。”大畜”是讲大人将小者畜养起来，使之勿害于人。贞代指“大畜”。利贞，有利于像大畜一样做。

《坤》卦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安，贞吉。”坤卦六阴无阳，为群阴无首之象。“牝马”群放，以牡马为首，源于卦象，有随从之义。贞代指牝马。利牝马之贞，有利于像牝马一样去做。安，静，静待事变发展。贞，后面这个“贞”代指“安”。贞吉，像“安”一样做吉。

《同人》卦辞：“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 利君子贞。”同人”有万众一心之义。小人一心则有乱国之嫌。利君子贞，限定阶级，有利于君子这样做。贞代指“同人”。

《否》卦辞：“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卦象阴阳不交，各成宗派，为离心离德之象。贞代指卦象。不利君子贞，不利于君子这样做。

《明夷》卦辞：“明夷，利艰贞。”“明夷”指君主残暴不仁。艰，指勇于面对困难的思想。贞代指“明夷”。利艰贞，有利于用百折不挠的精神去面对“明夷”的境遇。

《家人》卦辞：“家人，利女贞。”二阴为主动爻，有女子安居之象。家人应作动词解：形成良好的家庭秩序。贞代指“家人”。利女贞，有利于女子这样做。

《屯》初九：“利居贞。”“贞”代指“屯”的初九之象。

初九是指要建立国家的基层组织。“居”是指行动于家中而不行动于外。“利居贞”，有利于在家中这样做。

《归妹》九二：“利幽人之贞。”九二动于内中，有欲嫁之象。幽人，隐居之人，认为隐居之人同待嫁之女一样，也到该出仕的时候了。贞代指九二爻象。利幽人之贞，有利于隐居之人这样做。

《升》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升”是讲农作物生长。冥升，夜晚也在生长。贞是指上六的生长之象。“利于不息之贞”，有利于不停息地生长。

《需》卦辞：“需，……贞吉。”贞代指“需”。贞吉，这样做吉。

《师》卦辞：“师，贞丈人吉。”丈人，老成持重的人。贞代指“师”，聚集众人或指挥众人。贞丈人吉，像丈人一样的人去指挥军队吉。

《困》卦辞：“困亨，贞大人吉。”困，隐居起来。贞代指“困”，贞大人吉，大人隐居起来吉。

《师》六五：“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贞代指“长子帅师，弟子舆尸”的现象。贞凶，像这样去做就凶。

《讼》六三：“食旧德，贞厉。”贞代指“食旧德”。贞厉，这样做很危险。

《泰》上六：“自邑告命。贞吝。”自邑告命，只能在城邑中发布命令。贞代指“自邑告命”。贞吝，这样做等于受到羞辱。

《豫》六五：“贞疾。”贞代指六五爻象。贞疾，这样做会得疾病。

《坤》六三：“含章，可贞。”含章，指六三爻象以小含大，

有大志。贞代指“含章”。可贞，可以这样想。

《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贞代指“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思想。艰贞无咎，在艰难的环境中如果有这种思想，就不会有错。

《小过》九四：“勿用，永贞。”勿用，不要去做。贞代指“勿用”。永贞，永远不要这样做。

《屯》六二：“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女是未婚女子，子是子女，贞代指“婚媾”。此贞保留了较原始的卜筮意义。子贞，问婚后生子情况如何。女子贞，女子问婚后生子情况如何。

《旅》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贞代指“怀其资”。“得童仆”相当于“贞”的结果。得童仆贞，这样做（怀其资）可以得到童仆。

《比》卦辞：“比吉。原筮。元永贞。”元，国家或君王。贞代指“原筮”的内涵意义。元永贞，按照“原筮”去做，可以使国家长久。

《节》卦辞：“苦节，不可贞。”苦节，以节制为苦。贞代指“苦节”。不可贞，不可像“苦节”一样去想。


《屯》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贞所代指的动词词组是“屯其膏”，即小人“屯其膏”吉，大人“屯其膏”则凶。

《贲》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贲如濡如，勇士苦练武功，汗水浸透了衣服。永贞吉，长期这样做吉。

《颐》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拂经，织布。贞代指“拂经”。居贞吉，在家中这样做吉。所以又曰：“不可涉大川。”

五、孚

过去孚皆作“信”讲。《说文》：“卵孚也。从爪，从子。一日信也。”徐锴注：“鸟之孚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孚，信也。”但此解在卦爻辞中多有不通之处。近人高亨则解为“俘虏”。辛介夫《周易解读》认为：“捕获的动作曰孚，因而被捕获的人或物亦曰孚。”此说亦需商榷。用“孚”者，卦辞中有 7 例，爻辞中有 32 例，俘获敌人或猎物仅仅是诸多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方面，何以会在 37 段卦爻辞中频频出现呢？再者此种解释也往往与卦爻辞的主题思想相脱离，很难将整个句子进行完整解释。

敝文以为，从甲骨文看， 从又从子，属会意字，“子”就是小孩子，“又”像是用右手招扶着小孩子，则“孚”是指学走路的孩子。用在卦爻辞中，泛指年龄较小的孩子，有时也指其他幼小的事物，如“豕孚”、“孚乃”等。总之，“小”是孚的主要字义。“有孚”则一般不限定年龄地指年轻人，直接指儿子时可以忽略其年龄。“有”是孚的词头。把孚训为未成年的孩子，符合周易所体现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一切社会活动最终是由人的行为产生的。卦爻辞对人的描写有许多分类，有：君、臣、民——成年人和未成年人——聪明人和愚钝之人——男人和女人——武士和百姓——盲动之人和沉静之人——强者和弱者——诚心之人和虚妄之人——上层人和下层人——有教养之人和没教养之人——众人和孤独之人等等。这里面，较为重要的是君和民，代表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层人和下层人，代表了富贵与贫贱；大人和孩子，

大人代表现在，孩子代表未来，表示着社会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趋势。卦爻辞用“孚”所描写的事物，往往意在说明未来发展趋势如何，且与现实形成强烈对比。下面，分别就卦辞和爻辞中的“孚”、“有孚”进行解析。

1. 卦辞中的“孚”，可以在卦象中得到印证。卦象阳爻为大人，阴爻为小孩，孚指筮卦中的阴爻。卦辞中有 7 例：

䷗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王庭指上爻，上六即为孚，是年幼之王。孚号，幼王哭号。

䷰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革为除旧生新，此孚从革，取新生之意。巳日乃孚，像巳时的太阳盛而不过，即形势完全有利时，才可建立新政权。

䷛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筮卦二阴被围在四阳之中，“中孚”指处于其中的孩子。

䷄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有孚指二阴爻，是处于上层社会的年轻人，故断其为“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有孚指二阴爻，是处于下层社会的年轻人，也可以理解为没有教养的年轻人，故断其“窒……不利涉大川”。

䷓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有孚指四阴爻，阴爻在下位，是愚钝的年轻人。

䷲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有孚指四阴爻。维，粗绳子，意指起主要作用，指二阳爻。二阳分别居于中位，四阴处在二阳周围，有孚维心，表示子女有崇尚权贵之心。

2. 爻辞中有 32 例：

《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

于食有福。”爻辞论述艰难困苦与福禄的辩证关系：你现在在困难中度过，却有益于以后的生活。不要忧虑孩子，他们在吃饭上将来是有福的。

《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不如邻家富裕，是因为对孩子没有加以约束的缘故。

《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六五位尊，孩子虽小，却处尊位，交胫而坐，一副威严之貌，故“吉”。

《随》：“九五孚于嘉，吉。”孩子受到赞扬。

《晋》：“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初六之孚是康侯家的孩子。罔，多义。罔孚裕，很多孩子，且过着富裕的生活。

《睽》：“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交孚，相交做了人家的儿子。没有见识的孤儿，见到一个男人，就认为他很了不起，结识并做了他的义子。

《姤》：“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此孚不指人，而是指小猪。瘦弱的小猪来回走动。

《萃》：“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萃指农作物之苗。“孚乃”，小苗生长得很难。

《萃》：“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萃有位，虽小但居尊位。匪孚，不同于一般的孩子。

《升》：“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孚乃，由小向上升，但很难。

《兑》：“九二孚兑，吉，悔亡。”孚兑，对孩子说话要和悦。

《兑》：“九五孚于剥，有厉。”剥是指以上制下，又带有贬义。九五之孚是君主的孩子。君主的孩子借父亲的权威压制下

人，是很危险的。

《比》：“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他，吉。”有孚指年轻人。有孚比之，自己的孩子来比附。盈缶，器皿中的粮食装得满满的。自己的孩子有饭吃，才会有其他人来比附。

《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此“有”似乎是多写之字。“血去惕出”为妇女临盆生子之事，六四之孚为初生之婴儿。

《随》：“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这句爻辞写文王长子留在商做人质，表明自己有随从之意。

《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终吉。”上九之有孚是将来要继承家业的长子，保持威严的样子吉。

《解》：“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君子善于解决问题，君主的儿子在他面前也没有了地位。

《萃》：“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萃指小，初六之有孚就像长不起来的幼苗，不会有好的前途。

《井》：“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好的井水让大家都能来吃，对孩子好，反映了因果报应思想。

《革》：“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改命是改朝换代之命。紧扣卦辞主题，由儿子去改朝换代。

《丰》：“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发，疑指武王姬发。有孚发，文王的儿子姬发。

《未济》：“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未济是指阴阳颠倒的现实世界。有孚是指将来要担当改造世界重任的人。有孚于饮酒，用饮酒来伪装自己，保护自己不受商

王怀疑和迫害。有孚失是，但如果像狐狸一样淹了头，说明这孩子还不善于把握时机。

《小畜》：“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挛如为相连。”有出息的孩子一个挨着一个，就比邻家富裕。

《中孚》：“九五有孚挛如，无咎。”中孚是指有教养的孩子。有教养的孩子一个挨着一个。

《解》：“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斯，分析。朋友都像孩子一样来听他分析问题。

《大壮》：“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有孚写在断词后面，意在加强语气：以为自己的脚力强健就可以征伐他国，一定有凶，只有年轻人才会这样做。

《革》：“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革言，讨论革命方案。三就，三个里面选择最好的一个。有孚，是文王对后继之君语重心长地叮嘱：一定要按照“革言三就”去做，否则，就会“征凶”。

《革》：“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大人虎变，是指变革之际的君主所为。未，将来。占，占卜。未占有孚，将来才能占卜后世子孙。表达了对后继之君的忧虑。

六、或

《文言》曰：“或之者，疑之也。”此解恐非“或”的本义。《说文》：“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段玉裁注此字曰：“《邑部》曰：‘邦者，国也。’盖或、国（國）在周时为古今字，古文只有或字，既乃复制国字。”孙海波《卜辞文字小记》：“口象城形，从戈以守之，国之义也。”敝文以为，

“从戈，，者，应从武，‘或’应指守国之人，而非指‘国’本身，并由守国引申为尚武之人。《周易》卦爻辞之‘或’皆为代词，作为主语写于动词之前，指尚武、妄动之人，或指动物。其写于三爻者 7 例，四爻者 2 例，上爻者 1 例。应以三爻为其正位，表示尚武、妄动之人。不写于三爻者，则有动物相应合，如《乾》九四为龙起；《渐》六四有鸿合。

《坤》六三：“或从王事，无成有终。”从王事即随王征伐。六三爻从武，“或”即指从武之人。

《讼》六三：“或从王事，无成。”或，同上，指从武之人。六三爻虽从武，但阴居阳位乃属弱旅，故两爻辞皆言“无成”。

《师》六三：“师或舆尸，凶。”或代指六三之师。六三乃柔弱之师，在弱于敌方的情况下，依赖“舆尸”，即寄希望于神灵的保佑，而不依照战争规律行事，这样的战争必凶无疑。

《无妄》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得之，邑人之灾。”此“或”应指所系之牛，人无动意而牛有动意，所以被行人得去。

《中孚》六三：“或鼓、或罢、或泣、或歌。”四个“或”字，皆代指战士，鼓、罢、泣、歌，比喻愈战愈勇。

《恒》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此“或”代指不当动而动之人。常言说“无功不受禄”，九三之人没有帮助别人德行，却接受别人礼物，“贞吝”即指这种不当行为的结局。

《小过》九三：“从或戕之，凶。”他国之臣来弑君为戕，或，代指杀君之臣。从或戕之，跟随他国之臣杀害自己的国君。

《乾》九四：“或跃在渊，无咎。”或字居三爻，一般指尚武之人；写于四爻，则指跃出地面的动物。此“或”乃指离渊腾空之龙。

《渐》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桷为树杈，“或”指善动之鸿飞落于树杈之上。

《讼》上九：“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上九高于三爻，为资深之老臣；写“或”字又同于三爻，属于尚武之人。锡之鞶带，指因战功而得官位。尚武之人不同于文人，性情耿直，不注重迂回婉转，故被“终朝三褫之”。

另：本文疑《损》、《益》二卦为后人篡写，所写三个“或”字在此不予探讨。

七、利涉大川

卦爻辞中“利涉大川”有 9 个，“不利涉大川”有 1 个。《说文》：“川，贯穿通流水也。”指江河。涉，《说文》：“徒行历水也。”段玉裁注：“涉，引申为凡渡水之称。”即由此岸渡至彼岸。利涉大川作为一个固定的词组有其特定的含义。宽阔的河水往往就是国与国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天然边界，渡过河也就等于出了边界。“涉大川”在卦爻辞中的意思就是出了周地。利涉大川包含着强烈的政治因素，所指的对象一般是孩子或年轻人。年轻人出了国界意味着去磨炼自己或建功立业。战乱的时代也是出人才的时代，出身高贵的人只有经过困难的磨炼和战火的洗礼，才能成为有用之材。利涉大川所体现的意义就在于此。卦象中有以下两种情况：

1. 根据阴爻所处的位置。阴爻之义为柔、静、女人或子

女，凡写“利涉大川”，就是将阴爻比做年轻人，而且阴爻应处在贵重之位。

䷄ 需卦中，“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二阴爻居于九五之侧，是身世高贵的年轻人，故“利涉大川”。

䷅ 讼卦中，“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二阴居下卦，是身份低微、没有前途的年轻人，故“不利涉大川”。

䷌ 蛊卦，“蛊元亨，利涉大川。”三阴处于极为有利的位置，将来一定能够形成气候，所以这样的年轻人“利涉大川”。

䷆ 大畜卦，“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二阴爻处于上卦，故“利涉大川”。

䷉ 中孚卦，“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卦辞的意思是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应当再出去经风雨，见世面。

2. 根据卦辞的思想。

䷌ 同人卦，“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此卦本不利于涉大川，但卦辞设定了一个前提，即必须“同人于野”，能够做到团结广泛的力量，有这种思想，才能够“利涉大川”。

䷿ 未济卦，“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三爻是武士爻，六三柔弱不能胜任。未济的意思指机会在将来，而不在眼前，所以说“征凶”，而应当出去磨炼自己，等待时机成熟再“征”，故“利涉大川”。

䷺ 涣卦，“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涣为散，为乱，乱世出英雄，这种时候最有利于出去，故言“利涉大川，利贞”。若不是以“涣”为卦辞，就不应写“利涉大川”。

卦爻辞中，凡是固定的词组都有其规律性的含义。“利涉

大川”就是卦象规则显示的一个结果。也有不和谐之处，益卦伪辞“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这个“利涉大川”写得没道理，三阴爻处在下互卦，是不利涉大川之象。看来篡改卦爻辞的人还没有吃透卦象的精髓。

八、利有攸往

卦爻辞中写有 12 个“利有攸往”，2 个“不利有攸往”。利有攸往与利涉大川所指的对象不同，“利涉大川”是指跨过边界，出去建功立业，一般是针对居于很好位置的阴爻而言，良好的位置是其关键，它象征着出身高贵，出去磨练一下是为将来美好的前途打下基础。这种出去重在参与。“利有攸往”与此不同。《说文》：“攸，行水也。从支，从人，水省。波。秦刻石绎山文攸字如此。”徐锴系传：“支，入水所仗也。”段注：“水之安行为攸。”“攸往”应指从水路前往，泛指到远方去。有，词头。有攸往，成为一个词组，指很远的地方。利有攸往，表示有利于到很远的地方。不利有攸往，表示不利于到很远的地方去。利有攸往是为了做事情或是完成某一项任务，侧重于出去的思想动机或对客观现实的主观认识，所以句子的前面往往设有前提，如：

《坤》：“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君子到很远的地方去，会迷失方向。

《复》：“……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晚年时能够回来，不忘故土，才有利于到远方去。

《无妄》：“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无妄”即是没有妄想，按照卦的主题思想和六二卦象，不存在有劳动

必有收获的思想时，才有利于到远方去。

《大畜》：“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甘愿做次要工作，才有利于到远方去。

《恒》：“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有愿意行善助人的思想，有利于前往。

《夬》：“……不利即戎，利有攸往。”有利于前往做“即戎”之外的其他事情。

《萃》：“……利有攸往。”愿意从小做起，则有利于到远方去。

《巽》：“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执行命令是小人做的事情，小人有利于到远方去做事情。

《贲》：“贲亨。小利有攸往。”小，指士兵，警卫战士与达官贵人相比，属于小的范畴。战士由小人充当，小人有利于到远方去。

《剥》：“不利有攸往。”剥”是讲用于管理内部，不宜用此方法去同外面的人打交道，所以讲不利于到外面实行这种管理方式。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如果不能正确地看问题，就不利于去做事情。

九、王假有家·王假有庙·王假之

假，《说文》：“假，非真也，从人，段声。一曰至也。《虞书》曰：‘假于上下’。”段玉裁注：“《又部》曰：‘段，借也。’然则假与段义略同。”《广雅·释诂二》：“假，借也。”假，可解为凭借、借用之意。王假，王借用……力量。太王、王季、

文王应是在武王克商后所追王，《周易》为文王所写，故卦爻辞中的“王”皆指商王。从内容看，这些卦爻辞都与创业有关，应指商的先王商汤。与“王假”相连的有“有家”、“有庙”、“之”，用在不同的卦中，体现了不同的内涵。

《家人》：“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有，名词词头。家，家族。王居九五之尊，有成王业之意。王假有家，王起先是借用家族的力量而成王。“家”成为王拥有天下的最基本的力量。

《萃》：“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说文》：“萃：草貌。从草，卒声。”萃指草，也指苗，指农作物生长初期的状态。庙，宗庙，指以宗庙团结同宗之人。“王假有庙”是说在商像“萃”一样力量尚小的时候，商汤是凭借着团结宗族的力量使自己强大起来的。

《涣》：“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说文》：“涣：流散也。”涣在卦中表示政局混乱，人心涣散。《史记·夏本纪》：“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乘人们怨恨夏桀的时候，“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商汤是凭借着宗族的力量，才得以成为诸侯之主，使自己具有了王的实力。所以此“庙”是商汤统一天下的强大力量。

《丰》：“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丰》的卦象阴爻占据上爻、五爻、二爻等尊贵之位，如同乱民或地方势力，可以看做是不服从夏桀号令的各部族势力。卦象标志着小者盛，大者弱；小者起，大者灭的含义。之，指示代词，指三阴爻。“王假之”就是说商汤是借用各部族的力量，战胜夏桀，最终使自己成为王。

“王假”是追述商汤借他人力量以成王的经验，其后面所写的“有家”、“有庙”、“之”代表三种概念，家人卦描写家族秩序的作用，指出要借用家族这个中坚力量，写作“王假有家”；萃卦描写新生力量的弱小，指出要借用宗庙这个精神力量以成长壮大，写作“王假有庙”；涣卦描写天下纷乱时的策略，指出要借用其他部族的反抗力量，组成共同的统一战线，写作“王假之”。我们据此可以推测，周文王是在表达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欲借用商汤的成功经验为自己所用，进而推翻已经不得民心的商纣王政权。

下 编

解析六十四卦

1. ䷀ 乾卦

[卦象解]:

本卦两个天卦相叠，显示卦象有：（1）阳为上升之气，六爻连续上升不止；（2）筮卦是通过阳爻和阴爻在爻位和数量进行比较来体现其思想内涵，本卦六爻纯阳，没有阴爻相敌，有阳爻盛极之象；（3）本卦全阳也体现了大人之盛德，有功德圆满之象，故爻辞有乘龙上天之辞；（4）凡两个相同的八卦所组成的复卦，八卦本意为其性，六爻之象为其形。如乾卦，既有“天”意，又有上升意。

[卦辞解]:

乾，元亨利贞。

[注释] 乾，《说卦传》：“乾为天。”《文言传》：“或跃在渊 乾道乃革。”即以乾为天。乾又为健，《说卦传》：“乾 健也。”“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后文简称《正义》）解曰：“言终竟此日 健健自强 不有止息。”然“天”“健”之说恐都非乾之本义。

《说文》：“乾 上出也 从乙。乙 物之达也，𠂔声。”乾的本义是上升。以上升解卦辞乾，符合八卦之义和六爻全阳的卦象。元亨、利贞 是卦辞中的断辞。《文言》：“元者 善之长也 亨者 嘉之会也；

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作为解辞，极为恰当。但《文言》又言其为“四德”，恐不符合筮辞本义。元，长、为首的。《尔雅·释诂》：“元，首也。”《广雅·释诂四》：“元，长也。”《周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有王虽小，元子哉。”“元”都有“长”意，国君、继位者、最大的都可称为元，即《文言》：“善之长也。”亨，成功、事业显达、享有一定权力，即“嘉之会也”，意为集合了所有的赞美之辞。利，针对做事情而言。有益的事、能够成功的事、符合客观规律的事，且有实施的主观动机，都可称为“利”，即“义之和也”。贞，甲文写作鼎，金文加卜，写为卜鼎结构。汉许慎《说文解字》（后文简称《说文》）：“贞，卜问也。”写在卦爻辞中，“贞”为动作性代词，代指前面的动词，意思是：这样做如何？“利贞”就是说：有利于这样做。“贞”写在卦辞中，一般表示“卦名”的内容，如本卦辞“利贞”指有利于像“乾”一样地做事情；写在爻辞中，就是指爻题或“贞”前面的爻辞，如《坤》：“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此贞代指含章。可贞就是可以像“含章”一样地去做。此即“事之干也”。“乾元亨利贞”是说：只有不断提高自己，身为首领的人，事业上才会兴旺、显达，有利于用这种精神去做你所从事的事业。

卦辞将元、亨、利、贞四个字写在一起，组成了一句固定的断辞，成了六十四卦中最好的卦辞。我们可以将《周易》中有这种卦辞的五个卦组成系列卦 这些卦是《屯》、《随》、《革》、《无妄》、《乾》。《临》卦也有“元亨利贞”卦辞，但不属此类）《乾》虽然排在《周易》的首位，在系列卦中却是最后一卦。从这五个系列卦可以看出，《周易》所阐述的主要矛盾就是阳与阴的矛盾，《屯》是阳爻最佳的基础卦象，《乾》所呈现的卦象是阴爻消失殆尽，阳爻走向全面的辉煌，但同时也是走向衰败之途的开始。所以卦辞讲“乾”，是说要不断地上升，为了达到一个更高的目标而不断向前、向上，只有不断地追求更高的目标，才不会因盛而衰，才会“元亨利贞”。

[译文]：只有不断提高自己，身为首领的人，事业上才会

兴旺、显达，有利于用这种精神去做你所从事的事业。

[象辞解]：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注释]：在上编第二章曾探讨了《象》乃周公所写，因为就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所有的经文以外的文字，只有《象》辞最接近于卦象、卦辞的真正含义，六十四个卦无一例外。“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六爻卦象的深层意义所在。本卦六爻全阳，没有阴爻相敌，原有的对立面已经消亡，阳爻处于鼎盛时期，此时阳爻代表的势力如果不去向着更高的目标奋斗，而满足于现状，就会由自满走向衰败。强，《说文》：“强，弓有力也。”《尔雅·释诂下》：“强，当也。”《集韵·阳韵》：“强，胜也。”皆有胜出之意。自强，自己强于自己、超越自己。自强的前提是没有对手可敌。不息，不要停止下来。

但象辞格式“天行健”的“健”字是明显的被改动来的字，它的字底应该是“乾”，即原句子为“天行乾”。理由如下：

(1) 《象》中所确定的格式是不可改变的。六十四卦的卦《象》中，只有这一个象辞改变了格式。在上编探讨过，六十四个复卦只有卦辞，并没有卦名，《象》格的目的之一就是将卦辞的头一二个动词性质的字变为卦名，使六十四卦变为各有其“名”以便于学者掌握。《大象》的格式，前面二字如“天行”是指八卦，后面的一字是指复卦，应该写“乾”。两个八卦的写法既要符合各自的概念，又要和复卦之名意义相近，非经过千锤百炼是达不到这种意境的。如“云上于天，需”，水在天上为云，所以写“云”而不写水，还能照应“需”的卦义；“天地交，泰”，卦象是地在上，天在下，但作者为了避开这一悖论，用一“交”字，就把“天”之名放在了“地”的上面，如此还能照应安泰之义，可称得上是用字圣笔。“天行健”的“天行”用字极准，但只有八卦之名，而无复卦之名，所写“健”字没有体现出象格的规则和内涵。

(2) 概念不清。在本《象》中，如果写作“乾”，说明作者是截取了太阳向上行进的这一段过程来写，“天”即代表太阳。这样，“天行”

既符合“乾”的含义，又符合“自强不息”永远向上的思想，这三部分在思想上是一致的。而“健”字是指人的行动强健，是相对于羸弱而言的。以此字指天象不恰当，因为太阳永远东升西落，天象没有强弱之分。用“健”字实际上割裂了前后两部分的联系。

③ 哲学概念不同。人们通常把“天行健”看做是一种天体的运行，一种运行不息的宇宙精神。但天体运行、东升西落乃是自然规律，是一种永恒不变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而“自强不息”是指不断地超越自我，呈阶梯式上升，体现了奋发向上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两者在哲学思想上不同，在意境上也有很大差距。由此认为，“健”字是后来篡改的，字底应当是“乾”。

[译文]：君子在鼎盛时，应再超越过去的自我，不停止地前进。

[爻辞解]：

初九潜龙，勿用。

[注释]：爻辞的读法，“初九潜龙”为一句，“勿用”，为断辞，应与前面断开读。初九阳爻居阳位有动象。潜龙，说明水乃龙的栖息之所，潜为动，龙不上反下，与卦象相违。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来看，龙可以腾云驾雾，能够帮助向往上天的人实现梦想。但并不是人人都可以上天的，必须是功德圆满的圣人才有资格乘龙上天。初九从贱，没有资格上天，所以初九之龙不上反向下深藏于水中。“用”的字义是“做……事情”。勿用，不要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因为龙不会帮助你去上天，超越自己身份或能力的愿望都是难以实现的。《文言》：“子曰‘龙，德而隐者也’。”是将龙作为爻辞的主体讲。散文以为，周文王所写爻辞的主体应当是人，龙的升与降与人君德行的善与恶、居位的尊与卑有关，是根据人的德行而选择升降。初九位卑，人的德行不足，龙则不愿与之为伍，故有“潜龙”之说，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写人。

[译文]：初九微贱，龙深藏于水中，不要做相应的事情。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注释] 王弼注：“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将见解为现，以龙为句子的主体。敝文以为，本句子的主体应当是九二爻题所代表的人。二爻为内卦之中，田是指在自己领属范围内的田地，从静。九二阳居阴位，动中有静，故有龙动于田中等待圣人之象。龙乃已灭绝的虚幻之物，写其在田中是因为九二在内卦之中，有功德，已具上升之德。爻辞有两个“见”，前一个是看见，后一个是谒见的意思。大人指九五，在地位上要高于九二，“利见大人”意在九二不应满足于现状，应当去见高于自己的大人，向着更高的目标发展。

[译文]：已有功德的人在自己的田地中看见了有升腾之象的龙，有利于去谒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注释]：九三在内临外，为尚武之爻，喜妄动。其居于全阳之卦，最宜挟势自重，冒进强行。君子为有身份、遵礼仪之人，此处言“君子”，意在抑制九三之人的暴躁性情，使之进退有度。所以此“君子”意味深长。终日，整个白天，针对“夕”而言。乾乾，追求上进的举动。夕，夜晚。惕若，《说文》“惕，敬也。”“若，择菜也，从艸，右手也。”若就是指做前面所做的事情。《周易》用词简约，虚词很少，“若”作为动词解较好。夕惕若，夜晚时还在兢兢业业地做白天所做的事情。厉，危险。这里言夜晚做事危险，其含义应该包括：（1）做事应有度，不可极至，极至则疲，疲则有险；（2）做事应符合相应的社会属性，人的生活规律是白天工作，晚上休息，违反了这种规律，容易使人迷失自己的本性。《说卦传》：“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指天明以后才开始工作。以此看，“夕惕若”又包含着一定的哲学思想。咎，有错。咎字带口，说明是出自口中的评语。无咎，肯定前面“厉”的说法：没有错。

[译文]：不知疲倦的君子整天为了实现理想而忙碌，夜晚

时还在兢兢业业地工作，危险，不会有错。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注释]:《文言》：“或之者 疑之也。”为疑惑不定之义。《说文》：“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国之义。敝文以为，或字“从戈”者，应从武。由《周易》各卦看，“或”多写在第三爻位上，与武士有关，是一个主动性的代词，代指尚武、尚动之人或物。在《乾》卦中，“或”如果写在九三爻中为躁动，那就不是君子所为了。四爻是进入上卦的静位，写一“或”字，说明并不是所有的龙都有起身的愿望，而是特指九四境遇之龙。其阳动于静中，不甘在狭隘的水域中藏身，跃起于湖渊之上。九四虽然失位，但精神是可嘉的。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1）渊只是龙的潜身之所；（2）《说文》：“渊，回水也。从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貌。”《列子·黄帝》：“流水之潘为渊。”是指回旋之水。如果以此意解释爻辞，那就是在描写一个动态画面：龙在旋转着身子跃出水面，水被带动形成一个巨大的向上的漩流，此意为有进无退；（3）取渊小之意，龙乃海中之物，渊太窄小，龙欲起身而去，寻找更广阔的容身之所。这三种说法都有道理。

[译文]：不甘寂寞的龙跃起于渊水之上，没有错。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注释]：九五为卦主且位正。“利见大人”与九二是相同的，都是谒见大人的意思，但“大人”是不同的。九二所见的大人是九五，即人间至尊；九五所要见的大人在天上，即天界至尊。飞龙在天，现实中是没有“飞龙”的，只有传说中的飞龙，上古时期黄帝乘龙上天谒见天帝即为其一，这是功德圆满的象征，是人间难以企及的境界，也是《乾》的卦象所能够体现出的最高境界。

[译文]：功德圆满就能够乘飞龙至于天庭。有利于谒见

参见《坤》卦后之“考辨”。

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注释] 亢，《文言》：“亢之为言也，知进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上爻是六爻的最高位，上九只知进而不知退，已进入不能进的境地仍要强进，即为亢龙。《乾》乃全阳卦，没有阴爻相害，上九即便有错也是自己使然，故“有悔”而无灾。

[译文]：上九之龙上升到了不能升的境地仍在强进，会为此而感到后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注释] 用九是指蓍卦中皆为老阳，呈群龙乱动、无首统领之象，符合周文王以乱破旧、治乱立新的思想，故吉。

[卦结]：

初九位贱，故龙不从人愿，潜于下；

九二已具上升的德行，有利于谒见尊者；

九三从武好战，龙现于世易有祸乱，故见“君子”而不见“龙”字，君子宜慎行；

九四阳起于静、升于上，写一“或”字，是有志者上，谓有志者事竟成；

九五为卦主，“飞龙在天”，一方面爻次在上，另一方面描绘了卦象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

上九行事极端，以“亢”论之，喻做事要留有回旋余地。

2. ䷁ 坤卦

[卦象解]：


- (1) 阴为下降之气。此卦六爻皆阴，为自上降于下之象。
- (2) 阴爻有小人之说，卦中没有阳爻相敌，故不以小人相论。

(3) 阴爻又有农作物生长之象。(4)《坤》是作为《乾》的对卦排在其后，在排序上没有特别的意义。《序卦》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本文对此说不予分析。

[卦辞解]：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注释]：《杂卦》：“坤顺也。”此是讲八卦之象。《序卦》：“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把“地”当做《坤》的六爻卦卦义，此解也不当。《说文》：“坤，地也。《易》之卦也。从土从申。土位在申。”申，《说文》：“神也。七月阴气成体，自申束，从臼，自持也。”从甲骨文的记载看，干支用于记日，年月用数记，其时的申字恐怕还不包括七月的含义，如《粹》：“癸丑卜，贞今岁受禾，弘吉，在八月，唯王八祀。”《春秋》记事也是用数字纪月，《春秋左传·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申”不应作七月讲，“土位在申”之说也就不成立了。以此分析，将坤训为“地”恐难成立。

申，甲骨文刻写的笔画为  似有神人交通之意。土申，有神赐万物与土地之意，“坤”应解为神降物于土地。秋季农作物成熟，就是神降食物于土地，此谓降自于天，生于土，养于人，意义最为重大，所以讲“坤元亨”。元，本义是首领，此卦六阴无阳，为没有主之象，应是指国家、人民的概念。“元亨”即是国家亨。“坤”与“乾”一样，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坤》卦六爻纯阴，群小无主，没有君子气象。阴气下降，又为颓废之象。以神降万物于地为卦的总纲，也是从最积极的角度来论述坤卦的卦象意义。后则以此为主题演绎社会百态。

利牝马之贞，《周易折中》引俞琰曰：“北地马群，每十牝随一牡而行，不入它群，是为‘牝马之贞’。”古人放马，牝类不为首，皆随牡而

行。坤卦全阴无首，如同牝马应随他人而行。金景芳先生亦持此说。

攸，《说文》：“攸，行水也。从支，从人，水省。𣎵，秦刻石绎山文攸字如此。”徐锴系传：“支，入水所仗也。”段注：“水之安行为攸。”攸的本义是水流波澜不惊，顺此水而行船，必会安全到达。“攸往”应指从水路前往，泛指到远方去。有，词头。有攸往，成为一个词组，指很远的地方。君子有攸往，君子到了很远的地方。先迷，六阴无主，行事迷茫，没有主心骨。后得，跟随在别人后面则有所得，此句针对的六爻皆阴爻，为小人之象，小人只有依附大人才会有所得。主，主人。主利，做主人得此卦象则有利，因为得此卦意味着他人来依附于自己。

朋 甲骨文字写作。《集解》引崔憬曰：“双贝曰朋。”《广韵·登韵》：“五贝曰朋。”朋原是古代货币单位，所表述的内容大都与钱财有关。由此引申，作为朋友讲，原义应是指接受报酬的下属。在卦爻辞中有多处“朋”字，从卦辞看，都是依附在主人周围的人，与主人不是平等的关系②。“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坤卦无阳，阴爻无所依从。也可以此比喻文王的下属，文王居周地，朋从如云；陷于商地，则孑然一身。《史记》言：“西伯囚羑里演周易。”此刻文王大概被商纣王囚禁在周地东北方位的羑里，故有此说。安，静待事变，如前人所言：“既来之，则安之。”贞吉，这样做吉。面对没有统领者的卦象，卦辞主要讲君子应如何做，君主应如何做。

〔译文〕：天降以物，国家兴盛。有利于像牝马一样跟随着他人。如果远行他方，先行者会因没有领导者而迷茫，跟随在别人后边才会有所得。此卦对主人有利。在西南之地会得到所有人的拥戴，在东北之地就会失去这些下属。静待事件的变化，这样做吉。

参见金景芳《周易讲座》，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详解见《损》、《益》卦。

[象辞解]: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注释]：地势，言地下有地，土地深厚。物，泛指万物。古人以为，世间万物皆由神所赐予。象辞的意思似是说，天降万物皆有地来承载，地有肥沃贫瘠之分，即地亦有德厚德薄之分，地德厚者方可承载天赐万物。以君子言之，是一个道德修养的问题。在现实社会中，也存在着机遇与自身努力的问题。当机遇来临时，如果自身的德行不厚，又不去努力地抓住他，机遇就会擦肩而过。只有具有深厚修为之人，方可担当大任。德，泛指某种品行，依附在某一实字的后面，如各《象》辞中写的“厚德”、“育德”、“文德”、“俭德”、“崇德”、“明德”、“居德”、“顺德”、“贤德”、“议德”等，自身不独立表达实质性内容。

[译文]：土地深厚，可以承纳天赐万物。君子要像坤一样，具有深厚的德性才可承载万物。

[爻辞解]:



初六履霜，坚冰至。

[注释]：阳气为升，阴气为降，坤卦六阴，为下降之象。初六降之最下。《说文》：“至，鸟飞从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犹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来也。”“至”是自上而下的意思。从自然现象看，秋季寒气下降，霜似是自天而降；冰是水寒凝结所致，而非由天所降，应当是“霜至”，那爻辞中为何不写“霜至，履坚冰”，而反过来写呢？大概意在说明有些灾难并非源自天意，而是人为招致而来，包含着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思想：霜看上去薄薄一层，但是 you 一旦踏上了寒霜，厚厚的坚冰跟着就来到你的脚下。《坤》卦六阴无阳，始于初六，你一旦结交初六之类的小人或像初六一样做些看似很小的坏事情，随后就会有更大的坏事情等着你做。

[译文]：阴气降到地下，踩到薄霜上，厚厚的冰也就该出现了。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注释]:《说文》：“直，正见也。”，《文言》：“直，其正也。”意为正直。《说文》：“方，併船也。象两舟省总头形。”段注：“併船者并两船为一。”有联合在一起的意思。大，卦中没有阳爻，也就没有统领六阴爻的大人，六二是在内卦中位为全卦虚拟一个大人。直方大，有正直见解的人联合起来，就具有大人的力量。

习，甲骨文写作、。多解为学习。《说文》：“习，数飞也。从羽，从白。”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此字（甲文）分明从羽，从日，盖谓禽兽于晴日学飞，许之误在谓日谓白，而云白声。”^①此解释也不确，禽鸟在晴日可以学飞，在阴天也可以学飞。敝文以为，日，表示天。羽，表示飞。羽在日上，应该是表示由下飞上于天。习，升上、飞上、起之意。如《习坎》卦之“习”，表示加高堤坝，取“起”之义。本卦六阴降下，以下为顺，以上为逆。六二居下卦之中，正常来讲，应以上行为出路，但上行又为逆势，所以言“不习”，即不要习。意思是说，不要有上升的意图。无不利，指居于下照样可以大有作为。

[译文]：有正直思想的人联合起来，就能够具有大人的威力。不要图谋上行，在下面做事情，没有不利的事发生。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注释]章，《正义》：“章，美也。”此非本义。《说文》：“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数之终也。”引申为完整、完满。在其他爻辞中还有两处，《姤》：“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含章，以小包大。《丰》：“六五来章，有庆誉，吉。”来章，麦粒丰满。这三个章都有圆满、丰大的意思。三爻尚武，六三为小人，是相对于大人而言的小人。六三含章，心里装着宏大的志向。可贞，可以这样去想。

王事，《讼》六三亦言“或从王事”，都写于三爻，疑专指调遣本国

的军队随王征伐他国。或，代指六三，不强健却有志向。或从王事，弱小之人跟着王征伐他国。无成，因弱小而没有成就。有终，指锻炼了自己或获得了某些实惠。无成有终，指不在于战功多少，而在于通过征战锻炼了自己。

〔译文〕：弱小之人有着宏大的志向，可以这样想。这样的人跟随王去征伐他国，建立不了功业却得到了锻炼。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注释〕宋朱熹《周易本义》（后文简称《本义》）：括囊。言结囊口而不出也。”括囊，将装满东西的口袋扎紧。《坤》的卦象是自上而行于下，六四居上卦近下，是上边下来的官员。六四括囊，上边下来的官员利用职权中饱私囊。无咎，官员腐败，人们习以为常，故不以为错。无誉，没有好的名声。

〔译文〕：上边下来的官员中饱私囊，没有错误，也没有好的名声。

六五黄裳元吉。

〔注释〕：黄裳，比喻词。云为天衣，草木为地裳，用“裳”字意在天地一体。丰收在望的秋庄稼一片金黄。或者与《系辞》十三卦中所写“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有关。文王写《周易》以前，原筮卦就有筮辞，“垂衣裳”大概就是原筮辞。黄帝统一天下而立政道，垂衣裳而为民立风范。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后文简称《集解》）引《九家易》曰：“衣取象乾，居上覆物。裳取象坤，在下含物也。”意思是写“黄裳”意在表示为民立政。

〔译文〕：金黄的庄稼覆盖着大地，这是天帝的下衣。国家吉祥。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注释〕：《本义》曰：“阴盛之极，至与阳争，两败俱伤。”敝文以为，上爻为天位，此龙应该是指传说中由天界下凡之应龙。龙战于野，

说的是应龙自天界下凡在涿鹿之野，帮助黄帝杀掉蚩尤及同党。血染红了天和地。爻辞表示天神会根据人间的善与恶降下福与祸。

[译文]：天界下来的神龙帮助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其血染红了天地。

用六利永贞。

[注释]六阴皆变为阳 天下大治。

[译文]用六是有利于长久之卦。

[卦结]：

《乾》六阳升于上，功德圆满，乘龙为之。《坤》六阴降于下，天降物于下，人心也降。初六乃大自然的霜降之象；六二乃天降大任于内中；六三、六四以人事而论，皆有私心；六五天降以物；上六天降以神，并有杀伐之气。

[考辨]：

《乾》、《坤》两卦都写有龙，但写龙的依据在哪里？与《系辞》所言好像有关。《系辞下》曰：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黄帝尧舜”之说对解《乾》、《坤》二卦极为重要。《文言》、《系辞》的其他部分都没有写黄帝与《乾》卦的关系，据此推测，这句话记载的是古老的传说，而不是依据时人对乾卦卦爻辞的理解所写。《周易》乾卦六爻爻辞都是围绕“龙”来写，《文言》的“龙德”之说对后世影响极大，但龙并不是现实世界存在的动物，而只是传说中的神物，它究竟与乾卦有什么内在联系，却没有解释清楚。如“《易》曰：见龙在田，利

见大人。君德也。”为什么这句爻辞就表达了“君德”？《集解》引虞翻曰：“重言君德者，大人善世不伐，信有君德，后天而奉天时，故详言之。”也没有讲清龙与君德的关系。《坤》“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本义》：“阴盛之极，至于阳争，两败俱伤。”此说只依爻位，不解字义。敝文以为，爻辞只写龙事而不写龙的来历，是因为原筮卦卦辞就写有龙的内容，文王只是根据卦象略有发挥。“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黄帝、尧、舜”与卦爻辞有关，而且与《坤》六五“黄裳元吉”有直接关联。关于黄帝的传说较多，记载如：

黄帝战于涿鹿之岳（《战国策·魏二》）

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战国策·秦一》）

（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庄子·盗跖》）

黄帝与蚩尤之战是上古时期两大部族之间人与人的战争，在《山海经》中却被描写为神与神之间的战争：

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

（《山海经·大荒东经》）

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山海经·大荒北经》）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

这场战争中双方各有天神和人类相助。应龙是天界正神，帮助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杀掉了蚩尤及其魑魅同党，想必

这就是《坤》上六描写的“其血玄黄”。《文言》：“天玄而地黄。”天为玄色，地为黄色。杀掉天上的神怪为血染于玄，杀掉帮助蚩尤的苗人及夸父为血染于黄。《坤》卦之龙是天界下凡之龙，故只写于上六爻。“龙战于野”，说的是应龙自天界下凡在涿鹿之野。黄帝的事迹在卜辞中也有记载，《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

龟卜盛行于殷商，“黄帝战于阪泉”的卜辞是不是写于殷商之时，无法肯定，但不会太晚。说明在当时流传着许多先祖黄帝的事迹，历史人物神话反映在卜辞和筮辞中是很正常的，它增加了卜辞和筮辞的推断力度和神秘性。为什么在坤卦中写“龙战于野”呢？从卦象看，《坤》卦六爻皆阴，为自上降于下之象。“坤”是指神降万物于土地，上六“龙战于野”是天龙降于人间，下行可以说是《坤》卦的主题。《坤》卦讲龙由天界下到凡间，《乾》则讲龙由人间上升到天上。关于龙由人间上行于天的上古传说，有：

（女媧）乘雷车，服应龙，骖青虬……络黄云，前白螭，后奔蛇，浮游逍遥，道鬼神，登九天，朝帝于灵门，宓穆休于太祖之下。（《淮南子·览冥篇》）

夏后启于此儻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山海经·海外西经》）

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嫫于天。（《山海经·大荒西经》）

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山海经·海外东经》）

黄帝采首山洞，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史记·封禅书》）

上古神话来自于遥远的年代，与龙有关的领袖人物被流传了下来，它反映了人们对历史功过的甄别：女娲创造人类并再次拯救了人类；黄帝以正义战胜邪恶；夏后启的传说反映了人们对国家和私有制的产生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完全肯定，乘龙也就成了对这些伟大人物的褒扬。这些乘龙上天的领袖人物中与“龙战于野”和《系辞》有关的只有黄帝，故可以把黄帝看做是乾卦的乘龙者。

《系辞》讲：“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筮卦和 筮辞正是讲的这个“道”。阴阳之间的对立统一是构成周易哲学思想的核心，由于阴阳的不同，排序能够体现出事物的不平衡性，才显现出周易在处理社会矛盾中的思想价值，《乾》、《坤》两卦惟独不同。阴爻为阳爻的对立方，《乾》卦全阳无阴，为天下大治之象。但这只是一个理想中的社会，所以爻辞中以非现实的景物来表达没有对立面的社会。只有传说中战胜蚩尤的黄帝达到了如此境界，才得以乘龙升天会见天帝，并成了统治神界的帝皇。所以《乾》的爻辞以龙为内容，是希望这种理想中的太平盛世能够再现。“乾”是上升之意，将上古的内容转化到现实社会中，“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有了功德，可以去见人间的统治者；“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统治者建立了功德，又可以乘龙上天，晋见神界统治者。成功没有止境，上升也没有止境。这应该是《周易》之“乾”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

3. ䷂ 屯卦

[卦象解]:

会意兼指事卦。二阳为主动爻；六三位反，为指事爻。

《周易》六十四卦中，《乾》、《坤》二卦全阳全阴，与众卦有所不同，其余六十二卦则以《屯》卦为首。也可以说，《屯》卦是《周易》最好的卦。该卦有如下特点：

(1) 少者统治多者，此二阳卦九五为尊，初九得民，既不势孤，又具贵气，所以谓上卦。

(2) 除《临》卦外，《屯》、《随》、《革》、《无妄》、《乾》 5 个卦在卦辞中都写有“元亨利贞”，从政治的角度讲，这 5 个卦组成了一组最佳系列卦，而其后的 4 个卦都是在《屯》卦两个阳爻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使阳势渐强。也可以说，这二阳爻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再者，这 5 个系列卦的共同特点是都不以内卦和外卦相对立，而是以阴爻、阳爻相对立。上卦、下卦为相顺从的关系。

(3) 三爻从武，六爻中，五爻皆正，惟六三以阴居阳，位反。阴爻从静，所以屯卦有息兵不进、休养生息、聚集力量之义。

[卦辞解]: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注释]:《彖》：“刚柔始交而难生。”《正义》：“屯有二义，一难也，一盈也。”《本义》：“六画卦之名也 难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 故其为字 象中穿地 始而未申也。”此所解“屯”字或从八卦之象 或从《序卦》不能尽释辞义。《说文》：“𡿨，难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难 从中 贯一。一 地也。尾曲。”此对屯字所解亦有所偏失。

屯，小篆写作“𠂔”，地上短小，地下深长。敝文以为，可以从四个角度阐释字义：（1）如果仅从字的上面看，竖画短小，如前面所言，是被动的字义，受到压制，生长困难。（2）从字的下面看，笔画曲长，表示在受到客观条件限制，不能向上长时，就向下延伸，则为主动性字义。（3）字的含义：其笔画如同麦苗生长：在寒冷的冬天，麦苗无法生长，但它并没有停止自己的生长过程，而是将自己的根部不断往土壤里伸展，为来年春天的生长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应该是“尾曲”之义。（4）从社会意义上讲，当现实环境不允许有所行动时，不能被动地等待，而应该主动地做些基础工作，所以屯又引申为聚集、蓄积。《楚辞·离骚》中“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轶而并驰”的“屯”，即为聚集之意。以此看，卦辞“屯”是积极的字义，是主动词。只有用积极的思想去理解才能得出对卦象最完美的解答，不然何以会写“元亨利贞”断辞呢！故可以把“屯”解释为蓄积力量。

元，指九五，君主。元亨，君主亨。贞，代指“屯”。利贞，有利于用“屯”的思想去做。勿用有攸往，不要到远方去。从卦象理解，二阳势弱，六三止动，都表示“静”义，所以有“勿用有攸往”之说。建侯，皆解为立诸侯，如《集注》曰：“建侯者，立君也。”此说需商榷。建，《说文》：“立朝律也 从聿从廴。”建立、设置某种体制之意。《尚书·周书》：“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建官即是设置官吏制度。敝文以为，建侯不是指某个人的爵位，而是指侯的国家建制。利建侯，有利于先去完善侯的国家建制。二阳爻有尊贵之象但无强势，又因六三从静，凡事从缓，所以不能理解为建立侯国。卦辞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认为当形势在军事上不利于向外进攻的时候，不能消极地等待，而应该积极地进行完善国家政体的工作，在政治上为建立政权做准备，即在军事上不太成熟的时候，先要在政治上做到成熟，这样就比单纯在军事上的休养生息进步了许多。“屯”的字义与“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意思是一样的，都是对卦象的注解；“元亨利贞”则是从系列卦的角度来写的，延伸了卦的政治意义。

[译文]：在客观条件不允许发展的时候，要蓄积力量，多做些基础性的工作。君主亨，有利于这样去做。不要到远方去，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国家体制。

[象辞解]：

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注释]：《说文》：“经，织从丝也。”《正字通·丝部》：“经，凡织纵曰经，横曰纬。”指织布机上的纵线。《本义》：“经纶，治丝之事，经引之，纶理之也。”经纶大概是制作布匹的前期工作，这时候尽管看不到成果，但基础性的工作是不可缺少的。《本义》又言：“屯难之世，君子有为之时也。”似与卦辞和象辞的含义相反。

[译文]：君子要像经纶一样，多做些基础性的工作。

[爻辞解]：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注释]：磐桓，《本义》曰：“磐桓，难进之貌。”，敝文以为，还应以实物为是，磐，指大石。磐桓，圆形大石，指河中圆形的巨石。初九有动之象，动是正应，但卦辞的思想是动在内，勿要动于外，所以爻辞以巨石当道、无法行舟来形容这种客观因素。想出而出去不了，还是在家里做事情为好。

利建侯，《小象》解曰：“以贵下贱，大得民也。”认为民众的支持是“建侯”的必要条件，但仅凭这一点还没有充足的理由把“利建侯”写在初九爻中。爻辞要写的重点，应该表示要建立、健全基层组织。如《同人》九三“伏戎于莽”，是讲要藏兵于民，属于基层组织的一项原则。本卦初九讲既要建立起完善的基层组织，又不张扬其事，以免受到猜忌，最终才会形成庞大的国家机器。

[译文]：巨石挡在河心，有利于在家中做事情。有利于建立国家体制所要求的完备的基层组织。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

贞“不字，十年乃字。”

[注释] 遄，《释文》：“马云‘难行不进之貌’。”不过从字的结构看，所解未必准确。此字为亼辵结构，《说文》：“亼，多谷也。从亼，旦声。”林义光《文源》：“从亼，取所谷之意。”亼加辵，似指搬运谷子。乘，打仗用的战车，王夫之《周易内传》：“车驾四马曰乘。”乘马，驾战车的四匹马。班如，行进有序的样子。乘马班如，战马不是一匹，跑起来却很有秩序，形容训练有素。寇，王夫之《周易稗疏》：“举兵攻人曰寇。”匪寇婚媾，这些人不是一伙来犯的敌人，而是迎亲的队伍。外族人前来迎亲，不知道的人会以这些雄壮的人和马是来侵犯的敌人。六二静爻居内中，战车不用于外出打仗，而是做些婚娶之类的事务。从这个方面看，“遄如”应是指外族的男方来女方家迎亲时，车上拉着用作彩礼的很多粮食。

女子贞，女是指未婚女子。子是女子婚后将要生育的孩子。贞代指“婚媾”。子贞，占卜婚媾后生子情况如何。大概当时有女子出嫁前先卜问生育子女情况的习俗。不字，不生育。十年，卦爻辞写有三岁、三年、十年的句子共有 10 个：“三岁不兴”、“三岁不得凶”、“三岁不孕”、“三年克之”、“十年乃字”、“十年不克征”、“十年勿用”。其中，“三年”之辞相比而言时间算是短的，表示不太长的一段时间；十年应该表示一个完整的时间段。十年乃字，可以看做是人的整个育龄阶段，到老年才能得子。当时实行的是同族不通婚的习俗，结合卦象：（1）卦象指不能向外出行，嫁出去的女子到男方家去就必须离开了自己的部族，写“不字”是说不孕；（2）“匪寇婚媾”，说明女方部族的人不认识前来迎亲的人，才误以为是“寇”。女子嫁到昔日为“寇”的男方部族去，为他们生儿育女，意味着增强对方的实力，所以“不字”。看来“贞”的结果是天遂人愿。如果这种断辞是根据卦象编辑出来的，可以说是比较自私的。

[译文]：忙碌家中的事务。车上拉着很多粮食，驾驶战车的四匹马在有序地行进着，这不是一伙来侵犯的敌人，而是

迎亲的队伍。女子出嫁前卜问生育子女的情况，得到的答案是：“不生育，十年才会有子嗣。”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注释〕：即，走近，靠近。虞，《集解》引虞翻曰：“虞为虞人，掌禽兽者。”然从本义讲，《说文》：“𧢲虞也。白虎黑文，尾长于身，仁兽。食自死之肉。”段玉裁注：“此字假借多而本义隐矣。”依《说文》所解，虞是一种传说不吃其他动物、体形像老虎的野兽。即鹿无虞，意思是走近鹿的虎都是为了吃鹿肉，是真老虎，而不是仁兽。三爻尚武，六三自身柔弱，如果有所行动，极易受伤，爻辞以语诫之。惟，《说文》：“惟，凡思也。”段玉裁注：“方言曰：惟，思也。又曰：惟，凡思也。虑，谋思也。愿，欲思也。念，常思也。……凡思谓浮泛之思。”惟，表示一种寻常的、无知的思想。林中是老虎出没的地方。惟入于林中，六三按照他幼稚的想法到树林中去追杀老虎。君子，敢于到林中打虎也可称得上是君子。

几(幾)，《说文》：“几，微也。殆也。从丝，从戍。”微小之义。宋程颐《程氏易传》(后文简称《程传》)：“君子见事之几微，不若舍而勿逐。”认为是所做之事几微。敝文以为，六三以阴居阳，有心无力，是力微，所以称“君子几”指君子的力量太小了。如，《说文》：“如，从随也。从女，从口。”徐锴曰：“女子从父之教，从夫之命，故从口会意。”取随从之意。舍，《程传》取舍弃之义。《说文》：“市居曰舍。”应指城邑中的房子。如舍，随从别人回到家中，六三阴居阳位，宜从静勿动，有回家安居之意。不如舍往吝，是说不随从别人一起回到各自的家中，却偏要自己逞强去打虎，最终会落得被别人讥笑的结果。这句爻辞的意思是说，做事情不光要凭热情和胆量，还要有相应的实力和审时度势的智慧，主观思想要符合客观条件。

〔译文〕：走近鹿的就不是虞，而是真老虎。不知轻重的人

按照自己的想法，到树林中去打老虎，但他的力量太小了。如果不随着别人一起回到自己的家中，却独自一人前去打虎，最终会受到别人的讥笑。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注释] 乘马班如 同六二，是将作战用的车马用于迎亲。因为是我去求婚，所以未写“匪寇”之辞。求婚媾，六四在外卦，是本族之男子到其他部族向女子求婚，娶进自己的部族，这样等于给自己部族增加子嗣，增强自己部族的力量，所以吉。

[译文]：拉车的四匹马有秩序地行进，到外面的部族去求婚，前往吉祥。没有不利之事发生。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注释] 膏，《说文》：“膏，肥也。从肉，高声。”指肥胖。屯其膏，在家休养，吃得很肥胖。小贞吉，小人这样做吉。小人吃得胖说明生活富裕，国家的力量也随之强盛。大贞凶，大人如果吃得肥胖，说明思想上失去了斗志，会有灭亡的凶险。爻辞之意是指“屯”为养而不为耗。在形势不利于动时，应积蓄力量，即“屯其膏”。但是当权者不可只养自己，而要养民，养民吉。自养表示不关心民众生息，只贪图个人的富贵快乐，则有凶。《本义》曰：“占者以处小事，则守正犹可获吉；以处大事，则虽正而不免于凶。”此说恐有偏失。

[译文]：休养了一身厚厚的脂肪，小人这样做吉，大人这样做有凶。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注释]：上六为老，直到老年仍然没有女子愿意嫁给自己。年轻人都“乘马班如”地迎亲婚媾，上六却什么也没有，只能驾着马车空徘徊，所以写“泣血涟如”。《说文》：“泣，无声出涕。”血，通“洟”，沟洟，形容从鼻子里流出来的鼻涕之多。泣血涟如，眼泪鼻涕像沟洟流出来的水那样连续不断。本卦连用三个“乘马班如”，主要还在于体现休

战休进,富民强国的主题。六二爻作为本部族的女子嫁到外族,本族的人数减少了还要为他族增添子息,故“不字”。六四本族男子娶外族女子为吉,止六过了青壮之年已无女子可娶,可能还要受到族规的惩罚,又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感叹。

[译文]:战马空自徘徊,眼泪鼻涕像沟洫里的水一样不断地流出来。

[卦结]:

屯是讲止进,未雨绸缪,积聚力量;初九出不去,有利于在家;六二男方来迎亲,女子不生育;六三单枪匹马,不要去追击强敌;六四到外族求婚,有利;九五大人不可养尊处优;上六老而孤单。

4. ䷃ 蒙卦

[卦象解]:

会意兼指事卦。(1) 六爻中五爻皆反,惟六四位正,以六四为指事爻。(2) 作为《屯》的对卦,《屯》取二阳爻为主动爻,《蒙》取四阴爻为主动爻。

[卦辞解]: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注释]:《序卦传》:“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本义》解:“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亦按《序卦》义解,不足为凭,况蒙昧而亨,终不能自圆其说。王夫之《周易稗疏》:“蒙,蔓草加于草水之上曰蒙。《诗》曰‘葛生蒙楚’。而《尔雅》云‘蒙,玉女’。玉女,女萝也。女萝附草而蒙其上,故有蒙名。弱蔓之草必有所附,童子弱昧必依附先牛以强立,

故曰童蒙。”此解较近卦义。从卦象分析，四阴为主动爻，阴爻取幼子之象；四爻为指事爻，四爻近贵，须从小接受文化教育。取阴小之爻学习筮法之意，蒙应该是指学习筮法，取学习之意。蒙亨，学习筮法亨。

童，《释文》：“童，如字。字书作僮。郑云：‘未冠之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不是我要求儿童跟我学习筮法，而是儿童请求跟我学习筮法。这个“我”应是周文王自指。前一个“求”是上求下，后一个“求”是下求上。这句话的意思是学习筮法要有这方面的悟性，儿童如果没有这种天赋，我要求他学习也没有用。他如果有这种天赋，就会主动地要求我去教他。初筮告，开始学的时候告诉他筮法。再三渎，第二次、第三次学习则要自己去领悟、沟通。《说文》：“渎，沟也。”沟以行水，渎为沟通之意，反复学习才能领会沟通。渎则不告，自己能够领悟了就不需要再去告诉他了。这里提到的“筮”，应该是指文王未写卦爻辞时的六十四卦，这种卦只有符号而没有字辞。渎，《程传》：“再三则渎慢矣。”解为亵渎之义。敝文以为，“渎”是指因出现堵塞而积水时，挖条水沟把水引走，它表达了丰富的含义：（1）如果是指领会卦爻辞，就必须按卦爻辞的思路去理解，随便去沟通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渎”不是指领会卦爻辞，应该是无字之“易”，即卦符卦象。渎是没有前提的，随便在哪个方向，只要能讲通就是对的。（2）“渎则不告”既然你讲通了，我就不再告诉你，也就是说不对学习者的思维作过多的限制和杠杠，不是说搞唯我独尊，只有我才是权威，才是惟一正确的，体现了周文王大学者的思想风范。由此看，卦辞中不单单是讲教与学的方法，更重要的在于提倡一种解放思想、独立思考的学风。事实上从周公写《象辞》看，的确如此，象辞往往是根据卦象的提示和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来写，而不囿于卦爻辞的束缚，所以有的象辞思想和卦爻辞的原本含义有所不同，体现了对周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译文]：学习筮法，亨。不是我要求儿童去学习筮法，而是儿童请求我教他筮法。初学时将筮法告诉他，要反复地学习才能领会、沟通。学通了就不再去告诉他了。有利于这样做。

[象辞解]: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注释]：果，种树结果，指学有所得。行，推行。象辞只讲教育的方法，没有提到独立思考的问题。育，培育、教育。德，依附在育的后面，表示教育方法。

[译文]：君子要推行一种种树有结果，学有所得的教育风尚。

[爻辞解]: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注释]：发(發)，《说文》：“发射、发也，从弓，发声。”引申为开发。发蒙，开发学习的兴趣。爻辞中的“蒙”与卦辞中的蒙在内容上有所不同。利用刑人，中心词是人，有利于用受刑的人做反面典型来教育人。初六是受刑的奴隶，如果“童”不学习文化知识，将来就会像奴隶一样。桎梏，《释文》：“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手上脚上的刑具。说，同“脱”。用说桎梏以往吝，如果把刑人的刑具去掉，让他们自由地出去，一定会受到别人的羞辱。爻辞似乎是说受过刑的奴隶都是些没有文化知识的野人，只有使用桎梏枷锁，才能约束他们的野性。此语意在用反面例子说明学习的重要性。

[译文]：开发学习的积极性，有利于用受刑的奴隶为典型。如果受刑之人脱离了刑具的束缚，出去会受到别人的羞辱。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注释]：包，包容。包蒙，九二阳居内卦之中，容纳所有前来学习之人。卦象四阴为主动爻，爻辞将其分为三项内容：求学者、妇女、孩子。九二主于内中，与居宗庙之位的上九遥相呼应，为权柄之爻，故可以胜任这三项内容：能接受所有的求学者；娶妻而成家立业；作为长子能担当家庭重任。这三个事物的排列按老、中、青顺序。有上九相呼

应 九二才有制胜阴爻的地位和力量。宗庙凝聚着一种无形的力量。

〔译文〕：容纳所有的求学者吉。娶妻纳妇吉。这样的儿子能够胜任处理家庭事务。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注释〕：取，同“娶”。金，代指钱财。金夫，指九二善于持家，是有钱财的男人。躬，恭敬。六三之女居下近上，一心向往上层社会的贵族生活，瞧不起虽富而不贵的男人，这样的女子不能娶。与《姤》相比，其初六之女虽健壮而思想低贱，也是不可娶之女。这两种女子都是不可娶的。攸，远行，这里指长期相处。

〔译文〕：不要娶这样的女子为妻，（她一心向往上层社会），对有钱财的丈夫也不尊敬，不利于长期相处。

六四困蒙吝。

〔注释〕：王弼注：“独远于阳，处两阴之中，暗莫之发，故曰‘困蒙’也。”此以六爻之象解之，但“困”、“蒙”之解不合字的原义。

《说文》：“困 故庐也 从木在口中。”徐灏注笺：“故庐之训 未详其指。困，疑即古梱字，口，束木也。”俞樾《儿笈录》：“困之为故庐，经传无征。”《说文》的“故庐”之说虽然不见经传，但也不会没有根据，如作为本义，在卦象和爻辞中可以得到确认。本卦五爻皆反，惟有六四位正，也就是说六四是极静之爻，针对学习讲，就是静态的学习，是一种脱离社会实践的学习。用以解辞，困指未成年时所居住过的居室或家庭，形容不与外界交往。困蒙是指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学习，脱离社会。《礼记·学记》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正谓此意。六四进入上卦，属于上层社会，如果还是坚持原有的家庭教育模式，其结果会受到上层社会的嘲笑。爻辞的意思是，你所处的环境改变了，思想也要随之改变。

〔译文〕：在远离社会的家里学习，将来会受到别人的嘲笑。

六五童蒙吉。

[注释]：六五小而居尊，要从小接受教育，将来才能够完成大事业。五爻为卦主，其辞写“童”，意在将主动爻四阴视为孩童。

[译文]：从小接受教育，吉。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注释]：击（擊），《说文》：“击，攴也。从手，𠂔声。”《广韵·锡韵》：“击，打也。”击打之义。《诗·周颂·维清序》：“维清，奏象舞也。”郑玄笺：“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武王制焉。”孔颖达疏：“谓文王时有击刺之法，武王作乐，象而为舞，号其乐曰象舞。”《古今韵会举要·锡韵》：“击，攻杀也。”据以上所言，“击”指战斗中攻击敌人的搏击术。击蒙，应解为学习搏击术。

寇，来犯的敌人，或者去侵犯他国。爻辞的意思是，一个国家或部族攻打另一个国家或部族，需要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虑才能保证成功。如果单纯学习搏击术，依仗匹夫之勇去攻打万全之敌，是不会取得胜利的，所以说“不利为寇”。上九阳居阴位，尚武不当，故有此说。

[译文]：只学习搏击术，不利于去攻打别的国家，有利于抵御来犯的敌人。

[卦结]：

蒙是指教与学的原则；初六用受刑的奴隶来教育儿童；九二要学习治理家务；六三不能娶势利女子；六四不能关起门来学习；六五儿童学习吉；上九只学习搏击，不利于出去打仗。

5. 需卦

[卦象解]：

会意兼指事卦。二阴为主动爻；九二位反，为指事爻。

(1) 从主动爻看，二阴居于九五周围，如果看做是小人，必将

乱国；作为子女看最好，可以享受优裕的生活和良好的教育，是极为富贵之卦。(2) 从指事爻看，五个爻皆正，惟九二阳居内卦之中，有动于田中之象。(3) 从八卦之象看，水在天上为云，庄稼丰收靠的是风调雨顺，动于田又与雨水有关。(4) 《需》列于二阴爻系列卦的第一卦，可说是二阴爻卦中最尊贵又无害于九五的一卦。

[卦辞解]: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注释]:《彖·需》：“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正义》：“云上于天，是天之欲雨，待时而落。”可见“须”乃出自八卦之义。《说文》：“需，须也，从雨而声。易曰：云上于天，需。”这样解释有些偏差，原因是将字义附会了有误解的《周易》卦义。

《说文·雨部》有五十多个“雨”头字，都与雨水有关，只将“需”断定为人的行为，其准确性尚需斟酌。

从字的构造意义看，“需”上为雨，下为而，《说文》：“而，颊毛也，象毛之形。”“需”可以理解为水落在脸上，是人所需要的雨水，是夏天的雨，因为只有夏天，人可以在雨中不用遮挡。夏季的雨水对当时的主要农作物黍、稷的成熟至关重要，六爻中指事爻九二动居内中，是耕种田地所需要的雨水。

有孚，子女。光，自身发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显示自己的能力。有孚光亨，指二阴爻，子女不应只享受君主给予的优越条件，而应当去努力体现自我价值。涉，《说文》：“徒行历水也。”段玉裁注：“涉，引申为凡渡水之称。”即由此岸渡至彼岸。上古时，“大川”往往成为部族与部族、国与国之间的自然边界，渡过大川就意味着走出自己的部族去。在卦象中，利涉大川所指的对象一般是处在上卦部分的阴爻，此二阴爻位置极佳，又可以看做是很有前途的年轻人，这样的年轻人有利于渡过大河去锻炼自己，建功立业。反过来说，如果像《讼》卦的二阴爻

所处的位置 就不适宜去“涉大川”。在卦辞中 只有“需”与八卦之象有关 后面的部分则与八卦无关。

[译文]：满足人们需要的雨。年轻人要在实践中体现自我价值，亨。这样做吉。有利于渡过大河去锻炼自己，建功立业。

[象辞解]：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注释]：《说文》：“宴，安也。”象辞是将二阴爻取象为小臣或女人。君主身边的小人或是参政，或是享乐。参政有可能会乱政；享乐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是其陪伴君主的本职和所得，与别人无害。象辞只写了应该“饮食宴乐”，我们也应该看到忽略不写的一面，即可以享乐而不可以参政。

[译文]：（君主身边的小臣或女人）应该充分享受饮酒吃饭、安全欢乐的生活（而不要去做自己职责以外的事情）。

[爻辞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注释]：邑外为郊，实指庄稼地。需于郊，西北地区容易出现旱情，雨水下到了庄稼地里也意味着丰收在望。恒，《彖传》：“恒，久也。”《说文》：“恒，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间，上下心以舟施，恒也。”“久”“常”之说与字形之义不符。敝文认为从字义产生的角度分析，篆文“恒”之“二”应当指的是河的两岸，以“舟”摆渡两岸之人。“心”是指有渡人之心。恒就是要存济人之心，乐于帮助别人。“需于郊，利用恒”是两个并列句，意思是雨下到庄稼地里，是老天在帮助人们；境况好的也应当帮助那些受灾的人。无咎，这样做没有错。

[译文]：就像雨水下到庄稼地里一样，富裕的人要帮助那些遭受灾荒的人，不会有错。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注释]：沙，不长庄稼的沙土地。需于沙，雨水落在了不长庄稼

的沙土地里。九二处位不正，雨也没有下到正地方，又谓之做好事不得其所。小，庄稼地的主人。雨水没有下到他耕种的庄稼地里，却下到了旁边的沙土地里，当然要有怨言了。终吉，一是说有雨总比没有雨好，二是你这块庄稼地没有下雨，别人的庄稼地可能有雨，不能以局部利益代表整体利益。

[译文]：雨水下到了沙土地里，庄稼地的主人有责难之言，但下雨最终还是吉祥的。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注释]：九三动极，暴雨成灾。需于泥，暴雨过后，地上到处都成了泥水。至，《说文》：“鸟飞从高下至地也。”表示从天上落到地下。致寇至，导致强盗下来。寇为虚指，暴雨毁灭了庄稼，就像是从天上下来了一伙强盗。比喻做事不可走极端，好事做过了也会成为坏事的。

[译文]：暴雨使庄稼毁于泥水中，就像是从天上下来了一伙强盗。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注释]：血，通“洫”，沟洫。需于血，雨水流入沟洫中。穴，《说文》：“穴，土室也。”指半地穴式的房屋。出自穴，从居住的房屋流出。爻辞似乎指原始居住群落的排水系统，建筑民居应预先设计排水沟渠。六四居外近内，水从内流于外，故有此说。爻辞的含义是：当所做之事有可能会产生不良后果时，要有预见地想办法予以排解。

[译文]：雨水流进了沟洫中，是从穴居的房屋排出去的。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注释]：九五之需自然是风调雨顺，农业大丰收。造酒需要耗费大量的粮食，有了富余的粮食，是酿酒业兴盛的前提。酒，饮酒。食，吃饭。酒食连用，表示酒宴。

[译文]：风调雨顺，农业丰收了，才可以享受酒食之乐，这样做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注释] 穴 与六四同 指半穴居之室。速，《正义》：“速，召也。”后多以“召”解。《尔雅·释诂下》：“速，疾也。”指快速走路。从“疾”说。不速 不快 指慢慢走来。上六为年老之人 所以走起路来“不速”。不速之客 不是本家的老人 是从外面到我这里来的老人。上六位于最上一爻 不再写雨水 而写老人 老人的智慧同雨水一样有益于人们的生活 所以要敬重他们。三人 所指不详。《集解》引荀爽曰：“三人谓下三阳也 须时当升。非有召者 故曰不速之客。”下三阳进至上六 不通。

[译文]：走进了穴居之室，是三个年老的客人，要敬重他们，最终是吉祥的。

[卦结]：

需是借雨水谈人生，任何事情都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初九雨水下到庄稼地里，有益于人类，丰收的人家应当救济那些受灾之人；九二就像雨下到沙地里一样，好事做的不恰当，也会受到抱怨；九三如同下暴雨，好事做的过了，人们会反受其害；六四雨水下到房屋中，要用沟洫引导出去，同样，做事情出现了问题，也要进行排解，而不要积淤成灾；九五风调雨顺，粮食丰收了，才可享受酒食之乐；上六有老人到我这里来，要敬重他们。

6. ䷅ 讼卦

[卦象解]：

会意兼指事卦。四阳为主动爻；九五位正，为指事爻。

(1) 六爻中五爻皆位反，惟九五位正。九五发号施令，余爻不

从，有讼之象。(2)与《需》卦相反，本卦二阴爻处下位，子女为顽劣之象，没有前途。(3)本卦与《明夷》卦形成反卦，《明夷》是六五爻位反，君昏臣明；《讼》是九五爻位正，君明臣昏。

明来知德《周易集注》(后文简称《集注》)曰：“讼者，争辩也。其卦坎下乾上，以二象论，天运乎上，其行相违，所以成讼；以卦德论，上以刚陵乎下，下以险伺乎上；以一人言，内险而外健；以二人言，己险而彼健。险与健相持，皆欲求胜，此必讼之道也。”此由八卦衍生出四种卦象来论述“讼”，但相比六爻卦象，则显现出寓意浅薄之处，而且险与健也没有争讼之必然。

[卦辞解]：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注释]：《说文》：“讼，争也。”九五正，其余五爻反，有争讼、辩驳之象。前贤于“讼”意多有误解，如《周易内传》云：“凡势位不相敌，而负直以相亢，怀险以求伸，则讼。”认为君主不明是讼的起因。其实相反，卦象所显示的，是君主明而属下不从才是讼的缘由。还有如《程传》曰：“讼者，求辨其曲直也。”认为欲辨曲直者有两方，分辨曲直者有一方，“讼”由三方组成。所言不确。从卦象看，讼的主体有二方，起讼者一方，争讼者一方。“九五讼元吉”，君王是起讼者；“九二不克讼”、“九四不克讼”，余爻是应讼或争讼者，因所言没有道理而失败，故写“不克讼”。所讼内容可从“讼”字分析。公言为讼。《尔雅·释诂上》：“公，事也。”《玉篇》：“公，平也，正也。”是因为国事、公事而起争论，不是因为自己的私事，更不是为了打官司。许多人将“讼”解释为官司、诉讼，恐不妥。

窒，王弼注：“窒谓窒塞也。”有孚窒，二阴爻为子女，处下位，无

上行之路。《正义》：“惕，惧也。”前解皆同此。《说文》：“惕，敬也。”尊重别人，服从别人。中吉，一个身处下层的人在青年的时候吉，因为对人谦恭，又有体力，自然为吉。终凶，到老年失去劳动能力就只能过穷困潦倒的生活。利见大人，九五位正居尊，他的言行对你会有教益，见大人会有助于自己。不利涉大川，指二阴爻所代表的孩子，他们出身贫寒，又人穷志短，即使涉大川也无前途可言。本卦辞中的“吉”、“凶”是针对“有孚”的断辞，六爻爻辞所言则是围绕着“讼”而展开，不应将不同含义的卦辞“讼”和“有孚”按同一个思路去理解。

〔译文〕：争讼。子女上行的道路不通，如果谦恭、谨慎地做事，中间还算吉，最终还是凶。有利于去谒见有德行的大人。不利于远涉大河去做事情。

〔象辞解〕：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注释〕作，起。作事，开始做某一件事情。《说文》：“谋，虑难曰谋。”谋始，要考虑到开始做起对整个过程的意義。有两句俗语可以从一个侧面形容象辞含义：一步错，步步错；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卦象中，初爻、三爻都是动位，阴小之爻居此二爻位，表示从开始行动就是错误的，这是五个反爻坚持错误思想的症结所在。《本义》曰：“作事谋始，讼端绝矣。”

〔译文〕：根据卦象所示，君子在做某一件事情时，要充分考虑到起始的重要性。

〔爻辞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注释〕：永，《集解》引虞翻曰：“永：长也。”长久的意思。所，处所。不永所事，不能长久地在一个地方做事，指与别人难以相处。小，指年龄，少不更事。有言，与“讼”意近，喜欢发表与别人不同的见解。这是个倒装句，是因为“小有言”所以才“不永所事”。因为喜

欢发表个人见解，所以难以在一个地方长期处事。终吉，凡言“终吉”或“终凶”都与前面的句子有转折关系，这句话的意思是表面上看“小有言”不受欢迎，实质上说明这个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人才。同样是“讼”，由于六个爻所表示的年龄和地位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结局。

[译文]：不能长久地在一个地方做事，是因为少不更事地发表个人的见解，将来吉。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注释]：不克讼，就是败讼。《说文》：“逋，亡也，从辵，甫声。”眚，《集解》引虞翻曰：“眚，灾也。”按字的原义解，《说文》：“眚，目病生翳也。”患有眼病，看不清东西，比喻观点有错误。无眚，没有看错形势。写这段爻辞的原因：（1）九二为下卦之主，下卦之主不服从上卦之主是常有的事；（2）九二为五个反爻的事主，有了争讼之事，九五大怒之下必然拿九二是问；（3）九二居位不正，必然败讼；（4）九二不胜则逃，表现了能伸能屈，爻辞对此表示赞赏，故曰“无眚”。

[译文]：九二争讼失败，逃回去后藏匿到一个有三百户人家的城邑中，没有看错形势。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注释]：《广韵·有韵》：“旧，故也。”甲骨文写此字如同小鸟在巢中，又指旧有的。旧德，祖上原有的功劳。或将德解作“得”^①，过去所得，意思大致相同。食旧德，自己没有创业能力，只吃祖先留下的老本。终吉，庸庸碌碌的人没功往往也没有过，更不会去参加争辩之事，因此不惹祸招灾，故言终吉。或，六三乃是武士中的小人，本身无能却又尚武。从王事，跟随王出征。无成，空有虚名，成就不了什么大事。

^① 李镜池认为此“德”应为“得”的借用义。参阅《周易探源》中的《关于周易几条爻辞的再解释》一章。

[译文]：无能之人只能依靠祖宗留下的功劳吃饭，这样做很危险，最终还是吉祥的。无能的武士跟随王出征，不会有什么成就。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注释]九四与九二都是“不克讼”但九四不是事主 所以不必躲藏起来。复 返回。九四动居静位 在外近内 有回返之象。即命，顺从命运。渝，《集解》引虞翻曰：“渝 变也。”渝安 变得安于世故，不再坚持原来的观点。九四位于上卦 有较高的修为 知错即改。

[译文]：争讼失败，返回家中，顺从命运。不再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变得安于现状，这样做吉。

九五讼，元吉。

[注释]：九五讼，意在说明“木不钻不透，理不辩不明”这个道理。作为君主，能够经常针对一些问题与属下展开争论，提倡民主政治，而不是搞唯我独尊的一言堂，这样的君主吉祥。元，指君主。

[译文]：经常进行争论，君主吉祥。

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注释]：《本义》：“鞶带，命服之饰。”“褫，夺也。”鞶带，朝服上的腰带，表示官职。三褫，多次剥夺。锡，通“赐”。朝，多解为早晨。散文以为，应以朝廷解之。《广韵·宵韵》：“朝 朝廷也。”朝表示任职于朝廷。终朝，一生在朝中任职。或，一般写在三爻之中，代指尚武或好强之人，将其写在上爻中，一是表示“鞶带”乃因武功所得，同时又表示具有三爻尚武好强、不善曲意逢迎的性格。上九以阳居阴，居九五之上，有据理争强、以理欺君之象，所以数次被君主剥夺了朝带，削去官职。爻辞所以未写“凶”、“吝”，一是不似九二为下卦之主有野心嫌疑；二是其居宗庙之位，虽然言语偏激，其目的终是善意，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所以剥其职权也就足矣，以至多次任职又多次免职。初六、六三没有“讼”的资格 上九凌驾于君王之上 故都没有写“讼”。

[译文]：朝中大臣言辞过于激烈，虽受到君主的重用而被授予官职，但其在朝中的一生会被多次削去官职。

[卦结]：

讼是争辩之意，六爻位置不同，争辩的结果也有所不同；初六喜欢发表个人见解，所以无法在一个地方长期工作；九二争讼失败，躲藏到一个小的村邑中；六三吃祖宗饭，自身无能，也不参加争讼；九四争辩失败，变得安于世故；九五君主主张辩论；上九强行争辩，被数次剥夺官职。

7. ䷆ 师卦

[卦象解]：

取九二为主动爻。在一爻卦中，《师》被排在了最前面，反映了其卦义在周文王的创作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九二在内卦之中，六爻成了以我为主宰的世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要行师征伐。九二阳动于中，动于静，有聚众出师之象。

[卦辞解]：

师，贞丈人吉。无咎。

[注释]：《尔雅·释诂下》：“师，众也。”《彖传》：“师，众也。”聚众为师 作动词解 聚集众人之意。贞 代指聚众之事。丈人 王弼注：“丈人 严庄之称也。”孔颖达疏：“丈人，长老之称。”此说有不妥之处，不应将“丈人”当做名词解释，而应该是松散的词组。“丈”是“人”的定语，即老成持重之人。因阳爻不在尊位，没有大人之象，故没有节制众人的权威，必以老成持重之人才能为之。《集解》引《子夏传》作“大人”说，恐难成立。卦辞之“师”是指众人，爻辞之“师”是指军队，可见其时没有专职的军队，平时是百姓，战时就成了战士。

[译文]：聚集众人，必须是老成持重之人这样做才吉，不

会有错。

[象辞解]: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注释] 容，容纳。民，百姓。畜，《集解》引虞翻曰：“畜，养也。”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后文简称《释文》）：“畜，聚也。”以此讲，“容民”“畜众”就成了二个并列句子，似有不妥。《说文》：“畜，田畜也。”指牲畜，亦应包括马。民和畜都作名词讲。众，多。容民畜众，容纳很多的百姓和牛马，这是作为军队的必要条件。

[译文]：君子按师的要求做，就是要容纳民众，畜养众多的牲畜。

[爻辞解]: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注释]：初六之师是指军队。律，《说文》：“律，均布也。”段玉裁注：“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故曰均布也。”《正义》：“律，法也。”爻辞强调军队的行动要一致。由于“师”的含义是聚众为师，所以要求加以严格约束，行动一致，才有战斗力。否，不，不要。臧，《说文》：“善也。从臣，戕声。”杨树达《释臧》：“盖臧本从臣从戈会意，后乃加片声。……甲文臧字皆象以戈刺臣之形，据形求义，初盖不得为善。以愚考之，臧当以臧获为本义也。”^①据此，臧应是指在战争中被虏获为奴隶的人。否臧，不要用虏获的奴隶做自己军队的士兵。凶，用奴隶做士兵会有凶险，大概是认为有倒戈之险。

[译文]：军队出外行军要保持号令一致。不要用虏获的奴隶做军队的士兵，会有凶。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注释]：九二为一军的主帅，居于中军，也象征着牢牢地掌握着

参见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2 年版。

军队的指挥权。锡：甲骨文写作，毛公鼎写作。李孝定在《甲骨文字集释》中解之：“锡，卜辞假‘易’为之，不从金。”按“易”为王政之意解，锡即为君王之命令。锡后面连缀的字不同，解释也不同，如《晋》“锡马蕃庶”锡马是说王赐马与下属，本爻之“王三锡命”应以“易”解，不以赏赐解，就是王下达命令之意。王三锡命，王不在军中，多次地下达命令，说明主帅不是很听从王的指挥，再者，吉无咎是写在王之前，是意在主帅而不在王。如果是写多次受到王的赏赐，句子的格式可能就会变为“九二在师中，王三锡命，吉无咎”。

〔译文〕：主帅在中军吉，这样没有错。王多次向主帅下达命令。

六三师或舆尸，凶。

〔注释〕：尸，宋郑刚中《周易窥余》：“舆，载也。尸，神主也。古者行师必载庙社之主，所以示三军，以示不敢专赏罚之义。”在爻辞中，有两处写“舆尸”，应把它看做是一个特定词组。殷商之际，鬼神的旨意往往左右着人们的行为，大军出征，也要将社主或“尸”置于车上，“舆尸”大概就是起着这个作用。《楚辞·天问》：“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王逸注：“言武王伐纣，载文王木主，称太子发急欲奉行天诛，为民除害也。”说明周确实有“舆尸”的习俗。爻辞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六三为弱旅，或战或罢，应当根据双方力量的对比和其他客观条件来决定。如果一切行动都按照神的意旨去做，那就必凶无疑。

〔译文〕：指挥军队打仗，如果不按照战争规律去做，而一味地按照神鬼的意旨去做，就会有凶。

六四师，左次无咎。

〔注释〕：《广雅·释诂四》：“次，舍也。”《书·泰誓中》：“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孔传：“次，止也。”次为驻扎之意。左，《兵法》：“上将军居右，偏将军居左。”《乡礼·乡射礼》：“当左物，北面揖。”郑

玄注：“左物，下物也。”左有位卑之意。六四以阴居外，宜静不宜动，又居于六五之下，“左次”的意思好像是指在战争中，当敌方首领以君主的身分高于自己时，宜将军队驻扎下来，先不要进攻。既回避其锋锐，又表示虚意的谦恭。此句不只指行军打仗，亦指政治、生活中的其他方面。

[译文]：打仗中，级别较低的将领所率领的一方应将军队先驻扎下来，这样做没有错。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注释]禽，《尔雅·释鸟》：“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说文》：“禽，走兽总名。”二者说法不同。《程传》解为“禽兽入于田中”。包括了二足之禽和四足之兽。根据“田有禽”分析，“田”有领地、地界之意，陆地上的动物有地界之分，飞鸟则没有地界之分。再根据卦辞“师”分析，师是以敌方为目标，而敌我双方是有明确边界的，所以应为四足之兽。爻辞以“禽”比喻入侵之敌。执，古文“执”字从“幸”，与篆文同。“幸”为手械之形，执字像两手枷桎之人形。

《说文》：“捕罪人也 从𠂔从幸，幸亦声。”执言，俘获他们并进行质问。六五柔弱，不具备攻击的实力，但其爻是卦主，必须要体现出全卦的中心思想，所以写“田有禽”，田里出现了野兽，即敌人都侵犯到自己的领地了，有利于俘获他予以谴责。这是指由于自己力量较弱，尽量从道义上使敌人胆怯。

长子帅师，换了一个角度言出师征伐的情况。六五柔弱，九二有力，所以让长子替自己帅师打仗。六五爻写长子帅师并不意味着其他爻也为长子帅师，每个爻次各有各的说法。《本义》：“长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认为三爻、四爻之象为弟子，恐为误解。弟子只写于五爻，便从五爻解。“弟”是长子的父辈，“子”是长子的同辈。弟子舆尸，《礼记·曲礼上》：“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以为父尸。”是说只有

孙子一辈的人才可做尸，这里的弟和子大概是指他们控制着“舆尸”的权限，动辄以鬼神的意志来左右统帅的命令。因为长子没有绝对的权威，所以弟子们才能够以“舆尸”来参与指挥。长子统帅着军队打仗，却还要听从“弟子”的意旨，这样做肯定是凶。反过来说，如果是君主亲自统帅军队，就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事，社主也就只是一个牌位而已。爻辞的意思是反对由鬼神来指挥人，更反对借鬼神的名义来实现自己的权欲，军队的指挥权只能掌握在统帅手里。

〔译文〕：君主的领地有敌人来侵犯，有利于俘获他予以谴责，没有错。君主的长子统帅军队，君主的兄弟或其他儿子却利用尸主来指挥长子，这样做有凶。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注释〕：上六又为宗庙，位正，战争结束，各安其命。大君，大人和君子。有命，各有不同的命运。开国，建国。大人建立新的国家。承家 指君子。承，《说文》：“奉也 受也。”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契文象两手捧一人之形 奉之义也。”可以理解为因战功接受包括从奴隶到物质到爵位的各种赏赐。家 家族。由小家扩大成为大的家族为承家。《小象》曰：“小人勿用 必乱邦也。”所言“小人”属于道德范畴。爻辞所言“小人”应是针对大人和君子而言的 指地位低贱的人 他们只是统治者用来实现自己理想的工具而已。小人勿用 小人不要去做“开国、承家”的事。这句话体现了阶级秩序的观念。

〔译文〕：大人君子各有其命，大人建立了新的国家，成了新的国君；君子受到各种赏赐，成了一个新的大家族的首领。小人则什么成就也没有。

〔卦结〕：

师卦讲内外卦象，阳爻在内；比卦讲上下卦象，阳爻在上。《师》先《比》后，说明周易将敌我矛盾放在首位。九二地位不为最高，但附者甚众，所以用“师”论之。师为动词，

又有出征之意，初六为奴隶，有倒戈之象，故用之则凶。九二为我之师；六三为败师；六四为退师；六五为进师；上六为成功。

8. ䷇ 比卦

[卦象解]:

《比》卦九五居尊，要优于《师》卦，却排在《师》卦后，体现了卦象规则中对卦间的两大关系，即两个八卦所组成的六爻有两个视角：内卦和外卦的关系，上卦和下卦的关系。上卦贵于下卦，内卦重于外卦；上下分贵贱，内外分敌我，根据不同的卦义选择不同的视角。这两个卦选择了内外关系的视角：《师》、《谦》卦以阳爻之师动于内、伐于外，为一阳指事卦，《比》、《豫》卦以五阴附比阳爻为会意卦，取五阴为主动爻。《比》取五阴比附九五。师卦之义重于比卦，故比卦排后。

[卦辞解]: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注释]:《彖传》：“比 辅也。下顺从也。”筮指六爻筮卦。原，虞翻解：“原筮，再筮也。”《正义》解：“原，穷其情，筮 决其意。”《集解》引干宝曰：“原，卜也。周礼三卜，一曰原兆。”从干宝说，“原”指龟卜之象的一种。《周礼·太卜》：“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郑玄解释道：“兆者，灼龟发于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破裂。原，原田也。”从“原田”理解，原兆的形状就像田地因干旱而龟裂成的不规则的小块。虽然在卦辞中没有讲解“原”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但从《比》的卦象来分析，五阴围在九五周围，服从九五的领导，其主题在于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原”

的意思就像是原田一样，将整体分裂成为相互独立的无数个小块，其主题在于化大为小，化整为零。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就是将一个国家封建成互不统属的无数个单元小国，由王做其共主。这一点在《大象》象辞中表达得尤为明确。其重大意义就是“元永贞”。元，指九五，代表着国君或国体。元永贞，这样做国家可以保持长久不变。

不宁，不安。方，方国。商周时代对少数部族的称呼。据《殷墟卜辞综述》统计，商代武丁时期的方国就有 29 个之多。《粹》“方其出”，《书·汤诰》“诞告万方”都是指方国。此处指周边的方国部落。方来，方国都来依附于九五。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采取这种松散的既有独立性又有整体性的管理方式，会极大地吸引那些经常受到边远部族的骚扰而感到不安的方国前来加盟。后，指后面的不来依附的方国部落。夫，指个体的人。后夫凶，那些没有来依附的人最终会丢掉自己的部族和利益而光剩下自己，故凶。从追随的意义上讲，《比》与《随》卦义相近。

[译文]：众阴小之爻都依附在九五周围吉。龟卜原兆的道理同这一筮卦的道理相吻合，按照“原”兆的思想去做，国君就会保持长久。没有错。没有安全保障的方国部落都会前来投靠。还在后面观望的部族最后只会剩下其头领一个人，凶。

[象辞解]：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注释]：先王，是周公对周文王的敬谓。在所有的象辞中共有 7 个“先王以”，是周公借象辞言周文王根据卦象为将来的周王朝制定的治国方略。国，诸侯封地。万国，一万个诸侯国，乃是虚指，言其多。传说武王伐纣时，聚集了“八百之族”，大概也是虚言。“万国”主要是一种概念。包含着重新进行划分领地的意思。《说文》：“建，立朝律也。”徐灏注笺：“凡言建者，皆朝廷之事……律，犹法度也。”即制定……政策。建万国，制定了设置众多诸侯国的体制。亲，《说文》：“亲

（親），至也。从见，亲声。”段注：“亲，父母者，情之最至者也。故谓之亲。”徐灏注笺：“亲，亲爱者莫如父子、兄弟、夫妇，故谓之六亲。”亲指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的人。亲诸侯，即让同姓子弟做诸侯。《荀子·儒效篇》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也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爻辞有二层意思，一是说周文王依据卦象制定了“建万国，亲诸侯”的建国方略；一是周公的解释，说他是按照周文王的遗志去辅助武王、成王实现“建万国，亲诸侯”的。如果说卦辞中的“原筮”不知所言何意，象辞则给作了明确的表达，二者讲的是同一个意思。应该说在殷末周初，生产力水平（铁器尚未出现）、文字、交通等各方面都相对闭塞和落后，客观上还不具备像秦朝那样能够建立成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条件，而周朝的统辖范围又远远大于商朝，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分封制无疑就是一个时代的伟大创新。可以说，周王朝八百年国运与周公对周文王哲学思想的运用不无关系。

〔译文〕：先王根据卦象的显示，制定了设置无数个小的诸侯国，让有血缘关系的人做诸侯的建国纲领。

〔爻辞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他，吉。

〔注释〕：有孚，应解为九五之子。之，代词，指九五。初六作为事业的起始，只有自己之子相跟随。《释文》：“缶，瓦器也。”《说文》：“盈，满器也。”盈缶，瓦器中装着满满的粮食。他，家庭成员之外的人。有孚盈缶，终来有他，意思是让跟随自己的子女有丰盛的食物，最终才会有其他的人也来跟随自己。

〔译文〕：在创业之初，只有自己之子跟随着，这样没有错。子女有丰盛的食物吃，最终才会有其他人也来依附自己，

吉。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

[注释] 自内 六二居内卦之中，是自己家族内部的人。六二柔弱 取静守之意 不宜吸纳外来成员。

[译文]：比附的都是自己部族内部的成员，这样做吉。

六三比之匪人。

[注释]：《本义》曰：“所比皆非其人之象。”解匪作非。《说文》：“匪，器。似竹筐。从匚 非声。《逸周书》曰：‘实玄黄于匪’。”玄、黄不同色，不同色之物装于一筐，为字之本义。“匪”的构造是匚中非，《说文》：“非，违也。从飞下𠂔，取其相背。”非”是相违背之义，写在匚中，是同在一处又不相同之义。卦爻辞之“匪”大都为此义，如《屯》六二“匪寇婚媾”，虽然是由外而来的武装人员，但不是敌人，而是前来迎亲的人，是朋友。《否》“否之，匪人”，不是同一类人。《大有》九四“匪其彭”，不是那种好张扬的人。用“匪”表示人，都有所对比，指同处在某一个范围但本质不同的人。本文六三阴居阳位，有小人象。匪人，不是志同道合的人。

[译文]：比附者不是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

六四外比之，贞吉。

[注释] 六四居外临内 有外来之象。

[译文]：外面之人来比附，这样做吉。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

吉。

[注释]：《说文》：“显，头明饰也。”段注：“头明饰者，冕弁充耳之类。”古时不同级别的人的帽子上的饰物不同。九五有大人之象，有着极高的身份。显，大概是身份高贵的人的帽子上的饰物。“显比”应是指部族首领一类的人来比附。王用三驱，失前禽，王弼注：“夫三驱之

礼，禽逆来趣己则舍之，背己而走则射之，爱于来而恶于去也。”《程传》云：“三驱之礼，乃礼所谓天子不合围也，成汤祝网是其义也，天子之数，合其三面，前开一路，使之可去。”“王用三驱”是指施仁政，“失前禽”是指分敌我。邑人，随从王田猎的平民。不诚，邑人围住三面呼喊，赶出山野中的野兽让王射猎，“失前禽”的一面则不能呼喊。爻辞借围猎之事指出，对于来投奔、比附自己的方国不要攻击。

〔译文〕：方国首领前来比附。王在田猎时，从三面合围，留一面逃生之路。对趋向自己的禽兽不杀，也不安排参加合围的邑人在这一面呼喊。吉。

上六比之，无首，凶。

〔注释〕首 首领。在九五之上 自己不为首领 又不服从九五管制 为无首。无首者 自己不真心比附别人 别人也不来比附自己，一旦战事加临于己 孤立无援 自然有凶。

〔译文〕：前来比附又不受管制，凶。

〔卦结〕：

“比”是指以小比附大，以下比附上。初六始兴，惟有儿子相比；六二守于内，只有家人相比；六三来比者不是同路人；六四接纳外来比附之人；九五君王示之以仁，比者不绝；上六非真心比之，凶。

9. ䷇ 小畜卦

〔卦象解〕：

指事卦，取六四为主动爻。此卦是一阴卦的最前一卦。六四阴爻独居于上卦，作为妇女或子女，处于上流社会，自然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所以《小畜》卦为一阴卦的最佳卦。

[卦辞解]: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注释]:《释文》:“本又作蓄,同敕六反。积也,聚也。”以畜为蓄。《本义》:“小,阴也。畜,止之义也。上巽下乾,以阴畜阳。又卦唯六四一阴,上下五阳皆为所畜,故为小畜。”以畜为止。

敝文以为,畜指畜养。小,大小的小。小畜,畜养小的牲畜。六四不居尊位却近尊位,把六四看做是畜养的小牲畜,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1)指别人。六四以阴小之爻近君位,可以理解成是君王身边的小人,这种小人如果是权臣,就会贻害于世;如果只是服侍君王的人,只有将他当做永远养不大的小牲畜对待,才亨。如果长大了,于己于君主都会有害,从这个角度讲,“小畜亨”,永远做小畜亨,即永远使其做小事,而勿使其担当重任。(2)指自己。牲畜都是由小渐长至大,小的时候很弱小,大的时候才能看出它健壮的体魄,周在公刘东迁以前是很弱小的,弱小的国家就如同小牲畜一样要干与之相适应的工作,要适应由小渐大的客观规律。卦辞主要指第二方面的意义。小畜亨,像小畜一样地做事亨。《彖传》曰:“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六四只是位正,但不居尊位,何以上下五阳来应之?此说难以相从。

密云不雨,天空中的云浓厚密集,还不到下雨的时机,尚需要继续积蓄能量。自我西郊,我,指周地。西郊,从含义上讲,它不只是一个地域概念,还应包括时空上的概念。相传周的祖先公刘开始迁移到豳定居,历十代至古公亶父又迁到岐山下的周原,始放弃穴居,建立了房屋和城郭,这些在《诗经》中多有记载。古公亶父是文王的祖父。文王后来又把都城迁到了丰邑。周国就是这样由西向东一次次地迁移,一步步地强大。卦辞从表面上看,似是讲西北地区干旱少雨的客观现实,实际上是在讲一个民族在弱小时首先要休养生息的道理,符合六四以弱小近九五的卦象。

[译文]:像小牲畜一样地生长,亨。天空中不断密集着云层,还不到下雨的时候,就像我周国由西东迁,不断壮大的历史。

[象辞解]: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注释]:《尔雅·释诂上》：“懿 美也。”《集解》引虞翻曰：“懿，美也。”文 通“纹” 花纹。懿文 小牲畜身上漂亮的花纹。牲畜在小的时候首先要长一身美丽的毛色。以此喻人 在小的时候 要学习好文化和礼仪 培养一个好的形象。

[译文]：君子要像牲畜在小的时候先长出一身好看的毛色一样，先要学习体现良好形象的品德。

[爻辞解]: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注释]:《程传》言复为“进复于上”，不从。复 回来。初九在下，不入上流，你希望他走上进之道，他却又走回自己走惯了的那条路，可他又有什么错呢？吉。这句话一方面表达了人各有志的观念，另一方面又带有浓重的奴隶主的阶级观。

[译文]：回来时又走在自己熟悉的道路上，这又有什么错呢？吉。

九二牵复，吉。

[注释]：九二居内卦之中，有动之象。小牲畜乱跑易走失，牵着它回来吉。牵牲畜用绳子，管人用家法和礼仪。做家长的有引导和管教的义务。

[译文]：牵着小牲畜回来，吉。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

[注释]：舆，车厢。辐，项安世《周易玩辞》曰：“《释文》云：本亦作輶。子夏、虞翻传皆作輶。”本文以辐解，指车轮上的辐条。说，通“脱”。舆说辐，大概指车走得太快或过于载重，导致辐条脱离了车厢部分。结合卦辞，九三动极，小牲畜体力尚弱，却让它干无法胜任的

工作，这与车轮承载力小、被轧坏辐条的道理是一样的。反目，观点相反 无法同一。夫妻反目，《小象》：“不能正室也。”《集解》引九家易曰：“以妻乘夫，其道逆，故不能正室。”此取阴在阳上之义。爻辞取两个视角：小马拉大车，就如同“舆说辐”；以妻乘夫，肯定会导致“夫妻反目”。意思是不可违背客观规律做事情。

[译文]：车厢与辐条相脱离，夫妻观点相反而难以同一。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注释]：六四为惟一阴爻，又出内至外，如同小畜或是婴儿出生。看爻辞之意，上卦三爻皆是指人而言，所以“六四有孚”应是指新生婴儿。血去惕出，婴儿出母腹时的情景。无咎，是肯定“血去惕出”的说法，谓有所得必有所失。

[译文]：新的婴儿降生，血流出以后，新生儿出了母体，没有错。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注释]：《说文》：“挛，系也。”《程传》：“挛如，谓牵连相从也。”有孚挛如，孩子比肩而长，形容多。富以其邻，比邻家富有。九五居尊，孩子的命运也好。

[译文]：孩子很多又都有出息，将来一定比自己邻近的人家富裕。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注释]：上九之位表示孩子已长成大人。处，是住下来的意思。既雨既处，出行在外逢到下雨找个地方躲避一下是应该的，住下来则做事太过。尚德载妇，是以载妇为德，男子长大了娶妻生子是很正常的，但如果心里只想着娶老婆，就很危险了。后面有“征”字，也可以解为军队出征，劫掠民妇，车载以归。几，《说文》：“几，微也，殆也。”指新月。望，望月。《说文》：“望，出亡在外，望其还也。从亡，望省声。”

望月的天文概念是日月相望。商周之时是以新月为月初 所以“月几望”实际上就是指从初一到十五。月几望 月亮从新月状态到圆满 形容夫妻两地盼望团圆。远征他乡时如果只想回家团圆 就会失去战斗力。

[译文]：逢到下雨就找个地方住下来，男人长大了就只想娶老婆过生活，是很危险的。看着月亮由新月变成望月，心中思念亲人，君子远征作战时这样想就会有凶灾。

[卦结]：

小畜是讲要像小牲畜一样地逐渐生长。初至三爻，借小畜以喻人；四至上爻，言人由小而至大。初九走其自己的道；九二牵复是指要引导；九三不可强其力；六四新生，有得必有失；九五多子多福；上九过于溺爱，长大了也难成大器。

10. ䷉ 履卦

[卦象解]：

会意卦。取五阳为主动爻。

[卦辞解]：

履虎尾，不咥人亨。

[注释]：《正义》曰：“《履》卦名含二义 若以爻言之 则在上履践于下，六三履九二也。若以二卦上下之象言之，则履礼也。在下以礼承事于上，此象之所言，取上下二卦卑承尊之义。”此言或以六三为履者，或以卑卦为履者，但都不符合卦象规则。

履，名词动用，实指五阳，是主动爻之所为，故五阳为履者；将六三喻为虎尾，是被履者。五阳恃其势盛，傲慢、目中无人；六三为武士之爻，以静居动，貌似纤细柔弱，动则勇猛无比。六三因只一阴是无势，处三爻是无威，所以只以“虎尾”喻之。履虎尾，当你踩到老虎尾巴的时候，所看到的只是尾巴，而没看到老虎。《说文》：“咥，大笑也。

从口至声。”《广韵·质韵》：“咍，笑也。”不咍，不笑。既履虎尾，能够认识到履虎尾的严重性而不笑，说明他相对于那些无知的人还是比较聪明的。有的人喜欢以强凌弱，只看到踩在脚下的是纤细的尾巴而狂妄大笑，却不知老虎已经扑向自己。卦辞的意思是：人在得势的时候很容易藐视一切，如果一旦碰到一个看似软弱实则如虎的人时，能够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而收敛起来，这样的人就亨。它意在说明强者如以势欺凌弱者，最终会受到弱者的欺凌，压迫得越强烈，反抗的力度也就越大。另，高亨：“履字当重。上履字乃卦名，下履字乃卦辞也。”^①此言不妥，《周易》原本没有卦名，再重一“履”字做卦名，更不可取。所谓“卦名”其实就是卦辞。

[译文]：踩到了老虎尾巴而没有大笑，这样的人亨。

[象辞解]：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注释]：辩，争辩，辩论。上下，辩论的结果有上下之分，实际上就是观点的对与错。卦辞讲不可以势压人，以强凌弱，象辞就讲以理服人。通过辩论各抒己见，对者有理，错者心服，民心可定矣。

[译文]：君子要通过讲道理来分清对与错，这样才能够安定民心。

[爻辞解]：

初九素履往，无咎。

[注释]：素履，白色普通的鞋。普通的人穿普通的鞋，指没有爵位官职的平民。或比喻那种朴实而不趾高气扬的人。

[译文]：穿着普通的鞋前往，没有错。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注释]：《正义》：“坦坦，平易之貌。”九二动爻居内卦中、静之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

位，应为离隐之象。幽人，隐居的贤士。贞，指九二之所为，动出内中。从卦辞讲，当出现一个不是以强凌弱而是重贤任能的君主时，隐居的贤士就该出山发挥才能了。

[译文]：出山的道路广阔平坦，隐居的贤士这样做吉。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注释]：眇，瞎了一只眼。跛，腿或脚有毛病。能，《说文》：“能，熊属，足似鹿。从肉，目声。能兽坚中，故称能杰也。”爻辞之“能”是指自以为能。六三阴居阳位，先天不足，却处处逞能。眇能视，瞎了一只眼却认为自己的视力最好。跛能履，腿脚有毛病却认为自己走得很快。履虎尾咥人凶，踩到老虎的尾巴上，不知危险已经临近，竟狂妄地大笑，这样的人必凶无疑。武人，尚武之人。大君，大国之君。“武人为于大君”是对“凶”这个断词的一个补充，因为“凶”应是对着具体事情，而“履虎尾，咥人”只是一个概念。如果尚武之人做了一国之君，就会出现这种结局。爻辞似乎在影射商纣王。

[译文]：瞎了一只眼却认为自己的视力最好，腿脚有病却认为自己走得最快。踩到了老虎尾巴上，还得意地大笑，这样的人必凶无疑。如果尚武之人做了一国之君，就是这种结局。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注释]：《正义》：“愬愬 危惧也。”踩到老虎的尾巴上 心里感到害怕，最终吉祥。爻辞的意思是做错了事情并不可怕，只要有悔过之心，最终还是有好的结果。

[译文]：踩到了老虎尾巴，心里惊恐不安，最终吉祥。

九五夬履，贞厉。

[注释]：《集解》引干宝曰：“夬，决也。”《程传》：“夬，刚决也。”言“夬”为果决之义。《彖传》：“履帝位而不疚。”《本义》：“九五以刚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兑说应之，凡事必行，无所疑碍，故其象为夬”

决其履。”所解皆为抽象义。本解倾向于现实性，首先要直译出所包含的现实生活内容。夬，盛气凌人的样子，在《周易》中，所有的“夬”字都包含这种意思。夬履，指行走的步子。九五居尊，形容某些小人物一旦大权在握，就忘乎所以，藐视一切，走起道来也摆架子，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九五是卦主，“夬履贞厉”之意也就是全卦的中心思想。

[译文]：小人物有了权，走起道来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注释]：考，老。祥，福。考祥，老成有福。旋，《说文》：“周旋，旌旗之指挥也。”具体到现实生活，可解为指挥家奴，安排家务。上爻为老人、宗庙，此处言“元吉”，应以继承家业的长子来理解。这句话也包含着相理成分。

[译文]：看他走路一副老成持重有福的样子，让他继承家业，指挥家奴、安排家务一定吉祥。

[卦结]：

履虎尾，表面是以强凌弱，实则危机四伏；初九无官一身轻；九二贤人出隐；六三无能之辈却逞强；九四知错即改；九五小人得志；上九长子知情达理。

11. ䷊ 泰卦

[卦象解]：

会意卦。取三阳为主动爻。

[卦辞解]：

泰，小往大来。吉，亨。

[注释]泰，《释文》：“泰如字，大通也。郑云：通也。马云：大也。”《本义》：“泰，通也。为卦天地交而二气通，故为泰。”此由八卦

而来，也由象辞“天地交，泰”而得出“大通”之义，认为天地相交则通，通即为泰。敝文从六爻卦象解，并重新探讨“泰”的字义。

《说文》：“泰，滑也。从𠂔从水，大，声。”解为“滑”亦不准确。从篆字看，水底滑而有人招扶，因有人招扶而生安稳，是危险中得安全，故“泰”字有扶持、安定之意。卦辞为什么要写“泰”，取安稳之意？

(1) 从内外卦的角度看，因为小者都在外卦，大者都在内卦，此谓“小往大来”，必须让小人出去，有贤能的大人进来，国家才会安定。(2) 从上下卦的角度看，小爻都处在上卦，大者要有开阔的胸襟，容纳身份低微而有贤能的人，并使他们得到某些权力和利益，即所谓的“不拘一格降人才”，国家则安。这两种并行的主题在不同的爻位上有不同的表达。

[译文]：有人辅佐则安稳。只有小者出去，贤者才会进来。吉祥，成功。

[象辞解]：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注释]：《泰》乃吉亨之卦，根据“天地交”之辞看，如此写，是为了避免写成地在上或天在地下。地在上乃表示天地翻覆，天下大乱，为不吉之言。所以“天地交”首先应看成是一种语法修辞，其次才是表达天地相交的哲学思想。后，《集解》引虞翻曰：“后，君也。”其时的方国部落首领也称后，但象辞将他们都归类于“君子”；商王则称王而不称后。不是开天辟地的君王，《象》不会将之写入象辞中，而且根据象辞所讲的内容，也不会是泛指上古的君王，最有可能的应是夏后启。夏朝的君主称作“后”，《史记·夏本纪》：“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都称“夏后”。而且夏后启建立了私有制的家天下，是最值得纪念的。天地相交至少要有两个结果，一是天降万物于地，人

便有了财产概念；二是天降神权于君王，君王号称为天子，即是代表了神权。如此，人间便有了尊卑秩序。象辞言夏后启，意在纪念他建立了国家和私有制，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释文》：“财，荀作裁。”王夫之《周易内传》：“财与裁通。”都解为“裁”。敝文仍以“财”解。财，财产，卦象三阴爻可视为财。天地，天和地也有上下之别，比喻为君与民的尊卑观念。道，抽象概念。财成天地之道，财产成为天地运转的中心，成为人们终生为之奋斗的“道”。辅相，郑玄曰：“辅相，左右助也。”辅助、治理之义。宜，适宜。辅相天地之宜，是说用财产作为治理国家的权柄是最适宜不过的了。以左右民，《仪礼·乡射礼》：“当左物，北面揖。”郑玄注：“左物，下物也。”《史记·孝文本纪》：“右贤左戚，先民后己，至朋之极也。”右尊左卑，与天地相应。以左右分尊卑。百姓在财产面前自己就产生了尊卑秩序，财产的多寡也就成了社会秩序中无形的调节中枢。这是周公将以政治斗争为中心转入以经济管理为中心的一种成熟的理论。

[译文]：天地相交，安泰。夏后启建立了私有制，将财产造就成天地之间的根本大道，用它来治理天地间的一切事情最为适宜。在财产的作用下，民众自觉地就有了尊卑秩序。

[爻辞解]：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注释]：茅茹，草根。汇，同类。《集注》：“茹者，茅之根也。初在下，根之象也。汇者，类也。”“拔茅茹，以其汇者，言拔一茅则其根茹牵连同类而起也。”上卦都为阴小之爻，如同庄稼地里的杂草，非拔去才会获得粮食丰收。初九在下，从位置上讲为草根。拔草根，有斩草除根之意。以其汇，概念上与杂草相同的都要拔去。爻辞借物言人，以“拔茅茹，以其汇”外延其义，指出清人就要清除所有奸佞小人，清心就要清除所有私心杂念。清除小人也就是卦辞讲的“小往”，只有使小人出去了，才会有“大来”。征吉，外卦有民而无主，有征伐于外之象。拔茅茹是前提条件，清除了小人，出征才吉。

〔译文〕：把茅草连根拔起，还有与之相同的事物。这样则出征吉。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注释〕：九二为内卦之主。要想成就大业，必须有包容各种事物和思想的胸襟。荒，《书·禹贡》：“五百里荒服。”孔传：“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原指很偏远之地，这里指居于偏远之地的人。包荒，要包容所有的人。冯河，过河，过河征伐敌人。从“冯”字看，是马在冰上走，冬天北方的河面上结成厚冰，车马辍重都可从冰上顺利过河，所以“用冯河”应是讲可以过河去征伐敌国。

《说文》：“遐，远也。”遗，亡也。“朋”指自己手下的人或前来投奔自己的人。如果理解成朋友的话，也不是地位平等的人。不遐遗朋，使动倒装句，不要使朋友远远地离开自己。亡得，失去后又得到。中，位置在中，别人围在自己的周围。中行，居中行事，秉公办事，不偏不倚。九二居三阳之中，又居内卦之中，故有此说。这段爻辞的意思是，要想成大业，必须要有宽阔的胸襟，对手下的人要不偏不倚，不论亲疏，一视同仁。九二和初九因为所处的地位不同，所以要求的思想观念也不同，九二能够包容的事，初九却无法做到。

〔译文〕：要有包容各种人物和思想的胸怀，就可以过河去。不要让朋友离开自己远去或逃亡而去。过去失去的现在应该再得到，这就要求坚持中正的原则行事，对部下都一视同仁。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注释〕：陂，斜坡。往，去。复，回。恤，忧虑。孚，子女。这段爻辞分为两层意思：（1）九三总是想动，但上面三阴爻时刻压制着，使之无以施展，所以前三句讲的是劝慰之言，受到压制只是暂时的。道

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2) 三阴爻又可以看做是子女，子女处在上卦象征着有福 后两句就是站在子女的角度讲的。孚 指子女。因为三爻相连，爻多则不以贵象论，所以只是有“食”福而没有贵福。(3) 如果从辩证关系的角度分析 你现在虽然处境艰难 但孩子将来却有福享 如俗语所讲：“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译文]：没有平坦就不会有斜坡，不出去就不会有回来，当你处在艰难的境遇中，只要抱有这种信念，就不会有错。不要忧虑你的子女，在吃饭方面，他们是有福的。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注释]：《说文》：“翩，疾飞也。从羽，扁声。”《程传》：“翩翩，疾飞之貌。”也可形容人走路很快，不稳重的样子。从相学的角度来讲，这种人行事轻率而不稳重，什么大事也做不成。六四从静，什么事也不做；处在上卦中，享受着上层社会的生活；但其又处于三阴的最下一爻，是没有前途的青年，所以用翩翩来形容。不富以其邻，不如邻家富裕。戒，警告。不戒以孚，不能严格教育自己的子女。

[译文]：这个孩子走起路来一副轻浮的样子。不如邻家富裕，是因为做家长的不能严格教育自己孩子的缘故。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注释]：帝乙，商纣王的父亲。归，王弼注：“妇人谓嫁曰归。”妹，少女的通称。归妹，女子出嫁。《诗经》中说，商为了结好于周人，把挚君之女大任嫁给季历，后来又把莘君之女大妣嫁给文王。这句爻辞大概说的是帝乙为了结好日益强大的周国，将大妣嫁给文王以求福祉的事情。元，当指帝乙，帝乙这样做吉。爻辞非常赞赏帝乙的这种和亲

《诗经·大雅·大明》：“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滨。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俶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

政策。

[译文]：帝乙利用出嫁女子，联姻他国以求得国家的安定。帝乙这样做吉。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注释] 孔氏《正义》认为“爻辞原义指‘城墙崩倒反复于隍’恐难成立。城，城墙。隍，没有水的护城壕。虞翻曰：‘无水称隍，有水称池。’复，是护城壕延伸一圈又回来相合的意思。城复于隍，城墙的外面再挖一圈护城壕，以增加防卫能力。《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歌颂文王‘作邑于丰’时，讲到‘筑城伊洹，作丰伊匹’。洹，《韩诗》作‘洫’，即护城沟。可见，护城沟很早就有。从上六的角度看，上卦柔弱无主，下卦势力强盛，有下阳上侵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要加强自己的防守能力，才能防患于未然。师，指出外打仗。勿用师，不要出城同敌人打，因为敌人太强盛了。自邑告命，惠栋《周易述》解之：‘政教不出于国门。’只能在封闭的城邑中发号施令。

[译文]：在城墙的外面再挖一条护城壕围成一圈。不要让军队出城与敌军作战，只可在城邑中发号施令，但这样做可能要受到羞辱。

[卦结]：

国家安稳，必须要让小人出去，大人才能进来；初九对小人要连根拔起，不让它有生存的环境；九二要用开阔的胸襟去包容万事万物；九三要有与艰难困苦作斗争的思想；六四为人轻浮，家道贫穷；六五帝乙用联姻求和平，吉祥；上六在城墙外面挖壕沟，用于自卫。

12. ䷋ 否卦

[卦象解]：

会意卦。取阴阳分离之义，三阴为卦的主体。

[卦辞解]: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注释]:否，《释文》：“闭也，塞也。”《集解》引崔憬曰：“否，不通也。”此用八卦之象解释，天在上，地在下，因为天上行，地下延，故彼此不通。《彖传》曰：“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用抽象的理论解“否”恐非卦辞本义。

从上下卦卦象分析，三阳爻在上卦，三阴爻在下卦。三爻不得贵也，不得势，所以阴阳爻各行其是，互不节制。阳爻高高在上，阴爻在下，自成一统。阴阳爻虽处一个卦中，却各自抱成团，互不融洽。从内外卦卦象分析，主动爻三阴聚在内卦，如同群小在内。敝文以为，否是否定的意思。否之，不要这样做。其含义是指现实中的人不要如同卦象一样结成小宗派。

匪，字的构造是匚中非，《说文》：“非，违也。从飞下𠄎，取其相背。”“非”是相违背之义，写在匚中，是同在一处又不相同之义。《说文》：“匪，器。似竹筐。从匚，非声。《逸周书》曰：‘实玄黄于匪’。”玄黄不同色，不同色之物装于一筐，正为字之本义。匪人，是指处在一起却不同心同德的人。

大往小来，指卦象的结局，大爻在外，小爻在内，小人喜欢搞宗派党争，这样就容易把大者排挤出去，使小人进来。《泰》卦侧重于大爻，《否》卦侧重于小爻。需要指出的是，不应把“否”与“泰”看成是一对反义词，它们之间没有构成相反的概念。

[译文]：不要这样做，人在一起却离心离德。不利于君子这样做。大者走了，小人却来了。

[象辞解]: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注释]：天地不交，承接《泰》卦象辞所言，表示八卦位置与

《泰》卦相反。俭，《说文》：“俭，约也。”段玉裁注：“约者，缠束也；俭者，不敢放侈之意。”为约束，不放纵。俭德，对自己加强约束的思想。辟，通“避”。难，灾难。荣，炫耀。大者在上，小者在下，互不相交，形成两个对立的集团。如果大者高高在上，放纵自己的权欲，蔑视、欺压在下之人，最终会有灾难发生。

[译文]：君子应当养成一个约束自己的习惯，躲避可能发生的灾难。不要过分地炫耀自己的福禄。

[爻辞解]：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注释]与《泰》初九意思相近，但没有出征之象。

[译文]：把茅草连根拔起，还有与之相同的事物。这样做吉，能够成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注释]：承，承受，接受。包承，包容与接纳之意。六二为内卦之主，有理家之义。小人，指社会地位低微的人。六二接纳小人吉，目的是为了让他干活，无害；君主接纳小人则不吉，会因小人而误国。

《泰》九二言“包荒”，是因九二以阳居中，有刚健制阴之象；《否》六二言“包承”，是小人主动来投顺，君主纳之，就会沆瀣一气，亲小人远君子，故不宜这样做。《小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指大人不与小人相交，所解甚是。《本义》：“阴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顺乎君子之象。”认为是小人包承君子，似有不当。

[译文]：包容、接纳小人吉。大人不这样做才会亨。

六三包羞。

[注释]羞，前人多解为羞耻，恐非羞字本义。《说文》：“羞，进献也。”六三为小人，在三阴的最上一爻，靠近大爻，欲进献礼物给大爻。包羞，包藏着进献的礼品。六三静居动位，有进献之心而尚未施行。如说其对，却有背叛同伙的嫌疑；说其错，打破宗党派系也是一件

好事。所以没写断辞。

〔译文〕：小人手中包藏着礼品。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

〔注释〕：九四动起于静，在三阳的最下一爻，与阴爻相分离。有命，奉命行事。从各爻辞看，小爻搞宗派受到质疑，大爻则没有错。九五居大爻之中，又居尊位，九四是奉九五之命与小人划清界限。畴，《说文》：“耕治之田也。从田 象耕田之形。”指田地。祉，福。离，参见《离》卦，起意于蚕茧，有所包含的意思。畴离祉，田地中包含着福祉。言外之意似是：大人封给你的田地就是对你执行命令的奖赏。

〔译文〕：奉命行事没有错。田地中包含着福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注释〕：九五为大人，泛指君主。休，休息。否，同卦辞意，不要结成小宗派。休否，在休闲娱乐的时候也不要这样做。具体意思是大人在工作的时候有大臣在左右辅助，在休息的时候往往和内臣小人在一起，“休否”是劝诫大人不要老是和那些善于奉承、娱乐的小人在一起，因为这样很容易使自己也变得像小人一样。

其亡其亡，《正义》：“在道消之世 居于尊位而遇小人 必近危难，须恒自戒慎其意，常惧其危亡，言丁宁戒慎如此也。”将“亡”解为灭亡，非其本义。其，人称代词。亡，逃亡，指在有危险的时候逃亡。其亡其亡，你也跑，他也跑，各跑各的。

苞，通“匏”，《汉语大字典》：“匏，葫芦的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叶子掌状分裂，茎上有卷须。果实比葫芦大。晒干后可以用来做涉水的工具，也用来做容器，对半剖开可做水瓢。”鹖冠子《学问篇》：“中流失船，一壶千金。”陆注：“壶，瓠也，佩之可以济涉，南人谓之腰舟。”苞、匏、壶、瓠都是指葫芦，可以浮人渡河。桑，应指楸桑，是初生的嫩桑条，又称女桑。《尔雅·释木》：“女桑 楸桑。”郭璞注：“今俗呼桑树。小而条长者女桑树。”女桑的柔韧性很好，可以用来编

筐系物。“系”有两层含义：一是用桑条子把葫芦系在一起浮着人过河；二是人的性命维系在葫芦上。葫芦的作用相当于现在的救生圈，一个人横渡宽阔的河面没有葫芦的漂浮是有生命危险的。坐着船过河象征着同舟共济，有一种团结的精神；系着葫芦过河，则象征着众叛亲离，个人顾个人。卦象阴阳分离而不融，九五爻辞举这个例子意在说明亲小人、远君子的危害，其结果最终体现了卦象的主旨。

[译文]：休息的时候也不要和小人在一起，如此则大人吉。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你也跑，他也跑，都各跑各的，大人只能把生命维系在用桑条子连在一起的葫芦上了。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注释]：《集解》引侯果曰：“倾为覆也。否穷则倾矣。”将倾解为覆，恐非本义。《说文》：“倾，仄也。从人，人顷，顷亦声。”《广韵·清韵》：“倾，侧也。”倾，倾斜。因搞宗派而导致政权倾斜。倾否，已经发生了倾斜就不要再这样做了。先否后喜，表示时间顺序，前面改正了错误，后面就会出现好的局面。“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①所言同此。

[译文]：政权已经发生了倾斜，就不要再这样做了，前面改正了错误，随后就会出现好的变化。

[卦结]：

否，是说不要结党营私；初六将形同小人的茅草连根拔去；六二可以包承小人；六三包藏着进献的礼品；九四奉命与小人划清界限；九五大人在休息的时候也不要与小人在一起；上九政权已经出现了倾斜，不要和小人在一起了。

^① 《战国策·楚策四》。

13. ䷌ 同人卦

〔卦象解〕：

一阴指事卦。取六二为主动爻。

〔卦辞解〕：

同人于野 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注释〕：在宗族制社会，最为牢不可破的关系是宗亲。六二在内卦之中，阳为发，阴为聚，《说文·冂部》：“同，合会也。”会合，聚集之意，即指六二聚合众人。人，一人。同人，合众人之心犹如一人。

《本义》曰：“同人，与人同也。”似未尽其义。野，涵盖天下之人。同人于野亨，将天下同心之人聚如一人。这一思想，周武王在《周书·泰誓》中有明确表达：“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我有部属三千，其心凝聚得犹如一人，足以敌你亿万之心，就是这个道理。

利涉大川，是卦辞中的第二个论点：六二小爻居于内卦之中，是针对家中的孩子来讲的，应该渡过大河去建功立业。利君子贞，有利于君子这样做。从这段卦辞中可以看到，一方面根据卦象论述一些重大的政治题材，另一方面还要涉及到筮卦者个人的前途命运。所以有时写一个方面，有时要写多个方面。利君子贞是针对个人来写的。

卦中只有六二一个阴爻，与五阳相敌，力量悬殊，所以在描写敌对双方时，都是以己弱敌强为前提。由此也引申出卦的主题：团结才能产生力量。

〔译文〕：将天下的仁人志士聚合在一起，团结得如同一人一样亨。有利于渡过大河去建功立业，有利于君子这样做。

〔象辞解〕：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注释〕：族，宗族。类，相同的人或事物。其时社会的矛盾主要

表现在宗族之间的利益上，宗族中的利益往往是相对一致的，所以说以族为类。类族，即以族为类，以宗族利益为一个共同的利益，这与周王朝推行的宗法制思想是相符合的。辨物，辨别不同性质的事物。类族辨物，是说人们要以宗族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事物曲直的标准。而以此为标准，也就掩盖了人们对阶级矛盾的关注。

[译文]：君子讲团结，就是要以宗族的利益为标准来辨别事物的对与错。

[爻辞解]：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注释]：初九为平民，在军队则指士兵。门，家门。作为百姓只和自己家中的人团结一心是没有错的，作为士兵只和自己家族的人团结一心也是没错的。古时军队中最小的单位是由一个家族之人组成的一个集体，一家之人一条心，这个战斗集体就凝结成了一条心。

[译文]：和自己家中的人团结如同一人，没有错。

六二同人于宗，吝。

[注释]：宗，祖庙，这里代指宗族。阴爻居阴位，不出其位，只团结同宗的人。吝，是指六二只团结自己宗族的人而排斥其他宗族，力量必然不会强大，反而容易受到强大敌人的欺凌。六二居内卦中位，志向应高远一些，故有“吝”的说法。

[译文]：只团结同宗之人，容易受到强大敌人的欺凌。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注释]：戎，《说文》：“戎，兵也。”兵器。莽，草丛。伏，藏匿。将武器藏在草丛中，真正含义是形容将军队藏于百姓中。这句话与“初九同人于门”同出一辙，平时在田间耕作，是农人，战时一起去打仗，是士兵。升其高陵，九三为武士，有耀武扬威之态，高陵即为显露自己、脱离民众之意。三岁不兴，用三年表示一段时间，是对前面句子的总结。你如果站在高处，一方面脱离民众，一方面又暴露了自己，实际

上自己完全处在了劣势的位置，那你的事业就不会兴旺起来。这段爻辞实际上提出了处在劣势中的一种军事战略思想。应用在现实中，要求势弱者应将自己的雄心大志深藏不露，过早地暴露，就会有夭折之虞。

〔译文〕：要把军队隐藏于民众之中。将自己暴露于高处，三年也不会兴盛起来。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注释〕：九四出内居外，动居于静，象征着军队征战于外，被动迎敌。乘，战车。《史记·周本纪》讲牧野之战，周武王“戎车三百乘”，“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可见殷末时，“乘”专指战车。而且在殷墟发掘中，发现五车为一组，二十五车为一大组，每车驾马两匹，车上有甲士三人，一人御车，一人持戈矛，一人操弓箭，战车后面跟有步卒。说明商代后期作战已是战车为主。墉，城墙，在此指屏障。军队驻扎于野外，无险可守，将战车摆开做屏障以迎强敌，这样有利于使全体战士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克，战胜。弗克攻，没有谁能够战胜和攻破这样的战斗集体。这段爻辞主要是描写如何才能使团结转变为力量。

《程传》解：“乘其墉欲攻之。”似乎不符合卦的主题。

〔译文〕：军队驻扎在外，将战车围起来作为城墙，没有谁能够攻克他，吉。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注释〕：号咷，为战友牺牲而痛哭，这是一种缘于亲情的团结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能战胜敌人而后笑。大师，大人之师。只有这样的军队才可称得上是大人之师。克，战胜。相遇，包括所有的遭遇之敌。大师克相遇，这样的军队就能战胜一切敌人。九五是卦主，爻辞等于提出了“同人”的概念。

〔译文〕：所谓的同人，就是能够为失去同伴而号咷痛哭，才会因此而产生战胜敌人的力量而后笑。这是大人之师，他能够战胜一切所遇之敌。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注释]：郊，出城百里为郊，郊外只有耕种田地的平民或奴隶。意思是包括所有国人 不分贫贱。上九为地界 使自己领地内的民众同心同德 就没有可悔恨的。上九爻辞不同于卦辞 包含的概念较小 没有能力“同人于野”所以“同人于郊”才“无悔”。

[译文]：团结所有的国人，就不会有悔恨。

[卦 结]：

“同人于野”是指团结天下豪杰；初九团结家人；六二团结宗族之人；九三要藏兵于民，示敌以弱；九四讲团结就是力量；九五言“同人”的概念：同悲才有同喜；上九团结国内所有的人。

14. ䷍ 大有卦

[卦象解]：

会意卦。取五阳为主动爻。

[卦辞解]：

大有元亨。

[注释]：《彖传》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此言不甚明确，“柔得尊位”可称为“中”而难以称“大”。《本义》：“大有，所有之大也。”所指主体不明确。《大有》为五阳卦，大，指五阳爻。凡卦辞言“大”者，皆为阳爻，如“大畜”、“大壮”，以阳爻为“大”的主体。我们理解“大”的含义，应重在阳爻所表示的概念，而非指其数量或居尊位。此“大”可理解为朝中重臣，其作用相对于君王身边的小臣和后妃。元，指六五，国君之位。六五象征着以幼小或柔弱之人作为君，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大爻手中，这样可保国运长久。“大有”与后宫乱政、宦官篡权进行对应比较，才显出它的沉重分量。《集解》引郑玄曰：“六五体离处乾之上，犹大臣有圣明之德，代君为

政，处其位，有其事而理之也。元亨者，又能长群臣以善使，嘉会礼通，若周公摄政朝诸侯于明堂是也。”其所据卦象不敢苟同，但所解之理甚通。至于周公摄政，当在写卦辞之后。

[译文]：重臣辅政，可保国运长久。

[象辞解]：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注释]：这段象辞可以说就是周公的自白，武王死后，周公旦辅政成王，受到流言中伤，后举兵东征平定“三监之乱”，又在洛水北岸修建了东都洛邑。周公的所作所为正好吻合卦中所言。句中的顺天休命，不是简单地阐释卦象，而是深刻地表达了对忍辱负重完成先王使命的感慨之情。其与《鼎·象》中的“命”字都放在句子的最后，是指完成使命，而不是将“命”施之于人。这是周公借象辞明心迹于后世。

[译文]：我按照卦辞所言去做，主要是为了遏止邪恶势力，弘扬善美思想，顺应天意，完成先王交给自己的使命。

[爻辞解]：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注释]：本卦讲的完全是政权政治，初九爻地位低下，随从别人行事。《说文》：“害，伤也。”有害于别人。无交害，没有结交那些坏人。初九位正，不与坏人相交。匪，不是同一类人。咎，错。匪咎，不同有错的人一伙。则，准则。艰则，在艰难的环境中依然坚持自己的准则。

[译文]：不去结交坏人，不与有错的人一伙。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准则，不会有错。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注释]：“大车”指大者乘坐的车，与卦辞“大有”有关。如“大

與”，是写在《大壮》卦中，也是与卦辞的“大”有关，没有“大”的卦则不写大车或大輿。九二动出内卦之中，是车的出发点，载着大人到六五所在之处。爻辞重在大臣可行“大有”之事。

[译文]：车上载着大人从家中出发到远方去，没有错。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注释]：《正义》：“九三处大有之时，居下体之极，乘刚健之上，履得其位，与五同功。五为王位，三既与之同功，则威权之盛莫盛于此，乃得通乎天子之道，故云‘公用亨于天子’。”此解甚为得当。公，商朝“封君有侯、伯两种”^①，只有侯、伯两种爵位，没有“公”爵。九三位于六五之下，此“公”应该是对朝中大臣的尊贵之称，如“三公”等。用，《说文》：“用，可施行也。从卜，从中。”指做某种事情。《本义》：“亨，《春秋传》作享，谓朝献也。古者亨通之亨，享献之享，烹饪之烹，戒作亨字。”将亨解作享，敝文不从此说。亨，同“元亨”之亨，又指具有某种职权。九三位正主动，可以名正言顺、主动地去辅佐天子，并行使天子的职权。小人，指身份。小人弗克，九三又从武士，相对于“公”而言，是身份低微而又逞勇好胜的人，如果没有相应的身份而去做辅佐天子之类的事情，会有篡位的嫌疑，所以说“小人”不能去做这样的事情。天子，范围比王要广，因为在卦爻辞中的王都是指商王，本爻辞只是讲卦象中的道理，并不是针对商王，所以写“天子”而不写王。

[译文]：公去行使天子的职权，身份低微的人则不能胜任这项工作。

九四匪其彭，无咎。

[注释]：彭，《程传》：“彭，盛多之貌。”不从此说。《说文》：“彭，鼓声也。从豉，彡声。”豉，即鼓之初字；彡，为鼓声的会意之

参见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页。

形。“彭”是形容某些人做点事情便大肆张扬。匪其彭，不张扬其事，肩负重任却默默无闻地做实事。

[译文]：不是那种好张扬、鼓吹自己的人，没有错。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注释]：厥，《尔雅·释言》：“厥，其也。”《正义》：“厥，其也。”代词。所代指的范围比较广泛，上至朝廷、方国，下至宗族、家庭。厥孚，继承事业的孩子。交如，交胫而坐的样子。威如，威严的样子。指其年龄小却颇有家长的派头。

[译文]：继承事业的孩子坐在那里一副威严的样子，吉。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注释]：虞翻曰：“祐，助也。”，上爻为宗庙社稷，上九以阳居阴，勤事上帝神祇，所以神祇也会来祐助自己。武王在《周书·泰誓》中曾谴责商王纣：“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商虽势大，但天不祐，民心背，则必败无疑。本卦中六五虽弱，但下有公辅，上有天祐，又有何不利？

[译文]：我有上帝神祇来祐助，吉，没有不利。

[卦结]：

国君幼小，由辅臣掌握政权，国运可保长久。全卦重在言其正。初九不交接坏人；九二大人乘车前往辅政；九三重臣执掌天子职权；九四不张扬自己；六五幼主自有威严；上九天佑正、善之人。

15. ䷎ 谦卦

[卦象解]：

指事卦。九三为主动爻。三爻从武，九三独阳居内临外，外卦三阴无主，有以内攻外、侵伐邻国之意。

[卦辞解]:

谦亨，君子有终。

[注释] 谦，《说文》：“谦，敬也。”《字汇·言部》：“谦，不自满也。”《集解》引郑玄曰：“谦者，自贬损以下人。”《正义》：“谦者，屈躬下物，先人后己。”所解字义都与古字的造字法不符。敝文以为，此字应结合六爻卦象和字的构造义进行分析解释。

谦从言从兼。《说文》：“兼，并也。从右持秝。兼持二禾。”兼，引申为兼并，结合卦象，可以理解为侵伐邻国且兼并之。言，言论。谦，兼并他国的言论。实际上是借卦象提出侵伐兼并他国的主张。所以卦辞讲“谦亨”，意思是根据卦象的提示，倡导以武力兼并他国，才会使国家更加强大。“亨”可以从君子的角度讲，也可以从国家的角度讲。有，卦爻辞中多用为语助词，做名词词头，与后面的字组成名词词组，同时还具有介词的功能。有终，指最终结局。君子有终，是说君子要重视事物发展的最终结局，而不要斤斤计较于事物发展的过程。也可理解为成者王，败者寇的思想。攻打邻近的弱小国家并且兼并他们，其过程可能极为复杂，但要看到最终的结果是有利于自己，同时，一切工作也都应为这个最终目标服务。

[译文]：倡导以武力兼并他国的理论，国家会因此而更加强大，君子要看到最终的结局。

[象辞解]：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注释]：《集解》引刘表曰：“地中有山，以高下下，故曰谦。谦之为道，降己升人，山本地上，今居地中，亦降体之义，故为谦象也。”此以象辞的格式来解“谦”义，实为误解。而且这样讲也不符合常理。

《说文》解“山”曰：“山，宣也，宣气散生万物，有石而高，象形。”高出地面才能称之为“山”，在地之中的又怎么能称之为山呢？更谈不上

山在地中就是表示谦虚。《周易》中的理论都是来自于现实中合理存在的事物，以不合理的事物进行抽象思维只能得出不合理的结论。作为象辞，讲“地中有山，谦”，只是一个固定的格式，不表示其他含义，不应把格式作为概念去强解。“谦”在象辞中的含义同卦辞一样，也是表示“兼并”之义。

衰多益寡，使多的减少，使少的多起来。称，相称。称物，与身份地位相称的物资。平施，平均分配。称物平施的意思是随着国家政权的更替，要使原有的财产根据身份的不同进行重新分配。象辞与卦爻辞有着性质上的区别：六五爻指出“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其实，在物质上的贫富不均只是个借口，其中心思想还在于“侵伐”二字上，它体现了周文王先侵伐兼并周边小国，最后达到灭商兴周、建立霸王之业的决心。周王朝建立后，这一中心思想又反过来威胁到了周王朝的安全稳定，周公采用偷梁换柱的方法，只提要平均财产，不提侵伐兼并，改变了卦辞原意。通过这一点也可看出，周文王和周公在对卦象的认识上是一致的，但处在不同的时代，则需作出不同的解释。

[译文]：君子要按照这一卦象所显示的，使多的减少，使少的多起来，在与每个人身份相称的前提下平均分配财物。

[爻辞解]：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注释]：谦谦，前为动词，后为名词，积极地从事兼并的言论或行为。初六身份低微，通过“谦谦”，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增加物质利益。用涉大川，泛指外出到很远的地方做事，从而建功立业，这里指出去从事兼并的事业。君子，意在提高初六的身份。初六居位不正，又为小人，却也言“吉”，可见吉凶的标准并不全在居位的正反，更重要的还在于对各卦主题的顺逆上。

[译文]：身份低微的人积极地从事兼并的言论和事业，这样的人到很远的地方建功立业，最终会成为君子，吉。

六二鸣谦，贞吉。

[注释] 鸣谦 发表兼并的言论。六二从静，但这个静是相对的，在客观条件不允许兴兵侵伐时，提前做些宣传鼓动工作，是一种积极的姿态。

[译文]：发表兼并的言论，这样做吉。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注释]：劳谦，为兼并而付出劳动。九三作为武士之爻，按理说在本卦中应该体现出勇武之辞，却只言“劳谦”，说明兼并之事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需要调动各种积极的因素来完成，这一“劳”字应包含着劳心、劳力。“有终”，说最终结局。“君子有终”，君子注重最终结局。君子是为了实现最终目标而工作。

[译文]：为了兼并而操劳，君子是为了实现最终目标，吉。

六四无不利，撝谦。

[注释]：无不利，可从三个方面作解释：一是六四从弱从静，以静待变，无不利；二是从内卦的角度而言，六四为接壤之弱邻，攻之无不利，即相同于战国时期“远交近伐”的外交理论；三是六四从静从正，已经被兼并，故言无不利。由于“无不利”直接写在“六四”之后，没有其他提示，只好列出几点假设作为解卦时的参考。《说文》：“撝，裂也。”指将一体的分裂开。撝谦，将分裂开的土地再兼并在一起。此义不甚明了，谦是说侵伐、兼并相邻的国家，原本就不是一体，何以言分裂？似乎认为这些国家原本是一体的，后来才分开的，不过这样解释缺乏历史依据。

[译文]：兼并邻国没有不利，这是将分裂出去的再合并在一起。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注释]：六五为卦主，爻辞体现了全卦主题。富，富庶。邻，邻

国。侵，侵入敌国。伐，征伐。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因为不比邻国富庶就去攻打他，这是一种战乱时强者的理论。爻辞无视商王的权威和势力，不加掩饰地发表自己图谋霸王之业的思想，体现了周文王的胆略和自信。

[译文]：不如自己的邻国富庶，有利于去进攻打击他，不会有不利的事情发生。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注释] 鸣谦 公开发表兼并的言论。上六在上位正 名正言顺地宣传兼并。征 不同于伐 孟子曰：“征者 上伐下也。”打着商王的旗号讨伐邑国 是上六的老谋深算。邑国连用 应是邑为都 国为国土。征邑国为财地两得。

[译文]：名正言顺地宣传兼并，有利于借用商王的旗号兴师讨伐和占领别的国都与领土。

[卦 结]：

“谦”是侵伐兼并他国的言论，得自于卦象、爻辞和字的构造义。形声字，声中亦有形。“谦谦”，重在做，是初六借以晋身的机会，谦的结果是利益；“鸣谦”在其声，身在六二，声在其外；“劳谦”在其力，谦是奋斗的理想；“撝谦”在于过程，谦是行动的目的。六五的“不富”是借口，“侵伐”是手段；两个“无不利”，对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是洞若观火。

16. ䷏ 豫卦

[卦象解]：

会意卦。取五阴为主动爻，是五个阴爻围在九四周围。第四爻有祭祀之意，本卦有众人祭祀宗庙、神祇之象。《系辞》：“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此以九四为假想敌人，

九四居外临内，如同“暴客”临境，我方当加强戒备，严防敌人来犯。《系辞》所言卦象应当与《周易》不同，而且早于《周易》。因为它所反映的是早期的部族战争，没有卦辞“豫”所包含的丰富内容。

[卦辞解]：

豫，利建侯、行师。

[注释]：《正义》：“谓之豫者，取逸豫之义。以和顺而动，动不违众，众皆悦豫，故谓之豫也。”《本义》：“豫，和乐也。”和乐之说未必是豫的本义。

《说文》：“豫，象之大者。”关于“象”，可以界定两种含义与豫有关者：（1）古乐名。相传是周武王打败殷纣王后所作的音乐，《墨子·三辩》：“因先王之乐，由自作乐，命曰象。”《吕氏春秋·古乐》：“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高诱注：“象，周武王伐纣之乐也。”（2）古代一种手执干戈的舞蹈。《诗·周颂·维清序》：“维清，奏象舞也。”郑玄笺：“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武王制焉。”孔颖达疏：“谓文王时有击刺之法，武王作乐，象而为舞，号其乐曰象舞。”音乐和舞蹈用于古代氏族的祭祀活动由来已久，不会是一时的创造，不论是音乐或是舞蹈，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和演变。如果我们假定“豫”是“象之大者”，有可能是音乐和舞蹈的综合名称。卦辞之“豫”是指用音乐和舞蹈来祭祀上帝。

侯，方国国君，殷朝称方国国君为伯或侯。建，建制，与侯的地位相称的活动。《本义》：“其占利以立君用师也。”似有不妥，因为“侯”都是由王敕封的，不是自己去建立的。建侯是指国君的即位礼仪或与国君有关的庆祝活动。行师，军队出发前举行的仪式。古时最隆重的活动莫过于祭祀宗庙神祇。卦辞认为，这种盛大的仪式同样适用于国君的庆祝活动和军队出征仪式，言外之意是有利于增加君主的责任感和军队的士气。

[译文] : 举行盛大的音乐舞蹈活动 , 可以适用于国君的庆典和军队出征的典礼。

[象辞解]:

象曰 : 雷出地奋 , 豫。先王以作乐崇德 , 殷荐之上帝 , 以配祖考。

[注释]:《说文》:“作,起也。”乐,这里不应单指音乐,还应包括与之相应的舞蹈活动。崇,《玉篇·山部》:“崇,尊也。”有尊崇祖先或上帝之意。作乐崇德,以演奏音乐、跳起舞蹈的形式颂扬上帝的高尚品德,是文王的创新之举。《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杀牛,是商王的主要祭祀方式;禴祭,是文王的主要祭祀方式。禴,从示从龠,《说文》:“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禴祭的主要内容可能就是本象辞所说的“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

殷,《广雅·释诂一》:“殷,大也。”盛大的仪式。荐,进献祭品。《国语·鲁语上》:“周人禘尝而郊稷。”祭祀的神主,后人不会胡乱编纂,文王时可能便将帝尝作为“上帝”来祭祀。殷荐之上帝,用盛大的仪式将祭品进献给上帝帝尝。祖考,即祖先。配,《礼记·明堂位》:“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按照殷礼,生时称王,死则称帝,商王将历代故王都视为上帝来祭祀,无非是让他们保佑自己的江山稳固。而周只有一个上帝,祭祀的上帝也只有一个,后稷以后的历代君主都是以配祀的资格一同祭祀,说明“以配祖考”是为了纪念祖考,与殷礼相比在思想上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随着周的日益强大,周文王欲取商而代之,必须要有天命,于是周以祭祀天帝为主,将自己的祖先后稷作为配祭的对象。从象辞看,似乎是从周文王时就有了“帝尝”的神位,并已经开始隆重祭祀这个“上帝”了。

[译文] : 先王用盛大的音乐舞蹈祭祀活动来赞美祖先的功德,隆重地进献给上帝,并一同祭奠自己的列祖列宗。

[爻辞解]:

初六鸣豫，凶。

[注释]初六指地位卑贱或处在弱小时期。

[译文]：如果大张旗鼓地举行不相配的盛大的祭祀活动，会招致凶祸。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注释]：六二在内里，如果以祭祀宗庙活动而论，就是指在宗庙之内。《说文》：“介，画也。”《集韵·怪韵》：“介，间也。”处于二者之间。介于石，让石头介于人和神之间。大概是指将神像刻在庙内的石头上，人们祭祀神像就等同于祭祀神灵。或把祭祀的场面刻画在庙内的石头上，神灵看到这些画面就等于看到人们随时在祭祀他们。不终日，不会因为太阳西落而停止祭祀。

[译文]：将神像或祭祀神灵的场面刻画在石头上，置于庙内，这样就不会因为太阳西落而停止对神灵的祭祀，这样做吉。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

[注释]：《说文》：“盱，张目也。”睁大眼睛看。“迟，徐行也。”《广雅·释诂二》：“迟，缓也。”慢慢地行动。豫是仪式，也是地位、力量的象征，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意味着树立自己的威信和地位，笼络天下英雄。六三阴居阳位，该动而不动，反而睁大眼睛看别人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一旦错过了行动的时机，意味着成功与自己擦肩而过，将来会为此悔恨。此句言做事要趁热打铁，时机成熟就要果断行动，不可迟疑不决。

[译文]：睁大眼睛看别人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自己有悔恨的感觉。做事情迟疑不决的人会经常后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注释]：由，不见写于《说文》，疑其为“由”的变字，《说文·

由部》：“由，鬼头也。”徐灏注笺：“此字不见经传，惟释氏书有之。”《说文》篆字由写作，后写作由，与“由”的字形相近，如果用于祭祀的话，写为由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九四为祭祀爻，又为动爻。由豫，戴着鬼神模样的面具跳舞。大有得，大人有所得。虽然舞蹈者装神弄鬼，引领神灵下凡，但受益者还是大人。盍簪，头饰，用来拢住头发，聚拢的意思。朋，同一部族或属下的人。勿疑朋盍簪，与上句有别，从卦象看，九四夹在五阴中间，又不居中位，没有统领众阴的权威，所以对众阴有疑虑。但此卦既然有祭祀之象，众阴爻都是来参加祭祀活动的部族之人，并无害意，故言“勿疑”。而且九四不居尊位，没有号召力，只有在祭祀宗庙的前提下，众人才会聚拢来，爻辞意在强调宗庙活动的影响力。

〔译文〕：戴着鬼神模样的面具表演祭祀舞蹈，大人会受到神灵的保佑。不要怀疑，都是部族或属下的人聚拢在一起。

六五贞疾。恒，不死。

〔注释〕：六五以阴小之爻居尊位，非但不能受到神灵的保佑，反而会受到伤害，故言“贞疾”。贞，代指六五。贞疾，这样做会得疾病。恒，篆字的写法是心舟在两岸之间，有以舟济人过河、接济别人、帮助别人之意。恒不死，多做接济别人的事就不会死。

〔译文〕：身居尊位，私心又很重的人这样做会招致疾病。只有经常地去接济别人才不会死亡。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注释〕：冥，黑暗，晚上。冥豫，在黑暗的夜晚举行祭祀活动。成，完成。渝，变。成有渝，即便成功了也会发生变化。无咎，肯定前面的句子。爻辞不主张在夜晚搞祭祀活动。

〔译文〕：在黑暗的夜晚举行祭祀活动，即便是成功了的事情也会发生变化，不会有错。

[卦结]:

豫是以盛大的音乐舞蹈祭祀上帝。初六鸣豫，位卑心高必有凶；六二雕刻石为神物，表示长久祭祀；六三盱豫，看着别人成功而丧失良机；九四由豫，神人交通，大人得益；六五心邪招祸；上六冥豫，夜晚不可有所作为。六爻因人因地因时，各有所为，各有结果。

17. ䷐ 随卦

[卦象解]:

会意卦，由《既济》卦的三爻、四爻变化而来。本卦阴阳爻数量相等，但阳爻所居三个爻位得权得势，主动；阴爻则居虚位而无实力。

《系辞》：“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此乃纪念上古之人发明以牛车马车载重远行，应为《周易》前的筮卦筮辞。从取象看，与《系辞》言《涣》卦的“舟楫”相近，两卦皆二阳在外，一阳在内，内卦外卦阳爻相应，故有从内行于外之辞。《涣》乘“舟”由内及外；《随》则乘牛车马车由内及外。两卦描写了水陆最为便利的交通方法，是人类文明发展阶段的重要体现。但不应与《周易》的《随》卦相混淆。

[卦辞解]:

随，元亨利贞。无咎。

[注释]从卦象看 三阴爻都处在从属之位 上六之宗庙已是名存实亡。阳爻是在《屯》卦的基础上于四爻位上又增加一阳 这样阳爻有位又得势 是‘元亨利贞’系列卦的第二卦。《屯》贵而无势 是等待时机之卦；《随》贵而得势 为创业之卦。随 从。《彖传》：“随时之

义。”就是追随阳爻，或初九以下随上。其思想核心为“识时务”，适应社会变革形势，要求离弃衰颓者，追随新兴者。元亨，君主亨，此君主应为新生势力一方。贞，代指随。利贞，有利于追随君主。无咎，因为上六作为阴爻之主尚存，追随者可能会有所疑问，故有此说。

[译文]：随从君主，君主亨通。有利于追随君主，没有错。

[象辞解]：

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注释]：《说卦传》“向明而治”。向，趋向，将近之意。向晦，天色将暗的时候。《说文》：“宴，安也。”宴息，安心地睡觉休息。这句话的主体可以是阳爻，也可以是阴爻，如果是指阳爻，意思就是说，在形式完全有利于我们的时候，终于可以在晚上睡个安稳觉了；如果是指阴爻，意思就是说，大势已去，在天色将暗的时候应该去睡觉，而不要妄想搞阴谋诡计了。不过从君子的角度看，还是应以阳爻为主体。

[译文]：君子在天下大势已定的时候，终于可以在晚上安稳地睡觉了。

[爻辞解]：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注释]：官，《正义》：“官，谓执掌之职。”项安世《周易玩辞》：“官，主也。初九为一卦之主。”认初九为“官”。初九在下，是没有官职的平民，不应作为“官”的主人。“官”应指九五而言。渝，《集解》引《九家易》曰：“渝，变也。”指官变。贞，代指卦辞“随”。官有渝贞吉，官府的主人改变了，随从新的主人吉。出门交，九四、九五在外卦，初九相应，动而与之相交，故言“出门”。内卦只有初九一个阳爻，如果不出门，就会受到阴爻的压制。《随》为创业之卦，创业时期的特点是不以贵贱论功行赏，初九只要及时追随九五也可以建功立业。商朝的伊尹、周朝的姜尚原来都是身份卑微的人，只有在国家创业之时才会有这种“从奴隶到将军”的奇迹出现。所以要理解“有功”必须要结合

卦辞“随”的含义。

[译文]：官府的主人改变了，追随他吉。走出门去与这些人相交，才能够建功立业，改变自己的地位。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注释]：六二静居内中，欲随从阳爻，而内卦中只有初九一阳，所以只好交结并追随初九之“小子”以求自保，也就失去了交结九四的机会，它体现了两种势力的斗争中，被推翻的一方不知所措，不得不委曲求全，结交“泥腿子”的复杂心态。《本义》：“初阳在下而近，五阳正应而远，二阴柔不能自守，以须正应，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不假言矣。”认为二阴应初九有凶吝之象，而爻辞“不假言矣”。此说诚为主观臆断，爻辞未言凶吝者，就不应以凶吝看。

[译文]：将自己的性命维系在下层有权势的人身上，失去了与上层权贵结交的机会。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注释]：六三虽处下卦，但近上卦，有机会与九四之“丈夫”结交，不与初九“小子”结交。求得，六三为小人，随则有所求，有求必有所得，故言“随有求得”。利居贞，指六三能够结交到上层人物，有出外追随“丈夫”的愿望，但其静居动位，应以静为主，在家中做事就可以了。

[译文]：将自己的生命前途维系在上层人士身上，失去与下层人士交往的机会，这样追随，有求必会有所得。但有利于居于家中追随着做事情。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注释]：获，俘获。九四近九五，居于高位，将猎获之物据为己有。随有获贞凶，可以从两方面分析：一是九四借君主的天威战胜敌人，所俘获之物不交君主，而是自己享用；二是九四居位不正，该静反动，立了大功，有功高震主之嫌。此皆为“凶”道。有孚在道以明，有

孚指长子，古时下属的部族要将自己的长子随从在君主国以做人质。周文王也曾将自己的长子伯邑考作为人质跟随于商纣王，但不幸被商纣王所杀。道，处世思想。明，指君王。道以明，即以明为道，以君王的思想为自己的思想，意思是说，我的思想是符合君王利益的。何咎，又有什么错呢？这段爻辞前一句是写“伴君如伴虎”的危险，后一句是写建立这种追随关系的信用方式——将长子作为抵押物。从“明”字上看，多少有一点周文王的亲身经历在里面。

[译文]：追随得到了大量的俘获，这样做会有凶的。有长子作为人质，说明我是能够遵循君王的意旨去做的，又有什么错呢？

九五孚于嘉，吉。

[注释]：孚，不特定的儿子。儿子是老子最亲近的追随者。嘉，其行为受到广泛的赞扬。如果按照单线思维，众爻追随九五，九五应该被追随者，但在写九五爻辞时，并没有按这一思路写下去，而是通过九五来体现卦的中心思想，描写谁是最坚决的追随者。这种多面性的思维是《周易》写作的一个显著特征。

[译文]：儿子追随君主的行为受到广泛赞扬，吉。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注释]：拘系，把手扭曲着捆绑起来。之，指上六。乃，副词，这才。拘系之乃从，上六为阴爻之主，不把他捆绑起来，他是不会随从别人的。也可以把拘系的对象看做是周边部族的首领。维，维护，担当重任。之，指王。维之，维护着王。用，《说文》：“用，可施行也。从卜，从中。”亨，指权威。用亨，施行权力。能够行使权力的意思。西山，指周，周在商的西边。王用亨于西山，王是因为周的缘故才能够行使王的职权。《吕氏春秋·顺民篇》：“文王处岐事纣，冤侮雅逊，朝夕必时，上贡必适，祭祀必敬。纣喜，命文王称西伯，赐之千里之地。”文王在商的西部称伯，扫除周边部族的叛乱现象，免除了商王征讨西域

的劳苦。

〔译文〕：捆绑着他才会顺从。维护着王，王是由于周的缘故才能够行使着无上的权力。

〔卦结〕：

随就是追随新兴势力；初九结交新的官府；六二委身于卑微之人；六三追随地位高的人；九四追随但有私心，则有凶；九五儿子受到一致的赞扬；上六捆绑着小国之君，他才会服从。

18. 蛊卦



〔卦象解〕：

会意卦。由《未济》卦变化三、四两爻而来。阴爻为主动爻。

〔卦辞解〕：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注释〕：《序卦传》：“蛊者，事也。”《释文》：“蛊，事也，惑也，乱也。《左传》云：‘于文皿虫为蛊。’又云：‘女惑男，风落山为蛊。’《杂卦传》又曰：‘蛊则飭也。’韩康伯注：‘飭，整治也。蛊所以整治其事也。’以上所言蛊义，在卦象、卦爻辞含义、字的构造义上，都难以解的通。

在甲骨文中，写有，皿中一虫；，皿中两虫；而未见有三虫的“蛊”（蠱）字。从造字的角度讲，笔画宜简不宜繁，写三虫必然与写一虫、二虫的意思不同。蛊，《说文》：“腹中虫也。《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晦淫之所生也。皋桀死之鬼亦为蛊，从蠱从皿。皿，物之用也。”此说应与一虫、二虫有关。《说文》：“虫，一名虺。”“虺，蛊之总名也。”蛊，有足谓之蛊。“蛊在皿中，似指有足之毒虫，与毒蛊有关，《周礼·秋官·庶氏》：‘庶氏掌除毒蛊。’郑玄注：‘毒蛊，虫物而’

病害人者。《贼律》曰：‘敢蛊人及教者，弃市。’’《本草纲目》：“造蛊者以百虫置皿中，俾相啖食，取其存者为蛊。……蛊毒不一，南方因有蜥蜴蛊、蜈蚣蛊、蚂蚁蛊、金蚕蛊……等毒。”前面所说的蛊，是含毒的百虫相互残杀后，胜出者才最终得以生存，生存者称为毒蛊。卦辞之蛊不为写其毒性，而取其强者生存之理。这样解释比较符合卦象和卦辞之义。

在对《随》卦的分析中，阳爻得位得势，有取阴而代之之象；《蛊》既是其覆卦，又是其变卦（孔颖达曰：“二二相耦，非覆即变”），也就具有了阴爻取阳而代之之象。这样就出现了两种假设：（1）将阴爻视为阴小邪恶势力，就表示着正义的大厦即将倾覆，大为不吉，《蛊·彖》言“蛊元亨而天下治也”，《本义》：“乱而复治之象也。”这种理论值得商榷，其一，“蛊”字本身没有“治”的含义；其二，如果讲因坏极而施治，因施治而元亨，岂不要对天下所有最坏、最恶之人或事都要称之为“元亨”？（2）将阴爻视为继承父业的儿子，这样就可以把一个极坏的卦变为有利的卦。其条件就是这个儿子必须是在现实社会中经过残酷激烈竞争脱颖而出的取胜者，而不是后来西周所推行的长子继承制。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文王之父季历就是因贤能而继承周王之位。《随》的三阳居于强势位，是阳爻中的创业卦；《蛊》的三阴居于强势位，可以看做是阴爻中的创业卦。卦象中，阳指现在，阴指将来。如《既济》卦以三阳为主动爻，言其“既济”；《未济》卦以阴爻为主动爻，故言曰“未济”，即将来济。创造新的事业，就必须打破传统观念，以竞争出人才，用人才，而不用庸才，“蛊”的字义及其作为卦辞所包涵的重大意义也就在这里。

元，指首领，即蛊所包含的胜出者。蛊元亨，让竞争的胜出者担当重任，国家才会兴旺、富强。利涉大川，专指有前程的儿子的发展趋势，有利于渡过大河去磨炼自己。

甲，《程传》：“甲，数之首，事之始也。”十天干由甲而始，至癸而

终，甲也被视为新官上任的黄道吉日。《集解》引《子夏传》曰：“先甲三日者，辛、壬、癸也。后甲三日者，乙、丙、丁也。”先甲三日，是甲前三位：辛、壬、癸。后甲三日，指甲后三位：乙、丙、丁。十天干依次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如果将十天干看做是一个循环过程，甲、乙、丙为这个过程的开始时期，辛、壬、癸为这个过程的结束时期。敝文以为，本卦辞以“甲”来分界，表示有两个循环过程，即甲前过程和甲后过程，将“甲前三日”写在前面，意在旧的即将结束；“甲后三日”写在后面，意在新的已经开始，甲字起着一个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作用。卦辞重在后一个过程的开始。综观卦辞和爻辞，表面上其将三阴爻作为继承父业的竞胜者来写，实际上是周文王写自己与商纣王之间即将展开的政治上、军事上的残酷斗争，优胜劣汰，胜王败寇。同样是帝喾的后代，惟有胜者才为王。综合来看，蛊的含义可解为：竞争的优胜者。

[译文]：战胜弱者的强者才可继承事业，这样的继承者亨。有利于渡过大河去建功立业。旧的结束了，新的即将开始。

[象辞解]：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注释]：《说文》：“振，举救也。”《广韵·震韵》：“振，举也。”振，指举高之义。民，民众、百姓。育，教育。德，风尚。振民，卦象中阴爻居于尊位，象辞认为这是在把民众提高到一定的地位上。育德，提倡一种教育子女的风尚。卦辞注重竞争意识，象辞提倡教育意识。象辞对卦的主题做了转换，这是时代的需要。

[译文]：君子如果提高民众的地位或精神面貌，就要提倡

《世本王侯大夫谱》：“帝喾元妃有邠氏之女曰姜嫄是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简狄，而生契。”并见《豫·象》解。

从小进行教育的良好风尚。

[爻辞解]: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注释]干，《广韵·翰韵》：“干，茎干。”《字汇·干部》：“干，草木茎也。”是草木的主体，这里代指支撑家庭的主要力量。干父，继承父业，成为支撑家业的主要力量。干父是蛊所产生的结果，初六与六五地位贵贱悬殊，都写有“干父之蛊”，说明重在对“蛊”字的理解，重在竞争的结果，而不看重现有的地位。

考，父、家长。无咎，没有错。考无咎，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一是有孩子能够继承家业，做老人的才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没有犯错误；二是让地位低贱的儿子（以生母定贵贱）通过在现实生活中的锻炼、竞争，最终继承家业，这种做法没有错。古时有权势的人妻妾成群，子凭母贵，子以母贱，初六只能看做是偏房生的孩子。厉，初六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故言其危险。终吉，是说初六地位低贱，只有在竞争中才有机会脱颖而出，否则就没有出路。

[译文]：竞争的优胜者继承了父业，有孩子继承家业，做父亲的没有错。（出生低贱的孩子）在竞争中是很危险的，但这样做最终是吉祥的。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注释]：二爻居内中，有家庭主妇之象，九二阳爻居此位，为男居女位。干母，继承了母亲的事业。比喻喜欢管些婆婆妈妈的事，这样的人没大处。

[译文]：竞争的优胜者却继承了母亲的事业，不可以这样做。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注释]：九三为武士爻，属暴虐之人，由这样的人继承家业，家中的奴仆定会受到虐待，所以说“小有悔”，有怨言之意。无大咎，这

不是大人应当犯的错误。

[译文]：尚武之人继承了父业，奴仆们会有怨言，但这不是大人应犯的错。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注释]：本卦四、五两爻都为阴，四为富，五为贵，根据不同的爻位各有所属。《说文》：“裕，衣物饶也。”富有之意。裕父，像父亲一样富有。往见吝，一是六四从静，不宜他往；二是与六五同类，仗着有钱财前往见六五，会受到六五的羞辱。

[译文]：竞争的优胜者像父亲一样富有，以此前往见贵人会受到羞辱的。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注释]六五是具有高贵品质的人。

[译文]：这样的优胜者继承了父业，一定会受到广泛的赞誉。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注释]：(1) 上九居于六五之上，以阳之体，不屑与阴为伍去争权夺利，所以不存在参与竞争，这大概是不写“蛊”字的原因。(2) 从“王侯”二字看，三阴爻的爻位排列算是极为尊贵的组合，以上九之爻写王侯，在于已跳出王侯的圈子之外，以旁观者的角度来论王侯之非。如在五爻写，就会变成对王侯的崇拜。(3) 从“不事王侯”看，对王、侯有贬义，由此断定，周文王当时的称爵应是“西伯”，而非“周侯”，不然的话就不会这样去写了。

[译文]：不愿跟随、服务于王侯，而把自己的事业看得高于一切。

[卦结]：

蛊的意思是优胜劣汰。初六虽出身低贱但为有才干之人：

九二男子继承母亲之业，不可这样做；九三好武之人继承父业；六四继承父亲丰厚的家业；六五尊贵之人继承家业；上九不参与争权夺利，平平淡淡做人。

19. ䷒ 临卦

[卦象解]:

会意卦。取二阳为主动爻。

[卦辞解]: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注释]：临，林义光《文源》：“品众物也，象人俯视众物形。”

《程传》：“临者，临民，临事，凡所临皆是。在卦，取自上临下，临民之义。”二阳爻在四阴爻的下面，按照正常卦象理解，阳爻受四阴压制并非亨通，但卦辞认为这是大人下临于百姓之中，用一“临”字解卦，起到了点石成金的效果，反映了君以民为天的政治观念。元亨利贞，指二阳爻，如果能下临百姓，与百姓同甘共苦，大人就亨通。这是一个阳爻不在尊位上的“元亨利贞”卦，它在政治思想上的意义显得尤为突出，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至于八月有凶，虞翻曰：“与《遁》旁通，临消于遁，六月卦也，于周为八月。遁弑君父，故至于八月有凶。”《彖传》：“临，刚浸而长。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蜀才曰：“此本坤卦，刚长而柔消，故大亨利正也。案《临》，十二月卦也，自建丑之月至建申之月，凡阅八月则成《否》也。《否》则天地不交，万物不通，是至于八月有凶，斯之谓也。”此解皆以阴阳消息之法，历来解卦者，皆不出消息卦范围。但事实上，周易卦爻辞中，消息卦是不存在的，用消息解卦往往曲解卦义。敝文认为，应从“临”的含义来解释。

《说文》：“至，鸟飞从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犹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来也。”至是从高处下到地来的意思，紧扣“临”这一主题。

夏历八月处在寒露时节，早晨的西北田野已是白霜降临，寒气袭人。于，清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卷一：“于，犹如也。”好像之意。至于八月，是说大人来到百姓中间，如果就像八月时节天上降落下来的白霜一样冷冰冰地让人心寒，那就有凶险了。卦辞讲了“临”的两种内涵，一种是大人下临百姓，关心百姓疾苦，就会“元亨利贞”；一种是漠视百姓疾苦，给百姓带来灾难，这样就得不到群众的拥护，结果就会“凶”。

[译文]：大人能够走到百姓中间，其事业就会通达，这样做有利。但是如果像八月时节从天上落到地面的寒霜一样，对百姓冷冰冰，漠不关心，这样的“临”就会有凶险。

[象辞解]：

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注释]：教，教诲。思，思想。教思，通过施教于民众展现自己的思想。穷，不得志。《论语·卫灵公》：“君子亦有穷乎？”即为此义。容，容纳。保，《广雅·释诂四》：“保定也。”安定。《邾公华钟》：“邾邦是保，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享。”即使子孙永远安定之义。容保民，容纳民众，并使民安定。无疆，是永远之意，同“万年无疆”一样是一句常用的祈福语。象辞的意思是：君子应当把自己的才华施展于民间，为国家的安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与卦辞思想大致相同。

[译文]：君子要深入到民众中去，通过施教于民众来展示自己的思想才华，就不会觉得自己不得志了，这样还可以容纳民众，使民众万年安定。

[爻辞解]：

初九咸临，贞吉。

[注释]前解大都以“感”解咸。本文仍以咸的本字解。《说文》：“咸，皆也。悉也。”

[译文]：咸临是全身心地下临于民众，这样做吉。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译文] 全身心地处于民众之中 吉。没有不利的倾向。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注释]：甘，《说文》：“甘，美也。”，味有甘味，言有甘言，为美言，动听之意。如《左传·昭公十一年》：“今币重而言甘，诱我也。”甘临，六三为小人，对下面只说好听的，而不干实事。无攸利，到其他地方去做事情没有利。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人，不会得到别人的拥护，所以不利。既，完成。既忧之无咎，既然能够忧虑这样做的后果，就不会有错。《正义》：“甘临者，谓甘美谄佞也。”意近。

[译文]：只说好听的而不去实行的人不要到下面去，能够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担忧，就不会犯更大的错误。

六四至临，无咎。

[注释]：上卦之爻近下卦；“至临”是人到即为“临”，见其形而不见其心。六四处于上卦，虽临下卦，却不与下卦融为一体，现实确实如此，也没有错。六四以阴居阴，没有作为。事实上以六四的身份也只好如此。

[译文]：来到民众之中，没有错。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注释]：《程传》：“以明知临天下，大君之所宜也。”解知为智。《说文》：“知，词也，从口从矢。”知可解为以话语达于人。阴爻居尊位，动口而不动手。《周礼·冬官考工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知临，下临于百姓中间问寒问暖。大君，大国之君。吉，指这样会受到百姓的拥戴。

[译文]：下临于百姓之中问寒问暖，大国之君适宜这样做，吉。

上六敦临，吉，无咎。

[注释]敦，《集解》引荀爽曰：“敦厚之意。”上六又有老之意

[译文]: 敦厚的长者到百姓中, (会受到百姓的信赖,) 吉, 没有错。

[卦结]:

“临”指大人下临于百姓之中; 初九全身心地临; 九二亦全身心地临; 六三口惠而实不至; 六四身临而心未临; 六五问寒问暖, 大人宜如此; 上六以老人的身份到百姓中去。

20. ䷓ 观卦

[卦象解]:

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卦象: (1) 二阳高高在上, 像是宗庙或宫廷大门外两旁的高建筑物, 古时称之为“观”, 又称为阙, 《尔雅·释宫》:“观谓之阙。”郭璞注:“宫门双阙。”(2) 根据对卦间取爻相反的原则, 《临》取二阳爻之义, 《观》则取四阴爻为主动爻, 四阴在下仰视二阳, 有观看、学习之意。《集注》:“二阳尊上, 为下四阴所观, 仰观之义也。”正此谓。(3) 四阴爻在卦的下部, 如以子女讲, 属于下层社会没有文化教养、不知礼仪的孩子。

[卦辞解]:

观盥而不荐, 有孚颙若。

[注释]观,《说文》:“观, 谛视也。”从卦象看, 应为以下视上, 表示观看、学习。盥,《说文》:“盥, 洁手也。”《集解》引马融曰:“盥者, 进爵灌地以降神也。”从马融说。荐, 进献祭品。不, 否定词。观盥而不荐,《正义》:“可观之事莫过宗庙之祭。盥其礼盛也。荐者, 谓既灌之后陈荐笾豆之事, 其礼卑也。今所观宗庙之祭, 但观其盥礼, 不观在后笾豆之事。”此意应指观礼不完, 诚意不足。

颙,《说文》:“颙, 大头也。”其字禺页结构。“禺, 母猴属, 头似

鬼”。长有“颡”样的头，此人一定是既愚笨又难看，大概是指我们常见的呆头呆脑、天生智力低下的人。如“愚”，也是以禺为部首，表示很愚钝。敝文认为，“颡”乃指大头之人。若，做事情。有孚，特指这种人的子女。有孚颡若，子女都是智力低下的人才会这样做。卦辞根据四阴爻观看宗庙的祭祀礼仪这个前提，又结合四阴爻都在卦的下部的现象，提出了这一反面论点。所谓“观盥而不荐，有孚颡若”，并不是观礼时祭祀者的行为，而是观看者自己的行为。

[译文]：观看祭祀的降神礼仪。但不再观看进献祭品的仪式，只有子女智力低下的人才会这样做。

[象辞解]：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注释]：省，甲骨文所画眼睛向下看，为上级视察下级。方，四方，周边的方国。观，宗庙之观，与卦辞之“观”有别。先王以省方观，先王省视周所属各方国部落中宗庙之观的规模。民，民众。设，《说文》：“设，施陈也。从言，从殳。殳，使人也。”《玉篇·言部》：“设，置也，陈也。”陈设、设施。教，教育。民设教，民众中用于教化的设施和教育情况。从象辞的内容分析，方观中的神位应该是周所供奉的祖先和神祇，不然周文王何以要去视察？再者周文王很重视对民众的教化，希望各方国的民众从思想上世代代归顺周国君主的领导。从全卦看，卦的重点在于爻辞中的“生”字，《象》的作者是完全明白这一点的，却有意识地避而不谈“生”的问题，只谈城观，这样就巧妙地转换了卦的主题。

[译文]：先王视察四方部族庙观的规模以及在民众中用于教化的设施、教育情况。

[爻辞解]：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注释]：童观，无知的儿童在观看。意思是对某些问题表现出幼

稚和无知。观看是为了学习知识，处在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学习内容，社会生活内容广博，不同的人各有所学。小人，初六为社会下层民众。君子处在士的阶层的人。



[译文]：像儿童一样无知而好奇地观看，处在社会下层的民众这样没有错，而作为有身份的君子也这样看，就会被人讥笑。

六二窥观，利女贞。

[注释]：在家中偷着观看，有利于女孩子这样做。六二观看的内容应是如何管理家务，其含义一是作为女子将来婚嫁后要成为家庭主妇，一些治家方法和往来礼仪是必须要应用的，现在又不便明问；二是指做人应有心计，凡事都要自己留意观察，潜心学习。

[译文]：暗暗地观看学习，有利于女子这样做。

六三观我生，进退。

[注释]：《说文》：“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甲骨文写“生”作、，植物生长的意思。本卦之象，二阳爻位处最上，傲视四阴。“观我生”的含义是讲，“我”虽居其下，却有志于上，最终会高高地站在上面的。“生”与“升”都是指上升，但“生”是由小到大的渐升，是自身力量的生长，是一种趋势；而“升”是由低到高的跨越式的长，是相对应的、外在的变化，所以爻辞写“生”而不写“升”。“生”字还表达了：尊贵之位，有德者皆可居之。进退，三爻尚武，六三却又柔弱，所以要能进也能退。顺势则进，逆势则退，方不失上进之道。

[译文]：看我是怎样向上生长，但要做到能进也能退。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注释]：国，指大国，即商。光，光彩。国家体制中一切先进完善的东西都可视为“国之光”。宾于王，以宾的身份参加商王的朝会。商作为中原大国，有着富庶的经济、先进的文化、相对完善的政治体制，很多东西都需要偏居一隅的周来学习。六四为极静之外爻，既然不

可妄动，不妨将朝会商王作为观摩学习的好机会，也好为将来打下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六四之爻写“宾于王”，在九五之爻却写“君子”，而不再写王，显然其用意不在于“王”。而在于“生”；重心不在于他，而在于我。

[译文]：观看、学习大国的光彩，在作为王的宾客时有利于这样做。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注释]六四写九五为王，九五却写“我生”，其用心不言自明。君子无咎，是“生”的理论，即不光是我可以生，只要是君子都可以这样做。这个“君子”包含着“正人君子”的思想内容和相应的社会阶层，只要是君子这样做都不会有错，而社会底层的民众这样做就会有暴乱的嫌疑。九五爻写“观我生”也包含了周文王必胜的信心。

[译文]：看我是怎样上升到这个位置上的，只要是君子，这样做都不会有错。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注释]其，代词，指下面五爻。上九虚位，只好在上面看着下面的渐渐长上来。观其生也表示心胸开阔；“我”处在上位的时候，完全可以看着别人上升，只要是“君子”就行。

[译文]：看着别人上升，只要是君子就不会有错。

[卦结]：

无知就要观看学习，六爻身份不同，所要学习的内容也就不同。卦辞讲观看祭祀，是个大题目；初六像儿童一样地观看；六二躲在家里观看；六三看我生长，但要能进能退；六四作为宾客观看大国的体制和文化礼仪；九五观看我是怎样生长到上面来的；上九观看着别人生长。

21. 噬嗑卦

[卦象解]:

会意兼指事卦。本卦两阳在初、上爻位，有护卫之意；中间一爻九四指事，有祭祀之象。

《系辞》：“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此乃纪念上古之人以物易物，而致商品出现。从取象看，初九、上六二阳表示限定一个相对的空间，九四居外卦，表示人们走出门去，来到外面的市场中。“日中”指交易时间；“市”指九四，在人们的家外；“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仍然取相对于一定空间的卦象，因为它必须排除为战争而聚会。而《豫》卦没有二阳围护，故言“重门击柝，以待暴客”，有战争的因素。此所以区别两卦之处。《系辞》所言《噬嗑》之辞应该是《周易》以前的筮卦筮辞，与噬嗑卦取象相同，但解释不同。

[卦辞解]:

噬嗑亨，利用狱。

《彖》曰：“颐中有物，曰噬嗑。”《杂卦》：“噬嗑，食也。”解噬嗑为咬口中之物。嗑，《序卦》：“嗑，合也。”以嗑为合，《说文》则解为“多言”。《说文》解噬曰：“噬，啗也，喙也。从口，筮声。”此解不甚明确，噬字为什么写成口、筮结构？是不是与卜筮或祭祀有关？王弼注：“噬，齿也。嗑，合也。凡物之不亲由，间也。物之不齐由，过也。有间与过，齿而合之，所以通也。刑克以通，狱之利也。”《本义》：“噬，齿也。嗑，合也。物有间者，齿而合之也。为卦上下两阳而中虚，颐口之象。九四一阳间于其中，必齿之而后合，故为噬

噬。”对“噬”、“噬”字义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笔者查阅了许多有关资料，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从卦象分析，卦爻辞应该围绕着九四爻象进行写作，噬嗑可能是描写卜筮的史官与神灵交通后的自言自语；或是在宗庙前，氏族首领按照神灵的旨意发布处罚违法者的命令。“利用狱”指出还要给获罪者以申辩的权利，而不要完全听从所谓的神意。但对爻辞则不敢妄加推断，历代解易作品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本书不愿附会先贤之见，姑且留待以后再证。

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九四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上九何校灭耳，凶。

22. 贲卦

[卦象解]：

会意兼指事卦。两阳在初、上爻位有护卫之意；九三为武士爻，卦爻辞描写卫戍国君的武士。

[卦辞解]：

贲亨。小利有攸往。

[注释]：《释文》：“傅氏云：贲，古斑字，文章貌。郑云：有也，文饰之貌。王肃‘符文反’云：有文饰，黄白色。”《序卦》：“贲者，饰也。”皆以饰为贲义。敝文不持此论。

从卦象看，初九与上九两个阳爻围三阴于内，九三动于其中，指事之象是负责卫戍、治安的军士。《广韵·魂韵》：“贲，勇也。”《书·牧誓序》：“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孔颖达疏：“若虎之贲走逐兽，言其猛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王……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虎贲三百人。”以虎贲为勇士。卦辞言“贲”，想必与“虎贲”有着直接的关系，综合卦象，“贲”即代表着警卫战士的职责，又表示一种矫健、勇武的精神面貌。小，指士兵，警卫战士与达官贵人相比，属于小的范畴。

[译文]：做一个矫健的勇士亨。小者有利于出去做事。

[象辞解]：




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注释]：庶，众人，普通百姓。政，《字汇·支部》：“政，以法正民曰政，以道诲人曰教。”政令之意。庶政，君王为百姓制定的法律法规。明庶政，向百姓公布君王的法律法规。折，《广雅·释诂一》：“折，曲也。”《礼记·玉藻》：“折还中距。”弯曲之意。这里应该指弯曲真理。折狱，犯了罪还用歪理邪说进行狡辩。象辞的意思是不光要有警卫部队来负责治安，还要制定相应的治安条例，让百姓都去遵守，以免犯了罪的人按照自己的观点去狡辩而分不清是非曲直。

[译文]：君子在执行治安任务时，应向百姓公布治安条例，按照治安条例对犯罪行为予以处罚，这样就没有人敢弯曲条例进行狡辩了。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

[注释]趾，《尔雅·释言》：“趾，足也。”《说文》：“足，人之足也，在下，从止、口。”止，《说文》：“止，下基也。”《广韵·止韵》：“止，足也。”以上趾、足、止都解为足，散文以为，趾的本义不应为足，这里有必要对“趾”作一下分析。趾，形声字，足止结构。甲骨文

中将“止”写作、，像是起步走路的形态。如“武”，写作，描绘扛着武器，勇武有力地行进。还有“往”。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甲骨文从止，王声。”往是一个动态字，表示从此前往彼处，止则表示起步行走之意。足加止应是表示足的一种形态。趾就是表示脚步行进有力，专用于描写勇武之人矫健的步伐。

舍车，大概就是指“安车”，是君主长途跋涉时可以在上面休息的大车。徒，徒步行走。《周礼·夏官司马》：“虎贲氏，掌先后王而趋以卒伍……王在国，则守王宫。国有大故，则守王门。大丧，亦如之。”“旅贲氏，掌执戈盾，夹王车而趋。左八人，右八人。车止，则持轮。凡祭祀、会同、宾客，则服而趋。”徒就是趋的意思，虎贲战士的职责是保卫君主的安全，国君坐在车上，武士在车的两旁奔走护卫。初九在下阳动，表现了虎贲战士以善跑为荣的自豪感。《夬》：“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也是表现战士以善于奔走为荣，不能胜任者反而像犯了错误一般。

[译文]：矫健的战士步伐有力，护卫大车徒步而进。

六二贲其须。

[注释]：须，胡须。阴居内中，可以看做是军队中的文职人员。文职人员不同于武士，是以须长为美。

[译文]：军队中的文职人员长着修长的胡须。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

[注释]：濡，浸湿。如，《说文》：“如，从随也。”……如……如，形容多。九三尚武，应当与敌作战，但虎贲是君主的警卫，则不去描写战争。贲如濡如，苦练武功，身上的衣服都浸透了汗水。永，长久，经常。

[译文]：矫健的战士勤练武功，汗水浸透了衣服，经常这样做吉。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注释]：皤，《正义》：“皤是素白之色。”皤如，战士都穿着白色

的衣服 说明未穿盔甲。《说文》：“翰 天鸡赤羽也。”天鸡又称锦鸡或山鸡。白马翰如，白色的马，头上插着红色的山鸡羽毛，大概是一种迎亲的仪仗。匪寇婚媾，由军士护卫着君主到他国疆界处迎亲。六四居外，有疆界之意。

[译文]：矫健的战士穿着白色的衣服，骑着白色的马匹，马头上插着红色的山鸡羽毛。这不是一伙入侵者，而是迎亲的队伍。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

[注释]丘园，《正义》：“丘谓丘墟 园谓园圃。”指君主的山丘园林。《本义》：“束帛 薄物 戔戔 浅小之意。”束 量词，小捆。帛，缙。束帛，一小捆缙。戔戔，微薄的样子。吝终吉，负责守卫君主的山丘园林，所得到的赏赐很少，容易被人轻视，但与出征的军队相比，还是比较安全的 而且食宿条件也好 所以说“终吉”。

[译文]：矫健的战士守卫着君主的丘园，所得的赏赐只有很少的一捆缙帛，虽然受到人们的轻视，但最终还是吉祥的。

上九白贲无咎。

[注释]白贲 指没有官职的战士。上九为年纪较大的战士。此卦通篇指战士 没有官贵之象 即便是上九之爻也仅仅是一个战士的身份。无咎 没有野心就不会有错 如果企图获得一官半职就会有“咎”了。

[译文]：只能做一名没有官职的战士，没有错。

[卦 结]：

贲指勇武的卫士；初九以善于奔走为荣；军队中的文职人员以留须为美；九三战士苦练武功；六四护卫君主迎娶新人；六五虎贲战士的报酬很少，但是条件优越；上九勇士没有官职。

23. ䷖ 剥卦

[卦象解]:

指事卦，取上九为主动爻。上九位居五阳之上，有统制五阴之象。单就上九而言，有家长之象，其下五阴，或论子女，或论妻妾，都能成立。此卦言“剥床”，即取妻妾之义。一阳卦中《谦》、《师》都是主动爻，在内，居前；《剥》、《复》则相反，阳爻在外卦的为主动爻，居前。说明作者更注重对卦象含义——即质的把握，而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的约束。初九地位卑微，上九从地位上要优于初九，所以《剥》卦居前。另外，与《剥》卦同一指事爻类型的卦有《家人》和《解》。《家人》卦的上九是全卦惟一反爻，上九以阳居阴，又有老人之象，似是威严的长者，治理的下五爻各安其位，井井有条；还有《解》卦，也是以上爻为指事爻。

[卦辞解]:

剥，不利有攸往。

[注释]:《正义》：“剥者，剥落也。”虞翻曰：“阴消乾也，与《夬》旁通，以柔变刚，小人道长，子弑其父，臣弑其君，故不利有攸往也。”此解“剥”为落，源于消息卦之说，但与爻辞义不符。

《说文》：“剥，裂也。从刀从录，录，刻割也。录亦声。”剥的本义是以刀砍物而致物裂。这一点从卦象上可以得到印证，反过来我们又可以通过“剥”字来理解卦象。(1) 上九居于上位，五阴在其下，有一阳制五阴之象。(2) 从卦形看，五个阴爻从中间断开，如同斧子劈木头一样，斧子劈上头一点，即可顺其丝纹裂至于下，包涵以点带面的管理思想。(3) “剥”是自上用力于下，五阴爻如果指小人，一来上九不在尊位，没有大人之象，二来上九不胜其力，难以控制小人，不妥。如指妻妾，则尚有家长之威。从以上三点看，卦辞之“剥”应该解为管制妻

妾之意，即以 上管下，以家长管妻妾。《剥》卦就是讲管理的哲学。但从爻辞看，有三处言“凶”，此字又略有贬义。不利有攸往，言“剥”讲的道理只能用于管理内部，不宜用此方法去同外面的人打交道。

[译文]：以一阳制约五阴，但不利于将这种方法应用于外面的人和事情。

[象辞解]：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注释]：承接卦辞，讲科学管理的意义。上，泛指统治者。厚，仁厚。厚下，以仁厚对待下属。《集解》引虞翻曰：“君当厚锡于下。”宅，居住。甲骨文“三妇宅新寝”、“今二月宅东寝”、“新寝”、“东寝”即先秦典籍和金文中的“新宫”、“东宫”，是王居息、宴饮之所，其中“宅新寝”与“宅东寝”之“宅”都是指居住的意思。安宅就是要使百姓安心居住。这是保持国家稳定的最基本的要求。

[译文]：作为统治者应当以仁厚对待下属，使他们安心地居住。

[爻辞解]：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

[注释]：剥 是讲以上制下，但运用这种管理方法却有得当与不得当之说，专用于床第之上的管制妻妾之法，则有所不当了。床，睡觉用的床。剥床，以男人的权力寻求男女间的欢愉。足，初六最下为足。蔑，《本义》：“蔑，灭也。”以消亡解。《说文》：“劳目无精也。从苜，人劳则蔑然，从戌。”敝文以为，《说文》所解乃为本义。爻辞“蔑”是形容筋疲力尽的样子。剥床以足蔑，因过度寻求男欢女爱而使腿脚疲乏无力。初六低微，长于劳力，腿脚没有力量就会失去生存能力，故而有凶。

[译文]：因过度寻求男欢女爱而使腿脚疲乏无力，这样做有凶。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

[注释]：二爻为内卦之主，应明断是非。蔑义同上。辨，王弼注：“辨者，足之上也。”《本义》：“辨，床干也。”散文以为，还应以辨的本义解，为分辨之义。辨蔑，失去了分辨是非的能力。贞，代指“辨蔑”。六二是受宠的女人当家主事，丈夫对其言听计从，故凶。“桀有妹喜，纣有妲己”，爻辞似乎有影射商纣王宠信妲己之事。

[译文]：过分地宠幸女人，以至于失去了分辨是非的能力，这样做有凶。

六三剥之无咎。

[注释]：三为武士之爻，六三从静，在闲暇之余寻求生活之爱也无可厚非。而且“剥之”不像“剥床”一样全身心地做这一件事情。

[译文]：在闲暇之余寻求些生活中的欢爱也没有什么错。

六四剥床以肤，凶。

[注释]六四处上卦，社会地位较高。肤，《说文》：“𦞮，皮也。从肉，𦞮声。𦞮，籀文𦞮。”段玉裁注：“今字皮肤从籀文作𦞮，肤行而𦞮废矣。”又，《广雅·释器》：“肤，肉也。”将肤与籀文𦞮解相同。散文以为，也不能否定《周易》原本就没有肤字，如果单纯解肤字，看不出与皮肤有多大关联。肤（𦞮），虎胃结构，虎乃食肉动物，与肉有关。肤也可解作食肉者。《左传》：“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肉食者”即是有权势的人，与肤字之义正好吻合。在《周易》的爻辞中，所有的“肤”都可解释为有权势的人或有钱财的人。剥床以肤，因为有了钱财，奴婢成群，就整日迷于女色。

[译文]：有权势、钱财的人迷于酒色，会有凶。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注释]：《正义》：“贯鱼者，谓众阴也。”此解甚浅。《广雅·释言》：“贯，穿也。”贯鱼，是对卦象的一种形象的解释：一只手只能拿

一条鱼，如果用枝条把鱼穿在起，只需抓着枝条就可以拿很多条鱼，这个枝条就是六五。为什么这样说？从卦象看，上九不居尊位，众阴爻不会服从上九，如果让六五去领导其余四阴爻，只要控制住六五，就等于控制住了所有的阴爻，就如同让王后管理宫女一样。《说文》：“宠，尊居也。”以宫人宠，让处在尊贵位置上的王后管理宫人。用在政治上，武王伐纣以后，他让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去管理商的遗民即同此理。这段爻辞主要谈管理的艺术，体现了抓主要矛盾的哲学思想。

[译文]：六五居于阴爻最尊贵的地位，如同用枝条将很多鱼穿在一起一样可以控制众阴爻，又如同让王后管理着众多的宫女，不会有不利的事情发生。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注释]硕果 比喻大功。《正义》：“硕果不食者，处卦之终，独得完全，不被剥落，犹如硕大之果不为人食也。”其解的语法句式为“硕果不（被人）食”，硕果成了句子的主体。此解不当。散文认为，爻题是爻辞的组成部分，不能剥离爻题去解爻辞。依此理论讲，“上九”应为句子的主语，不食是谓语，硕果是宾语。“硕果不食”是宾语前置，可解为：上九不食硕果。在其他爻辞中也有很多这种现象，如“六五贯鱼”六五用贯鱼的方法进行管理。《讼》“九五讼元吉”大人应对一些问题进行争论。当然这种主语是虚拟的，虽然现在无法断定在《周易》创作时就有爻题，但是这种语法形式确实是存在的。硕果不食，不居大功为己有，使有功之人各有所得。

庐，《说文·广部》：“庐，寄也。秋冬去，春夏居。”《诗·小雅·信南山》：“中田有庐。”郑玄笺：“农人作庐焉。”庐就是农人在田间盖的简易小屋，不过从爻辞看，指平民百姓居住的房屋要更恰当一些。剥庐，治庐。小人，没有身份的人。小人剥庐，没有身份的小人也让他们有房子住，使他们能够管理自己的家舍。君子，有身份的人。君子得舆，把车子赏赐给身份较高的人。出入乘舆，是有身份的象征，虽然这里只提到车子，但其所得的赏赐要远远多于车子。上九一阳高高在上，又不处

尊位 故不应独自享用成功的果实。

[译文]：得到大的果子不自己食用，有了胜利果实大家人人有份，要让君子有车子坐，百姓有房子住。

[卦 结]：

《剥》是谈以上管下的问题。剥床是指滥用权力，贪图女色之娱，初六“剥床”导致足下乏力；六二“剥床”导致是非混淆；六四“剥床”导致家财散尽；六五“贯鱼”是谈管理的艺术；上九是人心上的管理。

24. ䷗ 复卦

[卦象解]：

五阴为主动爻。本卦象以五阴为外，初九为内。初九象征着在外五爻的起点，五阴在外，有众阴回返于内之象。《彖》曰：“复亨，刚反。”持卦变之说，卦变说掩盖了本卦的卦象含义。《本义》：“剥尽则为纯坤，十月之卦，而阳气已生于下矣，积之愈月，然后一阳之体始成而来复，故十有一月，其卦为复。”此以“十二消息卦”解之，远离卦辞本义。

[卦辞解]：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注释]：《集解》引何妥曰：“复者 归本之名。”《正义》曰：“往前离本处而去 今更反于本处 是反本之谓也。”虽有反本之说 但未明确卦象出处。

敝文以为 卦象五阴在外 初九为根。五阴如同游子 终将回归故里 卦辞言“复亨”即为此义。“疾”是思想上有病 即怀疑别人。出入无疾 从家里或部族中出去的人再回来 不会受到怀疑。朋来无咎，

朋指阴爻，前来归附的人。来归附我们的人都没有错。“出入”是出去后又回来的人，“朋来”是从外面来的人，两者不同。它表达了周文王广招贤才的诚意：既往不咎，凡是来者都受欢迎。这两个句子与后面的句子含义不同。

反复其道，其道是自己的道路，在外经商或从事其他工作，反复走自己那条道路。七日来复，十日为一旬，一旬代表人的一生，七日指人在中晚年的时期。落叶归根，倦鸟思林，一个人在外奔波大半生，晚年总归要回到故里。利有攸往，有前面所讲的这种思想就可以远行他乡。

〔译文〕：返回来亨。出外做事的人再回来不会受到怀疑，外面的人前来归顺自己没有错。一个人在外长期从事自己的事业，到晚年总归是要回到故乡的。有利于远行他乡做事。

〔象辞解〕：

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
后不省方。

〔注释〕：象辞与卦爻辞所言完全不同，可能有以下原因：一、从卦象看，初九一阳初起，有阴极而阳生之象；二、从历法上看，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元月各不相同，夏历元月始于寅，符合自然气候和农业生产的需要；而周历元月始于子，近于冬至日，这可能是缘自于周文王的哲学思想。象辞是借卦象来解释周历的起因。但不论怎样解释，都不应本末倒置地将卦辞服从于象辞的含义而把《复》看做是消息卦。其实如果不是出于重大题材，周公不会轻易改变对卦辞的解析。至日，冬至日，是一年当中白天最短的一天。古时认为冬至乃阴阳交替之日，应当静待其变。所以周文王在至日闭关，商旅不行。旅，羁旅在外。

从语法上看，“后不省方”疑为后加，因为“先王”与“后”各为主语，一个《象》辞这样就变成了两句话。如果拆开来讲，就成了“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以不省方”。添加的痕迹太过明显。后，应是指商朝以前的君主，夏朝君主不称王，而称“后”。省，巡视。方，

四方。后不省方 上古时的君主在冬至日不再到各处巡视。此句意在言周历来自于上古帝皇的思想 符合天意 而不是周文王的独创 这是按照周公的思想来理解的。如果这句话是后加的，就不一定是这个意思了。

[译文]：先王根据卦象所示，在冬至日关闭城门关卡，经商旅行的也不再通行。即使上古时候，帝皇在冬至日也不再巡视四方。

[爻辞解]：

初九不远，复。无祗，悔。元吉。

[注释]：不远复，出去不远就回来了。这是从内外的视角讲。《集解》引侯果曰：“祗 大也。”《程传》：“祗 音宜祗 抵也。《玉篇》云 适也 无祗悔 不至于悔也。”此以假借解字。《说文》：“祗 敬也。从方，氏声。”无祗，不敬重。这是从上下的角度讲，初九最下，地位卑贱，所以不为人敬重。但其是卦中惟一的阳爻，被看做是五阴爻的家，所以言“无祗悔”，不敬重会导致悔恨。家再破也能遮风避雨，不应当嫌弃破旧的家。元吉，众阴都归于初九，初九为最大，所以“元”写在初九爻辞中。这个“元”字代表家，初九就是外面五阴的家。

[译文]：走到不远的地方就回来了。不敬重（初九）会导致悔恨，家中吉祥。

六二休复，吉。

[注释]：六二居内卦之中，从静。休，休息。

[译文]：需要休息时就回来，吉。

六三频复，厉无咎。

[注释]：频，《广韵·真韵》：“频 数也。”《字汇·页部》：“频，连也。”三爻喜动 故有频繁之说。《巽》：“九三频巽。”频字也是写在三爻。六三为小人，事业无成，皆因频繁回来之故，喻做事没有恒心。厉，危险。无咎，肯定前面“厉”的判断，其本身没有意义。

[译文] 频繁地回来 , 很危险 , 没错。

六四中行独复。

[注释] : 六四居五阴之中 , 却不在尊位 , 如同有职无权之人 , 别人不听从自己的意见 , 只好自己回来。“中”言其位,“独”言其权,别人不听从自己的话,只有自己管自己。《集解》引虞翻曰:“俗说以四位在五阴之中,而独应‘复’非也。四在外体,又非内象,不在二、五,何得称‘中行’耳?”此说实非。《中孚》二阴居四阳之中,故言“中”,不然,卦辞何以言“中孚”?本卦六四居五阴之中,是六爻卦象,言其“中行”一点不谬。二、五是八卦之象,也可称为“中”。两者所言皆有据,并不矛盾。

[译文] : 同行之人不听指挥,只好独自一人回来。

六五敦复,无悔。

[注释] : 敦,敦厚之人,没有权势。本卦既然以回返为主题,初九就为其重心之爻。六五居于尊位,言重了喧宾夺主,所以以“敦”简言之。无悔,五爻在外居尊,回来理应有悔,但一方面六五以阴居阳,柔而无威;另一方面又以厚道之人应六五,像这种人,在外面不如回来安全,所以言“无悔”。

[译文] : 敦厚的人返回家中,不会为此而悔恨。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注释] : 上六离开初九太远,回来时迷失了方向。眚,《程传》解为“过”过失。不从。《说文》:“眚,目病生翳也。”有灾眚,因眼睛有病看不清道路而走错了方向,导致了灾难的发生。“眚”虽然是指眼病,但用在句子中,是指看问题的观点有错,有错的原因是上六从静不愿回来,有乐不思蜀之义,与卦辞“复”不相应。

“用行师”及其后面的句子切换了主题:将初九视为国君,其出身低微,不为嫡系;上五阴各行其是,不服从初九统制;上六以柔弱之师

远征他国 犯兵家大忌。有此三项 必不克征。十年 等于说永远 但话没说绝。从上六爻辞看 写了互不关联的两层意思 好像不是一次写成的。“迷复 凶 有灾眚”完全可以看做是完整的上六爻辞“用行师终有大败 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很像是后来又加上去的。据此也可以看出,《周易》的创作不是在一时一次能够完成的 是要经过多次修改、补充才能日臻完善。

[译文]:离开家乡太远,回来时迷失了方向,有凶。是因为看问题的观点有错而导致灾难发生。如果以此卦看行军打仗,最终会以大败而告终,原因是国君本身就有凶灾。到这么远的地方打仗,永远不会有胜利的结局。

[卦结]:

复为五阴回归于初九;初九为根,故元吉;六二回到家中休息,为“休复”;六三事业无成,全因“频复”之故;六四居中有职无权,只好独自回来,故言“独复”;六五敦厚之人有思乡之心,故言“敦复”;上六静在外没有思乡之心,故言“迷复”。

25. ䷗ 无妄卦

[卦象解]:

会意卦。取二阴为主动爻。

[卦辞解]: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注释]:《杂卦传》:“无妄 灾也。”言之不确。陆德明《释文》:“无妄 无虚妄也。《说文》云:‘妄 乱也。’马、郑、王肃皆云:‘妄,犹望 谓无所希望也。’《程传》:‘无妄者 至诚也。’《本义》:‘无妄,

实理自然之谓，《史记》作无望，谓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义亦通。”如仅以辞解，很难得其要领。

本卦为二阴卦。二阴爻被阳爻围在二、三爻次上，由于地位偏下，只表示某个人或某种势力被围在其中突围无望。《说文》：“妄：乱也，从女，亡声。”妄是指不服从秩序地乱想、乱做。无妄就是不要从个人的角度去盲目地有所期待，有所作为，反言之，就是要尊重客观现实。当然这种“无妄”是有条件的，处在不同的爻次上需要采用不同的思想和行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用同一个尺度来衡量。

元亨利贞 在《屯》、《随》、《革》、《无妄》、《乾》（不包括《临》卦）等五个“元亨利贞”系列卦中，可以将《无妄》卦排为第四个，卦中阳爻处于高枕无忧的绝对优势。所以“元亨利贞”是从卦象的阳爻角度来讲的，不是取自主动爻，与卦辞中的其他句子没有直接联系。

《说文》：“正，是也，从止，一以止。”按照常用义解“正”应该是讲前进的方向正确。其匪正，如果你不是这样正确地去做。眚，眼病，看不清东西，指看问题有偏差。其匪正有眚，如果你不能这样做，说明你看问题的观点有偏差。不利有攸往，如果不能正确地看问题，就不利于去做事情。卦辞主要是从相互对立的阴阳爻的形势出发，对处在弱势的阴爻提出了行动准则：不要去追求你永远也不会得到的东西，不要期望你永远也实现不了的目标。

〔译文〕：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想法。这是有利于国家安定之卦。如果不是按照“无妄”去做，说明看问题的观点有偏差，就不利于去做相应的事情。

〔象辞解〕：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注释〕：这一象辞与其他象辞在格式上有所不同，在“无妄”的前面又加上了“物与”二字，给卦义增加了新的内容。物与无妄，上天

会将万物赋予那些尊重现实、不心存妄想的人。茂，茂盛。茂对时，不同的时节生长不同的物种。育万物，培育万物。象辞综合阳爻和阴爻两方面的含义：（1）阳爻在《屯》卦的基础上，经过社会变革，与阴爻势力的对立斗争已经结束，转入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工作中来。写“先王以”，意思是先王在讲解卦象含义时曾经提到过这种理论，所以我们现在按照这种理论去做。（2）根据“无妄”的理论，做一切事情都要顺应客观现实和自然规律，不要违背自然规律地做事情，“物与无妄”就是在强调这一思想。

[译文]：上天将万物赋予尊重客观现实的人。先王根据此卦象曾提出，要按照不同的时节生长不同物种的自然规律来培育万事万物。

[爻辞解]：

初九无妄，往吉。

[注释]身份低微的人最尊重客观现实。

[译文]：身份低微的人不会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具有这样的想法出去做事吉。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注释]：六二居内中，从静，是最为无妄之人。耕获，是期望着耕种而有所收获；菑畲，通过耕种将生地变成熟地，是期望着收成一年比一年好，有付出总会有收获。这固然是正确的想法，但是处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强者是不会允许弱者按照这一想法去做的。不耕获，是说不要存在着耕种就会有收获的思想。如果将句子理解成“不耕（不）获”，不符合卦爻辞的写作惯例，如《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并没有写成“无平陂，无往复”。“不耕获，不菑畲”的意思在于弱小之人实际上处于一种不可逆转的绝境之中，不要期望通过个人的主观努力，会改变这种客观现实，惟一所能做的是服从命运的安排。这是胜利者对失败者在思想意识上的强奸。我们还可以把“不耕获，不菑畲”理

解成是一种无为而治的思想。当客观形势不允许你有所作为或是你的作为可能会产生反面效果的时候，你最好是什么也不要去做，这样反而会有所得。《程传》：“不耕而获，不菑而畲，谓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当然也。”此说也有道理。则，原则；“无妄”的原则。

〔译文〕：不要妄想有耕作就会有收获；也不要妄想耕种生地就会变成熟地。能够坚持“无妄”的原则，才有利于出去做事。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得之，邑人之灾。

〔注释〕：前后两个“之灾”的“之”都是到达、导致的意思。无妄之灾，六三身为小人，区别于六二，应该是为了生活而有所作为，却不为，以致到了受灾的地步。

“或”字不能单独使用，一般指好动及不该动却动的人或物，这里指被绳子系住的牛。该动的人不动，不该走脱的牛却自己挣开了绳扣。或系之牛，挣脱了绳扣的牛。行人，路上的人。得之，看见走失的牛而得到它，是无妄之财，不是盗窃而得。邑人，村人。六三属于小人，不劳则不得食，其居动位而静，也想无妄而得财，牛不解人意，顺其属性躁动而走脱，被路上行动的人得去，这叫做静者失财，动者得财。六三爻辞的意思是：不同阶层的人应当用不同的思想去看待问题。

〔译文〕：该动的人不想不动反而有灾。被系着的牛挣脱了绳子，路上行走的人得到了它，这是村邑居民自己招来的灾难。

九四可贞，无咎。

〔注释〕：九四动起于静，是无妄之动。可贞，九四在外，可以走出去，没有错。

〔译文〕：可以走出去，没有错。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注释〕王弼《周易注》：“九五居得尊位，为无妄之主者也。”孔疏从之。此言有误。从卦象看，二阴爻为无妄之主，意思是小人不应有

大的期望，而非指九五，所以居尊之九五不是“无妄”，而是应有“妄”之导致。无妄之疾没有行动的妄念而导致疾病。疾可以按疾病解释，也可以按照错误思想解释。九五居尊贵之位，理应有一番作为，如果也按照无妄的思想去做，整日无所事事，岂不惹病缠身？这样看又变成思想上的病了。勿药有喜，思想上的病不需要用药物治疗就会好起来。

[译文]：不去想也不去做，会导致疾病缠身。思想上的病不需要药物治疗，自己就会好起来。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注释]：上爻为老，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事先应有主见，如果老人也没有目的地走路除非是眼睛有病看不清道路。眚眼睛有病形容错误地看问题。既然不能正确看问题就不利于出去做事情。

[译文]：没有妄念却去行走，容易因看不清道路而走错方向，不利于出去。

[卦结]：

无妄就是不心存妄想；初九没有妄想吉；六二不要存在有付出就会有收获的思想；六三无妄，则有失财之灾；九四可以行动；九五无妄，会导致疾病发生；上九如果漫无目的地行走，除非是眼睛有病。

26. ䷍ 大畜卦

[卦象解]：

会意卦。排于《无妄》之后，取四阳为主动爻。

[卦辞解]：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注释]：《释文》：“本又作蓄，……义与小畜同。”《程传》：“所畜

至大之象。畜为畜止，又为畜聚，止则聚矣。”皆以畜为蓄。拙文仍以畜解。

大，阳爻。畜，名词动用，畜养牲畜。从爻辞看，所言之畜有马、童牛、豕，不能都算是大的牲畜，因此不应与《小畜》卦作对应。为什么卦辞讲“大畜利贞”？从创作者的意图看，似乎很忌讳二阴处在四、五爻的位置上，小人居于如此的高位，国家必不安定。以“畜”定二阴之实，其无害于人反而有益于，这样即便是把二阴当做小人讲，也是被大人所利用和控制。也可以说卦辞是对卦象进行选择性的解释，把卦象中有益的一面挖掘出来，屏弃消极的一面，充分体现了作者积极向上的思想。

不家食吉，尽管本卦以大爻为主，让大爻控制住小爻，但二阴的作用也是无法回避的，他一旦掌握政权，就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危害。所以此句避重就轻，将二阴所处的位置比作是享受荣华富贵，“食”的含义就是只享受不做事。利涉大川，这是将阴爻从子女的角度讲，通常是阴爻处在较为尊贵的位置时才写这个词句，意思是年轻人有很好的前程，应尽早出去锻炼自己，建功立业。概括来看，“大畜利贞”是指大爻而言，其后的两句是针对小爻而言。

〔译文〕：大人要像畜养牲畜一样对待小人，有利于这样做。不在家中吃饭吉。有利于渡过大河去。

〔象辞解〕：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注释〕：多，多少之多。前言，前人的一些言论。识，记住。《正义》曰：“多记识前代之言、往贤之行，使所闻多见以畜积己德。”不过，“往行”应该解释为君子之往，君子之行，而不是“往贤之行”。往行，前往行走。“多识前言，往行”，多吸取前人的经验，然后才能走好自己前面的路。这句话写的是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以，按照前面所讲

的去做。畜，由小畜养至大，畜养、增长之义。德，概念较为宽泛，指某种思想意识，这里讲的是将别人的经验转化成为自己的思想。以畜其德，用这种方法来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这段象辞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是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一种升华。象辞重点针对二阴爻，认为年轻人要不断学习前人的经验才能不愧于自己所处的地位。

〔译文〕：君子由于处在尊贵的地位，要多学习一些前人的思想言论，并按照这种理论去实践，才能逐渐地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才能。

〔爻辞解〕：

初九有厉，利已。

〔注释〕：初九位卑，也想被畜养，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已，止。利已，《本义》：“利于止也。”有利于停止这样去想或做。

〔译文〕：初九危险，有利于停止（自己的行为）。

九二舆说辐。

〔注释〕：说，假借为脱。舆，车厢。辐，车厢下面钩住车轴的木制机件，今人谓之车辐，纳轴于其中，形如伏兔，故又名伏兔。九二之畜不安于内而欲动，根据卦辞之意，卦中之物宜静不宜动，尤其在内卦之中，宜守中而不变。舆说辐，散文认为，这是指将车厢连接车轴的木钩卸掉，表示马养在家中不外出，这种动是以静为目的。用物件的状态来表达某种意念，是典型的哲人思维方式。

〔译文〕：将车厢与车轴连在一起的木钩卸下来。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

〔注释〕：良马，好马。良马逐，挑出好马来互相比赛。艰，指良马得不到施展的环境。贞，代指前面“良马逐”的做法。利艰贞，有利于在艰难的环境中这样做。舆，车厢。曰，《本义》：“曰，当为日月之日。”闲，《说文》：“闲，阑也。从门中有木。”《古今韵会举要·山韵》：

“闲，马阑也。”作马厰讲较合爻辞之义。日闲與卫 如果白天将马匹圈在马厰里，就将车辆围在四周用为屏障，来增强兵营的防卫。这一句可与《同人》“乘其墉”相参照。九三最有利于动，但即便如此，良马也只是做些比赛之类的活动，依然不能担当大任，体现了卦爻辞对二阴爻的顾忌之深。利有攸往，写在后面，说明“利”是有条件的，能够按照前面所讲的去做，就有利于到其他地方去。

[译文]：挑选好的马匹进行比赛，有利于在无以施展的环境中加强锻炼。白天将马匹圈在马厰时，就将车辆围在四周用作兵营的屏障。有利于到其他地方去。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注释]：《集解》引侯果曰：“牯，福也。以木为之，横施于角，止其觚之威也。”《说文》：“牯，牛马牢也。”从《说文》义，牯指牛圈。童牛之牯，将小牛圈到栏里养。取牛之小是对它寄予期望；取牛栏之围是防范其妄为；以牛栏养成其从小受限制的习惯，符合“大畜”之义。元吉，元指大爻或首领，不是指童牛。“童牛之牯”是“元吉”的前提。阴小之爻尚在牯中，无以为害，所以说大爻吉。

[译文]：小牛还在牛栏中，大者吉。

六五豮豕之牙，吉。

[注释]豮豕 阉割过的猪。《程传》：“豕，刚躁之物，而牙为猛利，若强制其牙，则用力劳而不能止其躁猛，虽系之维之，不能使之变也。若豮去其势，则牙虽存而刚躁自止。”此解不确。敝文认为，爻辞写豮豕之牙，主要有三个含义：（1）只需要它发挥牙的功能，以吃饱为乐，不需要它有所作为；（2）阉割过的猪长得快，而且不使它产生后代；（3）猪长大了，或供人食用，或祭祀上帝，任人宰割。爻辞完全尊重卦象，认为那些二阴小存在于尊贵之爻位，就有他生存的道理，关键是要把某些不利因素转变为有利因素，使有害变为有益，无法为祸将来。

[译文] : 让阉割过的猪充分发挥牙齿的作用 , 吉。

上九何天之衢 ? 亨。

[注释] 承接六五爻辞 豮豕养大以后用做牺牲来祭祀天神。《尔雅·释宫》：“四达谓之衢。”天之衢 通向天的道路。何，《广雅·释诂二》：“何 问也。”何天之衢 ”哪里是通向天庭的道路 希望它能够找到通向天庭的道路 起到祭祀的作用。这样看起来 不光能够把有害的变为无害 还能变为有益。亨 好的结局。

[译文] : 哪里是通向天庭的路口 ? 这是它最好的结局。

[卦 结]:

大人要像畜养牲畜一样地对待小人，即要限定他的活动范围。初九没有地位，不要有被畜养的思想；九二将车厢的輶钩卸下来，将牲畜养在家中；九三良马用于比赛，车厢用于藩卫；六四将小牛养在栏里，大人吉；六五让阉过的猪吃饱；上九将牲畜用于祭祀。

27. ䷚ 颐卦

[卦 象 解]:

会意卦。取二阳为主动爻。

[卦 辞 解]: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注释] : 颐，《集解》引郑玄曰：“颐，口车辅之名也。……口车动而上，因辅嚼物以养人，故谓之颐。颐，养也。”《序卦传》：“颐者，养也。”《杂卦传》：“颐 养正也。”《彖传》又曰：“天地养万物。”皆以养为基本义。但此解与爻辞之义不相符合。

从卦象看，四阴小之爻聚于中间，二阳分别居其外。如果从对立的角度的讲，四阴势盛力强，二阳包不住四阴，不宜确定为卦义。如果从家

庭的角度讲，大人围护着众多的孩子，倒是在情理之中，而且家庭教育也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中孚卦䷼二阴爻在中间，即是被当做孩子讲。《说文》：“颐 举目视人貌。”王筠《句读》：“颐 檀弓曰‘扬其目而视之’ 举目扬眉相因之事也。”可以解释为看护、培养自己的孩子。

颐贞吉，颐是指培养孩子的方法。注重如何培养好自己的孩子，这样做吉。观颐，从旁观看孩子，是指多让他们自己去做一些事情，而不要凡事都要大人越俎代庖。自求口实，锻炼他们自己去创造财富的能力。卦爻辞主要是告诉我们，应当怎样正确地教育自己的孩子。

[译文]：应注重培养孩子的方法，这样做吉。要从旁观看孩子，锻炼他们自己创造财富的能力。

[象辞解]

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注释] 四阴聚集在二阳之中，也象征着人口众多，如果处在这种环境中，说话要慎重，可以减少矛盾，饮食要节制，避免因浪费导致入不敷出。

[译文]：君子在人多的情况下说话要慎重，饮食要节俭。

[爻辞解]：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注释]：《说文》：“灵（靈），灵巫，以玉事神。从玉，霤声。灵，灵或从巫。”《玉篇·玉部》：“灵，祐也。”灵龟，用龟显示神灵。舍，房舍。古时建屋舍有卜龟择吉的习俗。《周书·召诰》：“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建设宫室，要有龟卜的吉兆方可实施。用于卜宅并有吉祥之兆的可称为灵龟，被人食用时就不能称为灵龟了。《史记·龟策列传》：“灵龟卜祝曰：假之灵龟，五巫五灵，不如神龟之灵，知人死，知人生。”舍尔灵龟是指建屋后由于当初灵龟卜祝的缘故，而致使家道殷实或地位显贵。

观，观看、学习。我，指初九之爻，是地位在下的人家。朵，《说文》：“树木垂朵朵也。”徐锴系传：“今谓花为一朵，亦取其下垂也。此下从木，其上几但象其垂形。”枝条向下垂为朵。朵颐，是甘居下流、不求上进的一种教育方法。观我朵颐，学习我这种下等的教育方法。初九位卑，受到权贵的蔑视，其教育孩子的方法也被轻视。

[译文]：你的家宅有灵龟保佑，家道殷实富裕，却来学习我这种没有上进心的教育方法，会导致贫穷之灾。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注释]：《说文》：“颠，顶也。”指极高处。颠颐，站在相当的高度上来培养孩子。“拂，过击也。”经，《正字通·丝部》：“经，凡织纵曰经，横曰纬。”指织布机上的纵线。拂经，应是指织纬线时击打经线的操作方法。六二阴居居中，为家中主妇。女孩子将来要成为家庭主妇，织布是妇女的一项分内工作，所以要学会织布。后一句超出了教育女子的范围，是前一句意思的延伸。丘，《集解》引王肃曰：“丘，小山。”于丘颐，如果放任孩子们在山间田野乱跑，将来让他们出征会有凶险。这里面还有一层意思：内外各有分工，于丘颐是放任无序，如果没有一个安定、秩序的内部，出外征战者必有凶险。

[译文]：站在一定的高度上来教育子女，女子应当学习织布。如果放任孩子们在山间田野乱跑，将来出征必有凶险。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往。

[注释]：拂，击打。拂颐，采用粗暴的打孩子的方法。十年勿用，十年表示人的一生，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一生都不会有所作为。爻辞的意思是，也不能过于严厉地管制孩子。

[译文]：用打骂的方法来教育孩子，这样做有凶，会导致孩子一生无所作为。不要到其他地方去。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注释]：虎视眈眈，注本有的写作“耽”，有的写作“眈”。两字

之义不同，《说文》：“眈，耳大垂也。”眈，视近而志远。”大都以“眈”义解。如《集解》引虞翻曰：“眈眈，下眈貌。”《程传》：“眈眈然如虎视。”将“眈”直接训作虎视貌。然王夫之认为：“眈眈，垂耳貌。虎怒噬则耳竖，眈眈顺而有求也。”^①此以“眈”的原义解，诚为可取。但如以“虎”为句子的主体，则有偏失。敝文以为，句子的主体应当指人。

“虎视眈眈”源自相学理论，意在表示人的面相。眈，指人的耳大。《淮南子·地形》：“夸父眈耳，在其北方。”高诱注：“眈耳，耳垂在肩上。”眈眈，两个耳朵很长。相理认为“两耳垂肩贵不可言”。虎视，虎目样。相理认为，“虎目威勇莫测”。宋《麻衣神相》曰：“目圆而大，黑白分明，光射炯炯，神视不转，逼人若炙而有威者，曰虎睛也。其性必烈，则莫犯之也。”这是言“虎视”的相理。

欲，欲望。《说文》：“逐，追也。”其欲逐逐，他的欲望会随着年龄而增长。六四近贵，所以有贵人之相。中国相理源远流长，《左传·宣公四年》载，楚国子文生子榭，言其“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认为将来会给家族带来灭门之灾，必欲杀之。《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尉繚以秦始皇的相貌论其品性：“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三国刘备以耳大为贵相，《三国志·蜀书二》：“（刘备）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三国演义》也言刘备“两耳垂肩”。面相术语言出现在《周易》爻辞中是很自然的现象，可以从之。爻辞举“虎视眈眈”为例，意在说明有贵相之人必有辉煌的前程。

〔译文〕：站在高的角度来教育孩子吉。他长着一双虎目，又两耳垂肩，他对权力的欲望一定会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更加强烈，没有错。

王夫之：《周易内传》。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注释]：拂经，织布。居，在家中不外出。在卦主之爻写“拂经”，说明作者更希望把四阴爻看做是女子：四阴被围在中间无法外出是其一；六五以阴居阳，该动不动是其二；六五虽为尊爻，但受制于二阳是其三。得卦之人以女子的德行作为指导自己行为的标准是爻辞的意义所在。

[译文]：学习织布，在家中这样做吉。不要渡大河外出。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注释]由 与《豫》“九四由豫”的解法相同 通“由”。《说文·由部》：“由，鬼头也。”即戴着鬼怪的面具跳祭神的舞蹈。从二阳爻的角度看，初九为地，屋舍有灵龟保佑；上九为天，有天神保佑。上九动居静爻，有舞蹈取悦于鬼神之象。由颐，孩子们戴着鬼怪面具学习舞蹈。厉，因年龄小不能理解祭神的含义而出差错？抑或是因阳气不足而不胜鬼神之阴？在对神灵的祭祀中，肯定有许多讲究和忌讳，由于年代久远已无从考据，“厉”的来由也只好含糊其辞了。吉，虽然这样做有危险，但最终还是吉祥的。利涉大川，一来上九已经跳出被控制的范围；二来既有神灵保佑，就有利于出去锻炼自己，建功立业。

[译文]：戴着鬼怪模样的面具，学习祭祀神灵的舞蹈，有危险但吉祥。有利于渡过大河。

[卦结]：

颐是说应如何来教育子女。初九的教育方法为下流，故言“朵颐”；六二教育子女应从高处着眼，为“颠颐”；六三脾气暴躁，时常打孩子，称之为“拂颐”；六四“颠颐”有富贵之相；六五应让女子学习织布，称“拂经”；上九学习祭祀之礼，为“由颐”。

28. ䷛ 大过卦

[卦象解]:

会意卦。取四阳为主动爻。《系辞》：“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这句话对筮卦卦象的理解是，阳爻处在阴爻之中，如同人死去归于阴间，“棺槨”即表示上下二阴，以二阴为主动爻。清宋书升《周易要义》：“夏后氏有棺而无槨，至殷而棺槨始备，是以得言之以棺槨也。”“棺槨”之说在于纪念这种文明丧葬的推广，不同于《周易》对该筮卦卦象的理解。

[卦辞解]: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注释]:《彖传》：“大过 大者过也。”《集解》引虞翻曰：“阳称大，谓二也。二失位，故‘大者过’也。”谓“过”为过失。《正义》：“过，谓过越之过，非经过之过。”此取超越之义。

过 超越。大过 大爻自过。从卦象看 四阳爻聚集中间 以四阳为主动爻 四阳被围于阴爻之中 如同人处在黑暗之中 在孤立无援之时 你所面临的敌人往往不是别人 而是你自己 解决困难的方法在于如何超越自己的原本能 克服恐惧心理。这种理论极具现实意义。

栋，《集注》：“梁上屋脊之木曰栋。”《说文》：“桡 曲木。”弯曲的树或木材。古时由于工具较为原始 普通民居可能将呈拱形弯曲的木头用作栋 但必须将凸起的一面朝上。栋桡 是讲要像弯曲的栋一样 挺起你的腰来。大过栋桡，当处在黑暗时，首先要战胜自己的恐惧心理，像屋脊一样挺起你的腰来。利有攸往 具有“大过栋桡”的勇气 就有利于到远方去。

[译文]：大者处在黑暗的包围时，要勇于超越自己的原本

能，战胜恐惧心理，像屋脊一样，挺起你的腰来。这样就有利于到其他地方去，能够把事情办的成功。

[象辞解]: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注释]象辞与卦辞的含义相同 取象于大爻被小爻所包围。独立 独自站立着 指坚持自己的立场 不依从恶小势力。独立不惧 即便是剩下自己一个人，也不要有所惧怕。遁世，逃避现实社会。闷，《说文》：“闷，懣也。”懣，烦也。”闷是指心烦 象辞之意为怨天尤人。遁世无闷 你既然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与邪恶势力斗争 而选择逃避现实的方法 就不要再怨天尤人。独立不惧和遁世无闷是两种选择和两种心境。

[译文]：君子在遇到困难的包围时，如果坚持个人的立场而不改变，就不要有惧怕心理；如果选择逃避于世外，也不要再怨天尤人。

[爻辞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注释]初六为卑贱之爻。《说文》：“藉，祭藉也。”用于祭祀的铺垫之物。白茅，可能是指一种比较柔软的白色茅草。茅草乃无用植物，专用它来铺垫祭祀场地。《系辞》曰：“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薄物重用，如同善于发现他人所长，说明世间万物都有他的生存价值，不可随便轻视他人。无咎，是指用这种东西没有错。

[译文]：祭祀时用白茅铺在地面上，没有错。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注释]:《本义》：“稊，根也，荣于下者也。”老夫，说明不是初婚，九五的“士夫”则为初婚。女，未婚之女。得其女妻，娶未婚的女

子为妻。枯杨生稊，指“老夫”年纪虽大，却精神焕发，如同枯树复生，不减当年之勇。

〔译文〕：枯死的杨树在根部又生出了新芽，老头子又娶了年轻的女子为妻，不会有不利的。

九三栋桡，凶。

〔注释〕：九三尚武，应以谦逊为好。如果九三之人也像“栋桡”一样，则为好勇善斗，处处张扬自己，必然有凶。

〔译文〕：尚武之人如果再像栋桡一样翘起，则有凶。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注释〕：《集解》引虞翻曰：“隆，上也。”九四位居上卦，有隆起之象；又动起于静，为隆起有度，故吉。有它吝，本卦没有贵象，本身身份低微，却一心向上，初起之时难免会招致别人的非议，或是因言行举止不和谐而受到别人的责难。

〔译文〕：像屋梁向上隆起一样，吉。但也有被人讥笑的地方。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注释〕：士夫指九五，是未婚的男子。老妇指上六，是年老的已婚妇女。根据爻辞之意，“老妇”应是死了丈夫后又找了一个年轻的男子，但又没有写“寡”之类的字词。老妇在九五之爻反客为主，体现出强烈的欲望，使其能量得以释放也是无可厚非的。九二根伸于下，与初六相交，是“老夫”娶少女为妻，为“生稊”；九五花荣于上，与上六相交，是“老妇”娶童男为夫，为“生华”，都体现出老当益壮的精力和活力。无咎，不认为这是错事。无誉，也不是令人赞誉之事。

〔译文〕：枯了的杨树又开了花，年老的妇人嫁给了年轻的男子。没有错，也没有值得夸耀的。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注释〕：上六老而弱。六爻形似八卦中的水卦，“涉”即与此卦象

有关。过涉，没有能力过河却逞强涉水。“过”字重在其行为超过了自己的能力。“大过”之过是指从精神上超越自我，但人的体能却是有限度的，上六是一种老态，用精神胜利法去实践眼前做不到的事情，则有凶而无吉。“顶”指上爻。灭顶，淹没了头顶。这段爻辞具有深远的见识，它重在说明老而有为但不可图新；切不可因“人老心不老”而强行处事。《吕氏春秋·古乐》：“周文王处岐，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许。”如果用这段爻辞来解释文王的思想，就可理解为：文王年事已老，自觉无力担负灭商立周之重任，因为灭商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善后工作必须要亲自去完成，所以文王没有答应伐商的请求。文王有能力铲除旧的，却没有精力建立新的，这是现实，新生的政权应当由年轻一些的人从头做起，方能做的更加完全彻底。事实上即使是武王，在剪商后还未完全巩固好政权就去世了，武庚便乘成王年幼制造周王朝的内部矛盾，联合“三监”造反，从而导致周公东征，引发第二次“剪商”之战。《史记·周本纪》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史实说明这段爻辞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译文]：没有能力却偏要涉水，招致灭顶之灾，不会有错。

[卦结]：

卦辞和爻辞取象不同，大过栋桡的意思是当人处于困境时，首先要从思想上超越自我，要像屋脊一样挺起来做人；爻辞则围绕四阳势盛这一卦象而写。初六茅草虽贱，却可以用于祭祀；九二老头子精力旺盛也可以再娶年轻的女子为妻；九三尚武之人逞强则凶；九四栋梁隆起有度，吉；九五年老的妇女又嫁给了一个未婚男子；上六心有余而力不足，强行则凶。

29. ䷜ 习坎卦



[卦象解]:

本卦由二个水卦相叠，有大水之意。取二阳为主动爻。又取象形法，二阳居二、五之位，六三、六四二阴被围在中间，有水行河道之象。二阳爻如堤坝，使水行于中不得泛滥为灾，初六、上六如同出堤之水。

[卦辞解]: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注释]:《说卦》：“坎者 水也。”《彖》：“习坎 重险也。”《本义》：“习，重习也。坎，险陷也。其象为水，阳陷阴中，外虚而中实也。此卦上下皆坎 是为重险。”宋项安世《周易玩辞》：“重卦之序，坎在六子之先，故于坎卦加习字，以起后例，示离震艮兑巽，皆当以重习起义，不与初经三画之卦同义也。”这些说法皆有不合理之处，（1）项氏所言，前提并不存在。六十四卦中的离、震、艮、兑、巽等不能看做是三画卦之名，所以也就不存在“以起后例”之说。（2）与造字法不符，“坎”如为水，为何没有水作偏旁？（3）坎为险陷之说不确，《说文》亦言：“坎 陷也。从土 欠声。”取“欠”为凹陷义 是自相矛盾。

坎 土欠结构。《说文》：“欠 张口气悟也 象气从人上出之形。”欠是上出之意，而非凹陷之义。敝文以为，从造字结构讲，高出来的土方为坎，“陷”意则相反，故不宜以“陷”义解。从卦象看，二阳相隔，有堤坝之象。堤坝为高起之土，“坎”亦为高起之土，坎可解为堤坝。习，《周易集解》引虞翻曰：“习 常也。”《正义》曰：“习有二义：一者，习，重也，谓上下俱坎，是重叠；……一者，人之行险，先须使习其事乃可得通，故云习也。”此解与“习”字之本义不同。甲骨文写作 或者。《说文》：“习，数飞也。从羽，从白。”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此字（甲文）分明从羽 从日 盖谓禽兽于晴日学飞 许之

误在谓日谓白，而云白声。”此解释也不十分精确，禽鸟在晴日可以学飞，在阴天就不可以学飞吗？日，表示天。羽，表示飞。羽在日上，应该是表示由下飞上于天。习，升上、飞上、起之意。习坎，意为起高堤坝。为了阻止水患，要加高加固堤坝。此语的社会意义在于，教育子女，要用礼仪作为防范之堤。

孚，《说文》：“孚，卵孚也，从爪从子。”从甲骨文分析，爪为手形，孚像是用手领着小孩。《周易》中，孚泛指幼年的子女。有，名词词头。有孚，特指某一部分子女，但不好断定具体范围。维，粗绳子，引申为担当重任。心，思想、意识。维心，担当重任之心，指有担当重任的远大志向。“习坎，有孚维心”，有效的管理教育，才能够使子女有远大的志向。尚，好的。行有尚，行为有一个好的发展方向。这句话应有一个转折语气，即：但要“行有尚”。

[译文]：加高堤坝，不使水漫流。（将这种方法用于管理，）子女有远大志向很好，但其行为要顺着好的方向发展。

[象辞解]：

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注释]洊，《集解》引陆绩曰：“洊，再。”《释文》引《尔雅》曰：“再也。”水洊，既表示二个水卦，也表示大水。“水洊至，习坎”，洪汛到来要起高堤坝，以防水患。常德，由水行河道而得出的道理，将一些约定俗成的或公认的规则作为人们遵循的行为规范。行，指子女行为。常德行，以人们日常公认的道德标准作为行为规范。习，提高。教事，教育子女之事。习教事，是指要把提高道德修养作为教育子女的大事来做。这句话从自然现象引申到社会现象，认为“习坎”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水患，如果制订出相应的道德行为规范，就像堤坝一样可以使民众遵守之，从而形成有序的社会。其义与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相同。《礼记·中庸》解“中庸”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郑玄曰：

“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

[译文]：洪水到来，就要升高堤坝。君子要像升高堤坝约束洪水一样，将公共道德作为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以此为教育人的方法。

[爻辞解]：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

[注释]：窞，同“陷”。初六阴居阳位，不高反低，为坎窞之处。又初六和上六在两阳之外，有水漫堤坝之象，不断地加高堤坝，洪水却从“坎窞”之处流泻出来，故凶。爻辞的意思是做事情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不要因为一些小的事情而使大事前功尽弃。

[译文]：不断加高堤坝，洪水却从低处流泻出来，凶。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注释]：险，高、险峻。《玉篇·阜部》：“险，高也。”《彖传》：“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阴位是水流平缓之处。九二阳居阴位，岸高而水小，喻大材小用，所以只有小得。

[译文]：水势平缓的地方，堤岸却很高险。只能有小的收获。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注释]：六三，阴居阳位，水大而坝低。坎坎，堤坝没有规则，很凌乱。枕，《说文》：“枕，卧所荐首者。从木，兂声。”也有横担之意。枕，横担在河道上。此坝与其他坝不同，水来后，堤坝却成了横亘在河道上的拦水坝。险且枕，两边的堤坝不高，阻拦水流的地方却很高。入于坎窞，以至于河水破堤横流。此坎成了前进路上的艰难险阻，也比喻做好事不当反成乱。《周书·洪范》：“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史记·夏本纪》：“鲧之治水无状。”六三爻辞的意思与“鲧堙洪水”之事极为吻合。勿用，这种习坎之法不足取。

[译文]：河水流经到处都是堤坝的地方，堤坝建得不高，但横担在河面上的却很高，河水就从相对低的地方流出去。不要采用这样的方法。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注释]六四阴居阴位 水静堤平。四爻又从祭祀鬼神 爻辞应是讲祭祀水神的活动。樽簋，祭具。贰指二个。簋贰，据考证，“二”是周使用簋最少的数目，“簋”，便是用来盛黍稷的，自天子至于庶人，都用以祭祀、宴飨，用器之数，少则二簋，多则十二，或者四簋、六簋、八簋，总之，不同于鼎数用奇，簋数每用偶”①。樽酒簋贰是说一樽酒，二簋食物。王弼亦注：“一樽酒，二簋之食。”缶，瓦器。约，《集解》引崔憬解曰：“祭祀省薄。”牖 宗庙的窗户。自牖 自己宗庙的窗户。《诗经·采蘋》：“于以奠之 宗室牖下。谁其尸之 有齐季女。”女儿出嫁前要进行祭祀于“宗室牖下”可见“自牖”可举行的仪式还是比较多的。爻辞好像是讲将这些祭祀用的物品放在门窗前，就可举行仪式而不需要在大的场地上举行。《周礼》：“凡小祭祀不兴舞。”意思是对一般神怪所举行的祭祀从简 不要搞大型的舞蹈活动。

[译文]：在风平浪静、没有发生水患的年头，要用一樽酒配以两簋食物来祭祀水神。条件简陋的也可用瓦制盛少量的祭品，在宗庙的窗户前举行仪式。最终不会有错。

九五坎，不盈。抵，既平。无咎。

[注释]九五之坎最具拦水功能。盈 满。不盈 水比坝低。《彖传》：“水流而不盈。水畅流则不盈岸。抵，《尔雅·释诂下》：“抵，敬也。”敬神。既 水在原河道流淌而不漫流。平 水流平缓。

[译文]：建筑起牢固的堤坝，水在河内流淌。同时还要对水神表示虔敬，河水就会沿着原来的河道平缓地流淌而不发生

水患。没有错。

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注释]：上六在坝外，为水患。处在六爻的最上一爻，是因水太大而漫出堤外。此为凶恶之水神在作怪。《集解》引马融云：“徽纆，索也”。《释文》：“刘云‘三股曰徽，两股曰纆’，皆索名。寘，置也。”徽纆泛指粗的绳子。系用徽纆，用粗绳子把恶神捆起来。《说文》：“丛，聚也。”丛棘，密集生长的荆棘。此爻不写敬神之辞，完全是根据卦象所示。上六既在堤外，是水神品性凶劣，不可救药，所以不宜敬而宜制服。看样子水神也是有区别的，对水神也要区别对待。不得凶，不能再逞凶。

[译文]：上六为水患。对这样的水神要用粗绳子捆绑起来，扔到荆棘丛中，使他三年不得再来逞凶。

[卦结]：

《习坎》写筑堤坝以防止洪水的得与失。下卦主要是写人力所为，上卦是写神力所为。下卦的人力所为似乎是与传说中的鲧有关，《书·洪范》：“鲧堙洪水。”《山海经·海内经》：“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近代疑古派认为鲧的传说系战国以后所写。如以此看，鲧的故事与《习坎》卦不一定有联系，但道理是相同的。事实证明，以土堙洪水是失败的，所以写“勿用”。上卦描写神力也有得失之说，神也有“好神”和“恶神”之分，对好神要敬畏，对恶神要制伏，其中包含着一种叛逆者的精神，反映了周文王思想的多面性。爻辞的描写也因为西北地区地势偏高，水患较少，所以只写到筑堤坝堙水的得失，而没有写导引泄洪的办法，说明卦爻辞主要是依据生活经验来写的。另外，我们可以把卦爻辞看做是描写治水的得失，也可以看做是借防水患写防人患，防的办法当然是进行道德教

育，筑起防范道德颓败的堤坝。这一点在《象》辞中讲得很明白：“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常德就是“礼”，礼就是道德的堤坝，因礼而行，是《象》的思想。

30. ䷝ 离卦

[卦象解]：

《系辞》：“作结绳以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认为离卦有网之形，取其卦象，纪念上古之人发明渔网，捕鱼为生。此应是《周易》以前的离卦离辞。《周易》取象则不同。

《习坎》取少数爻二阳为主动爻，《离》是其反对卦，取多数爻四阳为主动爻。对于卦辞之“离”，试作如下分析：

(1) 离之性。卦爻辞中所写之“离”不是取自八卦之象。如果说离为日为火，在字的构造上得不到支持，无论是离还是佳，都不表示火。根据在对卦中前卦取数量少的爻之义、后卦取数量多的爻之义的原则，分析四个阳爻所显示的卦象：初九、上九为外阳，九三、九四为内含之阳，其属性为内含阳动。如果据此卦象看做是果实，其没有动的属性；看做是家畜，家畜又没有内含之象；最恰当的莫过于蚕茧，蚕茧有内含之性。

(2) 离之形。《系辞》：“作结绳以为罔罟。”认为《离》卦有丝网之象，与蚕茧有相通之处。蚕吐茧丝包于外，正有丝网的外形。《系辞》所言与《彖》《序卦传》所讲的不一致，《彖》：“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上，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序卦传》：“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这里讲的离都是“丽”之意，与丝网无关。

(3) 离之色。《说文》：“离，离黄，仓庚也，鸣则蚕生，

从佳，离声。”仓庚也就是黄莺、黄鹂。《鹖风·东山》：“仓庚于飞，熠熠其羽。”诗中描写了黄鹂鲜黄的羽毛。据此断定，“离”还具有鲜黄的颜色，写在卦爻辞中，指黄色的蚕茧或是黄色的丝织物。

(4) 离之义。蚕的一生包括：蚕吐茧丝，茧丝中内包蚕蛹；其后或将茧抽丝，或蚕蛹化为蛾破茧而出；蛾产卵，卵又成为蚕。从哲学上讲，它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运动过程。它的自然生化过程，体现了旧事物必然灭亡，新事物必将产生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卦辞解]：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注释]：《彖传》：“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王弼注：“丽，犹著也。”孔疏：“丽谓附著也，以阴柔之质，附著中正之位，得所著之宜，故云‘丽’也。”以“附著”解“离”。

散文以前面卦象分析，认为“离”为茧丝之义。畜牝牛，畜养母牛。“离”和“畜牝牛”意在表达社会发展的两种动力。即“离”的生命过程是蚕演化生蛹，蛹演化生蛾，蛾生卵则蛾死，原有形态之死是生命重新延续的条件。表达的是社会内部矛盾的不断斗争和转化，促进了旧事物的消亡和新事物的产生。“畜牝牛”母牛生小牛，代代繁衍是自然天性。表达的是生命繁衍的生生不息，便有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卦辞由两句话组成，表达两个阶段不同的哲学思想，“离利贞”是讲两个对立集团你死我活的斗争，商的灭亡是周王朝诞生的前提，“畜牝牛”是讲周王朝建立后世代繁衍不息。

[译文]：像蚕茧一样生化，有利于这样做，亨。畜养母牛吉。

[象辞解]：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注释]：明，指日月之光。《系辞》：“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

日月相推而明生焉。”虞翻曰：“两谓日与月也。”《字汇·入部》：“两，耦也。”日与月一阳一阴组成“明”字。作，起。明两作，太阳和月亮彼落此起。象格之辞一般与卦辞没有直接关系，但这一句好像与卦辞找到了共同之处，日月之间一个要起的前提是另一个要落，这与蚕蛾的规律是一致的。蛾产蚕卵则死，蚕吐丝则化蛹，蛹变蛾飞出来则茧被弃。一生必有一死。大人，现任的君王。继，继续、相继。继明，日月更替连续不断。这一“继”字是象辞中的画龙点睛之笔：卦辞出自文王之手，文王的思想是破旧立新，所以只写蚕蛾的某一个过程，死则死矣，生者生矣；象辞出自周公之手，周公希望周王朝国运长久，后继有君，所以写“继明”，取更替连续不断、世代相传之意。

[译文]：日与月一落一起就是离。君主要像离一样永远连续不断地照耀着国家四方。

[爻辞解]：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注释]：履，鞋。错，《程传》：“其履错然，谓交错也。”多以交错解。《说文》：“金涂也。”段玉裁注：“涂，俗作塗，又或作搽，谓以金错其上也。”以“错”来形容由金黄色蚕丝编织的鞋，闪耀着金属的色彩。此卦起点就很高，初九之人穿着丝织的鞋，说明身份不一般。敬之，同《需》“上六……敬之，终吉”。上六是身份高贵的人，此初九虽身份低微，但穿着贵重，不能当一般人看待，所以要敬之。

[译文]：不起眼的人却穿着金黄色的丝履，对他要多加尊敬，没有错。

六二黄离元吉。

[注释]：黄离，黄色的蚕茧。六二为内中，静而未出，可视为蚕茧中的蛹，不出为孕化，出则为新生。也可视为文王自指，处于孕化之时，周如果新生，商则破败矣！所以此“元”实指周而言，“元吉”即周吉。

[译文] 黄色的蚕茧孕育着新的希望 吉。

九三曰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注释]：九三为动极之爻，又未出内卦，是蛾欲出、茧将破之离。日昃，太阳西沉。日昃之离，如同太阳走到尽头一样，蚕茧将被噬破。前解多连读为“不鼓缶而歌”，《正义》曰：“不鼓击其缶而为歌。”散文以为，鼓、缶皆为名词动用。鼓，击鼓，主要用于较大型的乐礼。不鼓，失去了往日的盛景，表示辉煌不再。缶，击缶。缶而歌，敲着瓦器唱歌 孤独之人唱着悲凉的歌。“不鼓 缶而歌”暗示商王已成了孤家寡人。耋，八十岁。大耋，大人到了垂暮之年。这段爻辞可能是在影射商王朝就像临近垂暮的老人，显示了即将走向灭亡的凄凉景况。

[译文]：如同太阳西沉一样，蚕茧也将被噬破，走完自己的历程。失去了打鼓庆祝的盛况，自己敲着瓦器唱着孤独悲凉的歌，这是大人到了垂暮之年的嗟叹，凶。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注释] 九四以动居静 出内卦 有蛾出茧外之象。突，《说文》：“犬从穴中暂出也，从犬在穴中。”暂出即猝出。《玉篇·玉部》：“突，穿也。”由穴中出来是突字的原义，穿是其引申义。解“突”字应着眼于“穴中暂出”。突如，蛾子穿破蚕茧出来了。其来如，意在从茧中来到飞起来时间上有一个过程。焚如，取自“飞蛾扑火”的道理。死如，蛾被烧死。弃如，为人所用的物件扔掉方可言弃，与“死如”之物不是同一个对象。蚕茧大部分用来织成丝织物，还留有少部分待来年繁殖蚕虫，飞蛾出得茧来却被火烧死，蚕茧也成了无用之物而弃之。

九四得此不好的结局，一是居位不正，不得时宜；二是不在尊贵之位，有实而无名。不当出而出，结果是两败俱亡，同归于尽。此句意在告诫人们做事情要讲究时机。

[译文]：蛾子从蚕茧的洞眼里钻了出来，然后它又飞了过

来，扑到灯火上烧着了，被火烧死了。被咬破的蚕茧成了无用之物也被扔掉了。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注释]：六五以小爻居尊位，有新生之象。蚕茧付出了所有的代价养育了毁灭掉自己的蛾子，致使“涕沱若，戚嗟若”。戚，《说文》：“戔：斧也，从戈，丨声。司马法曰：‘夏执玄钺，殷执白戚，周左杖黄钺，右秉白髦。’”，戚是商王警卫所持仪仗用的武器，而此时成了商王朝行将破败的仪仗。如同蚕茧护卫蚕蛹一样，蛹化为蛾破茧而出，茧自然要有嗟怨之词。吉，新生者即六五吉，毁灭者则不吉。用别人的“涕沱若”换来自己的“吉”，这个“吉”写得稍过刻薄。这段爻辞的哲学思想在于：用蚕蛾出茧的过程说明，新事物的出现，是来自于旧事物内部，是在旧事物的“母胎”中孕育成熟的，随着新事物的产生，旧事物的消亡成为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

[译文]：新生者出来了，毁灭者痛哭流涕，护卫新生的也发出怨嗟之辞。新生者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注释]：此言借随王出征的机会锻炼自己的队伍，谋取一定的利益。嘉，《尔雅·释诂》：“嘉，善也。”《正字通·口部》：“嘉，褒也。”褒扬、称赞。有嘉，受到别人的称赞。折首获，擒获了敌人的首领和其他战利品。《说文》：“匪，器似竹筐。”从字形上看，像是将不同的物品放在一个筐子中，指人而言，似是说虽然在一起处事，却不是同一类人。丑，丑恶。匪其丑，不是与丑恶的人同一路。爻辞的意思是：虽然我们随王出征，立了战功，这说明我们的力量很强大，却不能说明我们与那些丑恶的人是同一个立场。

[译文]：跟随王征伐他国，获得了嘉奖，并擒获了对方的首领和很多物资。其实我们并不是和王一样是一伙丑恶的人，

没有错。

[卦结]:

初九六二是美丽的茧丝；九三是动而未破的茧室；九四茧蛾两败俱亡；六五蛾出；上九我被王所养。

种桑养蚕，是中国自古以来农耕经济的一大特色。《周易》以此作为题材，也在情理之中，更何况其中还包含着丰富的哲理，从本卦的卦象和爻辞看，言蚕茧是较为合理的。从爻辞的内容看，很难说离是指蚕、茧，还是蛾。根据卦爻的不同可以说是一个全过程，重要的是在某一个过程中包含了所要表达的哲理。蚕茧是宝物，但它变出蚕蛾后却变成了被丢弃的无用之物，周文王将它比喻成行将灭亡的商王朝也是极为恰当的。

31. ䷞ 咸卦

[卦象解]:

会意卦。取三阳为主动爻。

[卦辞解]:

咸亨，利贞。取女吉。

[注释]:《彖传》：“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把咸解作感。《正义》：“此卦明人伦之始，夫妇之义，必须男女相共感应方成夫妇。”此解有失偏颇。其一，用八卦卦象解卦辞，不当；其二，用通假字代替本字，不当；其三，用人伦代替政治，不当。

敞文以为，卦取三阳爻之义。《说文》：“咸，皆也，悉也。”《尔雅·释诂下》：“咸，皆也。”《夏书·大禹谟》：“济济有众，咸听朕命。”咸为都之义。在阴阳爻数量相等的情况下，三个阳爻聚集在上互卦，形成一个强大的合力，“咸”就是指的这些阳爻都凝聚在一起，凝聚力量之意。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卦，所以《周易》将《咸》卦排在下经之

首。此三阳的中心居于四爻，九五反而居于从属的地位，故断辞只写“亨”，而不写“元亨”。取，通“娶”。卦象中☲为少女，☱为少男。少男在内，少女在外，男子将女子娶进来，为娶女。又因为☲阴爻在外，与内卦之阳不相交，故写“取女吉”，是说女子尚未娶进门，只是断其吉凶而已。卦辞“咸亨利贞”和“取女吉”描写了卦象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

[译文]：将力量凝聚在一起，亨，有利于这样做。娶女子为妻吉。

[象辞解]：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注释]：象辞是站在与卦辞相反的角度来写的。从卦象的不利方面看，阳爻聚在上互卦，具有排他性，容易在领导层形成单一的思想，所以象辞写“以虚受人”。虚，《说文》：“大丘也。”要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不同的人。

[译文]：君子在权势强盛的时候，要有宽阔的胸怀容纳不同的人和意见。

[爻辞解]：

初六咸其拇。

[注释]：拇应指脚大趾。走路靠人的腿和脚，拇指只起到协助的作用，意思是位卑之人不要以为自己有多大的力量。《小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非是。本卦各爻按照人的身体部分由下往上写，其用意在于点明：团结的力量可以达到如同一个人身体上不同的部位那样，既分工不同又能协调一致。但也应避免妄自尊大的主观倾向，这一点在其他爻辞中有所涉及。

[译文]：将力量凝聚在脚大趾上。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注释]：腓，即小腿肚子，是脚趾的上个部位。咸其腓，将力量

凝聚在小腿上。形象地说，小腿肚子的肌肉很强健，说明很善于走路，其意在于行动。但六二居内中，应从静，居静位反动，必定有凶。居吉 安住在家中吉。

〔译文〕：将力量凝聚在小腿肚子上，凶。呆在家中吉。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注释〕：股，大腿。执，抓着。九三宜动，位居三阳爻的最下，跟着其他阳爻动，为“执其随”。九三尚武，必不安于落后，如超于前面，易受斥责，所以“往吝”，此“往”是超出“随”的概念之往。

〔译文〕：将力量凝聚到大腿上，抓住前面之人跟随着走，前往必有羞辱之事。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注释〕：九四位于三阳之中，居静位而动，是他们投奔、围绕于我，我则动而不离其位。贞吉，这样做吉。悔亡，悔的含义很广，是因不容于他人而悔？或因三阳妄动而悔？或因自己孤军奋战而悔？总之，有他人相随 不利的因素都消失了。《说文》：“憧，意不定也。”九四居三阳之中但不居尊位，来投奔的人可能都会犹豫。走的人又有所不舍，故言“憧憧往来”。朋，指九四周围的人，包括九五。此爻写“朋从尔思”，同时也点明了九四就是卦的主爻，是“咸”的力量的核心。不管身份高的、低的都来依附于“尔”。这是道德的力量。从另一个方面讲，“思”是“朋从”的前提条件，思想是最高贵的，有高尚的思想品德，人们才会佩服你、服从你，不然九五之朋就不会从九四了。

〔译文〕：这样做吉。悔恨消失了。犹豫不定的人走了又来，这些朋友都服从于你的思想。

九五咸其脢，无悔。

〔注释〕：《正义》引“子夏《易传》曰：在脊曰脢。马融云：脢，背也。郑玄云：脢，脊肉也。王肃云：脢，在背而夹脊。《说文》云：脢，脊肉也。”脢指脊背。古人认为心胸装着思想，脢则没有思想。背

肉厚实 是人吃的好 有福。九四居三阳之中 言“朋从尔思”就是将九四看做是聚集的中心 九五则空居尊位 不得其实 故言“悔”。九五不甘从于下 别人又不跟从自己 所以“难得糊涂”，一心只想养个好身体 这样做不会给自己带来灾害 故“无悔”。

[译文]：尊贵的人把力量都凝聚到背肉上，没有悔恨。

上六咸其辅、颊、舌。

[注释]：上六年老 经验丰富 只需动口 不需动手。辅、颊、舌 用于说话的部位。

[译文]：老年人把力量都用在了说话上。

[卦结]：

咸是指将力量凝聚在一起。初六将力量凝聚在脚趾上，无足轻重；六二将力量凝聚在小腿上，有凶；九三将力量凝聚在大腿上，跟着别人走；九四用思想凝聚别人；九五将力量凝聚在后背上，养个好身体；上六老年之人只需动口。

32. 恒卦

[卦象解]：

会意卦。取三阴为主动爻。

[卦辞解]：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注释]：《彖传》：“恒 久也。刚上而柔下。”《正义》：“恒能终始不移 是纯一其德也。”《说文》：“恒 常也。从心从舟 在二之间 上下心以舟施 恒也。”散文以为“久”“常”之说与字形之义不符 尚需进行探讨。

从字义产生的角度分析，篆体“恒”字中，“二”应当指的是河的两岸；以舟摆渡两岸之人；心是指有渡人之心。“恒”的字义应是要存

济人之心，乐于帮助别人。从卦象看，初爻象征着民众，也象征着国家政权的基础；五为君，六为宗庙，阴爻居其三位，意为德行颓败，政权岌岌可危，须有济人之举方可赎其罪孽。按德行而言，帮助别人，而不为人所知为阴德，济人见功得名者为功德，“恒”求功德而赎其罪孽，与卦象相近。卦辞不言卦象之不足，而言如何弥补其不足，是《周易》哲学思想的特色。其旁通卦《益》䷩三阳爻居其位，有德行洋溢之象，故其义相反。《论语·子路》：“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如果把“恒”解释为济人行善，这句话更容易理解，因为巫和医可以使人活，也可以使人死，只有一心向善，才是好的巫医。

恒亨 行济人之举好。利有攸往 本着做好事的心情 就有利于前往。

[译文]：经常帮助别人好，没有错，有利于去帮助别人。
有利于到其他地方去。

[象辞解]：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注释]：象辞与卦辞不同，以三阳为主体。九三居三阳之中，又以九三为中心爻。《咸》九三言“执其随”，说明九三没有独立性，必要依附于别人。《恒》九三也应有所依附。方，一指方国，一指四方、方向。象辞可作两种解释：（1）易指君王，方指方国。以舟渡河往往等于跨过边界，过河的君子要坚定地站立着，不要犹豫不定，朝秦暮楚。因为在渡过河的同时也决定了自己的政治前途。（2）易指改变，方指方向。君子要旗帜鲜明地站稳自己的立场，不要随便改变自己的方向。前一种说法寓意较为深刻。

[译文]：君子要坚定自己的立场，不要一会儿偏向君王，一会儿偏向方国。

[爻辞解]：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

[注释]浚，《正义》：“浚，深也。”根据爻辞大意，“浚”有水深

流急的含义。初六弱小，在水深流急的地方非但无法济人过河，自己性命都难保，所以说“浚恒，贞凶”，指做好事也要看清处境，先求自保，再行善举。

[译文]：在水深流急的地方济人过河，这样做凶。不利于出门远行。

九二悔亡。

[注释]：阳居内中之位，在家中常做济人之事，其所作所为足以弥补所有过失，故只有断辞“悔亡”。

[译文]：悔恨消失了。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注释]：济人解困原非尚武之人所为，所以九三做不到这一点。不恒其德，不能把济人扶困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其时的武士纯粹是服务于战争，远非后世的武士所倡导的行侠仗义。或，妄动之人，指九三。承，《说文》：“奉也，受也。”接受之意。羞，“进献也”。《周礼·天官·笱人》：“凡祭祀共其笱荐羞之实。”郑玄注：“荐羞皆进也。未食未饮曰荐，既食既饮曰羞。”或承之羞，接受并享用了别人进献的礼物却不为别人做事。贞吝，这样做会受到人们的指责。

[译文]：他不是把济人扶困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接受了别人进献的礼物却不为别人做事，这样做会招致别人的非议。

九四田无禽。

[注释]：《正义》言：“田者，田猎也，以譬有事也。无禽者，田猎不获，以喻有事无功也。”此恐非爻辞本义。本卦三个阳爻以九三为中心，有武力侵上之象。九四在最上一爻，接近柔弱的六五，就像是阳爻的前沿阵地。田，庄稼地，表示势力范围。《说文》：“禽，走兽总名。”野兽走进庄稼地里，就会损坏庄稼，又如同是敌人侵入了自己的领地一样，所以用“禽”来表示敌人。田无禽，庄稼地里没有野兽。这样写所包含的思想极为复杂：（1）九三尚武而没有中正之象，上侵六

五，是以武逞强，名不正，言不顺，结果会是先胜后败，或是两败俱伤。（2）从九四爻的角度看，上两阴爻处于正统之位，是不可犯；但其力柔弱，九四又欲犯。侵犯不对，不犯又不符合卦象之意。在这两种情况下，“田无禽”等于否定了打仗的所有借口：你的势力范围内没有敌人！《师》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是必欲外侵，所以寻找战争的借口：是你先侵犯了我。谴责对方，是从道义上为自己找借口，这样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攻击对方，可与本爻“田无禽”相参照。

[译文]：田地中没有来犯的野兽（没有可以攻击的敌人）。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注释]：阴爻有妇人之意。六五之恒，为妇人之善心。其，代词，指妇人之善。六五为妇人之仁。处于尊位之人如果只做些妇人所善于做的慈善之事，而没有行大事的果决意志，会有凶的。

[译文]：大人把济人行善作为自己的思想，这样做妇人吉，男子汉却凶。

上六振恒，凶。

[注释]：《说文》：“振，举救也。”《广韵·震韵》：“振，举也。”上六不是划着船济人过河，而是将别人举在头顶过河，这种救人的方法不对。好心做好事，如果方法不得当，有时就会出现坏的结局。

[译文]：举着别人过河，凶。

[卦结]：

恒指要善于帮助别人；初六在水深流急的河流里帮助别人过河是危险的；九二在家中经常帮助别人，所有的悔恨都会消失掉；九三不帮助别人，却承受人家的礼物，容易被别人说闲话；九四田地里没有野兽；六五帮助别人的事情，妇女可以多；上六举着别人过河，会有凶的。

33. 遁卦

〔卦象解〕：

会意卦。取二阴为主动爻。

〔卦辞解〕：

遁亨。小利贞。

〔注释〕：《说文》：“遁，逃也。”逃跑。遁的行为的主体是指二阴爻而言，理由是：（1）《遁》在《大壮》卦的前面，根据前卦取少爻之意的原则，卦辞应当针对二阴爻而写。（2）四阳爻位高势盛，二阴爻作为阳爻的敌对力量，位卑力弱，没有能力抵抗，故曰“遁亨”：逃遁才有出路。（3）“豚：小豕也”，从遁（遯）的结构看，应该是指小猪跑，阴爻为小爻，自然是指二阴爻跑。（4）卦辞言“小利贞”，小人有利于这样做，也是指二阴爻。在实际应用中，“小”可以是地位相对低微的一方或势力相对弱的一方。综上所述，“遁”就是指二阴爻逃跑。

《彖传》：“小利贞 浸而长也。”《集解》引荀爽曰：“阴称小 浸而长则将消阳。”王弼注曰：“阴道欲浸而长，正道亦未全灭，故小利贞也。”皆解《遁》为消息卦，取阴势渐长、阳势将消之意，其实这种说法有不妥之处。其一，二阴在下，与上面有权有势的四阳根本是无法相抗衡的；其二，四阳处在旺盛时期，是卦象的现实状况，在二阴面前反生惧意是不可想像的；其三，“消息卦”之说是以四阳爻为“遁”的主体，这样违背前卦以数量少之爻为主动爻的排卦规则。所以消息卦之说没有依据。遁的主体是阴爻，绝不会是阳爻。

〔译文〕：逃跑亨，小者有利于这样去做。

〔象辞解〕：

象曰：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注释〕：象辞从阳爻的角度出发，不是讲逃遁，而是讲要排斥小

人，虽然与卦辞的角度不同，但总的观点是相同的。另外，这里所讲的“小人”是通俗意义上的“坏人”，属阴险奸诈之类。而卦爻辞所讲的“小人”一般是指在地位上低于“君子”的平民百姓，这两种“小人”不可混为一谈。远小人，使动用法，使小人远离自己。

[译文]：君子要使小人远离自己，即使他不使自己痛恶，也要声色俱厉地对待他。

[爻辞解]：

初六遁尾，厉。勿用有攸往。

[注释]：遁尾，这是以从内向外跑的角度看卦象：上爻最外，跑在前；初六最内，跑在尾。初六阴居阳位，该跑不跑，错过时机，所以有遁尾之说。厉，跑在最后则危险大。勿用有攸往，由于初六所处的地位不好，做事不成功就会成为替罪羊，所以不要到其他地方去。这段爻辞讲的是两层意思。

[译文]：逃跑的时候落在了后面，很危险。不要出去做事情。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注释]：静爻居内中，静而不动，不符合“逃跑”的卦义。从卦象看，六二是坚决不会逃跑的，必须采取强硬措施使他跑。执之，抓住他。用黄牛之革，用黄牛皮做的绳子捆着他一起跑。莫，日落的时候。胜，胜任。说，通“脱”。莫之胜说，趁着天快黑的时候才能够顺利地逃脱。卦爻辞都是讲的逃跑，虽然六二没有写“遁”字，但其围绕着跑写是毫无疑问的。《折中》引吴绮曰：“六二居人臣之位，任国家之责，不当遁者也 故六二不言遁。”此言六二不当逃遁。

[译文]：抓着他，用黄牛皮做的绳子绑着他一起跑，趁着天快黑的时候才能够顺利地逃脱。

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注释]：《说文》：“系，絜束也。”段玉裁注：“絜束者，围而束

之。”系遁，用绳子缠着他逃遁。九三动爻为什么要写“系”字呢？因为九三逞强好胜，不逃跑反而逆势前进，所以不让他前进就是遁。疾，指思想上有病。有疾厉，有其他错误的想法是很危险的。畜臣妾，臣是指家中的小臣、家奴。对九三来说，家里多养几个家奴、小妾，就算是“遁”了。可见，逃遁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应急的角度讲，逃跑就是遁；从政治谋略的角度讲，在家里和家奴、小妾厮混，给人以放弃事业的假象，也是一种遁，因为他不会选择逃跑的道路。

[译文]：缠住他，使他遁。有其他错误的想法是危险的。在家里多养几个家奴、小妾吉。

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注释]：好遁，好说好散。九四动居静位，有从内出来之象，因预见到遁的必然趋势，在形势尚未恶化的时候，自己主动地退出来。彼此之间既不伤和气，又化解了敌对情绪，为日后出头留出了空间，所以说“好遁”。

[译文]：好说好散地遁，君子能够做到这一点吉。小人则做不到这一点。

九五嘉遁，贞吉。

[注释]：《尔雅·释诂》：“嘉，善也。”嘉，好的。九五处于鼎盛时期，功成名就，此时急流勇退，保留一个好的名节，免遭将来的横祸，即为嘉遁。贞，代指“嘉遁”。贞吉，按照嘉遁去做吉。

[译文]：见好就收，急流勇退，这样做吉。

上九肥遁，无不利。

[注释]：肥，肥胖，形容发了财，吃得身宽体胖。发了财逃遁，指不要贪得无厌地总想发财，要适可而止。

[译文]：发了财逃遁，就不会有不利的东西发生。

[卦结]：

二阴要避开四阳的欺压，叫做遁。遁是自己主动地逃，但

逃的概念又过于狭窄，应当根据卦象中各爻的位置延伸其义。初六当遁不遁，迟疑不决；六二自己不逃，别人强迫着走，故没有遁字；九三有上进之心，不进即为遁；九四主动地退，为好遁；九五功成身退，为嘉遁；上九得钱财而退，为肥遁。六爻或逃、或退、或止，皆为遁。

34. ䷡ 大壮卦

[卦象解]：

会意卦。排于《遁》后，取四阳为主动爻。

《系辞》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很明显，此卦象取二阴爻为“栋宇”，为四阳遮挡风雨，描写上古人类由穴居到屋居的发展历史进程。其取用二阴爻为主动爻，而且表达的内容也早于《周易》创作时代，故应看做是早于《周易》的一种筮卦。

[卦辞解]：

大壮，利贞。

[注释]王弼《周易注》：“大者谓阳爻。”“大壮”之“大”乃指阳爻而言。卦象四个阳爻聚在一起，势盛而位不尊。《说文》：“壮，大也。从土，爿声。”《广雅·释诂二》：“壮，健也。”强健之意。卦辞中，“壮”用为动词。大壮，大爻要强壮自己的身体或壮大自己的力量。本卦二阴在上，虽然被阳势所迫，但上六为宗庙，有其名；六五居尊位，有其权。大爻如仗势上行是僭越，于礼法所不容，名不正言不顺，也不会取得成功，所以大爻必须要等待更为成熟的时机才能采取行动。卦辞言“大壮”，可以从两方面分析：一是在物质力量上要继续充实自己，壮大前进的力量；二是在政治上壮大自己，制造广泛的舆论声势，建立健全的政治机制，这是尤为重要的。因为卦象中四阳势盛而不尊，缺乏的就是政治力量。要积蓄足够的制胜的能量才能采取下一步行动，这应

该是“大壮利贞”的内涵。

[译文]：大者要继续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有利于这样做。

[象辞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注释]：围绕着卦象，大爻有两种选择，即应该怎样和不应该怎样。卦辞讲“大壮”，就是讲应该怎么样；象辞言“非礼弗履”，就是讲不可以怎么样。四阳如果挟势上侵，即为“非礼”，非礼则犯了大忌。履，以强践弱。在实践中，下级以强凌上的都为“非礼”。《象》辞与卦辞含义的不同是体现在时代意义上。

[译文]：君子对不符合礼仪的事情不去做。

[爻辞解]：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

[注释]：趾，脚力健壮。壮于趾，意在表现勇士的精神面貌①。阳居阳位，健壮而动；但卦辞之意在于继续壮大自己，不主张动行于外，所以阳居阳位的欲动之爻都不为吉。应当壮大在国力上，而不是壮大在个体力量上，用个体的英雄主义行为代替集体行为，出征必有凶险。写在大壮卦中，“壮于趾”含有得意忘形之心态。《左传·桓公十三年》：“举趾高，心不固矣。”《战国策·齐策三》：“今何举足之高，气之扬也？”所载史例皆因趾高气扬而致凶灾。有孚，只有年轻人才会这样做。

[译文]：强健在脚力上，出征必有凶险，只有年轻人才会这样做。

九二贞吉。

[注释]：阳爻居内卦之中，积极在家中做准备。贞，指九二的所

见《贲》卦初九解。

作所为。在爻题的后面直接写断辞，它所包含的思想比有爻辞更为广泛。作为内卦之主，为壮大自己的力量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对的，但不能超出内部这个范围。

[译文]：积极壮大自己的力量，这样做吉。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注释]九三是极为强壮的武士。用壮，恃壮而攻。罔，《正义》：“罔，罗网也。”《系辞》：“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罔即为网。用罔，张网以待，比喻防守。爻辞把只知一味进攻而不知防守的武士称为武士中的“小人”，把能攻善守的武士称为“君子”。羝，《说文》：“羝，牡羊也。”公羊。“藩，屏也。”即篱笆。羸，《说文》：“羸，瘦也。”《玉篇·羊部》：“羸，弱也。”弱者。羝羊触藩羸其角，这是举例子，就像是公羊用强壮的角去顶羊圈的篱笆。其实真正弱的一方是公羊的角。另外，这个位居九三的藩也可以说是内与外的隔离网，如果连它都冲不破，你就没有攻击敌人的实力，还需要继续充实自己的力量。

[译文]：小人只知道依仗强壮的身体去进攻，而君子却知道张网以待，用壮者就很危险了。就像公羊用强壮的角顶篱笆，其实真正瘦弱的是进攻者——公羊的角。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注释]：其一，九四动起于静，因壮而突破静的状态；其二，临近阴小之爻，为强敌弱；其三，大爻延伸到外卦，有冲破藩篱之象。

九四贞吉，根据以上三点，像九四一样去做吉。悔亡，壮而不动空为壮，静者终将有悔，动则悔亡。在不同的爻次中，对卦辞应有不同的理解，根据条件的转化采取不同的行动，是《周易》社会意义的一大特点。《大壮》卦中，惟有九四之爻具有冲破藩篱、战胜敌人封锁的力量，所以有“贞吉”之说。藩决，篱笆被羊角撕破。不羸，指进攻者不再是

瘦弱之羊。輶，车厢下面钩住车轴的木制机件，今人谓之车屐，纳轴于其中，形如伏兔，故又名伏兔。壮于大舆之輶，一方面其受力大，都是用最坚韧的木材制作；另一方面此部件较小，表示壮的力量能够凝聚于一点。大舆，不写作战用的“乘”，说明意在壮大力量而不主张挥师出征。

[译文]：因壮而动出于外，这样做吉，悔恨消失了。藩篱被撕破了，不再是瘦弱之羊，壮得就像大车的车厢下面钩住车轴的輶一样。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

[注释]：易由日勿构成，勿是旗子的意思，在《周易》中，日一般意义上指君王，此“易”应是指商王的统治。五爻为卦主，往往体现卦的中心思想或事态发展的结果。六五虽弱，其位尚尊，大爻上侵必有所失。丧羊于易，羊为肉食，也为家财，大者外侵，可以驱羊随行。从地位上讲，六五为易，击败上侵者，大者财产有失。从力量上讲，大者势盛，人员无损，无碍大局，故无悔。

[译文]：被君王所败，财产有所损失，没有悔恨。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注释]：羝羊触藩，上六为老，此羝羊是年老的公羊，老公羊的角被卡在藩篱之中。遂，《集解》引虞翻曰：“遂 进也。”《正义》：“遂，谓进往。”然《说文》解：“遂，亡也。”卦象阴爻居静位，没有“进”象；爻辞“艰”，表示困境，也没有“进”意。故以逃亡为是。冲破篱笆跑出去即为逃亡。不能退，不能遂，退不回来又跑不出去，老公羊有心无力，所以才导致被卡住的窘况。无攸利，上六从静，又属于很远的外部，大者在不具备外行的条件下到了很远的地方，也会出现这种被对方卡住而不能动的情况。艰，艰难的环境。则，准则，即关于壮大自己的思想准则。艰则，要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准则，意思是不要因

环境艰难就改变自己的初衷。

[译文]：老公羊的角被卡在篱笆中，退不出来也无法冲破篱笆逃出去。到其他地方去没有利。在艰难的环境中要坚持自己做人的准则，吉。

[卦结]：

卦辞讲大者要壮大自己的力量；初九显示个人的力量，有凶；九二在内积极行动吉；九三只知用力者容易失败；九四动出于静，厚积薄发，吉；六五居尊，大者上侵则损财，损财也无悔；上六老而有心无力，不可妄动。

35. ䷢ 晋卦

[卦象解]：

会意兼指事卦。二阳为主动爻，六二为指事爻。（1）二阳爻在上卦，优于《明夷》卦，所以居前；（2）二阳爻居上而不尊，有名而无实；（3）六爻中惟有六二位正，象征着二阳得贵于家中之女。



[卦辞解]：

晋，康侯用锡马繁庶，昼日三接。

[注释]：《晋·彖》：“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说太阳上进。依据的是八卦卦象。《说文》：“晋，进也，日出万物进，从日从𠂔。”说万物进，是根据字的构造分析字义。这两种说法都不是很准确。彖辞“明出地上”讲的是八卦火在地上，但卦辞的“晋”字却将“日”写在下，显然彖辞与卦辞取象标准不同。从字的构造分析，晋的篆文结构是日上有𠂔，为上下组合。《说文》：“至，鸟飞从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犹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来也。”“至”是从上至于下，“进”是由下起上，两者含义相反，故《说文》讲晋是

“万物进”，也不符合字义。散文认为，《周易》中凡有日旁的字皆与君王有关，“晋”的字义应指从上掠夺君王的财物。卦的指事爻在六二，六二爻辞写“受兹介福，于其王母”，就是指王母的娘家一族掠夺君王的财富。

康侯，其人不详，应该是文王时代或文王以前的人物，为商王所封。六二爻辞言“王母”，应是商王的外戚一族。近人顾颉刚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中，指出康侯就是西周初年的卫康叔，封于卫，乃周武王之弟，称康叔，其事迹在武王之后，从而认为卦辞非文王所作，并断定《周易》成于西周初叶。此说影响很大。根据对卦爻辞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将康侯指为卫康叔不符合所依据的卦象条件，不可仅据一“康”字就下此断言，更不可以此推断《周易》的成书年代。

锡，甲骨文写作；《毛公鼎》写作。李孝定在《甲骨文字集释》中解之：“锡，卜辞假‘易’为之，不从金。”按“易”为王政之意解，锡即为君王之命令，王命令以物赏赐下属，也可称锡。繁，《说文》：“繁，艸茂也。”原指草长的茂盛，引申为繁衍众多。《玉篇·艸部》：“繁，滋也，息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其生不繁。”即为此义。庶，《尔雅·释诂下》：“庶，众也。”众也指平民的身份。《书·召诰》：“厥既命殷庶。”即指前殷朝的遗民百姓。繁庶，众多的、普通的。用锡马繁庶，用君主赏赐的名贵马与自己的普通马交配，生育出众多的马匹。

昼日，专指在白天进行的活动。接，《说文》：“接，爻也。从手，妾声。”《广雅·释诂二》：“接，合也。”有交媾之意。今人雾灵叟曰：“接，交配。”^①马匹在白天交配。辛介夫亦解曰：“接的本义当解为交配或接合。今陕西关中口语谓男女行房为接合。”^②昼日三接，在发情期，雄马一天最多可与雌马交配三次。意思是康侯竭尽君王赏赐的马的精力，与自己的普通马交配，使自己的普通马繁衍成了名贵马。这句话意

参见《易经探微》，气象出版社 1989 年版。

辛介夫：《周易解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在形容康侯最大能量地贪图君王的财物，由于君王的赏赐，康侯由普通人变成了富有的贵族。卦辞讽刺康侯自身无能，却利用与王后的亲缘关系使自己变得富贵起来。也可以说这是“晋”的真正字义。《程传》：“昼日之中 至于三接 言宠遇之至也。”不从此说。

[译文]：康侯用君王赏赐的公马与自己的母马交配来生育更多的马匹，一天的时间就让公马交配三次。

[象辞解]：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注释]：《尔雅·释诂下》：“昭，光也。”“昭，见也。”指太阳发光。自昭，自己发光。明德，像日月一样照亮别人。自昭明德，是说要像太阳那样自己去发光，照亮别人，而不是像康侯那样借别人的光来炫耀自己。象辞选择了与卦辞相对的角度来写。

[译文]：君子要像太阳那样自身去发光，照亮别人。

[爻辞解]：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注释]：《说文》：“摧，挤也。从手，崔声。一曰捫也，一曰折也。”段玉裁注：“折者，断也。今此义行而上二义废矣。”“摧”的本义是挤，爻辞当取本义解。初六为下层的小民，成为有身份、有钱财的人，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所以一旦有这样的机会就会争先恐后地挤着去做。贞吉，这样做吉。罔，即网，多的意思。罔孚，家中有很多孩子。本卦下面三爻都是阴小之爻，可以解释为孩子，也可以视为是康侯家中的孩子。裕，富有。罔孚裕，家中的孩子很多，且都过着富裕的生活。《晋》的二阳爻在上，是贵族卦，所以卦的起点很高，连初六爻的孩子都过着富裕的生活。爻辞大概是讲康侯还没有得贵时候的境况。

[译文]：能够沾上君主的光，是人人争先挤着去做的事情，这样做吉。家中有很多的孩子，他们都过着富裕的生活，没有错。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注释]:《程传》：“王母，祖母也。谓阴之至尊者，指六五也。”此言不确。王母，指六二。六个爻中只有六二位正，又居内卦之中，康侯家族的富贵全赖于六二，在六二爻中写王母，点明了康侯是王太后的外戚一族。《说文》：“愁，忧也。”愁如，王母时时地惦念着自己的娘家一族。贞，代指“愁如”。贞吉，王母按照卦中所说的做吉。意思是从理论上讲，王母的娘家就应该受到君主的恩赐而享受荣华富贵。介，《正义》：“介者，大也。”本文不取此说。《说文》：“介，画也。”徐灏注笺：“古疆界字祇作介。”《集韵·怪韵》：“介，间也。”介于两者之间，间接之义。介福，不是君王直接赏赐的福，而是通过王母得到君主的赏赐。初六言“裕”，只是生活上富有，此爻言“福”，是富贵皆有。后一句没有写吉，是因为主体变成了康侯，康侯无功受禄，确实没有值得自豪的。

[译文]：王太后心中惦念着娘家一族，希望他们能得到君王的赏赐，这样做吉。（康侯）受到不是君主直接赏赐给的福，全是因为王太后的缘故。

六三众允，悔亡。

[注释]:《集解》引虞翻曰：“允，信也。”允，崇信。《书·舜典》：“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允为诚信之意。众，家族中的下人或奴隶。本卦下面三爻都是阴爻，六三为三阴爻之长，康侯的发家史受到下层民众的崇信。

[译文]：（康侯的富贵）受到百姓的崇信，令人悔恨的事情都消失了。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

[注释]:鼫，汉蔡邕《勤学篇》：“鼫鼠五能，不成一技。五技者，能飞不能上屋，能缘不能穷木，能因不能渡谷，能走不能绝人，能藏不能覆身也。”以鼫比人，九四近六五，因王母的关系受到重用，其什么

都能做却什么也做不好。贞，指九四的做法。贞厉，像九四一样身居高位却什么也做不好是很危险的。六二言“贞吉”，九四又言“贞厉”，何也？从王母的角度讲，她的家族因宠而得福是应该的；从康侯的角度讲，自己没有功劳而受到很多的赏赐，又是很危险的。针对同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看，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周易》用多角度认识问题的一个例卦。

〔译文〕：因王母的关系被君王提拔重用，却什么都做不好，这样是很危险的。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注释〕六五为卦主 爻辞概括中心思想。六五悔亡 阴爻从静，指其安居尊贵之位，不要妄动，悔恨消失了。反过来说，如果因王母而得贵，就仗势趾高气扬，则会有悔的。恤，忧也，把某些事情挂在心上。失得勿恤，康侯的富贵不是生来就有的，也不是依靠个人的奋斗得来的，所以失去不必惋惜，得到也不值得夸耀。往吉，前面所言是往吉的条件 只要不把个人的得失放在心上 前往就吉。《小象》曰：“失得勿恤 往有庆也。”即言此义。

〔译文〕：安居其位而不妄动，悔恨消失了。无论是失去还是得到都不要放在心上，做到这一点前往就吉，不会有不利的事情发生。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注释〕：最上一爻有角之象。用“角”表示康侯具有了进攻性。维，《说文》：“维，车盖维也。”桂馥义证：“维谓系盖之绳也。”指大绳子。用大绳子比喻维系朝廷安危的权臣，形容康侯成了王所依赖的大臣。在六爻中虽然没有写康侯，但总是有康侯的影子存在，爻辞都是围绕着康侯或类似于康侯的人来写的。维用伐邑，可以理解为居于上九之位的康侯不甘寂寞，主动请缨，想通过立战功来提高自己的威望，结果

受到王的重用，被王“维用伐邑”，即委以重任，派去讨伐边邑。“厉，吉，无咎，贞吝”，依次写了四个断词，表达了对康侯“伐邑”之举的复杂评断。厉，因为康侯没有指挥作战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吉，言康侯此举是改变其无功受禄评价的好机会，而且奉王命去伐邑也是有利于自己的。无咎，言不管是危险还是吉，这样做的本身是没有错的。贞吝，贞是指上九所为，阳爻居阴位，就像头上长了角，只知勇敢地进攻，却不懂制胜敌人的战术，会受到敌方的羞辱。“厉”、“吉”、“无咎”是对康侯伐邑行为的评价，“贞吝”是指这种行为可能出现的结局。

[译文]：无功而食君禄的人头上长了角，被君王重用派去攻打边邑。这是很危险的，但是件吉事，没有错。如果只知进攻会受到敌方的羞辱。

[卦结]：

本卦主要写“康侯”无功受禄的思想、行为及评价。初六是下层民众，希望得到荣华富贵；六二指康侯受惠于王母；六三指受到下层民众的崇信；九四描写没有能力的贵族；六五写处于高位的人不要计较个人的得失；上九评断挂帅征伐的贵族。

36. ䷄ 明夷卦

[卦象解]：

会意卦兼指事卦。(1) 二阳爻处下位，有蒙难之象。(2) 六个爻中，惟有六五位反，有君王错失之象。(3) 本卦与《讼》互为错综卦。《讼》卦九五独正，君明臣昏；《明夷》卦六五独反，君昏臣明。(4) 《彖传》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此以八卦卦象解之，不同于本解。

[卦辞解]:

明夷，利艰贞。

[注释]：郑玄曰：“夷，伤也。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地，明则伤矣 故谓之明夷。”《正义》：“此卦日入地中 明夷之象。施之于人事，暗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显其明智，以明夷之义也。”所解不妥之处：(1) 以八卦卦象取代六爻卦象；(2) 对“明”、“夷”字义解之有误。

在卦爻辞中，“明”都是指君王。夷，《广雅·释诂三》：“夷，踞也。”《论语·宪问》：“原坏夷俟。”何晏《集解》引马融注：“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也。”《周书·泰誓上》：“观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夷为蹲居，傲慢之义。散文以为，明夷意为傲慢、无礼的君王。本卦六爻中，五爻皆正，惟有六五爻反，以“明夷”写六五爻的反位，意在谴责商纣王对大臣的傲慢态度和残暴行径。艰，指对待艰难环境的一种思想。贞，指在“明夷”环境中的作为。利艰贞，有利于用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对待这样的环境。这样来解释“明夷”，是根据卦象、卦辞得出的结论，从爻辞看，明夷又以“日中乌见”的天象来形容，它与卦象也是完全吻合的。这两种含义在爻辞中交替使用。

[译文]：君王残暴不仁，有利于用百折不挠的精神对待他。

[象辞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注释]莅，《广韵·至韵》：“莅，临也。”莅众，下临于百姓之中，指君子受到君王的迫害，要勇于到群众中去，以躲避危险的处境。晦，指黑暗。用晦而明，用君主的黑暗来反衬自己的光明。象辞中的“明”与卦爻辞中的明在字义上有区别。象辞面对昏暗的君主，没有主张去推翻他，而是主张抛弃官禄，藏身于民间，这样做对个人来说是用牺牲官禄来躲避矛盾，对君主来说是维护了君主的权威，始终脱离不开

一个“忠”字。

[译文]:君子在君主因失位而昏暗时,要下临于百姓之中以躲避灾难,用君主的黑暗来反衬自己的光明。

[爻辞解]: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注释]:《本义》:“飞而垂翼,见伤之象。”是对爻辞的实解。散文以为,“垂其翼”应指天象。在上古神话中,有羿射落九日的传说,《楚辞·天问》:“羿焉騂日?乌焉解羽?”王逸注:“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明夷于飞,垂其翼,与这段传说极相吻合,如果拆开这句话,“明夷”和“与飞,垂其翼”应当是一种景象的两种说法。“明夷”是指卦象的含义,“与飞,垂其翼”是借天象的传说来论证卦象。在现有的上古资料中,有不少关于日中乌见的天文记载,用现代的天文术语讲,就是太阳黑子现象,如《晋书·天文志中》:“晋穆帝永和八年,张重华在凉州,日暴亦如火,中有三足乌,形见分明,五日乃止。”《新唐书·天文志二》:“唐昭宗天祐元年二月丙寅,日中见北斗。”唐敬宗宝历二年三月甲午,日中有黑气如杯。中国古代关于这种太阳黑子的记录共有 120 多次。当时的史官同时也是星相家,常常根据这种异常的天象预测未来的社会政治变化。如《开元占经》:“京氏曰:‘日中有乌见,主失明,为政者乱。’”认为太阳中有黑子出现,表示君王昏庸,政局将乱。爻辞中把“明夷”和“日中乌见”结合在一起讲,显然在当时出现过这种天象,用这种天象结合商纣王的无道,再结合羿射九日的传说,其意也就不言自明:日中乌见将预示着君王昏庸无道——君王的昏庸无道必将导致乱政——乱政者将会受到天下人的讨伐——商王将会像死亡的乌垂其翼一样,从高高的位子上摔到地

面来。初爻重心在下；“于飞”指从地飞到天上；“垂其翼”指从天上又落到地下。飞与落的过程，又可以比喻为一个朝代兴起与灭亡的过程。

君子于行，君子在这样的天象下出行。三日不食，《礼记·坊记》：“子云：‘七日戒，三日斋。’”《礼记·表记》：“子曰：‘斋戒以事鬼神，择日月以见君。’”出现了这种天象，如果要出行，先要斋食三天，表示对这种天象的惧怕和对鬼神的虔敬。主人有言，虽然你到很远的地方去，吃了很多苦，回来后还是要受到主人的责备。这是一种星相概念，古人相信，出现这种天象，现实中必会出现这种结局。对普通人而言，“明夷”就是指自己的主人昏庸。这段爻辞前面的部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的，后面的部分是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讲的。

[译文]：明夷就像是三足鸟飞到了太阳中，被羿射中后，羽翼纷纷落了下来。对普通人来讲，君子如果在日中鸟见的天象时出行，先要戒食三天方可。即便到很远的地方去，回来後也会受到主人的无端责备。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注释]股 君王又称自己所倚重的大臣为肱股。《史记·夏本纪》：“股肱喜哉，元首起哉。”古时尊右贱左，《说文·左部》：“左，手相左助也。”《仪礼·乡射礼》：“当左物，北面揖。”郑玄注：“左物，下物也。”《兵法》：“上将军居右，偏将军居左。”左股 权势稍次一些的大臣。六二位于内卦之中，指君王对朝中大臣进行迫害。用拯，承接“左股”，大臣被君王迫害，要自己拯救自己。马壮吉，马是外行动物，需要走很远的路才会要求其特别健壮。这句话的意思是：既然你在朝廷受到迫害，不如乘坐快马到我的国家来。六二从中从静，不应该言其外行，但既然君王反其道而行之，大臣也只好如此。这句爻辞带有一种叛逆精神，与象辞所言的截然不同。

[译文]：君王不明，迫害自己手下的大臣。大臣要想拯救自己，乘坐健壮的快马离开他，吉。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注释]：自古建房以坐北朝南为正，若论敌我，则北为己，南为敌。南狩，攻打敌国。九三从武，有攻战之象。《开元占经》：“《洛书》曰：日中有鸟见，名曰阴德，不出六十日兵出，从其所向伐之，胜；若有国主死。”古时的战争常常根据天象和占卜来作出各种决断，“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可说是较早的以天象言战争的理论。疾，病。贞，指南狩。不可疾贞，不要在自己有病的时候去攻打敌人。因为自己有病很可能“明夷”的一方就是自己，其交战的最终结果就会变成自己失败，敌人胜利。

[译文]：逢到“日中鸟见”的天象，要主动去攻击敌国，就可得到其大人的首级。但不可在自己有病的时候去攻击他。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注释]：诸家皆以六四指微子，散文以为，这段爻辞是声讨纣王剖比干之腹的罪行。《论语》：“比干谏而死。”《周书·泰誓下》：“‘斲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痛四海。宠信奸回，放黜师保。’”《史记·殷本纪》：“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说的都是纣王剖比干、囚箕子的事。获明夷之心，因明夷才会剖出的心。出门庭，是说你纣王既然挖出了忠臣比干的心，那么你拿着这颗心走出你的门庭，让天下人看看，贤人的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也让天下人评评你的残暴行径。左，心脏在左腹，或是指比干次于箕子。

[译文]：入于肚腹的左边，获得了勇于直谏昏君的贤臣的心脏，应该拿着这颗心脏走出门庭，让天下人去评判。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注释]：将“箕子”写于六五，说明卦义并不注重君王如何暴虐，而更注重如何对待暴虐之君。箕子与比干同为商朝的忠臣，但箕子的结

局却好于比干。箕子曾以正道规劝纣王而被贬为奴，只好装疯以保护自己，后来又被纣王囚禁。箕子不与暴君同流合污，又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很令人佩服，所以写在六五之爻。箕子与比干的事迹发生在文王之后，故六四、六五爻辞有可能是周公的手笔，因为将箕子和比干分别写在六五、六四爻中，不光是写出一段历史史事，还涉及到对前朝人物的评判。

[译文]：箕子对待昏君（的方法很聪明），有利于这样做。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人于地。

[注释]：晦指黑暗，天下一片黑暗。不明晦，君王不能做到公正、仁爱，天下就成了一片黑暗。初登于天，后人于地，与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的含义是一致的，就像羿射十日一样，一旦你在天上为非作歹，那么终将被射落于地下。登，甲骨文写作原意是举豆，引申为由低处到高处，说明原来就不是天上的神。入，物归其类，返还于地下。

[译文]：王不能做到公正仁爱，天下就成了一片黑暗。起初你强行上了天，终将会再回到地下来。

[卦结]：

明夷是说君王对大臣傲慢无礼；初九指下层人，出现日中见乌的天象，会受到主人的责罚；六二指朝中大臣，会受到君王的迫害；九三指战争，此天象预示着可以剿灭敌国的首领；六四写比干，受到纣王的残害；六五写箕子，善于应对昏君；上六写君如不明，终将从天上再掉回到地下来。

37. 家人卦

[卦象解]：

会意兼指事卦。（1）六爻中五爻皆位正，惟上九以阳居

阴，有家长居高临下之象。(2) 二阴爻居正位，为主动爻。

[卦辞解]:

家人，利女贞。

[注释]：二阴爻都正位，分居于阳爻之中，故写“家人”，而不写家长。家人，家族中的人，作动词解，指主奴之间各安其位，形成一种良好的家族秩序，而不是指具体的人。如果把卦象含义也用在卦辞中，“家人”就可以解释为：家中之人各安其位。卦中二阴为主动爻，有女人之象，女人能够各安其位。贞，指前面所言的家庭秩序。利女贞，女人有利于静守其位，也是家人卦的主要内容。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治家之道如同治国之道。《程传》曰：“行于家者，则能施于国，至于天下治。治天下之道，盖治家之道也。”文王将本卦象喻为家人之道，意义是很深刻的。

[译文]：家中之人各安其位。有利于女子在家坚持这样做。

[象辞解]: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注释]：王弼注：“君子以言必有物而口无择言，行必有恒而身无择行。”孔颖达疏：“物，事也。言必有事，即口无择言；行必有常，即身无择行。”物训为事。恒训为常。此解不符合字的原义。言，指家长的严厉之言。物，财物、富有之义。言有物，家长在家庭中用严厉的语气说话才使得家中有物。行，指家长的行为。恒，见《恒》卦，指帮助别人，做善事。行有恒，家中富有了，要多做些救济困难者的行为。而，连词，表示前后两个词组的相承关系。卦辞写家人，象辞写家长，角度不同。

[译文]：家长说话有威严，家中才会富有。富有的家庭要多帮助生活困难的人。

[爻辞解]:

初九闲有家，悔亡。

[注释]:《说文》：“闲，阑也。”“阑，门遮也。”俞琰：“闲，防也。”闲实为家里家外的界线。闲有家，家中老少之间、主奴之间、男女之间要有严格的尊卑界线，才能算得上是一个良好的家庭。因为初九为下人，喜动，如果没有严格的礼教，就没法约束下人的行为。

[译文]：有严格的家教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家庭，令人悔恨的事都会消亡的。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注释]遂，亡。馈，《说文》：“馈，餽也。”《周礼·天官·膳夫》：“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郑玄注：“进物于尊者曰馈。”馈表示进食于人。六二从静，主妇应善于持家，保证膳食供应，勿使家中之人逃亡于外。

[译文]：家中没有逃亡到远方的人，在家中才有可口的饭食。这样做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注释]：嗃嗃，高声训斥家人。根据严厉的程度，会产生悔、厉、吉三种结局。九三性情急躁，容易用粗暴的态度对待家人。只有掌握好分寸，才会有最好的结局。

[译文]：家长整天高声训斥家人，可能会出现让人悔恨的事，也可能出现很危险的情况，如果掌握好分寸，这样做还是吉祥的。如果任由家中的妇女和孩子嘻嘻哈哈，没有大小之分，最终会让人耻笑。

六四富家，大吉。

[注释]：六四在上卦，安静本分，是上层有钱财的家庭大吉，

家中的大人吉祥。

[译文]：富有的家族，大人吉祥。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注释]假，《广雅·释诂二》：“假，借也。”有，名词词头。有家，指王的家。王假有家，王要借用这种治家的方式来管好自己的家。夏有妹喜，商有妲己，都是妇人乱国的例子。周武王在《泰誓》中曾指责商纣王“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如果王的家不成其为家，国也就不成其为国。“王假有家”也可以理解为商王起先是借用家族的力量而使自己壮大起来的。

[译文]：王应当用这种治家的方式管好自己的家，不要有什么顾虑，吉。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注释]有孚 处在上爻的宗庙之位 是可以继承家业的长子。威如 动爻居此位是有所作为 言行举止一副威严的样子。终吉 指将来能够胜任大业。

[译文]：长子的言行举止很威严，最终吉祥。

[卦结]：

家人是指管理家族的方法；初九是说要有主奴界限；六二安居家中；九三管理家人要从严；六四安居其位，大吉；九五王应管好自己的家人；上九家中长子也应保持威严。

38. 睽卦

[卦象解]：

指事卦。初九阳爻居阳位，独正，卦义起于初九。

《系辞》：“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说文》：“弧 木弓也。”《集注》：“弦木使曲，

刻木使锐。”《系辞》所言意在纪念弓矢的发明使上古君王得以实现威服天下的愿望。弓矢是在夏朝以前发明的。传说夏朝的羿擅长射箭。《山海经·海内经》：“帝俊赐羿彤弓素缯，以扶下国。”《淮南子·修务篇》：“羿左臂修而善射。”《楚辞·天问》王逸注：“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如此看，这句话传自夏朝也不为早。“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包含弧矢和天下两个方面，从卦象分析，二爻至上爻都为反爻，泛指我欲改变的“天下”。初九为最里一爻，是动爻，也是惟一的正爻，有里至于外，可以远距离制伏敌人的利器就是弓矢，这应该是《系辞》《睽》卦的取象。《周易》本卦的上九爻辞“先张之弧，后说之弧”仍然保留着“弧”的旧说。

[卦辞解]：

睽，小事吉。

[注释]：(1) 从卦象看，上面五爻皆位反，惟有初九位正，卦爻辞中的视角都是从初九出发从爻位看初九居位最下按照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属于没有文化知识的群体理应见识低下。这样卦象就出现了初九的‘位正’与‘位下’的矛盾称其为矛盾是因为作者难以接受。爻辞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巧妙地把这种卦象描写成初九的主观想像，把初九认识现实世界的所谓“正确”观点描写成被主观扭曲了的，完全与客观现实相违背的。作者写“睽”即为表示这种主题思想。(2) 从字义看睽为形声字目癸结构。癸是十天干的最末一位取义于初九最下一位的卦象。以天干的十位比喻人的十等。目是眼睛表示看问题。“睽”就是指最下等人看问题。在上等人看来最下等人的世界观肯定是错误的。总之，“睽”就是错误的世界观。由此也可见“睽”字应该是创造于用天干地支记日之后。小事吉，小事指家庭的日常事物，是下等人的职责。《释文》解睽字：“《序卦》云‘乘也’。《杂卦》云‘外也’。《说文》云‘目不相视也’。”又《玉篇·目部》：“睽，目少精

也。都不如本解更准确地反映卦象、卦爻辞和字的本义。

[译文]：有些人往往用错误的世界观看问题，这类人做小事吉。

[象辞解]：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注释]：异，《说文》：“异，分也。”段玉裁注：“异，分之则有彼此之异。”《玉篇》：“异，殊也。”异指不同。同是指同一个事物，异是指不同的看法。象辞以为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个问题，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都是很正常的，不必去强求一致。

[译文]：君子用不同的观点看待同一个事物，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爻辞解]：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注释]：“丧马勿逐，自复”，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马匹跑了，就会让别人牵到自己家里去，而马是不会自己回来的，所以“勿逐自复”的想法是错误的。《正义》：“马之为物，难可隐藏，时或失之不相容隐，不须寻求，势必自复，故曰‘丧马勿逐，自复’。”此说实际上正是爻辞所嘲笑的观点。不可将反面论点解释成为正面论点。六爻中皆有此现象，不再一一举例对照。恶人，坏人。见恶人无咎，初九认为自己很聪明，见到恶人自己也不会出什么差错。其实，初九是见识浅薄、没有辨别是非能力的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着坏人肯定会学坏，所以“无咎”的想法也是错误的。悔亡，写在句子的最前面，是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前的想法，是用“睽”的思想从心理上自己宽慰自己：我的想法都是对的，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译文]：一切悔恨都消失了。马匹跑了，不用去追赶，它自己就会回来。见到坏人也不会跟他学坏的。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注释〕：九二居内卦之中，为家中主人，但爻辞是从奴仆的角度来写的，句子的主语应是奴仆。巷，胡同。从字义上理解，好像是说由于胡同窄小，家中的奴仆遇见主人只要避一下就可以了，不必行大礼。由于爻辞意在写初九的思想，可能即使不在巷中，遇到主人也不去行礼，他以为这样做没有错。按照这种思想做就会主奴不分，尊卑不明。

〔译文〕：家中的奴仆遇见主人，就像是在巷子中遇见时那样不必去行礼，没有错。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剿，无初有终。

〔注释〕：敝文以为，这段爻辞的读法应是前句复迭后句，是一种暗藏的“顶真”格句式。顶真格又称“连珠”“连环”“蝉联”。用前一句的结尾来做后一句的起头，使邻接的句子头尾蝉联，上递下接”①。《诗经·江有汜》写有：

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

江有渚，之子归，不我与。不我与，其后也处。

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

“不我以”、“不我过”是明写的复迭句，是诗歌特有的修辞方法。而九三爻辞则是暗藏的顶真格读法，笔者分析应该这样读：六三见舆曳其牛，其牛掣其人，其人天且剿，天且剿无初有终。这样看起来，就像是电影胶片倒转着放映：车拉着牛，牛掣着人，这人受了天和剿的刑法，受了刑法就是初年不好晚年好。很明显，这种看法是完全违反现实的，可笑的。三爻是武士位，六三可以看做是被俘获的战俘，由战俘变成了下层社会的奴隶，其观点自然也是颠倒的。天且剿无初有终，虞

翻曰：“黥额为天。”劓，削去鼻子的刑法。无初，没有好的初年。有终，有好的晚年。从面相学上讲，额主人之初年，鼻主人之中年，颐颌主人之晚年。爻辞所写的这个人在额上、鼻上受了刑，就说明没有好的初年和中年，而有好的晚年。其实，如果这个人在中年受了刑，晚年只能在羞辱、困顿中了此一生，反而不如初年。这也是一种颠倒了的理论。

[译文]：他看到车厢拽着牛，牛挟制着人，这人额上和鼻子上受了刑，额和鼻受了刑说明没有好的初年，而有好的晚年。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注释]：《说文》：“孤，无父也。”睽孤，看问题像没有教养的孤儿。夫，成年男子。元夫，最了不起的男子，指九四。孚，小孩子。交，结交。交孚，做了“元夫”的义子。九四出内至外，比喻孤儿来到了外面的世界。这个孤儿没见过世面，看见一个男子就认为他了不起，因而做了他的干儿子。“交孚”是说他自愿地做人家的孩子。“元夫”也是比较夸张的说法，说明无知的人到了外面世界是很容易被别人的表面所蒙蔽。爻辞意在讽刺那些孤陋寡闻、盲目崇拜别人的人。

[译文]：一个无知的孤儿走出去是怎样看世界呢？他遇到一个男子就认为这个男子很了不起，自愿地做了人家的干儿子。这样做虽然有点危险，但也没有错。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注释]：厥，《尔雅·释言》：“厥，其也。”用作代词。宗，《正义》：“宗，主也。”厥宗，自己宗族中的宗子。肤（膚），从字的构造看，是虎胃结构，虎乃食肉动物，与肉有关，这里指有钱财、有权势的人（见《剥》卦六四爻）。厥宗噬肤，自己宗族的宗子中，谁富有就去吃谁家。悔亡，六五是富贵的宗子，初九到了宗子家，什么悔恨都消失。

了他认为理所当然地到有权势的亲戚家吃饭。其实，一个人不依靠个人奋斗去获得财富，反而心安理得地去沾亲戚的光，怎么能没有咎呢？

[译文]：来到宗子家中，悔恨都消失了。在同一个宗族中，就应该吃有钱财的人家，前往又有什么错呢？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
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注释]涂，《广雅·释诂三》：“涂，泥也。”清郑珍《说文新附考》：“凡以物传物皆曰涂，俗以泥涂字加土，作涂。”涂，指身上沾满泥土。负，《说文》：“恃也，从人守贝，有所恃也。”其字贝在人下，原义应是指人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如果只解释“豕负涂”，就是猪在炫耀满身很值钱的泥巴。如果解释“见豕负涂”，意思就成了初九没有认为猪很值钱，反而认为猪身上带着的泥巴很值钱。载鬼一车，在《周易》中，“车”都是指身份极为高贵的人乘坐的。达官贵人家举行婚礼的仪式很隆重，迎亲的人装束很奇特，初九没见过如此场面，大概只见过乡村中祭祀鬼神的场面，因而错把这些精心装扮的人当做鬼神。弧，弓。《系辞》：“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弧只代表弓，不包括矢。张之弧，只写弧而未写矢，大概是一种祭祀舞蹈中的拉弓动作，回应那些“鬼”。意思是用弓箭射跑恶鬼，而并非真用箭射。说，通“脱”。先张之弧，后说之弧，九三误以为车上坐的是鬼，他就模仿祭祀中的动作，拿起弓来做出拉弦的姿势，当看清楚是人时，就丢掉了手中的弓。或许这句话源自《周易》前的筮卦卦爻辞，写在这里又赋予了新的含义。匪寇婚媾，这个“寇”字不好解，前面写的是鬼，与寇没有什么内在联系，也可能这四个字成了一个固定句式，表示与主人公不相识，而没有其他特殊含义。遇雨则吉，这是爻辞的最后一句话。意思是前面各爻所说的都是反话，说明初九是个神志不清的人，如果遇到下雨，让雨水淋一下，他就清醒了。

[译文]：一个无知的孤儿是怎样看待上层社会呢？他看见

猪身上沾满很值钱的泥巴；看到大车上坐着一些鬼，他拉开了弓，又丢掉了弓，原来这是迎亲的队伍。这样的人如果出去做事，让雨淋一下，头脑清醒了才吉。

[卦 结]:

睽是指错误的观点；在爻辞中通过对社会现象进行反思的夸张描写，表达了某些错误观点的危害。初九讽刺无知的小子；九二描写无礼的家奴；六三描写赶牛车的刑人；九四描写初次出门的孤儿；六五描写蚕食宗亲的懒惰之人；上九描写因对上流社会的无知而造成的误解。

39. 蹇卦

[卦 象 解]:

会意兼指事卦。二阳爻为主动爻；初六爻独反，为指事爻。二阳爻少为贵，所以居于《解》卦之前。

[卦 辞 解]: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注释]:《说文》：“蹇，跛也。”原义指跛脚。《彖传》：“蹇，难也。”喻路难行，事难做。本卦是《既济》卦的初爻变卦。初爻有足象，初六阴居阳位，有止于行之象。二阳爻在上居正位，是行大事之人，又为止行大事。参照《复》卦，䷗五阴归于初九，有返家之象；《蹇》也有返家之象，只是这个家是大“家”，指国家。西南指周，东北指商。利西南不利东北，有利于在周，不利于到商去做事。利见大人，初六不正，见九五之有德行的大人为从正。贞吉，这样做吉，指去见大人。卦辞取义于两个卦象，一是取义于初六爻，是足难行；二是取义于二阳爻被困，为志难伸。

[译文]：路途难行，有利于在周，不利于到商去做事。有

利于去见有德行的大人，这样做吉。

[象辞解]: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注释]卦爻辞包含着周商之间的政治斗争 卦象中二阳爻被阴爻所困 文王写“蹇”表示斗争的艰难。周公写象辞时 这种矛盾已经消失了 重点便放在了初六居位不正上 认为做事情不成功的原因是由于自身不正 应该加强自身品德的修养。所以不可用象辞的意思来解释卦爻辞的内容。

[译文]：君子在行事艰难时应该回来加强自身思想的修养。

[爻辞解]:

初六往蹇，来誉。

[注释]：往蹇是讲往外走的道路难行，比喻出去做事艰难。来誉，与出去的人相反，从外面来的人享受到地位和荣誉。往蹇与来誉一出一进，两种处境。

[译文]：出去做事的人处境艰难，到我这里来的人却受到赞誉。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注释]:王臣，应理解为“王的臣”；王，是臣的定语；臣”是王的小臣。在王身边的小臣称王臣，一般家族中管事的奴仆也称臣，如《遁》九三“畜臣妾吉”，《小过》六二“不及其君 遇其臣”这两个“臣”都是家中的管事或奴仆。王的臣居于六二中位，可见他们是位卑权大。蹇蹇，指在王的小臣面前行事极为困难。躬，恭敬。匪躬之故，因为不能对小臣毕恭毕敬的缘故。像周文王这样地位崇高又有学问的人可能很反感商王身边的献媚小人，却最容易受到小人的陷害，所以有此感慨之言。

[译文]：在王的小臣身边做事非常困难，这是由于不能对小臣毕恭毕敬的缘故。

九三往蹇，来反。

[注释]：往，九三处内近外，与九五同类，动而前往九五。卦的主题思想是外行者皆难，所以凡是“往”者皆蹇。来是从对方到我这里来。反，通“返”，是从我这里出去的人再回来。“来”、“反”写在一起，是原先从我这里出去投奔到对方那里做事，最终又回到我这里来。九三与九五虽是同类，却被六四间隔，没有建立起亲密关系。“来反”是希望再返回到我这里来，表现了周文王招贤纳士、不计前嫌的宽广胸怀。

[译文]：从我这里出去的人如果在那里处境艰难，不妨再回到我这里来。

六四往蹇，来连。

[注释]四爻居外近内，应该还在来的路上。连，《说文》：“员连也，从辵，从车。”段玉裁本作“负车也”，并注：“负车，各本作‘员连’，今正。”连即古文辇也。”《集解》引虞翻曰：“连，辇。”辇是用人力拉的车，身份高贵的人乘坐。六四近尊，对方身份高贵的人来投奔我。

[译文]：出去的人处境艰难，高贵的人却来投奔我。

九五大蹇，朋来。

[注释]：大，有德行的大人。大蹇，大人受到小人的围困。朋，指处于下卦的九三。朋来，亲密的下属到受难的大人身边来。爻辞意在写世态炎凉，当大人春风得意的时候，人们都来攀龙附凤，可一旦大人失势遭困，就会门可罗雀，只有自己亲信的下属来围护自己。

[译文]：大人有难时，只有自己亲信的下属前来。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注释]：《说文》：“硕，头大也。从页，石声。”比喻为大人物。上六居于九五之上，是没有实权但身份显赫的人，或是指某一方国的首领。《史记·殷本纪》载：“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

西伯。”《尚书·君奭》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闾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这五位大臣除了虢叔都是周以外的贵族投奔而来。此可作为参考史例。大人应是自指。“往蹇来硕”是站在主人的角度讲的，“利见大人”是站在来者的角度讲的。地位显赫的人既然来投奔，就有利于见有德之君，指有了好的归宿。

[译文]：到外面去的行事艰难，投奔到我这里来的却有大人，吉。（大人物）有利于去谒见君主。

[卦结]：

蹇是卦的主题思想，凡外行者皆难；初六出去的难以行事，从外面来的却受到赞誉；六二不结好王的小臣，也会处境艰难；九三是说投奔到外面的人，如果处境艰难，可以再回到我这里来；六四写出去的人处境艰难，身份高贵的人却纷纷来投奔我；九五大人受难时，只有亲信的下属来；上六大人物也来投奔我。

40. ䷧ 解卦

[卦象解]：

会意兼指事卦。四阴为主动爻，小人多而事杂；上六居位独正，为指事爻。

[卦辞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注释]：从卦象看，下面五爻皆位反，惟上六位正。上六老而柔，最大的特长是经验丰富，善于排忧解难，故以“解”论卦。同时，人处在弱势时，各种复杂的矛盾常常会蜂拥而至，这就需要具有高超的化解

矛盾的能力。《说文》：“解，判也。从刀判牛角。一曰解廌，兽也。”解决问题之意。利西南，从地理位置讲西南指周地，也可以指内部，“解”只能用于处理内部矛盾，言外之意对敌我矛盾不能用“解”的方法。

所，处所，目的地。无所往，没有目的地地向外走。其来复，你不如转回家来。因为上六作为一个仁厚的长者用以治国、治家，都能够行得通。如往外走，必须是强者才可取胜，或者是推行强国的路线，也能够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儒家思想以仁义治国，如孟子所言：“亦有仁义而已矣。”^①作为一种统治思想是可以的，但是在列国纷争的时代，所有的君主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能够从国力上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仁”“义”思想在战国并没有受到重视，在商朝末期也同样如此。本卦讲“利西南”就包含了这种观点：“解”只能用于处理内部问题，而不能作为与敌国作战的利剑。

夙，《尔雅·释诂下》：“夙，早也。”取早之意。有攸往夙吉，如果一定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要早去吉。这里提到的“夙”是一个时间概念，以武力得天下快，以文功治天下则需要较长的时间，早去就是早打基础，有了一定的基础再去处理矛盾才使人信服。如果做事情匆匆忙忙，没有提前准备，只会会使问题更加纷乱。

[译文]：化解矛盾，有利于在西南施行。没有目的的前往，不如返回家来吉。如果一定要前往，早去吉。

[象辞解]：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注释]：《周易》共有四个“公”字(《损》、《益》卦除外)，各处在四个卦中的不同的爻位上，表达着不同的身份和含义。这四个卦的象辞都是围绕着公的含义来写，所以取象也与卦辞不同。从卦象看，只有上六位正，下五爻皆位反，三阴爻依围在二阳爻周围有叛乱之势，这与

周公所经历的一段史实正相吻合。周公辅政成王时，武王所封的“三监”与商纣王之子武庚共同谋乱，周公率军东征，经过三年的战争，平定了这次叛乱，杀掉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和霍叔。周公只杀掉了为首作恶者，其余的酌情定罪，这就是“赦过宥罪”的具体实践。这场战争虽然是敌我性质的矛盾，但起因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所以最后处理时仍然使用“解”的方法。

[译文]：君子要赦免那些仅仅有过错的人，并宽恕有罪的人。

[爻辞解]：

初六无咎。

[注释]初爻为下层民众，初六阴居阳位，静而不动，无所作为，就不会有矛盾产生，故无咎。

[译文]：下层民众没有什么错误。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注释]：田，指田猎。获三狐，捕获了三只狐狸。三表示多，不代表具体数目。黄矢，铜箭头。得黄矢，是他人遗落到田猎之处，被我所获得。别人到我的领地打猎，没有所得却空费了贵重的箭头，我打猎既猎获了狐狸又拾得箭头。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想：来犯者连只狐狸都打不到，只是虚张声势，我不侵犯别人，却能够射中三只狐狸，这种实力足以震慑敌人。田猎表示在自己的境内，九二为内卦的主人，动起于静，爻辞的意思是当自己受到侵犯时，应主动出击，才是化解矛盾的最好策略。

[译文]：田猎时捕获了三只狐狸，还拾了别人遗落的铜箭头，这样做吉。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注释]负且乘，《正义》：“乘者，君子之器也。负者，小人之事也。施之于人，即在车骑之上而负于物也。”此解过于勉强。负，《说

文》：“恃也，从人守贝，有所恃也。”此字贝在人下，应表示为人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且：荐也，从几足有二横，一其下，地也。”且为动词，表示放置在地上或放置在某一物体上。乘，车乘，战车。《史记·周本纪》讲牧野之战，周武王“戎车三百乘”，“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可见殷末时，“乘”专指战车。不应理解为乘坐。六三可以看做是武士中的小人，他们将财物放置在战车上而不去戒备敌人，致使敌人突然来犯，自己却手足无措。至，《说文》：“至，鸟飞从高下至地也。”由上至下。至寇致，敌人犹如从天而降，有突然到来的意思。九二通过展示实力，化解可能出现的危机；六三是因贪财而疏虞防范，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导致新的危机出现。爻辞写危机，意在避免类似的危机出现。

〔译文〕：武士将财物放置在战车上，致使敌人突然来犯，这样做会受到羞辱的。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注释〕：动爻居静位，在外卦，因善于解决矛盾而名声在外。拇，前人多解为脚趾，《正义》：“拇，足大指也。”《集解》李鼎祚案：“九四体震，震为足，三在足下，拇之象。”《程传》：“拇，在下而微者，谓初也。”但九四位于上卦，不应再指足，而应是手拇指。拇，名词动用，伸出大拇指表示佩服。朋，指在九四周围的阴爻。《说文》：“斯，析也。”剖析问题。孚，小孩。斯孚，像小孩那样虔诚地听他分析问题。在本卦中六五虽居尊位，但不以尊贵来论，只看做是围在九四周围的上层人士，因为在智慧面前是不能以地位论高下的。愚以为，爻辞之字，应在本爻解之，前贤所解的三、初之谓，没有根据。《咸》“初六咸其拇”，拇在初六，为脚趾；本爻之“拇”则为手趾。两个“拇”应从爻次上加以区别。“朋”可解为其他爻，因其辞“朋至”有所提示。“拇”没有提示，还在九四本爻解之为是。

〔译文〕：有智慧的人因化解矛盾出色而被人称道，上层人士也来找他，像小孩子一样地听他分析问题。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注释]：维，系物的大绳子，表示为主要问题。维有解，解决了主要矛盾，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概念。有孚，指六五，是能够继承宗祠的长子。小人，没有身份的人。于，如，好像。清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一：“于，犹如也。”有孚于小人，长子犹如没有身份的人那样对一些琐碎的小事斤斤计较。这句爻辞的意思是说君子要帮着国君解决一些重大的问题，而不要去理会那些不承担责任、身份却又尊贵的人所提出的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君子”身份虽不为高贵，因其善于解决矛盾，故置于尊位也不为过。本卦只写了这一个“君子”，而且又是在卦主爻作为主语使用，可见具有知识的人在《周易》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译文]：君子要针对一些主要矛盾去解决，吉。君主的长子就和没有身份的人一样，（不要过多地为他着想。）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注释]：上爻有家长之象，上六之“公”不居于五爻，应该是城邑之主或小国之君，朝中重臣是不能居于五爻之上的。在上六的角度看，本卦六爻中，只有上六位正，下面五个反爻在二阳爻的统领下群起反之，形成正与反的互相对立。墉，城墙。高，用为动词。高墉，加高城墙。上六柔弱，只好把城墙建得高高的，以阻止敌人的进攻。隼，一种凶猛的鸟。城墙建得高，有稳固的防御工事，外面的敌人进不来，只有天空中凶猛的隼鹰能飞过此处。射隼，九二可以在郊外射狐，此公周围都是敌人，出不去城，只好站在城墙上射隼，虽然也能显示自己的力量，却是被动的、迫不得已的。获之无不利，当你处于困境时，不能显示自己软弱无力，而应适当地作出反击，因为上六的身份是一城之主，这样做可以鼓舞士气。这种解决困境的战略战术也是很高明的。《小象》：“公用射隼，以解悖也。”也有此义。

[译文]：城中之公站在高高的城墙上，用箭射下一只隼

鹰，没有不利。

[卦结]:

解是讲处在弱势时化解矛盾的方法；初六不动，没有错；九二在受到侵犯时应主动出击；六三会因贪财而受到敌人的突然袭击；九四善于解决问题，周围之人有问题都来找他解决；六五要善于解决主要矛盾；上六之公在被围困的情况下，射隼鹰以震慑敌人。

41. ䷨ 损卦 42. ䷩ 益卦

《损》、《益》二卦应是由后人篡改而成。为了避免误解，本文不对卦爻辞进行注释，只简单地分析一下卦爻辞中的字词与其他六十二卦卦爻辞编写的不同之处。这两个卦可能是由同一人所写，所以将其放在一起剖析。这两个卦的卦爻辞有许多词句不合卦象规则，不似其他卦所写的字字合卦象，字字有依据，字字有含义。找出这两个卦的篡改之处，反倒衬托出了《周易》卦象规则的严整性。下面将这两卦的卦象合并在一起，把其中有异议的词句拿出来与其他卦中相同的词句进行比较、探讨。

[卦象解]:

《损》以三阴爻为主动爻。对比其旁通卦，《咸》三阳爻聚在上互卦之位，显示出正义的力量；《损》三阴爻聚在上互卦之位，则显示出阴小力量的强盛，所以要“损”之。《说文》：“损，减也。”《玉篇·手部》：“损，减少也。”言“损”就是要损小人之势。从卦象的另一方面看，子女处在这个位置比较好，此卦有利于子女。所以卦辞言“损”、“有孚吉”，分别从两个角度写，符合卦象规则。

《益》取三阳爻为主动爻。对比其旁通卦，《恒》的三阴爻居于初爻、五爻、上爻，有德行颓败之象；《益》以三阳爻居此三位，则有德行盛满、溢出器外之象。益为“溢”的本字，就是溢出之意。

[象辞解]:

《损》：“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用人的身体部位形容，上互卦对应着人的心胸部位，象辞认为，三阴居于上互卦之位，表示小人的愤懑和贪欲充斥其间。《玉篇·心部》：“惩，止也。”惩忿，止住其愤懑暴戾之气。窒欲，窒息其贪欲之念。针对个人讲，“惩”、“窒”是“损”的具体措施。

《益》：“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迁，《说文》：“迁，登也。”《广韵·仙韵》：“迁，去下之高也。”去恶从善为迁。益卦三阳有德行满溢之象，故象辞认为应从善弃恶。过，《周易》卦辞“大过”、“小过”之过皆为超过之意，指凡事皆有其度。象辞之“过”如以此解，“有过则改”可解为：做好事也不可过其度，如果超过了正常限度，应及时改正。如将“善”、“过”看做一对反义词，“过”则直接解为“错”。王弼注曰：“迁善改过，益莫大焉。”也可。

[卦爻辞原文]: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二人行则得其友。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分析]:

(1) “ 曷之用 ”

卦爻辞是作为筮卦的答案而写的，是不应该出现疑问句的。《大畜》上九“何天之衢”，《小畜》初九“复其道，何其咎，吉”，虽然有疑问词，但并不表示疑问，因为它并不需要回答。在《损》卦的卦辞中写出疑问句，一是显得突兀，二是这样一问一答成了就事论事，局限了卦辞含义。这是全书中惟一的，也是多余的疑问句。不过这种句式类似于甲骨卜辞，如：“乙未卜，争贞，王亥崇我？贞，王亥不我崇。”还有一些贞问天气情况的卜辞，先写欲卜的事情，有雨吗？卜完后再写卜得的答案，有雨或无雨！根据这种句式，这句话有可能是负责占卜的史巫写成的。还有爻辞“公用圭”，也与占卜的仪式有关。

(2) “享”

根据现在通行的印刷本，《周易》中其他卦爻辞只写有亨，没有享。如《大有》“元亨”、“九三公用亨于天子”。这两个“亨”大致上都是同一个意思，是顺达或具有一定权力的意思。而“享”指的是祭宗庙祖先之类的活动。这两个字不能混为一谈。《损》、《益》的卦爻辞中只写“享”而没有“亨”，“用享”、“享于帝”，不像其他卦一样只写“亨”而不写“享”。我们应当区别这两个字的含义。据考证，今本《损》卦“二簋可用享”、《益》卦“王用享于帝”、《困》卦“利用享祀”等诸“享”字，在帛书《易经》中，都写作“芳”，而“亨”字都作“亨”^①。“芳”与“享”大概是同音字所误，由此看，享与亨字义是完全不同的。卦爻辞中的有些字在殷墟甲骨文中常常是用做祭祀的祭名，如“升”：“王宾羌甲，升。亡尤？”“宜”：“共宜于妣辛，一牛。”还有“御”、“福”、“沈”、“索”、“衣”等字，也是用来说明某种祭祀的形式，而在卦爻辞中好像是有意识地避开祭祀的含义，也不把它们放在模棱两可的句子中使用，可见《周易》写“亨”而不写“享”，应该是有更深层次的含义。由此可以断定，“享”字不是《周易》原作者的手笔，它与占卜官员有关。

(3) “弗损益之”


这句话带有明显的先人为主的思维定式，《彖传》：“损，损下益上。”认为《损》就是减少下，《益》就是增加上。它的偏差之处在于：首先，将上下卦作为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不准确

^① 参见廖名春《周易丰卦卦爻辞新考》，载朱伯崑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6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的。《周易》中形成对立的因素有：阳爻与阴爻；正位与反位；内卦与外卦。从这两个卦的卦象看，《损》三个阴小之爻聚于三四五爻中，按现在的说法，是处在领导核心的位置。写“损”的原意是对这种卦象有所担心，应该是要折损阴小势力之意。《益》作为《损》的对卦，取反对之爻即阳爻的象义。三阳爻处在五、六和初爻，虽不得势，却具有极大的权贵与利益。“益”的原意是水溢出器外，写“益”意在阳爻的德行和利益极其盛大。这两个卦的阴爻和阳爻并没有处在相同的爻位上，所以也就不构成对立的因素，也不存在减少或增加的问题，更不能作为一对反义词来理解。


其次，“弗损益之”将“损”、“益”连在一起组成句子，限制了这两个字义的外延，使丰富生动的卦辞字义变得过于狭窄苍白，这样也就连带着使《损》、《益》两卦的卦义打了折扣。相同的字写在不同的卦辞中，表达着各自卦象的含义；写在不同的爻位中，体现着每个爻的内涵。现在却把它们作为反义词放在一起，只能说明伪辞作者还没有领悟到《周易》言简意赅的意境。

(4) “朋”与“友”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十朋”是指一定量的钱财。卦爻辞中的“朋”都是以朋友作为它的字意，没有当做钱使用的例子，“朋”与“友”含义也不相同。朋，甲骨字写作。《集解》引崔憬曰：“双贝曰朋。”《广韵·登韵》：“五贝曰朋。”朋原是古代货币单位，所表述内容大概都与钱财有关，敝文以为，作为朋友讲，朋应是指接受报酬的下属。在卦爻辞中有多处“朋”字，从卦辞看，都是依附在主人周围的人，与主人不是平等的关系。如：《坤》“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坤卦无阳，

阴爻无所依从。文王居周地，朋从如云；陷于商地，则孑然一身，故有此说。《泰》“九二不遐遗朋”，不要使下属远远地逃离自己。九二居三阳爻之中，“朋”是九二周围之人。《豫》“九四朋盍簪”，下属聚集在自己周围。九四是六个爻中的惟一阳爻，“朋”是九四周围之人。《复》“朋来无咎”，初九一阳，位居最里，五阴是外来投奔自己之人，“朋”即是指此五阴。《咸》“九四朋从尔思”九四为三阳爻的中心之爻，“朋”是指九四周围之爻。《蹇》“九五大蹇朋来”，九五居尊位，九五有蹇，九三前来救援，“朋”指九三爻。《解》“九四朋至斯孚”，此卦九四无权无势，但是善于化解矛盾，故周围之人都十分佩服他，“朋”指受过他恩惠的人。

通过“朋”字，我们可以加强对周易卦象的理解，例如《咸》“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这一爻辞用个“朋”字就巧妙地将整个卦的中心转移到了居三阳之中的九四爻上，使九三和九五都成了维护九四思想的附庸。在这里，它突出了思想的作用和团结的力量。准确地说，朋就是亲密的下属。

“六三……— 人行则得其友”，《说文》：“友，同志为友，从二又相交也。”甲骨文中友写作，两手方向一致，表示同心协力之人。“友”意在志趣相投、平等相交而区别于“朋”。从卦象看，每卦只有六个爻，而六爻又代表着不同的阶层和处境。统观《周易》，在创作者的思想中，恐怕只有上与下、大与小的关系，而没有真正平等的关系。所以在卦爻辞中有“朋”而没有“友”是很正常的。假如真要是“友”的话，阳爻之间称友尚有道理，阴爻之间朋比为奸，称友则不妥。“友”不应写在阴爻爻辞中，也可能是由于这一卦的爻辞将“朋”写在了“十朋之龟”中，当做钱财使用，所以就以“友”

来代替朋。这样一来，更造成了“朋”亦错用，“友”亦错用。

(5)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说文》：“遄，往来数也。”六四以阴爻居阴位，从一般规则讲，静则吉，动则凶；返回有吉，出外有吝。如《蛊》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临》六四“至临，无咎”；《复》六四“中行独复”；《蹇》六四“往蹇来连”等，都是讲不宜外出宜回返。本爻六四又居三个阴爻之中，或取其静，或取被动，都在情理之中，而辞以“遄”主动有喜，似乎没有道理。《折中》引苏轼曰：“遄者初九也，损其疾，则初之从我也易，故遄有喜。”以初、四互应解辞，恐难成立。

(6) “或”

《文言》曰：“或之者，疑之也。”此解并非“或”的本义。《说文》：“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地也。”段玉裁注此字曰：“《邑部》曰：‘邦者，国也。’盖或、国在周时为古今字，古文只有或字，既乃复制国字。”“从戈”者，应从武，“或”应指守国之人，引申为尚武之人。三爻居内临外，又为阳爻正位，故为武士爻。写于三爻者有七例，都可以尚武、尚动解之。二例写于四爻者，《乾》九四“或跃在渊”，《渐》六四“或得其桷”，皆写动物跃临空中。从四爻讲，离下即上，也有动起之象。上九一例，《讼》上九“或锡之鞶带”，应为以武功获官位的老臣。卦爻辞“或”所代指者，皆与尚武、尚动有关。而《损》、《益》分别在六二、六五、上九写有三个“或”字，二爻从静，五爻为尊，从卦象讲，就不该写入“或”字，而且其“或”字与写在其他卦中的含义不同。《折中·损》引杨简曰：“‘或’者，不一之辞。”若以《损》、《益》二卦解之，“或”字代指尚武、尚动之人的说法就无法成立，许多爻

辞中的深刻含义也就无法理解。以此二卦解之有误，还是以不解为是。

(7) “中行”

爻辞写“中”字，在卦象中一般要具备三个条件之一：第五爻，即上卦之中；第二爻，即下卦之中；聚在一起的阳爻或阴爻中间的一个爻。我们可以看一下所有爻辞中的“中”字：《师》“九二在师中”，《泰》“九二尚于中行”，《家人》“六二在中馈”，《夬》“九五中行无咎”。这些“中”字都写在居上卦或下卦中位的爻辞上。《复》“六四中行独复”，是写在五个阴爻中间的爻上。但在《益》卦中六三、六四连用两个“中行”，六三居三阴之中尚有讲，六四不知“中”在何处？《周易》的卦爻辞在卦象中字字有据，六四不居中却言“中行”，明显地违背爻辞写作规则。

(8) “公”

《益》卦外，《周易》还写有四个公：

《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小过》：“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这四个“公”有如下几个特点：它们分别居于三、四、五、上四个爻位，表示身份不同；《史记·殷本纪》：“（帝辛）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这里所说的“公”与爻辞所写之公一样，是指权柄，而非指爵位，所以一个卦中只能出现一个“公”，且四个公占用了四个卦。不让公在一个卦中重叠出现，意在避免混淆概念。一、二爻地位偏低，故“公”不居

其位。处在三、四爻位的为阳爻，处在五、上爻位的为阴爻。三、四是公的正位，以阳爻居其位；五、上之公居于阴爻，意在回避商王尊位。“公”不与“王”同处一卦，有公之爻不写王，有王之爻不写公。《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写“天子”而不写“王”的区别即在于此。从以上三点看，这些“公”字包含的思想极其微妙复杂，体现了文王不甘居于商王旗下的叛逆思想。

按照以上规则，《损》、《益》二个卦中就不应该再写“公”，也可以说已经没有了“公”另处的位置。但《益》却在三、四爻连写两个公：“六三告，公用圭”、“六四告，公从”，似乎都是在写公持圭参加祭祀或朝庙时的情况^①。这种写法，内涵十分浅显，破坏了写“公”的整体规则，打乱了爻位秩序。由此看，纂写者还没有看懂“公”的意义所在。

（9）“王用享于帝 吉”

其一，“享”不是原书之字，在前文第 2 条有分析。

其二，“王”是作为句子的主语在《益》卦六二爻中出现的，三、四爻有两个公在上面，却将“王”屈居于六二爻中，是明显的僭越。

其三，“王用享于帝”可以是指商王，也可以指周王。如果指周王，恐怕写作的时代要在武王之后，文王不可能称先王为“帝”。其实《周易》中凡“王”皆指商王。王享帝是为了显示自己宗族的荣耀并以此来保佑自己的统治，而此时周文王

^①《周礼·春官·太史》：“颁告朔于邦国。”《公羊传·文公六年》：“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何休解诂：“礼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大祖庙，每月朔朝庙，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受之，比时使有司先告朔，谨之至也。”爻辞所写之“告”似乎与朝庙活动有关。

已有了取商而代之的思想，这一点在卦爻辞中是很明显的，怎么又会写出“王用享于帝，吉”这样的字句来呢？

其四，凡写王皆明扬暗抑。在卦爻辞中有很多地方写王，不仔细分析确实难以悟出其中的奥妙。如《萃》：“王假有庙。”庙是宗庙，言庙而不言社，实际上是暗指商王是借用宗族的势力占据着天子之位，其中蕴涵着愤愤不平之情和对天子的觊觎之心。《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高宗不写在九五，却居于三个阳爻之中的九三，只是给了他一个中央大国负责平定四周、安定形势的一个地位。由此可见，“王用享于帝”显然与其他卦中的“王”不是同一个手笔。

(10) “元吉”

“吉”中包含着逢凶化吉的因素，不同于亨。“元”是指卦中最尊贵的爻位或人物。元吉是说首领吉或国家吉。如《大畜》“六四童牛之牯，元吉”，爻辞好像是说童牛元吉，其实是因为“童牛之牯”，大者才吉，“元”还是指大者。再者，一个卦中只应有一个爻有“元吉”，《益》却在初九、九五出现了两个元吉，是明显的败笔。

(11) “立心勿恒，凶”

“勿”是说不要去做，这句话显然是告诫得卦者不要这样去做，随后却又写“凶”，这样反倒把读者弄得糊涂了。卦爻辞是一种卜筮文体，这个“凶”好像写得不太得体。孔颖达亦注意到这一点，曰：“勿，犹无也。求益无已，是立心无恒者也。无恒之人，必凶咎之所集。”改变原字才能解通辞义，说明写辞者文字功力不逮。

(12) “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卦辞中将这两句话写在一

起是矛盾的。从两方面分析：一是它们有相同与不同的区别：相同的是都由内向外走，其义重叠；不同的是“利有攸往”是有目的地前往，“利涉大川”是无目的地前往，其义相违。二是所指的对象不同，“利有攸往”在卦辞中出现，针对的是蓍卦的卦主；“利涉大川”则针对的是子女或年轻人，他们需要出去磨炼和建功立业。这就是在卦爻辞中这两句话为什么没有同时出现过的原因。根据卦象的提示，如果《损》卦写“利涉大川”，《益》卦写“利有攸往”，可能较为合理。

43. ䷗ 夬卦

[卦象解]：

《系辞》十三卦中，言《夬》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很明显，其卦象规则是上爻管制下爻，取上六为主动爻。阳为武功，阴为文治，上六取文治之义。上古时期，人们最初以结绳记事作为管理部族的方法，而后创造了文字，即用书契来记事，更有利于对国家的管理。《系辞》一方面表述了对人类进程的纪念，另一方面说明《周易》前的筮卦有不同的卦象规则。

《周易》六十四卦中，《夬》卦是一个界线，这个界线所要区分的规则是：前面的对卦中，数量少者为主动爻的卦居前，数量多为主动爻的卦居后（三爻卦除外）。如《同人》，取义于六二爻，居于前；《大有》取义于五阳爻，排于后。而自《夬》卦以后则不按此规律排序，《夬》取五阳爻义，《姤》取初六爻义；《萃》、《升》皆取阴爻之义；《革》取四阳爻义，《鼎》取二阴爻义……总之，六十四卦的排序是《周易》再创作的结

果，对卦象的理解不可拘泥于某一种固定的形式。

作为一阴爻卦，不论阴爻处在初爻位置还是上爻位置，排于前卦都不适宜，所以本卦以五阳爻排在对卦《姤》的前面，取五阳为主动爻。

[卦辞解]：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注释]：《彖传》：“扬于王庭 柔乘五刚也。”《本义》曰：“谓以一小人加于众君子之上，是其罪也。”认为卦象是以柔决刚。《正义》：“扬于王庭者，明行决断法。夬以刚决柔，施之于人，则是君子决小人也。”以“夬”为决断之义，是君子决断小人，取阴阳对立。拙文解卦则以上下和爻的多寡取义。认为是以刚决柔。

上六弱而孤，但其处于宗庙之位，没有屈从阳爻之意。五阳爻起于初九，以九三为中心，没有贵象，却有炫耀之意，在上六面前一副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样子。因五阳爻连为一体，以党派示威于上，故卦辞以“夬”形容之。夬，卦辞含贬义，有势而无威，逞勇好胜，浮躁而不稳重。

王庭，上六之位，五阳上侵至于九五。扬于王庭，王的部属在朝廷上对着王发号施令。之所以写“王庭”，是将叛逆的范围锁定在商王朝廷内部的官员，而不包括周文王这样的部族首领。孚号，指上六，在五阳的威逼下，上六仅剩虚位而已。孚，小孩子。号，号令。王下达的命令就像小孩子号令大人一样，已经没有人听从了。有厉告自邑，将危险告诉自己领地的人。不利即戎，不利于立即发兵前往，言外之意不要激化矛盾。利有攸往，有利于前往做“即戎”之外的其他事情。卦爻辞中每一个有“王”的句子都应该有一段相应的历史背景，只是现在很难一一考证，又不能从主观上随意联系。

[译文]：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扬威于王庭之上，王所发出

的号令就像小孩子说的话，没有人听从。将危险告诉自己领地的人。领地的人不要率领军队前往，有利于前往做其他事情。

[象辞解]: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注释]：泽在地下，是上不了天上去的。象辞通常换一种说法，如“天地交”用一“交”字体现出地天上的筮卦结构。“天在山中”，用一“中”字体现出山在天上的筮卦结构。如果将《泰》说成是上天下天，是很不吉利的，岂不成了天地倾覆，国家危在旦夕？所以象辞“泽上于天”将泽写在天之上本身就说明作者没有看好这一卦，等于直接将其定性为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违逆，认为卦辞“夬”所讲的就是对社会法则的一种违逆的品行。



《说文》：“禄，福也。”施，《尔雅·释诂三》：“施，予也。”施禄，将禄送给别人。及，至。下，下属。施禄及下，作为君主，应将福禄带给属下，这样属下才会忠心服从于君主。

居，指坐在家里。德，品性。居德，习惯坐在家里。则，《尔雅·释诂上》：“则，常也。”《广韵·德韵》：“则，法则。”以“居德”作为法则。忌，《说文》：“忌，憎恶也。”应当憎恶那种不关心别人的生活法则。象辞换了一个角度，针对上六而言。君子在上弱下强的情况下，作为上级要关怀下属，让下属得到实惠。如果只习惯坐在家里而不接触下属，不关心下属的生活，就会出现以下犯上的情况。

[译文]：君子应当多给部下一些好处，只喜欢坐在家里（而不管下属的困苦）是不应该的。

[爻辞解]: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注释]：爻辞紧扣“夬”这一主题。趾，形声字，足止结构。甲骨文中将“止”写作、，起步走路的形态。止加足，趾就是表示

脚步行进有力，描写勇武之人矫健的步伐。前趾，勇往直前地向前走，体现了争强好胜的心态。胜，胜任，掉队的为“不胜”。为咎，为错。不胜为咎，说明争强好胜蔚然成风。行进时，走在前面的人被公认为脚力最健壮，成为学习的榜样，跟不上队伍的如同犯了错误一样。这样写，一方面表示士气旺盛，另一方面又表示过于轻敌。

[译文]：武士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看做是最为强壮。在队伍向前行进时，跟不上队伍的就认为如同犯了错误一样。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注释]：莫，傍晚。莫夜，从傍晚开始的整个晚上。戎，指手持兵器的警卫。九二为内中，是君主之家。因为该卦有以下犯上之象，故需设警卫以防叛乱。惕号，晚上警卫发出的呼号，大概类似于后来村镇安排的巡夜人员喊“平安无事”一样。恤，《说文》：“忧也。”勿恤，夜晚有战士警卫，不要忧虑。

[译文]：警卫士兵发出平安的呼号，从傍晚开始，整个夜晚都有战士警卫，不要忧虑。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注释]：頄：《正义》：“頄，面颧也。”壮于頄，指面部显示出瞧不起别人、自以为是的神色，会因此而生凶。君子，指士的阶层。夬夬独行，九三虽在五阳爻的中间，但居位不尊，他人不服从其领导，自己又瞧不起别人，不屑与别人同行，故言独行。《复》卦六四居五阴之中而无尊位之权，只好“中行独复”，与此意同。三爻从武好强，因势得志，昂昂气概，自以为是，即为“夬夬”。遇雨若濡，遇到下雨被雨淋湿。愠，怒。有愠无咎，使他恼怒也没有错。这段爻辞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一定要自以为是地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去行事，就要让他冷静一

下即便他为此感到恼怒也没有错。

[译文]：脸上一副瞧不起别人的神气，会给自己招来凶灾。君子自以为是地独自行走，如果遇到下雨才会把他的火气浇灭，这样做即使他感到恼怒也没有错。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注释]：肤，见《剥》卦六四爻所解，指有钱财、有权势之人。臀无肤，臀部长得不像有钱财的人那样福态，即相书所讲的贫寒之象。其行次且，他走起路来踉踉跄跄，没有稳重的行姿。牵羊悔亡，手里牵着羊就忘掉了自己的困境。九三指小人得势而忘乎所以；九四指小人得财而忘乎所以。闻言不信，将他听到的事情再说出来往往就不真实了。《周官·秋官司寇》：“侨诬犯禁者，作言语而不信者，以告而诛之。”大概指的就是这种人。爻辞的意思是，有的人自身没有财运，一旦手中有了一点钱财，就到处胡吹海说，招摇撞骗，但他也只能欺骗那些无知的人或是不知情者。九四为出门，走出门去欺骗那些不知情者。

[译文]：臀部长得没肉，走起路来踉踉跄跄，不像有钱财的人那样福态稳重，而手里一旦牵着只羊，就自以为有了钱财，一切悔恨都消失了。这种人将听到的事情再讲给别人就不真实了。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注释]：苋陆，草名，《程传》：“苋陆，今所谓马齿苋是也。”其“脆易折”。《折中》引郑汝谐曰：“苋陆，本草云：一名商陆，其根至蔓，虽尽取之，而旁根复生。”苋陆原是路边蔓草，虽挺而宜断。苋陆夬夬，路边长的苋陆也觉得很了不起。一方面意在说明《夬》卦阳爻势盛，就如同苋陆一样，虽长得茂盛也是无用之物。另一方面苋陆看似挺直，其实一折就断，相比人来讲，越是自以为是、急功近利的人，做起事来往往没有恒心，越容易在困难面前退缩、屈服。中行，九五居上卦

之中，能够同大家走在一起，多听从别人的意见，有困难一起协商解决，就不会有这些错误。爻辞意在说明“夬”的本性特征。

[译文]：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就像路边长的芄陆草一样，看似茂盛挺直，实则易折无用。能够同大家走在一起没有错。

上六无号，终有凶。

[注释]：上六老而无子 或势孤力单 众叛亲离 身边连守夜呼号的警卫都没有 最终会被五阳消灭 故有凶。它主要表现在领导者主观上过于武断，不听从别人的意见，不体恤下属的艰难，故有此结局。这也是《象》辞写“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的依据。

[译文]：没有呼号的警卫，最终会有凶事降临。

[卦结]：

夬是下面结党，扬威于上；初九好胜争强；九二设防，以防叛乱者入侵；九三是满脸争强寻斗之象；九四穷人得财，大言不惭；九五言“夬”本性特征：脆而易折；上六孤家寡人，众叛亲离。

44. 姤卦

[卦象解]：

指事卦。取初六为主动爻。

[卦辞解]：

姤，女壮。勿用取女。

[注释]：《彖传》：“姤 遇也。”《正义》：“姤 遇也。此卦一柔而遇五刚，故名为姤。施之于人，则是一女而遇五男，淫壮至甚。”此解不可取。其对卦辞、卦象的解释不敢苟同。

敝文以为，女壮，既是解释卦象也是解释“姤”的字意。从卦象看，一阴独居于初爻，是处于下层社会的劳动妇女。劳动妇女的体格是

非常健壮的。从姤的字形看，后为大，这里指最强的意思。姤的含义应该是指体格强壮的妇女。

取即娶，女是未婚的女子。勿用取女，这句话包含着相学原理，认为女子长得粗壮只是能干活，或许脾气还有些暴躁。与上流社会对妇女所要求的文静贤淑不相匹配，所以不能娶这样的女子为妻。

[译文]：姤，是体格强壮的女子。不要娶这样的女子为妻。

[象辞解]：

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注释]：与卦辞取象不同，初六开口向下，对下发布命令。后，过去的君主。诰，上对下发布命令。《广雅·释诂三》：“施，予也。”施命，发送命令。象辞以阳爻为主，“后”可能是指夏后启，象辞追述夏后启建立了国家体制，可以借此将他的命令传达到四周的方国部落。

[译文]：上古的君主在他所辖的势力范围内发布命令，传达到四周的方国部落。

[爻辞解]：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注释]：《程传》：“柅，止车之物，金为之，坚强之至也。”金柅，金属刹车装置，含义有二：一是其言“金”表示有钱财，初六女子应嫁给一个有钱财的人家；二是其言“柅”，应制止自己出外行动。有攸往见凶，指初六为下层小人，不堪大任；以阴居阳，宜静不宜动，故出门做事将有凶。羸，瘦弱。豕孚，小猪。蹢躅，到处觅食、走动的样子。羸豕孚蹢躅，初六作为子女讲，就像穷人家养的小猪那样瘦弱，比喻初六的现实状况。这段爻辞分三句话从三个方面分别作了解释：（1）从静；（2）从小人；（3）从子女。求卦者可以从中各取所需。

[译文]：作为女子最好嫁给一个有钱财的人家，不要出门，这样做吉。如果到很远的地方去会有凶险。瘦弱的小猪饿

得到处觅食。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注释]：《释文》：“包 本亦作庖，下同。”庖即厨房。鱼是上等食品。包有鱼，厨房中有鱼。九二主事家务，使家中常有荤腥鱼食，非常能干。“姤”之女不宜主事家务，爻辞写“包有鱼”，实际上为其限定了家务的范围，让她在厨房这个范围内说了算，才不会有错。家庭妇女事事处处都在为家庭打算，如果男人也像妇女一样囿于琐碎的家庭事务，就不会能够大大方方地接人待物，于宾客自然不利了。

[译文]：厨房里面有鱼，没有错。不利于宾客。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注释]：臀无肤，与《夬》九四所解相同，臀部长得不像有钱财的人那样富态。次且，《程传》：“进难之状。”从卦象看 指事爻初六在最内，从静，不应外出或行动，但九三动极，必有动状，故其走走停停，极不顺畅。做其他事情也如此。当卦象和爻象相互矛盾时，往往会导致不利的结局。

[译文]：臀部长得不像有钱人那样富态，他走走停停，极不顺利，这样会有危险发生，但也不会出现很大的错误。

九四包无鱼，起凶。

[注释]：九四动起于静，居于外，不安于家中，出外做事，结果是厨房中没有鱼可做。起凶，一是指不要离开家庭中厨房的范围，二是不要出外。“姤”在这里是一个概念，不限于指男或指女，是处在下层靠力气生活的人，这种人出外也做不成什么大事，反而会导致家中贫困无食，还会有凶灾发生。爻辞的意思是做人要量力而行，切勿好高骛远。

[译文]：出外导致厨房中没有鱼做，离开厨房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注释]：王弼《周易注》：“杞之为物，生于肥地者也。”孔颖达

疏：“先儒说杞亦有不同，马云：杞，大木也。《左传》云：杞，梓皮革，自楚往则为杞梓。子夏传曰：作杞瓠瓜。薛虞记云：杞，杞柳也，杞性柔切宜屈挠，似瓠瓜，又为杞柳之杞。案王氏云：生于肥地，盖以杞为今之枸杞也。”杞，枸杞。瓜，《字汇·瓜部》：“瓜种类不一，俱从蔓生。”枸杞与瓜，不管生于何处，应以大小来解，即枸杞小，瓜大。以杞包瓜，是一种比喻，以小包大怎么能包得住呢？

章，《说文》：“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引申为圆满、丰大的意思。含章，包含的太大了。有陨自天，陨石自天而下，意思是天怎么能包得住呢？天上的石头照样掉到地下来。这里指的是云包天还是地包天并没有写清楚。九五举了“以杞包瓜”和“有陨自天”两个例子，意在解释“姤”的含义：妇女再有才能也要服从男人，体现了夫权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如果把初六看做是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之人来对应这段爻辞，也极为恰当。

[译文]：用枸杞来包瓜，包含的太大了。陨石从天上掉下来（说明天是包不住的）。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注释]上九以阳居阴有动之象，角具有进攻性，所以言“角”。可以理解成是妇女主持家务，指手画脚，或人到老年后倚老卖老。姤一旦处在了上九的位置，就像头上长了角一样有恃无恐地用言语或行为伤害别人，这样会受到别人的指责，不会有错的。

[译文]：下面的人一旦处在上面的位置，就像头上长了角一样做事，会受到羞辱，没有错。

[卦结]：

下层女子以健壮为“姤”；初六不要出外做事；九二管理厨房之事；九三外出做事不顺；九四出外做事，家里就会没有鱼吃；九五志大才疏不堪大任；上九指手画脚，被人讥笑。

45. 萃卦

[卦象解]:

《萃》、《升》两卦都以阴爻形象为卦义。《萃》卦一阴在上，较短，有初、小之意；《升》卦三阴在上，较长，有上升之象。

[卦辞解]: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注释]:《彖传》：“萃，聚也。”《说文》：“萃，艸兒。从艸，卒声。”不过，把《萃》与《升》进行对比分析，则与此义有所不同。卦象四个阴爻以二阳爻为界线，下面有三，上面有一，下长上短，上面像是刚刚伸出地面的幼苗。从这个意义上讲，萃似是指农作物或草的幼苗。联系到卦辞的实用性，从社会意义上讲，萃就是指尚处在生长时期的个人或国家。

萃亨，生长中的事物亨通。王假有庙与《家人》“王假有家”义同。王，指商王。假，王弼、郑玄皆训为“至”，后人多从之。《广雅·释诂二》：“假，借也。”应解为凭借，借助。有，名词词头。庙，宗庙。有庙，特指“王”之庙。王假有庙指的是王借着自己宗族的势力而成为王。对这句话可作以下分析：（1）庙是供奉祖先的地方，社是供奉神祇的地方，《中庸》：“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言庙而不言社，意在说明商王只是借用自己宗族的势力成为大国之王，而并非是天上的安排。（2）商的宗族势力起初也是由小发展至大，与周的现状相同。（3）言外之意，既然商王可以借着这种势力而为王，我也可以发展自己宗族的势力成为王，这一点可以看做是“萃”的意义所在。

利见大人亨，由小而至大的过程，需有大人来提携，这个“大人”是地位高于自己的人。“利见大人”作为卦辞往往是写在那些需要不断

发展来壮大自己力量的卦中。就以本卦看，幼苗长至成熟，除了自身条件外，还需要外界的条件即耕作和灌溉；一个人要想增强自己的势力，首先应利用强于自己的大人的力量，甚至这个大人可能是自己潜在的敌人。牲 祭祀宗庙的祭品 大牲 宋俞琰曰：“大牲 杀牛以祭也。”应该是指祭祀用的祭品规格要高于自己相应的规模。借大牲显示自己宗族的高贵与久远。

〔译文〕：生长中的事物亨通。商王凭借着宗族的势力而为王。有利于去谒见大人，亨，有利于这样做。要用大的祭品祭祀祖先，吉。有利于到其他地方去。

〔象辞解〕：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注释〕：象辞对卦象的理解与卦辞不同。敝文以为，象辞是以二阳爻为主，认为二阳高居于四五爻位，象征着统治者，四阴爻象征着被统治者，他们围在二阳周围，随时都有暴乱的可能。除，孔疏：“除者，治也。”此为后义。《说文》：“除 殿陛也。”《玉篇·阜部》：“除 殿阶也。”原指宫殿前面的台阶。戎，士兵。除戎器，宫殿前面的台阶上要有全副武装的士兵把守。虞，《说文》：“驺虞也，白虎黑文，尾长于身，仁兽，食自死之肉。”虞首先是一种虎；其次是仁兽，不具有攻击性。“不虞”意在否定其仁兽心性，平常看上去很温顺，可能一下子就变得不温顺了。如果将“不虞”比作商的遗民，应该说是比较恰当的，他们表面上臣服于周，一旦有机会就会发动暴乱，所以要“戒不虞”。

〔译文〕：君子根据卦象的提示，应当加强宫殿前的警卫工作，防止不利的事情发生。

〔爻辞解〕：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

俞琰：《周易集说》。

笑。勿恤，往无咎。

[注释]：初六在下，幼苗长不起来。有孚，子女。阴居阳位，自甘在下而不动。有孚不终，如同长不大的幼苗，这样的孩子不会有好的前途。乃，《说文》：“曳词之难也 象气之出难。”指幼苗不能正直地向上长。乃……乃……，表示这样的幼苗很多。乃乱乃萃，地里的苗长得零乱又矮小。号，呼号。若号，这样做会因被欺凌而哭号，弱小者总要被欺凌。

爻辞的前一段描写弱小者的可怜状况，后一段描写改变现状的办法。一握为笑，将手握在一起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而欢乐地笑。勿恤，不要忧虑眼前的弱小。往无咎，向大处生长是必然的趋势，所以只管朝着这个方向走，不会有错。这句爻辞的意思是：广大民众看起来像地里长不高的幼苗一样零乱弱小，一旦将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就会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可以看出来，爻辞中的观点与象辞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这是周文王和周公在写作时各自处在不同时代的结果。

[译文]：自甘在下的孩子不会有好的前途。如果像乱草一样地东一簇西一簇，这样做只能会软弱地哭号，只有团结在一起才会成为最终的笑者。不要忧虑，前进没有错。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注释]：二爻在内中，凡言生活大都与耕种有关。《程传》：“引者，相牵也。”此非本义。《说文》：“引，开弓也。”来知德《集注》曰：“引，开弓也。与君子引而不发之引同。”但其又言：“盖中德不变之象也。二虽中正，居群小之中，少偏私则非中矣。”此言未免迂腐。卦爻辞常常从现实生活的事物中引申出大道理，我们应当贴近生活去理解。

敝文分析，从卦象看，六二在内中，位不当出，如同豆苗生长，即使身子拱出地表，头还是扎在地里不出来，其形就像拉开的弓，写作“引”，意谓积蓄力量。引吉，意思是在时机尚不成熟时，要像豆苗一样，即便是身子长出了地面，头也不要伸出来。常言说：“枪打出头

鸟。”道理与此相同。

乃，同上，难出之义。孚，泛指一切幼小之人或物，这里指幼苗。孚乃，幼苗生长得不旺。禴，《尔雅·释天》：“夏祭曰禴。”《释文》：“本或作禴。”《公羊传·桓公八年》：“春日祠，夏曰禴，秋日尝，冬日烝。”是说夏祭为禴。人们为了秋天能有一个好的收成，就在夏天举行祭神活动，祈求风调雨顺。大概“禴”的对象只是普通的天神，所以祭品最简单。利用禴，有利于举行祭祀仪式。祭祀神就是秉承天意。当“引”到了该出头的时候，再举起“天意”这个金字招牌，挺起身子生长的趋势谁也就无法阻挡了。

〔译文〕：像豆苗一样，虽然身子拱出土层，头仍然藏于地中，吉。没有错。幼苗很困难地生长，有利于祭祀天神祈求风调雨顺。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注释〕：静爻居动位，该动而不动。处内卦之上又未出内卦，有利于生长的条件总是迟迟未到。萃如嗟如，还是这么小啊，真让人叹息！无攸利，到其他地方去没有利。往，从萃的含义而来，幼苗虽然小，但生长是必然的；出去虽然没有利，还是应该出去。往无咎，前往没有错。小吝，因小而被别人讥笑。

〔译文〕：还是这么小啊，真让人叹息！到其他地方去没有利，但前往也没有错。有可能因小而受到别人的嘲讽。

九四大吉，无咎。

〔注释〕：大是指已由小变为大。动居静爻，出内至外，是自己主动地长出来，如此长大了吉，没有错。

〔译文〕：长大了吉，没有错。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注释〕：“萃”指小草，尽管九五阳居阳位，也仍然以“小”论之。萃虽然小，却居于尊位，不能因小而小觑之。卦辞的主题思想是描

写周国的成长过程。如果在九五写“大人”，就变成了写商王，所以以“有位”而代之，这样范围就比较广泛一些，如同俗话说的“对事不对人”，只讲卦象含义，而不针对具体的事情或人。匪孚，不是一般的小孩子。元，指九五，即国君或居正位的幼主。贞是说按照“匪孚”去做。“匪孚，元永贞，悔亡”，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从九五本身的角度：匪孚，不要像一般的小孩子一样做事情。元永贞，这样做才能长久地居于尊位。悔亡，保持君主的尊严之貌，就不会受到大臣以下犯上的侵害，悔恨之事也就不会存在。二是从对待九五的角度：匪孚，不要像对待一般小孩子一样对待幼主。元永贞，这样做才会使国家保持长久安定。悔亡，对待幼主保持礼节，将来就不会有使自己悔恨的事情发生。反过来说，对幼主无礼，将来就可能发生灾难。

[译文]：萃虽然小，却居于尊位，以小居尊位并没有错。不要像对待一般的小孩子那样对待他，这样做才能够保持国家的长久。一切悔恨都会消失的。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

[注释]赍，送物给人。咨，《说文》：“谋事曰咨。”，商议、咨询。上六赍咨，上爻为老，阴爻为小。农作物已经到了成熟期，长得还是那么矮小，要拿着礼品去请教别人。涕洟，虞翻曰：“自目曰涕，自鼻称洟。”表示难过，从心里为错过生长的机会而感到难过。涕洟无咎，只有虚心向别人请教，才能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失误，没有错。爻辞的意思是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才能有利于自己的生长。

[译文]：拿着礼品去咨询别人，要从心里表达诚意，没有错。

[卦结]：

萃是农作物幼小，人的成长也有这一过程。初六之小在于没有一个领导核心；六二“引吉”在于先抑后扬；六三是有心而无力；九四是勇敢地站起来；九五虽小而位尊；上六老而无

为。卦辞言其大义，爻辞重其细节。

46. ䷭ 升卦

[卦象解]:

本卦与《萃》卦相比而生义，阳爻的上面由一阴变为三阴，有生长之象。

[卦辞解]: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注释]：与《萃》卦相比，《升》卦上面由一阴变为三阴，如同农作物由苗生长至成熟。但既言为“升”，说明重其生长的结果而忽略其生长的过程。《集解》引郑玄曰：“升，上也。”《本义》：“升，进而上也。”“升元亨，生长起来了，作为首领者亨。《说文》：“恤，忧也。”“用见大人勿恤，由小生长至大容易引起大人的怀疑，因此有“恤”之言。去见大人，是为了打消大人对自己上升的顾虑，自己才有安全感。南，北为己，南为敌。南征吉，可以从两方面分析：一是由于升高有了实力；二是二阳在内临外，外卦没有阳爻统领，伐外必胜。

[译文]：生长起来了，首领亨。可以去见大人，不要忧虑。征讨敌人吉。

[象辞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注释]：顺，顺其长势。上卦三阴，一爻高于一爻，长一点就高出一爻，即为顺德。积小以高大，与顺德之意同，意在说明对于你所从事的事业，每做出一份努力，就朝着既定目标迈进了一步。卦辞重在升的结果，象辞重在升的过程。

[译文]：君子要有顺势发展的思想，积累一点点小地增

长，最后变得高大。

[爻辞解]:

初六允升，大吉。

[注释]:《尔雅·释诂上》：“允，信也。”又“允，诚也。”《书·舜典》：“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允即为诚信之意。初六位居最下，将诚信作为自己上升的起点，才会赢得更多的上升空间。这样理解，人情味较重。大吉，有长大的吉象，与象辞中的“高大”意思相同。

[译文]：以诚信作为自己上升的起点，有长大的吉象。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注释]：孚乃，表示小者不能顺利上升。与《萃》卦六二意思大致相同，区别在于萃卦六二不当升，但本卦九二动居静爻，卦辞升的主观意识非常强烈。利用禴，有了上天的神意，才可以真正地升起来。

[译文]：幼苗升起来很困难，有利于用祭祀天神来帮助自己升，没有错。

九三升虚邑。

[注释]:《程传》解虚邑曰：“如入无人之邑。”不从此说。《说文》：“虚，大丘也。”虚邑，大国。九三从武士，以武士侵伐、兼并邻近的国家，使自己升格成为一个大国。

[译文]：（以武力使自己）上升为一个大国。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注释]岐山在周的境内，实指周国。用，《说文》：“用，可施行也。从卜，从中。”亨指权力、发号施令。于，介词。亨于岐山，因岐山而能够实现亨。王用亨于岐山，王之所以能坐在王位上发号施令，主要依赖于周国的支持。五爻为尊，“王”不写在第五爻，却写在六四之爻，显然是有意识地暗压其位。另一方面，六四从静，不可主动地升，

乃是被动地显示其升，商王依赖于周的力量，说明周国的力量已经上升。《史记·殷本纪》：“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清除炮烙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这段记载或许能说明“王用亨于岐山”的含义。

《程传》：“昔者文王居岐山之下，上顺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顺天下之贤而使之升进，己则柔顺谦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业用是而亨也。”解“亨”依然为“亨”，但解“王”为文王则敝文不敢苟同。

[译文]：商王要保持权势就应依赖周国的支持，吉，没有错。

六五贞吉，升阶。

[注释]：《集注》：“阶者，阶梯也。”升阶，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升高一个台阶；二是升到了台阶的最上方。比较看，升高一个台阶更符合主题。贞吉，指六五以静爻居尊位，做事不好大喜功，急于求成，而是扎扎实实，成一步进一步。

[译文]：稳重地做事吉，就像上台阶一样，要一步步地上。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注释]：《说文》：“冥，幽也。”《广雅·释训》：“冥，暗也。”指黑暗、夜晚。冥升，夜晚中继续生长。在《乾》卦中，有“夕惕若，厉，无咎”之辞；《豫》卦有“冥豫，成有渝，无咎”；《艮》卦有“列其夤，厉，熏心”。这些爻辞都是指夜晚不宜有所举动，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指人的行为。人的正常生活规律应该是白天劳作，晚上睡觉，违反了这种规律，也就违反了人的本性。而本卦的“冥升”是以农作物为原本，农作物白天晚上都可以生长，所以有“利于不息”之辞。它所反映的思想是：同样的行为，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标准规范，人在社会行为中，应该是尊卑有别、动静有常、进退有序；而农作物之类则只需生

长不可同一而论。贞代指冥升。利于不息之贞有利于像“冥升”一样不停息地上升。

[译文]：在黑暗中生长，有利于不停息地这样升。

[卦结]：

升指作物生长上来；初六以诚信为升的起点；九二升起来很难，要有神的旨意；九三利用武力上升成为大国；六四商王依赖周的力量维持统治，说明周的国力在上升；六五讲要一步一步地上升；上六植物在晚上也可以上升。前三爻讲到成为大国的三个前提：一要有诚信，使他人信服；二要有神旨，使人相信为天意；三要有武力，是扩充实力的直接手段。后三爻讲成为大国的三个方法：一是借用商的权柄；二是一步步地做；三是连续不断地做。

47. 困卦

[卦象解]：

会意卦，由《未济》的五爻、上爻变化而来。三阴爻围在三阳爻之外，表示君子的外在环境艰难困顿；阳爻居于上下卦的中位，表示守中不变。

[卦辞解]：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注释]困，《集解》引荀爽曰：“谓二、五为阴所掩也。”《彖传》：“困刚掩也。”《释文》：“困穷也 穷悴掩蔽之义。”皆取阳被阴所困之义。

《说文》：“困 故庐也 从木在口中。”这是“困”字的原义。《广雅·释诂四》：“困 穷也。”《方言》卷十三：“困 逃也。”章炳麟《新方言·释言》：“《方言》‘困 逃也’，盖谓遁世隐居尔。”困就是因仕途

艰险而退隐于家乡的故庐中。需要注意的是，“困”应当看做是主动词，而不是被动词。困亨，回到自己故乡的住所亨。《遁》指逃，是小人的行为，《困》指退，是大人的行为。大人被小人所围困，退位回到故里，待时而动，才会“亨”。如果知进而不知退，灾难临头尚不知退身保全，则无“亨”可言。贞大人吉，这样做对于大人来说吉。反过来说，君子这样做则不值得提倡，因为君子以忠君为本，如果君子仅仅受到小人的围攻就弃君而去，会被视为不忠。无咎，这样做没有错。

有，名词词头。有言，不是指说话，是指所说的话。有言不信，他所说的话不可信。《周礼·秋官司寇》：“禁暴民，掌禁庶民之乱暴力正者，矫诬犯禁者，作言语而不信者，以告而诛之。”不信就是不信之言，说谎话的意思。困指归隐，是明哲保身之术，既然有了归隐之心，就不会直言以告，袒露自己的心迹。《正义》：“困者，穷厄委顿之名，道穷力竭不能自济故名困。”此“困”为被动之义。又曰：“亨者，卦德也。小人遭困则穷斯滥矣，君子遇之则不改其操，君子处困而不失自通之道，故曰困亨。”这样就把“困”、“亨”分开解释，困为困义，亨为亨义。这种割裂卦辞与断辞的解《易》方法断不可取。

[译文]：回到自己的老家亨。这样做大人吉，没有错。但是如果有了这样的想法，那他说的话就不可信了。

[象辞解]：

象曰：泽天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注释]命，使命。致，送达，完成。致命，完成使命。《说文》：“遂，亡也。”遂志，失去了自己的理想。写身处小人重重围困的情况下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誉和地位来实现使命。

[译文]：君子处在极端困难的环境时，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宁肯失去名誉和地位。

[爻辞解]：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

[注释] : 臀困,坐在所隐居的家中。臀表示坐而勿动。《说文》:“株,木根也。”徐锴系传:“入土曰根,在土上者曰株。”株木,树与树之间根部相连,指森林茂密之处。臀困于株木,是指将房子建造在山林中。初六静爻居下位,退隐于人迹罕至的树林中。入,进入。幽谷,昏暗的山谷。不覿,不相见。三年,较短的时间概念,表示临时这样做。株木、幽谷都体现了退隐者与世隔绝或不为世人所理解的境况。《困》卦指隐居,初六静居下爻,应深藏而不动,故爻辞如是说。

[译文] : 静坐在家中,将房子建造在山林里,进入到昏暗的山谷中,三年也不与外界的人相见。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注释] : 初六爻辞可以看做是“士”的所为,而九二居内中之位,属于家、族的主人身份。酒食,沉湎于酒食之中,不再过问政事,与《需》“九五需于酒食,贞吉”道理一样。方,方国。商周时代对少数部族的称呼。据《殷墟卜辞综述》统计,商代武丁时期的方国就有 29 个之多。如“方其出”,即是指方国而言。《书·汤诰》:“诞告万方。”也是指方国。紱,孔颖达疏:“紱,祭服也。”朱紱,红色的祭服,与九五“赤紱”相比,级别显然要低一些,是方国臣属穿的官服。不过,在西周,赤色要次于朱色,“赤带是比朱带次一等的带”^①。朱紱方来,穿着朱紱从方国之君那里回来,辞官回乡之意。

亨,通“享”。据考证,今本《周易》的《损》卦“二簋可用享”、《益》卦“王用享于帝”、《困》卦“利用亨祀”诸“享”字,在帛书《易经》中,都写作“芳”^②。“芳”与“享”大概是同音所误,是“享”的借字,所以“利用亨祀”当解为利用享祀,而与其他卦爻辞中的“亨”

参见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77 页。

参见廖春春《周易丰卦卦爻辞新考》,载朱伯崑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 6 辑,华夏出版社 2000 年版。

不同。亨祀，享祀自己家族的祖先，以此提高自己的威信，增加家族的凝聚力。征凶，从卦象分析，九二迫于小人之势而回乡，有起兵报复的主观动机，但下卦只有九二一阳，上卦有九五、九四二阳相连，势强于九二，何况以下犯上也终以理亏，故出征必凶。

从句子含义看“朱紱方来”意在先；“于酒食”应该意在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有明哲保身的意思。而写“利用亨祀”则又加深了一层，“于酒食”就成了一种假象，真正的意图是通过享祀宗庙来加强部族的凝聚力，实现东山再起。

〔译文〕：辞去官职，从方国首领那里回来，只需关心自己的酒食，（不需再关心政事）。有利于用享祀祖先（来加强家族的力量）。出师征讨敌人有凶，不会有错。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注释〕：于石據，于蒺藜”是个并列句子，是自己主动所为。六三不同于九二，是贫寒之士，六三静居动位，被小人所迫，回到家里不再出来。于，介词，相当于“用”、“拿”。據，《说文》：“據，杖持也。”于石據，用石头挡住进出的道路；于蒺藜，将蒺藜放在屋门口。以此表示自己不再出仕的决心，也不欢迎他人进来。

宫，内室。不见其妻，妻子不堪忍受清贫，弃之而去，退隐受到了家庭内部的压力。凶，是指六三作为武士爻，稍有挫折便杜门不出，这种做法过于极端，行事极端则必有凶灾。

〔译文〕：隐居起来，用石头挡住道路，再放上蒺藜，不让他人进来，进入到内室中，却不见了妻子，有凶。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注释〕：金车，以铜作为饰物的车子，表示贵重。一是指九四近五，是身份高贵之人；二是指九四居外近内，尚在回来的路上。来徐徐，回来时走得很慢，表示不情愿舍弃高官厚禄，退隐的思想并不坚

决。这段句子的语法结构同九二一样“困于金车”意在先，“来徐徐”意在后。吝，指九四本是落魄之人，却还坐着“金车”炫耀自己的身份。有终 虽然不情愿地回来 但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自己。

[译文]：归隐的人坐着贵重的车子，极不情愿地行进在回家的路上，这样会受到人们的嘲笑。回到家乡最终还是吉祥的。

九五 劓 剕。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注释]：九五高于九二，九二写“朱绂”，九五写“赤绂”，应是国君穿的祭服，可理解为商王朝中担任官职的小国之君。劓剕，受到削去鼻子、剔去膝盖骨的酷刑。能够让一国之君受到酷刑的只有商王。乃，副词，只有。乃徐有说，只有慢慢地寻找时机再表达自己的思想。祭祀，从卦爻辞看，还有《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只在五爻才写“祭”字，说明“祭”在《周易》中是规格相当高的祭祀活动，如果不是一国之君是没有资格祭天的。

[译文]：在王那里受到了削鼻和剕膝盖的酷刑，还是再回到自己的方国做国君。只有慢慢地等待机会来表白自己的观点，有利于用祭祀神祇的机会来加强自己的国力。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

[注释]：葛藟，石壁上生长的葛藤。臲臲，《正义》曰：“动摇不安之貌。”指危险的境地。抓着高山石壁上的藤子，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所以说动则有悔，是真正要有悔；不动也有悔，是心理上的恐惧。上六从老，换了一个角度，形容老臣处在王的周围，越老越是胆小，总是觉得处于伴君如伴虎的危险境地。比干是商纣王的叔父，却因直谏遭到剖腹挖心的厄运，何况其他人呢？征吉，有此身份，征讨敌国则吉。

[译文]：老来归隐回乡。在君王身边，就如同站在高山的石壁上，必须时刻抓着葛藤，才不至于掉下去，总是处于不安

的状态中。总结说：“一做事情就会悔恨，悔恨呀！”像这种情况，去征讨他国吉。

[卦结]：

困是指在受到小人围困时，应退隐回家以躲避灾难；初六隐居到人迹罕至的地方；九二回到家族中，享受酒食之乐；六三因受挫折而拒人千里，有凶；九四是辞官而回；九五之君受到王的刑法；上六讲伴君如伴虎的心情。

48. 井卦

[卦象解]：

会意卦，由《既济》卦的初爻、二爻变化而来。八卦☵为水，本卦上为水，下为大水，如同井水一样，故卦爻辞主要围绕着井水展开来讲。

[卦辞解]：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注释]：卦象大水生于下，如同井中泉水源源不绝，卦辞以井水为例，讲解人生的处世哲学，一些表面上看似平常的问题，可能蕴藏着很深刻的社会问题。改邑不改井，村邑可以改迁，但井不能迁走。无丧，井是公共设施，与家用财物不一样，算不得私人财产，所以迁移走的人无法将井带走，也算不上是损失了财产。无得，是指过路之人用其井水也算不得有所得。往来井井，走的人和来的人都在打这个井的水，不存在着谁沾光谁吃亏的问题。前一个“井”是名词动用，指打井水；后面的是名词，指井水。“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指出：公共财产，大家都拥有权力来享用。

后面的句子说的是，走的人留下的是水源枯竭的井，来的人不自己

打井,却继续使用这口井。亦,《说文》:“亦,人之臂也。”徐灏注笺:“即古腋字。”指人的腋窝,后来写作“腋”。汔,干涸。汔至亦,因为井水枯竭,打水时将腋窝卡到了井沿上。繻,井绳。未,阳过阴始,入于阴,井在地下,未应该是指井内。亦未繻,将胳膊伸到井口里面当做井绳使用。“亦”上承“汔至”,下接“未繻”,一字两用,可以理解成“汔至亦”、“亦未繻”。羸,《说文》:“瘦也。”井羸,形容井窄细。其瓶凶,在窄细的井里打水,打水的瓦罐是很危险的,这是形容不现实的主观欲望会导致悲剧性的结局。卦辞的后半部分包含着两层意思:(1)在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不要强行去做无法实现的事情。(2)将枯井喻为老朽的政体,如果不思弃旧生新,就会有破败的危险。

[译文]:村邑能够拆迁搬走,但井是不能改的。其实拆迁走的人没有损失什么,后来到这里来的人也没有得到什么,走的和来的都在食用共同的井水。但是如果井水都干涸得见了底,还将胳膊伸进井里抓着井绳打水,结果井下面太窄细,瓦罐会打破的。

[象辞解]: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注释]:《说文》:“劝,勉也。”相,辅助。

[译文]:君子要用“无丧无得”的道理教育民众劳动至上,鼓励他们互相帮助。

[爻辞解]: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注释]:初六静而最下,有井底之象。初六井,井的底部。泥,井水干涸的只有井泥。不食,不能食用。禽,《程传》解为“禽鸟”。

《说文》:“禽,走兽总名。”应以“走兽”解之。《师》“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比》“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恒》“九四田无禽”。这三个“禽”也都是指陆地上的野兽而不能解为鸟类。

动物。此禽也依前例，解为兽类动物。旧井无禽，水源枯竭的井，连野兽都不来。按照这样的字义理解，这种井应该是由天然坑穴形成的浅井，平时水量充足的时候，野兽也会到此来饮水。连野兽都不来，何况人呢？爻辞的含义是：如果井中没有水，就不会有人聚集在这里；如果君主昏庸，就不会有贤能聚集在周围。

[译文]：井中的泥水无法食用。这样的枯井野兽都不会光临。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

[注释]：谷，《周易折中》案曰：“井谷者，井中出水之穴窍也。”指井口。鲋：《埤雅·释鱼》：“鲋，小鱼也，即今之鲫鱼。其鱼肉厚而美，性不食钓。《本草》所谓鲫鱼，一名鲋鱼。”此说是鲫鱼。《释文》：“《子夏传》谓‘蝦蟆’。”宋郑刚中《周易窥余》：“鲋，蛙之属。”此说是蛤蟆。《程传》曰：“鲋，或以为虾，或以为蟆。”解为“蛤蟆”较妥。井谷射鲋，在井口用弓箭射蛤蟆。瓮，盛水用的瓦缸。敝，《玉篇·巾部》：“敝，坏也。”应解为动词，使之坏。瓮敝漏，将盛水的瓮打坏而致漏。九二动居于中，是井中有动物。爻辞讲的是，蛤蟆在井中，似为不洁之物，故射杀之。其实蛤蟆具有生态环保的作用，射杀蛤蟆，好像是为了保持井水清洁，结果却使水质变坏而无法饮用，这样做与打漏盛水的瓮没有什么两样。“谷射鲋”和“瓮敝漏”是两个并列句，中间省略了“如同”，即“谷射鲋，如同‘瓮敝漏’一样。爻辞告诉我们，把一个人的缺点都消灭了，他也就没有了可用之处。

[译文]：在井口用弓箭射蛤蟆，就如同将瓮打漏一样。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注释]：九三动爻，居下卦之上，井水自下而上地涨了上来。《说文》：“渫，除去也。”《广韵·薛韵》：“渫，治井。亦除去。”《集解》引荀爽曰：“渫，去秽浊，清洁之意也。”除去井中的污泥。井渫，井水涨了上来，看不见污泥了。《说文》：“恻，痛也。”井渫不食，为我心恻，

井水涨了上来却不能食用，使我感到很悲伤。井水不能食用，显然是被王据为己有。王明，君王泽被四海之意。指王应当给人民带来光明和幸福，而不是带来黑暗和灾难。并受其福，是指两方面都有福，吃上水的人有福，王也会为此而有福。这句话写井水是虚，写王政是实，“可用汲”的意思是讲老百姓与王一样，都有权利享用大自然所赐予的万物，王不应把天下财富都据为己有。

[译文]：井水涨了上来，却不能去食用，为此我心里感到很悲痛。“可以打水吃”，王应当给人民带来光明和幸福，吃到水的人有了福，王也会因此而有福。

六四井，甃，无咎。

[注释]：《说文》：“甃 井壁也。”《释文》：“马云‘为瓦里下达上也’。干云‘以砖垒井曰甃’。”《集解》引虞翻曰：“以瓦甃 垒井称甃。”指用烧制的砖砌井壁。用砖砌井壁才会保证好的水质。六四从静，为不动之物，如同井甃，起着保护井水的作用。从社会意义讲，四爻近九五，又如同朝中大臣，朝廷大臣应像井甃一样，去帮助君王治理天下，而不是使君王变得昏庸。

[译文]：用砖砌的井壁，没有错。

九五井，冽寒泉，食。

[注释]冽，《集解》引崔憬曰：“冽 清洁也。”，冽寒泉，清洁凉爽的井水像泉一样上涌。句子中的“食”写在最后，意在别人食，而不是君王食。九五为尊，君王应当用至高的权威为民造福，使民众感受到君王的福泽。

[译文]：井水清洁凉爽，像泉水一样上涌，可以食用。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注释]：《集解》引虞翻曰：“幕，盖也。收，谓以轱辘收 繙也。”将井口盖上为幕。收勿幕，打完水以后，不要将井口盖上，意思是也应允许别人来打水。有孚，处在上六之位，是能够继承家业的长子。

元 即指长子 在写子女时 只有长子才会使用“元”字。这句话反映了因果报应思想 做好事必将有好报 你现在做了好事 后代子孙也会受到阴德的佑护。

[译文]：井水打完了不要盖上，（这样做）将来长子继承了家业也会吉祥。

[卦结]：

井为公共设施，用而无所谓得，弃而无所谓丧。初六没有水的井，连野兽也不会光顾；九二井中青蛙就像人的缺点，有弊也有利；九三充沛的井水应该大家共享，王与吃水的人都会有福；六四好的井壁如同贤臣，护卫着君王的清正；九五圣明的君王会把好的井水让所有的人品尝；上六不独自享用井水，世世代代都会吉祥。

49. ䷰ 革卦

[卦象解]：

会意兼指事卦。四阳为主动爻；九四位反，为指事爻。

（1）四阳势盛，已处于事实上的阳势政权；二阴居上六和六二，只是徒有虚名的宗庙政权。（2）五爻皆位正，惟有九四以阳居阴，位反，故以九四为指事爻。四爻位有祭祀、历法之象，阳爻为动，指祭祀，改历法。（3）敝文思之，本卦属“元亨利贞”系列卦，理应排在上经中，但《夬》卦之前的排列规则是数量少者为主动爻的卦排于前，而《革》好于《鼎》，列为前卦，《革》以阳爻为主动爻，阳多阴少，排于上经违反排卦规则，大概这就是排于下经之四十九位的原因。

[卦辞解]：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注释]:《说文》:“革,兽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彖传》:“汤武革命。”《释文》:“革,马、郑云:改也。”革的意思是消灭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从“元亨利贞”系列卦看,《屯》卦已经具有国家体制并《革》卦又增加二阳,在力量对比上标志着已完全控制了形势,但是一个政权的建立在形式上必须具有自己宗族相应规格的宗庙祭祀体制并颁布新的历法。在古时,颁布历法是实施政权的象征,《周书·召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就是一个证明。本卦九四阳居阴位,有改历之象,故卦辞以“革”言之。

俞琰《周易集说》:“巳日,已革之日也。”“巳”解为已经的已,“日”解为时间。宋郑刚中《周易窥余》:“巳,当从先儒读作巳事之巳。”也有另解,王夫之《周易内传》:“道之大明待将盛之,时以升中,于时为巳日,在禺中而将午前,明方盛,天下乃仰望其光辉。”此解可取。巳,十二地支从“子”数是第六位。在殷墟甲骨文中,已有完整的六十干支刻片,干支用于纪日,数字用于纪年、纪月。如《戡寿》:“戊辰卜,旅贞,王……隹农亡尤,在十一月。”《续》:“己卯卜,允贞,令多子族从犬侯璞周,叶王事,五月。”戊辰、己卯都是纪日。殷、西周、春秋纪日都用干支,不单用地支。此处“巳”字应该是指时辰,“日”指太阳,“巳日”应是说巳时的太阳。巳时的太阳上而不极,近中而不过,意思是要掌握革命的时机,此解亦符合卦象。孚,小儿,取新生之意。“巳日乃孚”是说当新生力量非常强大,就像巳时的太阳一样,才可以产生新的政权,或推行新的历法。元亨利贞,可以从“元亨利贞”系列卦的角度来理解,君主亨,有利于这样做。反过来说,如果还未到“巳日”之时去这样做,谓之时机不成熟;或是已经过了“巳日”却不革,两者都为不利,“悔亡”即是此意。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即是除旧生新,改朝换代。

[译文]: 除去旧的政权体制,产生新的政权体制,在革命力量处于绝对优势时才能去产生。这样君主亨,有利于这样做。悔恨消失了。

[象辞解]: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注释]：在卦爻辞中，虽然没有直接写改历，但作为改朝换代的一种形式，改历是不可或缺的，它体现了浓厚的革命色彩。象辞中所写的“治历”，则是偏重于天文学意义上的改历活动。（1）周历以子月作为一年的首月，与《复·象》“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和夏历、殷历相比，并不具有更多的科学性。而是含有更为浓厚的哲学思想的色彩。（2）“明”是日月之明，“时”是四时。通过对日月运转周期的观测，确定了阴阳历的交合周期，才有了明确的春、夏、秋、冬四季的具体起始日期。“治历明时”虽然只有短短的四个字，但它极有可能是在为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划定时代标记。（3）从另一个方面讲，明确四时也为安排农事、政务和祭祀活动提供了准确的时间预报。象辞淡化卦辞改朝换代的革命意义，着重于政务、经济意义，其目的还是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

[译文]：君子应在革命胜利后，建立新的历法，明确一年四季的更替时间。

[爻辞解]：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

[注释]：卦辞概括性强，革的字义与爻辞之革有所区别。革，此处用字的本义指除去毛的皮革。巩：《说文》：“巩以韦束也。”《集

陈美东《古历新探》：“由直接对天象的观测以授时是此间天文学的基本特征。约公元前 2400 年，人们观测大火（天蝎座 α 星）在黄昏时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以确定新一年周期的开始；约公元前 2000 年，人们观测鸟、大火、虚、昴四星黄昏时南中天的日子，以确定春、夏、秋、冬四季的来临。……直到殷商以至西周时期，仍以新月的出现作为一月之首，连大月和闰月的安排还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这些历法还是经常需要由实测结果，临时进行调整的证明。虽然如此，殷商时期阴阳历的被确认，奠定了中国古代传统历日制度的基本模式，无疑是影响深远的重大抉择”

解》引干宝曰：“巩，固也。”这两种字义在爻辞“巩”中都存在。用皮革来捆绑东西结实。巩用黄牛之革，捆绑东西时使用黄牛皮做的绳子。卦爻辞都是写“革命”意义，惟独初九爻写“黄牛之革”，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认为是在写革制牛皮，其实，同样是“革”字，只有在上层社会才具有革命的含义，在下层社会则以皮革来讲“革”。周文王所领导的是地方统治者推翻作为各部族共主的商统治者的一场革命，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他不允许社会底层的人民起来革奴隶主的命。所以初九之“革”用皮革之义而不用革命之义。由此看，《周易》中的阶级性是很明显的。

〔译文〕：捆绑东西时用黄牛皮做的绳子最结实。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注释〕：巳日，与卦辞同义，阳势盛旺之时。革，去旧生新。巳日乃革之，当形势完全有利于我方时，就一定要进行革命。征吉，由内往外征伐。无咎，无咎来自于“有咎”，何有此言？六二阴居内中，应以静守中，不可出征，出征则有咎。但当阳盛之时，形势完全有利于我，如果墨守成规，将会错过良机，出征乃是顺应形势之举，又何咎之有呢？这是爻辞对卦象的变通之处，爻位不利于动，在一定条件下就必须动。《论衡·卜筮篇》：“周武王伐纣，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这是变通卜筮之理的一个典型例子，姜太公不守死法，善于变通，才能够为周王朝建立丰功伟绩。还有一个相反的例子，据《商书·西伯戡黎》载，周文王攻打黎国后，势力大增，相伊感到大势不利于商，奔告于商王：“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商纣王固执地信天命而不信形势和民意，能不亡乎！

〔译文〕：当势力强盛时就可以去旧生新了。出征吉，没有错。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注释〕：九三乃一介武夫，在我方已经处于绝对优势时，再有好

武之人出征，必以杀戮为能事，这样将不利于新政权建设和稳定，所以说“征凶”。楚汉战争中，秦国灭亡已成定局，刘邦进入汉中，约法三章，大得人心。项羽进了咸阳却大肆烧掠，失去了人心，同时也意味着将要丧失已经到手的政权，就如同爻辞所说“征凶，贞厉”。

就，《程传》：“就，成也，合也。”俞琰《周易集说》：“革言三就，谓谋之再三而后成就也。”此解与字的本义有异。《说文》：“就，高也。从京从尤，尤异于凡也。”桂馥《义证》：“此言人就高以居也。”可理解为采用高的或好的。三就，三个里面选择最好的一个。革言三就，新政权的建立要集思广益，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按照最好的办法去做，而不要自己独断专行。九三尚武，有勇而无谋，故爻辞作此诫。有孚，可以继续承君主之位的长子。文王的长子伯邑考被商纣王所杀，此处实指武王发。这段爻辞等于是文王对后事的交待，认为这件事自己可能做不到了，继承者应当这样去做。但由于当时文王尚健在，“有孚”的后面并没有写其他字，好像是说：“听到了吗，孩子？”

〔译文〕：好武之人统帅出征有凶，这样做有危险。去旧生新要集思广益，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按照最好的意见去做。但这件事情要由长子去做了。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注释〕：从卦象讲，阳动于四，可以祭祀宗庙、天帝或是颁布新历法。爻题后面直接写断词，说明断词是由卦象而得。悔亡，悔恨消失了，一切艰难困苦终于换来了胜利的果实。有孚改命吉，由自己的儿子去改变历史，取消旧朝君主的命令，发布新朝君主的命令。

〔译文〕：颁布新的历法，悔恨消失了。由儿子去改变命令，吉。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注释〕：虎变，《小象》言：“其文炳也。”《周易折中》引俞琰曰：“虎之斑文大而疏朗，革道已成，事理简明，如虎文之炳然也。”将“虎

变”解为以虎皮斑纹变化借喻事理。其实老虎的毛色一年四季并没有明显的改变。九五写“大人虎变”，上六写“君子豹变”应该是指老虎和豹子之间的区别，是说像虎一样地变，像豹一样地变。同豹子相比，老虎俨然一副林中之王的做派，老虎进林，百兽皆惊，其不但勇猛，而且工于心计。大人虎变，是说对于任何一项变革，都要做到有威有勇有谋，沉稳有力，方能成功。九三之所以言“征凶”，就在于其有勇无谋，故此有别。

未，与《未济》之“未”同，取未来之意。长子继承事业代表着未来。未占有孚，是说将来长子继承大业后能不能做到“虎变”，只有到那时再占筮了。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周文王年事已高，更多地考虑到将来的一些事情，为将来做些思想上的准备。本卦九三、九四、九五连续写了三个“有孚”，表示了对继任者的厚望和忧虑，从“革言三就，有孚”到“有孚改命”是从酝酿的过程到实现了革命的成功；大人虎变，未占有孚”，则表示了对继任者能否彻底完成革命的担忧。果不其然，“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②武王灭商后不久就去世了，成王年幼，周王朝领导核心失去了“虎威”，武庚乘机联合“三监”共同叛乱，重新点燃了战火，周公东征，才最终完成了这场旷日持久的革命。可以说，这才是“虎变”的真实内容——有实力、有威力。

[译文]：大人革命就像老虎捕猎那样，做到有威、有勇、有谋地去改变社会。长子能不能做到这点，只有等将来才知道。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注释]：上六没有九五尊贵，所以称为“君子”。豹，其性凶猛甚

虎是食肉动物，它的捕食本领比狮子高明，常采取静伏潜行，好搞突然袭击。它的一声长啸会吓得许多动物伏地不动，然后使用扑、掀和剪等方法来捕捉。虎的一扑很厉害，能远扑7米之外，跃高2米，一掌可以击倒一只鹿……遇到牛这样的大家伙，就从后面跃上牛背，抓住头颈，前顶后扯，如果从正面袭击，就抓住咽喉连带撕气壮的牛也只能任它宰割了。可参见《中国少儿百科全书》。

《史记·封禅书》。

于虎，一般是面对面地向猎物发起进攻，其特点是勇猛而迅捷，却没有虎的威严与智慧。爻辞的意思是如果像豹子一样地去改变社会，只能使被革命的一方表面上臣服，内心里并不臣服。征凶，如果像豹子一样只依靠力量去征讨敌人，就会有凶险。居贞吉，这个卦显示在家中吉。

〔译文〕：君子如果像豹子一样去改变社会，小人只会表面上变的臣服。出征有凶险，这个卦显示在家中吉。

〔卦结〕：

“革”的含义是指以地方统治集团取代君王政权。初九不言革命；六二虽处静位，却一定要“征”；九三虽处动位，却不可妄“征”；九四言将由儿子去改朝换代；九五言“虎变”，是指要有威仪、有实力、有时机地完成革命；上六言“豹变”，是指不可有勇无谋地实行革命。

50. 鼎卦

〔卦象解〕：

会意卦兼指事。排于《革》后，取二阴为主动爻；五爻居位皆反，九三独正为指事爻。

〔卦辞解〕：

鼎，元吉，亨。

〔注释〕：《正义》：“鼎之为器具有二义：一有亨饪之用，二有物象之法。故《彖》曰‘鼎，象也’，明其有法象也。《杂卦》曰‘革去故而鼎取新’，明其亨饪有成新之用。”敝文所解与此有所不同：

（1）鼎的概念：烹煮用的器物。②《汉书·郊祀志》：“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夏德衰，鼎迁于殷；殷德衰，鼎迁于周；周德衰，鼎迁

笔者曾专为这段爻辞向山东省济南市动物园狮虎山的饲养专家请教，故有此说。

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九鼎是传国宝器，鼎又代表着王权。鼎为静置之物。

(2) 卦辞写“鼎”的含义：六爻卦象有鼎之形。旁通卦《屯》阳爻居五、初之位，有得君得民之象，为国之正体；《鼎》君民二位则被阴小之爻所居，故取“鼎”之尊贵且静，诫二阴勿以奸小而乱国。六爻中惟九三爻正，以九三为指事爻，故取其正，勿以妄动而欺凌六五之君。

鼎，名词动用，像鼎一样地做事。元，指国家。吉，从卦象看，本卦有危象，并非为吉卦，但如果为君、为臣、为民者都能以“鼎”之德行事，则国家得安，故“吉”。元吉是指国家吉，亨是指用“鼎”为指导思想的行为人亨。两者所指主体不同。《本义》：“吉，衍文也。”此说恐有偏失。

[译文]：都按照“鼎”的品性去行事，国家就会吉祥，做事者也会有亨。

[象辞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注释]：卦中有“公”居九四爻，象辞主要是围绕“公”来写。周公认为，此公之危即是自己之危，虽然受到流言诽谤，但自己如同卦中所言，端正思想和权柄，以完成先王交给的使命为己任，也就心胸坦然了。凝，凝聚。王弼注：“凝者，严正之貌。”命，前贤皆以天命言之，如郑刚中《周易窥余》言：“命者，天之命。”不然。命应指使命。凝命，把思想凝聚于完成使命上。正位凝命四个字写得厚重庄严，反映了周公重于泰山的信念与责任。

[译文]：君子要以鼎之德来要求自己，端正自己的权位，

《周书·金縢》：“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象》辞言“正位凝命”似与周公的这段经历有关。

一心去完成先王交给自己的使命。

[爻辞解]: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注释]:《小象》曰：“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读为“鼎颠趾，利出否”。散文细推之，认为不若“鼎，颠，趾利，出否”更符合卦辞含义。初六之鼎为煮食之器。以静为主。颠，《说文》：“颠，顶也。”置于高处。鼎颠，将鼎挂在高处。趾，起步行走（见《贲》卦初九解），这里用于表示脚力。趾利，将鼎挂了起来，对鼎足有利，比喻有利于保养脚力。鼎象征着富贵，本卦初六爻也不是荷物负重的，看似写鼎，实则写人。否，不。出否，出去不可以。初六阴居阳位，易静不易动，所以写“出否”。得妾，富裕的家庭才会有妻又有妾，有鼎也就等于有食，初六虽处于底层，也是比较富裕的下层人士。得妾以其子，得到了一个小妾并生了儿子，意在不出家门，在家有福。鼎之德对百姓而言，就是不用到处奔波，而家中妻妾成群，子孙满堂。这是当时社会一种理想的小康家庭模式。

[译文]：将鼎挂在高处，有利于保养脚力，出去不好。得到了一个小妾，并生了儿子，没有错。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注释]:九二之鼎，居于内中，着眼于自己内部。《说文》：“实，富也。”有实，要有充足的食物。从小处说，要让家庭富裕起来；从大处说，要让国家富裕起来。《尔雅·释诂上》：“仇，匹也。”《释文》：“仇，匹也。”《说文》：“仇，雠也。”段玉裁注：“雠，犹应也。《左传》曰：‘嘉偶曰妃，怨偶曰仇。’……仇为怨匹，亦为嘉偶。”仇可解为应和之人。在爻辞中，可看做是与自己思想相近的其他部族首领。疾，疾病，这里解作思想上有病，即有野心。即，走近，靠近。“我仇有疾，不我能即”，与我关系密切的部族首领被怀疑有野心，我不能接近他。

三爻尚武，卦象九三独正，必有上侵六五之心。九二虽然与九三同为阳爻，但居于内卦之中，应坚持自己的处世原则，而不盲从九三。爻辞的意思好像是说我们现在应当发展经济，使自己强大起来，而不要与被怀疑有野心的人接触。九二居内中，有动意，故文王结合卦义告诫自己的属下，做事要有主见。

〔译文〕：九二鼎的含义：要使自己的国家富裕起来。与我关系密切的部族首领被怀疑有野心，我不能接近他，这样做吉。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注释〕：一解：鼎为尊贵之物。九三从武，又是六爻中惟一正爻，借旺盛之势上侵六五，有欲移动鼎的嫌疑。鼎耳，用于插铉。鼎耳革，鼎耳断掉了，鼎就无法移动了，也就失去了九三妄动的前提条件。二解：爻辞更有可能是从人的角度写，读作“九二鼎，耳革，其行塞”。耳革，是说耳朵掉了，听不进别人的劝告。其行塞，他的行动就会处处受阻。二解较合卦义。

雉膏，山鸡肉。雉膏不食，是指不能随便捕杀食用山鸡。大概认为山鸡乃吉祥之物，食之不祥，或是雉膏乃是上层贵族才可享用的珍禽野味，百姓不可随便捕杀食用。举此例意在提醒九三行为要正，因为九三之动是无法制止的，既然要动，一方面要多听取别人的意见，另一方面不要超越自己的阶层范围。方，地方。方雨，能够依礼而行的地方才会下雨，也就是说能够受到上天的惠顾。亏悔终吉，虽然为自己吃亏而后悔，但最终还是吉祥的。“耳革，其行塞”是指应听取别人的意见，否则就会事事受阻；“雉膏不食，方雨”是指应遵守礼仪制度。九三之爻由于处于下卦，又是尚武之人，会有些躁烈莽撞的品性，因此爻辞假设了两种行为模式，符合这些条件的行动才是吉祥的。

〔译文〕：九三鼎的含义：如果耳朵听不进别人的劝告，行

动就会受到阻塞。不擅自捕猎山鸡，吃山鸡肉，这个地方才会下雨。也许会因感到吃亏而后悔，但最终是吉祥的。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注释〕：九四之鼎，动起于静，有动象。折足，鼎为静物，动则足折。《周易》卦象规则，足应处初爻，不应写于九四，因此“足”实指公，乃国君之足，是支撑国家政体的足，所以写于上卦之最下一爻。九四鼎具有两重性，相对于君主，则为鼎足；相对于自己，则又是权贵的象征。处在不同的角度，可以作不同的解释。公，位于六五之下，属于朝中重臣。商朝只有侯、伯两种爵称，没有“公”爵，但对朝中重臣可尊称为公。鼎赖其足而立于地，若折足必有倾，说明危险来自下方，即九三的上侵。九三上行，矛头首先指向九四，折断了九四之鼎足，鼎就难以保全。相对“公”而言，就等于毁坏了“公”赖以吃饭的家什，并使公的名誉受到了玷污；其形渥，即为此意。王弼注：“渥，沾濡之貌也。”九三有所行动时，九四之公是最危险的，所以周公在象辞中如身临其境，以“正位凝命”来应对“凶”字，显得极为悲壮。

〔译文〕：鼎折断了足，弄翻了公煮的饭，沾脏了鼎的外观，有凶险。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注释〕铉，《集解》引干宝曰：“凡举鼎者铉也。”横贯鼎耳用来扛鼎的杠子。六五是尊贵之爻，用鼎来代表王权。黄耳金铉是指青铜鼎、金属杠子。利贞，有利于这样做。是说金属的鼎要用金属的杠子抬才适合，一是金属的杠子才能抬得动金鼎，二是指要有同样尊贵的人去抬动尊贵的权柄。而像九三之类的武人则不适合去行使尊贵的职权。

〔译文〕：宝鼎之耳是由金属铸成的，要用金属的抬杠才适合，有利于这样做。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注释〕：上九之鼎，高贵而权轻。玉铉比金铉贵重：本爻辞有铉

无“耳”好看而无处用，且玉铉也无法举鼎，只是象征性地放在那里就可以了。实是指身居高位的人不可权欲太重，因为上九阳居阴位，有动象，所以写“玉铉”摆摆样子就可以了，这也是动的一种方式。大吉，大人吉。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大人指上九，上九能够像“玉铉”一样贵而勿用，可保富贵长久，故“吉”。二，大人指六五，君主能知人善任，对高高在上的重臣能显其贵而削其权，君主则吉。

[译文]：尊贵的鼎，将玉制的铉摆放在鼎上，大人吉，不会有不利的事发生。

[卦结]：

本卦借“鼎”言人事，言国事。初六为鼎趾，宜静；九二为鼎腹，应当充实自己；九三为鼎耳，借喻应当听取别人的忠言；九四之鼎被下面的人折断了足，名誉受损；六五黄耳金铉，尊贵权重；上九玉铉，高贵无权。

51. ䷲ 震卦

[卦象解]：

本卦两雷相叠。雷只闻其声，震既有雷声又有电闪。阳在下又有谦恭之象。

[卦辞解]：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注释]：《尔雅·释詁》：“震，动也。”；震，惧也。”震表示雷雨大作。雨水可以灌溉农田，使庄稼丰收，故写“震亨”。同时，通过“震”又可以反映人的处事本能。虩，恐惧。《程传》：“虩虩，顾虑不安之貌。”震来虩虩，雷震从天而降，令人恐惧。哑，《释文》：“哑哑，马云‘笑声’。”笑言哑哑，形容镇定自若。震惊百里，甚于震来虩虩。

丧，亡。匕鬯，王弼：“匕，所以载鼎食。鬯，香酒奉宗庙之盛也。”匕鬯为祭祀用具。丧匕鬯，指失态。不丧匕鬯是指不为惊雷而失去正常的祭祀行为。卦爻辞借惊雷写人的内心世界，描写有修为的人定力深厚，遇事不慌。“震来虩虩，笑言哑哑”指一般有定力的人在别人“虩虩”时，他却“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更进了一层：“惊百里”是百里之人皆有惊惧之色，而主持祭祀的人却依然“不丧匕鬯”，也说明这种深厚定力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译文]：春雷震震，太好了。雷电到来，众人非常惧怕，（他）却谈笑自如；更大的雷电使百里之内的人都感到惊惧，主祭之人却没有倾洒出一点匕勺中的食物和杯中的香酒。

[象辞解]：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注释]洊，《集解》引陆绩曰：“洊，再。”修省，《折中》引胡氏曰：“修，克治之功。省，审察之力。”洊雷，两雷相连，接连不断。滚滚的春雷响彻天空，君子如果在雷震面前感到恐惧，就要磨炼自己的胆量，反省自己的思想。

[爻辞解]：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注释]：初九描写喜怒溢于言表之人。雷电来时，有惊惧不安之色；雷电过后，又说笑依然。卦辞写“震来虩虩，笑言哑哑”，表示两种人的心态。爻辞中间加了一个“后”字，则表示是一个人的行态。初九为下层人士，应当只具有普通人的心理，故写“吉”。

[译文]：面对惊雷感到恐惧，雷声过后，又笑声朗朗，吉。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注释]：六二居内卦之中，从静。《说文》：“亿，安也。”安静；安闲。厉亿，描写在危险面前能够镇定自若的心态。丧贝，抛弃财产。

跻，《程传》：“跻，升也。”登高之义。九，形容极数。古人将极多之数往往以九为界，如九鼎、九族、九州、九品、九卿等。《老子》第六十四章：“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国语·周语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皆选九代表极多之物。九陵，形容极高，应该指仙界。勿逐，不要追逐。跻于九陵，是说登上仙界去修炼自己，不再追逐人世间的荣华富贵。《道德经》曰：“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大概是指这种不争之为。七日，十日为一旬，在《周易》中一般用旬来表示人的一生，七日应是指人的后半生，大约在中老年的时段上。此句的暗含之意是面对危险能够镇定自若，这是人的一种秉性，具有这种秉性的人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修为。而对于修为之事也不能急于求成，功到才自然成。

[译文]：雷震来势猛烈，面对危险，能够安然处之。丢掉钱财，登上仙界去修炼。不再追逐人间富贵。人到老年时这一切都会悟到。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

[注释]苏，《尔雅·释草》：“苏，桂荑。”邢昺疏：“苏，荑类之草也。以其味辛似荑，故一名桂荑。”又称紫苏。爻辞之“苏”，主要言其形状。六三在内卦的上爻，闪电在天空展开如同紫苏的形状。眚，《说文》：“目病生翳也。”指看不清道路。无眚，就不会看不清道路了。借电闪行走，喻做事要顺应天时。

[译文]：闪电在空中展开，其形状就像紫苏的枝条。在闪电中行走，不会看不清道路。

九四震遂泥。

[注释]：《说文》：“遂，亡也。”九四居上临下，雷电遇地则息。震遂泥，谓天地交合。指人可谓器量宽厚，深不可测。

[译文]：雷电消亡于泥土中。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注释]：六二写“震来，厉，亿”，是描写地面看到的情景。六五写“震往来，厉，亿”，是直接描写天上的震雷纵横驰骋的情景。两爻都写有“厉亿”，是因为都处于中位，尽管外界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仍然不失其平静的心态。

[译文]：越是面临危险，越要保持一种安闲的心态，就不会丧失什么东西。但总要有什么事情发生。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注释]：位于全卦的最上一爻，有电闪空中之象。《说文》：“索，草有茎叶可做绳索。从糸。”索索，形容绳索多。震索索，闪电在天空像一根根绳索彼隐此现。视矍矍，像鹰搜寻猎物的眼睛，形容那些贪欲强烈的人。闪电只是瞬间的机会，闪电过去后还是一片黑暗。过于贪欲的人如果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而出征，定凶无疑。

“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此震为雷劈之意。再就可能与商王帝乙有关。《汉书·郊祀志》：“帝乙嫚神而震死。”是说帝乙不敬畏神祇，结果被雷劈死了。有言，有说法。婚媾有言，可能是指一种古老的习俗：“布依族订婚那一天忌有响雷，对他们来说，响雷是恶兆，为了辟邪，只有自动解除婚约。”^①在少数民族的一些习俗中，很多与鬼神有关，其历史往往可以追溯至数千年，《周易》的卦爻辞中也不乏这种描写。

[译文]：天上的闪电就像一根长长的绳索，照亮了夜空。黑暗中的一切景象都尽收眼底，出征有凶。震雷不击向谦恭之人，而击向其邻人，没错。举行婚礼时打雷则有不好的说法。

参见郑晓江主编《中国辟邪文化大观》，花城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6

页。

[卦 结]:

卦爻辞借雷电网人们对突发事变的心理承受能力。卦辞描写了两种境界的两种反映：雷电使人震动，有的人感到害怕，有的人则谈笑自若；更大的雷电使百里之人惊惧，主祭者却照常祭祀，毫不失态。初九先害怕而后恢复常态；六二与世无争；六三顺应天时则不受其害；九四器量深厚，能息雷霆之怒；六五遇有害之事而不失其态；上六贪欲强烈的人，逆天行事而有凶。

52. ䷖ 艮卦

[卦 象 解]:

会意卦。三爻、四爻、五爻、上爻有“目”字之形，初六、六二为小人之意，似指小人看问题。

[卦 辞 解]: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注释]:《彖传》：“艮止也。”《程传》：“艮者止也，不曰止者，艮山之象，有安重坚实之意，非止义可尽也。”以艮为止。本文不取此义。《说文·匕部》：“艮，很也，从匕目。匕目犹目相匕不相下也。”“匕，变化，从到（倒）人。”敝文以为，艮之义表示歪倒之人看事物，容易产生主观上的错觉。反映在卦爻辞中，则表示不能全面地看问题。

背，指后背。身，指全身。“艮其背，不获其身”只看到了他的后背，却不能看到他的全身。指看问题过于片面，不能全面地看问题。庭，庭院。其庭，指别人的庭院。本句没作其他交代，庭中应该有人。不见其人，已经走在别人的庭院中，却看不见庭院中的人。是说能够看到大的方面，却不能看到具体的、小的方面。爻辞中的两句话一近一

远 近取诸身 远也只是取诸庭院 说明看问题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这段卦辞以最常见的物象做比方 来说明卦象的含义 词语平淡质朴 思想却很深刻。相同的思想 发展到战国时期 则变得夸张而有文采 如《孟子·梁惠王上》：“明是以察秋毫之末 而不见舆薪”。意思大致相同 但这种夸张的对比只有在战国时代才能运用的得心应手。

[译文]：只看到他的后背而不能看到他的全身。行走在他的庭院中却看不见庭院中的人，（这种结果）没有错。

[象辞解]：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注释]两山相连为艮。

[译文]：君子如果像卦中所显示的那样，看问题不能远一些、全面一些，那么想问题时就不要超出自己所处的范围。

[爻辞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注释]初六阴居阳位 指下层民众。趾 从足从止。止 甲骨文写作、 像是走步的样子。趾的字义应该是善于走路、步伐矫健，是个动感字。艮其趾无咎，初六只关注自己走路是否矫健就可，没有错。劳动者需要有一双健壮脚。利永贞 有利于长久这样做 这句话带有鲜明的奴隶主统治阶级思想的色彩。

[译文]：处于下层的劳动者只需要关注自己的脚力是否健壮，没有错。有利于永远这样做。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注释]：腓，小腿。六二居中从静，小腿只能静止不动。因卦象有向远展望之意，六二又近九三之阳，所以有随的念头。拯，拯救。拯

参见《贲》卦初九解。

其随 宾语前置 指随从别人做拯救国家的事情。快 高兴。不快 不高兴。有拯救之心却不能随从去做 心情当然高兴不起来。

[译文] : 家中之人望着自己健壮的小腿, 却不能随从别人做拯救国家之事, 心里感到非常难过。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 厉, 熏心。

[注释] : 《释文》: “限, 马云 ‘限, 要也。’ 郑、荀、虞同。” 不从此说。《说文》: “限, 阻也, 一曰门楣。” 限, 本义为门限 (即门槛) 指受到阻挡较为恰当。艮其限, 看问题局限于门内之事。九三动极之爻, 又不脱离浓重的家庭观念。《说文》: “列, 分解也。” 排列之意。夤, 《正义》: “夤 当中脊之肉也。” 《说文》: “夤, 敬惕也。从夕, 寅声。” 段注: “《释诂》云: ‘寅 敬也。’ 凡《尚书》 ‘寅’ 字, 皆段 ‘寅’ 为 ‘夤’ 也。汉唐碑多作 ‘夤’ 者。” 从字的构造义看, 前说似有不妥。夤, 上夕下寅, 夕为夜晚, 寅为寅时。由夕到寅, 是由天黑到第二天将要放亮的一段时间。如果将此字理解为夜晚还是讲得通的, 可以解为黑夜的一段时间。举个旁证, 《说文》: “湣, 水脉行地中湣湣也。从水, 夤声。” 水在看不见的暗处流动为 “湣”, 即取夤字包含的 “暗” 的意思。列其夤, 将夜晚的时间都排列出计划。厉, 危险。熏, 《正义》: “熏, 烧灼也。” 熏心, 利欲把心都熏黑了。九三极动, 故白天晚上都在做事情。《周易》中, 凡是晚上做事都认为是危险的, 如《乾》“九三夕惕若厉”。这段爻辞的主要症结是个人的利益, 九三居于内卦, 做事情总是计算个人利益的得失, 是很危险的。

[译文] : 只看到家庭利益, 以至于将夜晚的时间都安排着做事情。很危险, 利欲太大会把心都熏黑了。

六四艮其身, 无咎。

[注释] : 六四居上卦, 从静又正, 能够看到全身, 比喻能够全面地看问题, 但不是看得很远。

[译文] : 六四之人能够看到全身, 没有错。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注释]：六五以阴居卦主之位，在言而不在行。辅，两颊，意在经常讨论问题。序，《尔雅·释宫》：“东西墙谓之序。”此为序的本义。《广雅·释诂三》：“序，次也。”上下有别，为爻辞之义。不同的人要处在不同的角度说话，即《象》辞“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如此，则悔恨消失。

[译文]：经常讨论问题，说话上下有别，悔恨消失了。

上九敦艮，吉。

[注释]敦，厚道的老者。上九阳居阴位，最上一爻，见识不同一般。

[译文]：像厚道的老者那样认识问题吉。

[卦 结]：

卦象上为目，下为小人，卦辞“艮”取此二义，下卦见识低下，上卦则相对思想高远。由此可见，卦位的上下不只是取自地位的高下，更取自见识的高下。爻辞叙以身体的部位，意在高下易别。初六低微，有利于脚动；六二居中，静而勿随；九三是内卦之长，为家庭事务而日夜操劳；六四看问题较全面；六五说话上下有别，各言其事；上九用老人的眼光看问题。

53. ䷴ 渐卦

[卦象解]：

会意卦。(1) 八卦卦象，䷲为少男，䷵为少女，内卦之男娶外卦之女；(2) 内外卦阴阳相交，有婚嫁之象。

[卦辞解]：

渐，女归吉，利贞。

[注释]渐，《正义》：“渐者，不速之名也。凡物有变移，徐而不速，谓之渐也。”王夫之《周易内传》：“‘水所润渍曰渐。相近而密，相

入循序以相浹之谓也。”《广韵·琰韵》：“渐 渐次也。”《集韵·监韵》：“渐 流入也。”《广雅·释詁一》：“渐，湿也。”从以上所引看，渐与水、流有关，指水慢慢地流。但从爻辞看，“渐”并不单独使用，皆言“鸿渐”，说明“鸿渐”是一个词，“渐”是从“鸿渐”一词中拆出来的一个字，所以应当先搞清楚“鸿渐”的词义，再去解“渐”的确切字义。

从内外卦看，三四爻位阴阳相交，以鸿雁讲，像是雄雁求偶于雌雁。雁为候鸟，在南方交配，北方产卵。它一般在芦苇沼泽地或河边的沙滩上栖息，以鱼、虾和水草为食，在水中交配。所以爻辞中写水边则吉，写陆地则凶。结合卦象看，渐字应包含如下内容：（1）指雄雁与雌雁交配；（2）雄雌鸿雁的交配繁文缛节比较多，不可急于求成；（3）鸿雁所有的生活习性以水中为宜，陆地则不宜；（4）六爻以“鸿渐”为话题，引出许多社会问题加以探讨。综合看，“渐”应该是指雄雁向雌雁作出的求偶动作。

《说文》：“归，女嫁也。”女归吉，女子出嫁吉。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卦象有阴阳交融、亲密和睦之象；二是外女嫁内男，可以为我增添人口。利贞，此卦有利于女子出嫁。

[译文]：雄雁向雌雁求偶。女子出嫁吉，这是有利于出嫁之卦。

[象辞解]：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注释]：贤，贤能。居贤德，居家而言，擅长于生产生活中的各种技能。善俗，好的风俗。象辞从雁求偶的角度来谈，雄雁为了博得雌雁的芳心，要表演各种动作来炫耀自己，还要击败其他的求偶者。男子要赢得漂亮姑娘的芳心，也要有贤能之才，有的民族还保留着小伙子要通过竞赛战胜竞争者，才有资格向姑娘求婚的古朴民俗。“善俗”应该指这种风俗。

[译文]：君子在家中应以多才多能为美德，养成以有才能

者为美的良好风俗。

[爻辞解]: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注释]:干，《释文》：“干，郑云‘干，水旁，故停水处。’陆云‘水畔称干。’毛诗传曰‘涯也’，又云‘涧也’。”此说与“小子厉”没有关联。《说文》：“干，犯也。”从甲骨文和金文看，干字像有桎杻的木棒形。古人狩猎作战，往往以干为武器。故“干”有进犯、争斗之义。鸿渐于干，如果几个雄性鸿雁同时向一个雌雁求偶，雄性之间要通过争斗，优胜者才能赢得这种权利，干就是指雄性鸿雁的争斗。小子厉，个头小的、力量弱的就很危险了。有言，失败者的怨言。无咎，指这种竞争胜负的方式没有错。从科学的角度讲，这种方式符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从社会学的角度讲，胜者王，败者寇，也是现实存在的竞争法则，弱小者发出怨言，也不会改变这种残酷的社会现实。

[译文]：雄性的鸿雁向雌雁求偶，要通过争斗来决定，个头矮小的就很危险了，失败者会发出怨言，这种方式没有错。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注释]：磐，水边巨大的石头。鸿渐于磐，雄雁在水边大石头上向雌雁求偶交配。《说文》：“衎，行喜状。”《正义》：“衎衎，乐也。”饮食衎衎，大雁带领小雁在水边喝水、觅食，一种和乐的景象。鸿雁在磐石上求偶为得其处所，是因；饮食衎衎其乐融融，是其果。实际上两者还有一个很大的时间和地域的跨度，鸿雁在冬天飞到南方交配，夏天又迁徙到北方产卵孵化。但不管是饮食在南方还是北方，都是鸿雁的家。鸿雁的行为顺应其生存规律，结果就会吉。

[译文]：鸿雁在水边的大石头上展翅求偶。大雁带领着小雁在水边饮水觅食，吉。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注释] 陆 陆地。《集解》引虞翻曰：“高平称陆。”九三操之过急，不待至水边就向雌雁求偶，指不得其宜。夫征不复，丈夫出征回不来。妇孕不育，妇女在家生了孩子就会无力抚养。育是指养育、教育。这些话的意思是指做事情不能过于随便和急躁，不当行为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利御寇，这是爻辞的另一层含义，九三为内卦独阳，有征伐之象；六四阴柔为弱，似有可伐之机，但九五、上九二阳得势于后，九三外伐先小胜而后大败，故诫九三不可为眼前假象所迷惑，躁急攻敌之弱旅；御敌于国门则有利于我方。从卦象看，内卦和外卦呈阴阳相交之状；从爻象看，九三与六四呈现内伐外之象。

[译文]：鸿雁在陆地上求偶。丈夫出征在外回不来，妇女在家生了孩子没有能力抚养，凶。有利于抵御敌人的进攻。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注释]：木，树。六四进入上卦，鸿雁在树上求偶。《程传》：“桷 横平之柯。”桷 从木角 应指被折断的树杈 光秃秃的树杈有利于鸿雁在上面站立。或，从《周易》各卦看，“或”一般是写在第三爻位上，是一个主动性的代词，这里写在六四爻辞中，大概与向雌雁求偶有关，指好斗的雄雁。好斗的雄雁抢占了树上的有利位置。六四在地面之上，树桷又只容一只雄雁站立。“或得其桷”还意在抢占有利位置，静待雌雁投其怀抱。无咎，指鸿雁之间在树上求偶也比较适宜。以此看，这个“木”应是水边之树。

[译文]：鸿雁在树上求偶，好斗的雄雁站在了光秃秃的树杈上，没有错。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注释]：陵，很高的土山，不适宜于鸿雁求偶、交配，所以言“妇三岁不孕”。何以在九五爻写“鸿渐于陵”？其一，六四写树，九五高于六四之树；其二，六四应与九三相交配偶，然六四贪图富贵而求配偶于同族之九五，为不相适宜；其三，“渐”既然为求偶卦，重在一个

情字，不以地位的高下论得与失；其四，九五虽尊贵，然君王嫔妃众多，即使嫁与君王，也难有子嗣之喜，故后言“妇三岁不孕”。“三岁”是指前三分之一的时。莫，日暮。终莫连用，这种句式在卦爻辞中不多见。终莫之胜，最后她一定会胜任这件事情，即指受孕。虽“鸿渐于陵”不得其宜，然不至终生不孕，既处于尊贵之位，终会老有所托。

[译文]：鸿雁求偶于高陵之上，象征着妇女三年不会受孕。但最终还是能胜任这件事情，吉。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注释]上九虚而不实，只具有象征意义。鸿渐于陆，其本身交配的成败已无意义可言，但其身上的羽毛却被人们作为求婚的信物来使用。雁的配偶关系为“一夫一妻”制，传说双雁中如有一只遇难，另一只往往会悲鸣不能自己，竟自投于地而死。古人非常崇尚鸿雁这种忠贞不渝的爱情，所以将其作为求婚的信物或是婚礼的标志来使用。也可以说这种习俗起源于对一夫一妻制的崇尚。《礼记·昏义》言迎娶：“婿执雁入，揖让升堂，再拜奠雁。”即以雁为嫁娶的信物而受到崇拜。爻辞的意思是：当不能取得实质性成果时，可以用作象征性的意义，这也是一种收获。

[译文]：鸿雁在陆地上求偶，它身上落下的羽毛可以作为爱情的信物用在婚礼仪式上，吉。

[卦结]：

渐是指鸿雁求偶；初六雄雁争斗中，个子小的会败下阵来；六二鸿雁在水边的岩石上求偶吉；九三鸿雁在陆地上求偶，有凶；六四鸿雁在树杈上求偶；九五鸿雁在山陵上求偶，最终是能够实现的；上九鸿雁的羽毛成为人们求婚的信物。

54. ䷵ 归妹卦

[卦象解]:

会意卦。取八卦之象，男在外，女在内。可以从两个角度看：（1）外卦之男迎娶内卦之女；（2）内卦之女回乡省亲。

[卦辞解]:

归妹。征凶，无攸利。

[注释] 王弼注：“妹者，少女之称也。”《释文》：“妇人谓嫁曰归。妹者少女之称也。”归妹，女子出嫁。内卦少女嫁与外卦之男。阴阳相交，是必嫁之象。征凶，卦象中内卦有主，外卦无主，有欲征之象，而六三却弱于九四，主强兵弱，怎能不凶。攸，《说文》：“行水也。”谓远行。无攸利，深入到敌国去不会有利。“归妹”和“征凶”反映了卦象的两个视角。

[译文]：女子可以出嫁。征伐敌国凶，不利于到敌国去。

[象辞解]: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注释]:《说文》：“永，长也。”敝，敝也，一曰败衣。”坏、破旧之意。六五爻言“袂良”，象辞言“敝”，形成强烈对比。永终知敝，经过长时间对比，最终才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人在长时间的实践和与别人的成败对比中，才会发现自己的不足。

[译文]：君子在长时间的实践和与别人的对比中才会知道自己的不足。

[爻辞解]: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注释]:《尔雅·释亲》：“女子同出，谓先生为娣，后生为娣。”《说文》：“娣，女弟也。”多解为姐妹同嫁一夫中随嫁的妹妹，但这种解

释在爻辞中是讲不通的，既然是随嫁，只能算是配角，《归妹》为女子出嫁之卦，何以不见出嫁的女子，反而只写随嫁的妹妹？如果说其时有姊妹同嫁一夫的习俗，就不会专门写“娣”了。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难道帝乙嫁女也要姊妹相从吗？这是讲不通的。爻辞中所写的每一件事，都会有其特定的含义，所以娣为妹妹之说难以成立。在六爻中，一爻、三爻、五爻是从男方的角度写起，有“娣”字。二爻、四爻、六爻是从女方的角度写起，无“娣”字。以此看，女子嫁到男方家中变成了新娘子，称为“娣”，是比较合理的。归妹以娣，出嫁的女子到了男方就成了新娘。能，《说文》：“能，熊属，足似鹿，从肉，目声。能兽坚中，故称贤能，而强壮称能杰也。”爻辞中，“能”表现了由不胜任到胜任、由弱变为强的精神状态。跛，腿瘸，形容在家一无是处。能履，健步如飞，意在表现自己比别人都强。跛能履，初九为社会下层之人，女子在娘家闲闷无聊，到了男方家则承担起管理家务的重担，变成了很精明能干的家庭主妇。征吉，在卦辞中言“征凶”，何以初九爻言“征吉”？卦辞言“征凶”是因为卦象中六三之兵士羸弱，是从整个卦的角度来看；而初九是从个体而言，兵士如果为了自尊而变得“跛能履”了，增加了作战的勇气，也就具有了由“征凶”变为“征吉”的条件。

[译文]：出嫁的女子到了男方变成了新娘，就是跛子也会强装着像正常人一样的走路。（战士能够做到这一点，）出征就会吉。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注释]：动爻居静位，身不动而眼动。眇，眼睛视力差，形容不关心他事。眇能视，开始变得关心家庭事务，把一些事情看在眼里。九二动于内中，有欲嫁之象，意在心动先于身动，憧憬婚后的美好生活，开始从日常事务中观察和积累生活经验，以利于婚后使用。幽人，隐居之人。此爻适用于待字闺中已有嫁期的女子，也适用于隐居山林已有动意的贤人。女子出嫁后，如果对家庭事务一窍不通，会受到婆家的轻视；隐居者出仕以后，如果世事懵懂，胸中没有韬略，就会受到君主的

轻视。利幽人之贞 有利于隐居之人也这样做。

[译文]：已有嫁期的女子开始注意观察家庭事务。此卦也有利于隐居之人这样做。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注释]：须，俞琰《周易集说》：“须 贱妾也。”王夫之《周易内传》：“须，给使之人，女之贱者。”随嫁的侍女。六三为小人爻，又不中不正，用于描写侍女由“须”变而为娣。反，返回。反归，应是指回娘家探亲。六三有三个含义：一是指夫家为不守礼节的小人，侍女本是随嫁的，却成了新娘子，丈夫肯定会冷落原配的新娘子。二是六三本身就指随嫁的侍女，到了新的主人家，却反客为主，俨然成了主妇。这个含义较为合理，六三虽然居位不中正，但与九四亲密相交，如同随嫁的侍女，反倒受到新郎的宠爱。在女儿回娘家探亲时，侍女也以新娘子的身份随同看望自己昔日的主人。三是也可能讲的是以次充好，将家中的婢女以女儿的身份嫁出去，回来时变成了新娘子，比喻身份提高了。这段爻辞给筮卦者的警示是：（1）你现在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地位；（2）要防止你手下的人对你的地位虎视眈眈，取而代之。

[译文]：随从女子出嫁时的身份是婢女，再回娘家探亲的时候，婢女却变成了新娘子。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注释]：《说文》：“愆 过也。”《集解》引虞翻曰：“愆 过也。”愆期，四爻偶数，是未婚之女，九四动出内卦，可以理解为超出了待字年龄。《说文》：“迟 徐行也。”迟归 比起其他出嫁的女子 只是走得慢了一些。意思是时机未到，不可急图。

[译文]：超过了出嫁的年龄，只是慢走了一步，时机马上就要到来。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月几望，吉。

[注释] : 商王帝乙在文丁和文王时, 曾两次与周联姻^①, 六五阴居尊位, 是帝乙下嫁玉女。袂, 衣袖。君, 丈夫, 是指文丁还是指文王, 不详。这句话大概是描写文丁或文王到商去迎娶新娘。结合《泰》“六五帝乙归妹以祉, 元吉”, 两次将“帝乙归妹”写于六五之爻, 说明文王十分赞赏帝乙用联姻的方法稳固自己的统治, 而不是一味地用残酷的战争来征服他国。袂良, 其“娣”穿着的衣袖非常好看。通过衣袖的对比, 说明商的富庶和纺织技术远远高于周, 而周在这方面相对要落后一些。月几, 商周之时是以新月为月初, 所以月几实际上就是指初一。《说文》: “望, 出亡在外, 望其还也。从亡, 望省声。”望月的天文含义是日月相望。月几望, 从初一到十五。爻辞以月由几至望来借指从迎亲到完婚整个过程, 完成了这个过程也就是完成了一个和平的过程。

[译文] : 商王帝乙将女子嫁与下国, 其夫君的衣袖还不如新娘子的衣袖好看。从新月渐至圆满的望月, 吉。

上六女承筐, 无实; 士刲羊, 无血。无攸利。

[注释] : 上六为老, 老来结婚。承筐, 大概是一种婚姻仪式。女承筐无实, 女子嫁到的男方家境贫穷。刲, 《说文》: “刲, 刺也。”刲羊, 疑为称指初夜性交之口语。士刲羊无血, 因为年龄偏大, 也试不出女方是不是处女。如果将“无血”解释为刺羊而不见血, 没有道理可

^① 《大雅·大明》: “挚仲氏任, 自彼殷商; 来嫁于周, 曰嫔于京。乃及王季, 维德之行。大任有身, 生此文王。维此文王, 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 聿怀多福。厥德不回, 以受方国。天监在下, 有命既集。文王初载, 天作之合。在洽之阳, 在渭之涘。文王嘉止, 大邦有子。大邦有子, 伋天之妹。文定厥祥, 亲迎于渭。造舟为梁, 不显其光。有命在天, 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缵女维莘。长子维行, 笃生武王。保右命尔, 燮伐大商。”

王若愚曾在《从台西村出土的商代织物和纺织工具谈当时的纺织》一文中指出: “对我国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纺织技术而言, 商代的纺织技术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替代了原始的席地而织的踞织机和挑花方法。商代织机利用杠杆原理, 以踏木来控制综统的升降运动进行提花。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用这种提花技术可以织出类似青铜器、漆器上的云雷纹、夔龙纹等纹样。”

讲。俞琰《周易集说》：“有筐而无实是虚筐也，有羊而无血是死羊也。”爻辞没有写死羊之征，故不以死羊来论。无攸利，不利于到这些地方去。指上六乃不吉之处。

〔译文〕：女子举着筐子，筐子里没有多少东西；男子新婚初夜不见新娘子出血。不利于到很远的地方去。

〔卦结〕：

归妹指女子出嫁；初九做了新娘子，表现的非常能干；九二开始观察日常家庭事务，为将来做家庭主妇做准备；六三出去的时候是婢女，回家省亲时却变成了新娘子；九四超过了婚嫁的正常年龄；六五帝乙将女子下嫁，穿的嫁衣非常华美；上六已过婚期的老年男女已经失去了新婚的意义。

55. ䷶ 丰卦

〔卦象解〕：

象形兼会意卦。（1）其形象是一只高脚盘子，盘中装满了食物，取食物之意；（2）三阴为主动爻，从爻位看，阴爻占据宗庙与权势之位，有阴胜于阳、下决于上之象；（3）该卦象从政治的角度看，对臣民为吉，对君则为凶。

〔卦辞解〕：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注释〕：敝文之所以言本卦象不好，是因为三阴爻分别居于上下卦的卦中之位和宗庙之位，阴爻属小人，我们可以把这种卦象看做是地方势力的兴起、乱党的兴起、民众的起义或是女权统治。如果站在统治者的政治观点看，这无疑是一个极不好的反卦。举个例子讲，清朝咸丰皇帝就借用了《咸》、《丰》二个卦名，《咸》前《丰》后，《说文》：“咸，皆也，悉也。”在阴阳爻数量相等的情况下，三个阳爻聚集在上互卦，

形成一个强大的合力，“咸”就是指凝聚起所有的力量。由《咸》到《丰》其卦象由䷞演变为䷶，表现为：（1）阳爻将五爻尊位让给了阴爻，自己甘居于初九之位，为退败之象。（2）两卦都是三阳三阴卦，前面的三阳凝聚于上互卦，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后面的三阳则呈崩离析之状，历史也证明了这种前后卦的发展趋势，从中也可看出其对《周易》卦象认识上的偏差。这是谈《周易》应用时所体现的内涵价值。

丰，《彖》：“丰，大也。明以动，故丰。”以八卦之象解释丰字，与卦爻辞内涵多有不同。《释文》：“丰是腴厚光大之义。郑玄云‘丰之言僂，充满意也’。”郑玄说的“丰”为“充满意也”，比较符合字的原意。《说文》：“丰，豆之丰满也。”徐灏《段注笺》：“丰谓豆所盛实丰满。”原意是盘子里装的食物极为丰满。卦辞中“丰”用为动词，表示努力使粮食丰产。卦辞直接取用卦形之象，以上二阴爻为食物丰满之象，不用设定任何条件，便可言其“亨”，体现了民以食为天的思想。同时，“丰”字也改变了卦象的消极因素。

假，《正义》：“假，至也。”今人多从之。《说文》：“假，非真也，从人，段声。一曰至也。《虞书》曰：‘假于上下’。”段玉裁注：“《又部》曰：‘段，借也。’然则假与段义略同。”《广雅·释诂二》：“假，借也。”假，可解为凭借、借用之意。“之”，指示代词，指三个阴爻。“假之”就是借用小人的势力。尽管卦辞以“丰”改变了卦象的消极因素，但卦象所体现出来的小者兴、大者退的现实存在是无法回避的，小人乘上了尊贵之位，意味着小人的势力可以左右形势，在这种情形下，“王”应当借助于这种势力，使这种对立的势力转化为对自己有益的力量，当然这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至于具体的手段如谈判、妥协、联盟、利用，则没有明确写出来。如果考虑到周文王与商纣王的对立关系，此“王”指商汤灭夏之事较为合情合理，商汤曾联合其他方国势力（传说有四十四国）共同灭夏，“败桀于鸣条”。“王假之”就是追述商汤借用其他部族的力量，来达到统治“天下”的目的。将商汤的事情写在卦辞中，是为了借鉴前人经验，古为“今”用。

“忧”是忧虑小人得势。勿忧，既然将小人借为己用，也就不需要忧虑了。“宜日中”指君王要像中午的太阳那样高高在上，而不要颠倒是自己与被利用方的关系。“王假之，勿忧，宜日中”，可以解释为：王如果能够借用这种力量，就不需要担忧了，适宜于高高在上地统治他们。需要指出的是，这段卦辞是主张用政治的手段去改造现实，它应用于具体的特定的时期；“丰”则是主张用经济的手段去改造现实，是广泛的、长期的策略。卦辞针对同一个卦象，表达了两种方法。如果再换一个角度讲，“王假之”是指尚未成为王时的做法，“宜日中”是已成为王时的应对策略。全卦辞共有十个字，却从三个角度来讲解这一个卦象，如果说《周易》是变易，应该是变在角度的不同，而且不同的角度有各自独立的含义。

[译文]：要发展经济，使农业获得丰收，最好。王曾借用其他部族的力量来成就自己的事业，所以不要忧虑小人的力量强大。需要高高在上地统治这些臣民。

[象辞解]：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注释]：《正义》：“折狱，断决也。”折狱，审讯判决。致刑，将有罪的施以刑罚。象辞是从“宜日中”的角度即统治阶级的利益来解释卦象的，认为对乱党必须予以镇压，但也要依照审判程序进行，以刑法为主。通过卦辞与象辞的对比，可以看出统治者创业与守业不同的时代特征。

[译文]：君子对待犯上作乱的人要经过审判予以刑罚制裁。


[爻辞解]：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注释]：从语法上讲，“遇其配主”，缺少主语，其主语应该是初九。初九乃是位居最下的贫贱之小人，指战俘的可能性较大。部族首领

将战俘赏赐给有功的属下，属下即是战俘的“配主”。配主应指六二。

《象·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配”即是次要的祭主，祭祀对象也有主次之分。再看本爻辞，“配主”显然是低一个级别的主人。

旬，《说文》：“徧也。十日为旬。从勺、日。”《段注》：“日之数，十。自甲至癸而一徧。”《折中》引胡瑗曰：“旬者，十日也，谓数之盈满也。”甲骨文写作，上面一点为指事符号，表示周期性的循环。用“旬”代表十日，代表一个完整的数字概念。这一点从人类发展史上来说是很了不起的，说明了中国古代对数字认识的高度科学性，《周易》中的旬与甲骨文的字义相同，一般表示一种周期性的时间概念，或是代表一个循环运动的全过程，这是“旬”所包含的哲学含义。《周易》中的“旬”，就是指人从生到死这一直线运动的整个过程。此处代指人的一生。虽旬无咎，即便是一生跟随他，也是没有错的。有尚，有好的前途。“遇其配主，虽旬无咎”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而且与整个卦爻辞的含义是相配合的，虽然是写“遇”到配主，但由于初九主动，仍然可以看做是初九主动地愿意一生跟随配主。结合整个卦义看，卦象显示的是小者兴，大者败，但这种“小”“大”是相对的，周与商相比，周为小，商则为大。初九是社会下层之人，爻辞的作者不希望看到社会底层的人起来夺取政权，所以写“虽旬无咎”，即一生都愿意跟随自己的主人，而不能有一丝反抗的思想。

[译文]：奴隶遇到了他的主人，即便是一生跟随他也没有错。跟他前往会有一个好的前途。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注释]：王弼注：“日中者，明之盛也。斗见者，暗之极也。”王夫之《周易内传》：“日中见斗，日食而星见也。”清人李光地根据“斗”、“沫”之辞亦认为爻辞所指为日食，他在《周易折中》《丰》卦

案：“然以实象求之，则如太阳食时是也。食限多则大星见，食限甚则小星亦见矣。”以上所说有失偏颇，因为“日中见斗”本身就是一种天象，与日食并不相同。

斗，星宿名。一指二十八宿之一，北方玄武七宿的第一宿，又称“南斗”，有星六颗；二指北斗七星；三指天市垣小斗五星。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需部》：“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又天市垣小斗五星，皆象斗形，故以为名。”上古时代人们常常用观测到的天象来预测人事，这种对自然天象的描写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混杂的独特现象，它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如《开元占经》：“河图曰：‘日月与大星昼并见，是谓争明，大国弱，小国强。’”《史记·天官书》：“太白光见景，战胜。昼见而经天，是谓争明，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皆以天象预测现实政治。其中所言“太白”属于将星，主战；斗星属帝星，应该主政。“日中见斗”显然属于占星术的范畴。如果在中午时分斗星与太阳争明，就预示着小国将起，大国将灭。爻辞对自然天象的描写，最终仍要归结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伦理道德概念。

关于日中见斗的星象，历史上有所记载。据《汉书·王莽传》载：“新朝王莽天凤二年二月，……大赦天下。是时，日中见星。”《新唐书·天文志二》载：“唐昭宗天祐元年二月丙寅，日中见北斗。”有的天文学著作中将其解释为太阳黑子现象，恐有不妥。《明夷》：“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应该是指太阳黑子现象。王夫之、李光地等认定日中见斗是日食现象，如果确实如此，爻辞中就会重笔描写太阳被阴所遮的现象，而不会专门写第三者“斗”了。

《程传》：“蔀，周匝之义，用障蔽之物，掩晦于明者也。”《周易内传》：“蔀，编草为藩蔽。”皆取障蔽之义。蔀，其部首菩，“菩：草也，从艹音声。”将“蔀”字理解为村邑中杂草丛生应该是比较符合字形构造。丰其蔀，生长旺盛的不是庄稼而是杂草野菜。“丰其邑，日中见

斗”，是两个并列句，前指地象，后指天象，其义都是指主次颠倒：庄稼不丰产，杂草野菜反倒生长得枝繁叶茂；中午时太阳不显光辉，反而北斗星很明亮。

疾，疾病，也指思想上有病，即思想上有野心。往得疑疾，天上出现了“日中见斗”的星象，如果在这时我到他那里去会被误认为是别有用心的人。这样看起来，前“往”的目的地必定是大国，因为只有大国才会担忧这种星象。发，《说文》：“发，射发也，从弓，𠂔声。”字的原意在此无讲，应指武王姬发。有孚，继承大业的儿子。若，《说文》：“择菜也，从艸、右。右，手也。”《尔雅·释言》：“若，顺也。”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编》：“卜辞诸若字象人举手而跪足，乃象诺时巽顺之状，古诺与若为一字，故若字训为顺。古金文若字与此略同。”将若训为“顺”较符合爻辞含义，表示人的外表看上去和顺、老实。“发若”，意思是姬发看上去比较和顺，不会受到别人的怀疑。说明此时周文王已把姬发正式立为接班人了，所以才如此写。《礼记·檀弓上》：“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廩而立衍也”即可证明。

[译文]：城邑中杂草丛生，中午时分北斗星熠熠闪光，出现了这种地象和天象，我前去会被怀疑成是那种有野心的人，还是让我的儿子姬发去做这件事吉。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

[注释]沛，《风俗通·山泽》：“沛者，草木之蔽茂，禽兽之所匿也。”《孟子·滕文公下》：“园囿汙池沛泽多而禽兽至。”赵岐注：“沛，草水之所生也。”沛指沼泽，多水草之地。沫，《释文》：“沫，微昧之光也。《字林》作‘昧’。服虔云：‘日中而昏也’。子夏传云：‘星之小者。’马同。薛云：‘辅星也。’”惠栋：“沫者，斗柄后小星，小星见则日全蚀矣。”训“沫”是小星较有道理，但因写小星便谓之日全蚀，则不可取。日中见沫，九三为动极之爻，表现在天象上：斗柄后的小星本来在夜间都不是很亮，但却能够在中午时刻看见，可见这种阴胜于阳、小胜于大的趋势是多么来势汹涌。这段爻辞与六二爻相同，“丰其沛”是写

地上，“日中见沫”是写天上。肱，重臣，《虞书·益稷》：“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右肱指上将军，《兵法》：“上将军居右，偏将军居左。”日中见斗，对君不利；日中见沫，对大将不利。九三从武，有出兵之象，而出兵必折损上将军。其，指对方，可以理解为商王。无咎，说明前面的说法是通过验证了的。

〔译文〕：到处都是水草之地，中午时分看见了天上的小星星，此时出征必定会折损上国的大将，不会有错。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注释〕：夷主，夷人的首领。当然这个“夷人”范围可能要广泛一些，不单纯是东部民族的首领。（1）从卦象讲，四爻处于外卦之位，不会是周领地中的部族首领；（2）也不是商王统治下的部族首领，因为“夷”字说明不是正统嫡系；（3）“夷主”也说明了其地位肯定要低于商王及周主。九四爻辞与六二爻辞有可比性：“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地象和天象都一样，六二居内卦之中，是自己受到怀疑；九四居外卦，是“夷主”受到怀疑。夷主造反，对周是件好事，《左传·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东夷造反，商王忙于征伐，一来消耗了商的国力，二来给周国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时机，周文王能不在爻辞中写“吉”吗？

〔译文〕：田地里长满了乱草野菜，中午时分北斗星在天上闪耀着亮光。出门遇到了夷族的首领，吉。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

〔注释〕：《说文》：“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段玉裁注：“歌所止曰章。”从头到尾，有完整之义，可引申为完满、丰满。《坤》：“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姤》：“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含章”即是以小含大之意。

来，《说文》：“周所受瑞麦来，一来二缝。象芒束之形。天所来

也 故为行来之来。”《正字通·人部》：“来 麦名。”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卜辞中诸来字皆象形。其穗或垂或否者，麦之茎强，与禾不同。”段借为往来字。”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来、麦当是一字。爻本象到（倒）止形，于此但象麦根。以来段为行来字，故更制𥝌（繁）体之麦以为来 𥝌之本字。”由此可见，来的古义是麦子。五爻为卦主，应当反映出卦辞的思想，丰的意思是食物丰满，六五爻辞指麦子长大的丰满，两者意思完全相符，所以“来章”当为麦子丰满之意。不过《周易》中的其他“来”字还应作往来之来解。

庆誉，个人喜悦、庆贺为“庆”；他人来庆贺、赞美为“誉”。六五爻辞体现了卦辞的主旨，即要努力使农业丰产。六五为君，从卦象上讲应该是“日中见斗”的受害者，故对星相报应避而不谈，因为周国今天为小邦、为臣，明天可能就是大邦、是君，在卦主爻上写丰收，就避免了将来权力更替后造成卦义的不合时宜。

[译文]：麦子长得颗粒丰满，受到人们的庆贺和赞扬，吉。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

[注释]：丰其屋，建造了很多的房屋。家，家族。蔀其家，乱草长满了这个大家族的空间。户，内室之门，表示家族中的每家每户。阒，《释文》：“《守林》：‘阒，静也。’”，从字形看，意思是只有狗在屋内看门，静的意思。窥其户，阒其无人，他的屋内除了狗之外，空无一人。三岁指三年。《说文》：“覿：见也。”不覿，看不见有人出来。三岁不覿，是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看见这个家族中有人气。家族受到敌人的重创，往往在很长一段时间得不到恢复。

从卦象上看，上六居宗庙之位，又为衰老之人，在这样的条件下欲行大事，岂有不凶之理？如《大过》：“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从卦象看，六爻形似八卦中的水卦，上六老而弱。过涉，没有能力过河却

逞强涉水。“过”字重在其行为超过了自己的能力。它重在说明老而有为但不可图新，切不可因“人老心不老”而强行处事。新生的政权应当由年轻一些的人从头做起，方能做得更加完全彻底。《丰》和《大过》两个上六爻辞的中心思想是一致的，他告诉我们，主观意识不能违背客观规律。本爻辞之“凶”应当就是指违背客观规律所产生的后果。

〔译文〕：这里有许多许多的房屋，乱草长满了这个偌大的家族庭院。看看这些房屋的居室，除了狗在游荡外，空无一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再看见这个家族的人，凶。

〔卦结〕：

丰是指要努力使庄稼获得丰收，同时，还要善于利用民众的力量；初九战俘遇到主人，应一生忠心地跟随他；六二中午看到北斗星闪耀，出去会受到当权者的怀疑；九三中午看到天上的小星星，出征会折损大将；九四中午看见北斗星时，遇到夷族首领吉；六五麦子长得颗粒饱满吉；上六老年人主持变革，会有灭门之灾。

56. ䷷旅卦

〔卦象解〕：

会意卦。相比来看，二爻有贵象，《晋》卦䷢二阳在上，取卦的上下之意，是贵而无位；《旅》三阳在上，则没有贵象，所以取内外卦的角度来写。三阳在外，又不居主位，如同常年寄居他乡的人。客居他乡，也有很多的道理可讲，本卦六爻就是谈的这些内容。

〔卦辞解〕：

旅，小亨，旅贞吉。

〔注释〕：《广雅·释诂四》：“旅，客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於部》：“凡言羈旅，义取乎庐，寄也。”《释文》：“旅，羈旅也。《序卦》云‘旅而无所容’。”旅即为寄居他乡之意。小亨，小人亨，或以小为动词，说在家为大人，外行他乡则不可托大，应谦让随和，自贬为小人，才可容易被人接受，俗语所说的“强龙难压地头蛇”即为此意。

[译文]：旅行在外，自贬为小人亨，旅行之人这样做才吉。

[象辞解]：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注释]象辞所言“刑”是承接《丰》卦而来，本卦象并无此特征。明，明辨是非。留，停留。狱，诉讼。不留狱，不要因冤假错案而导致没完没了地来申诉。或许象辞认为“旅人”是因冤案获罪而遭放逐之人。

[译文]：君子要明断是非，慎重使用刑罚，避免因错判而没完没了地翻旧案。

[爻辞解]：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注释]：《集注》：“琐者，细屑猥鄙貌。”认为指委琐的样子。《说文》：“琐，玉声也，从玉，𠂔声。”指玉相碰的声音。从《说文》。初爻至四爻之旅都是指在外经商。初六小人出外经商，没有钱财还要装富。旅琐琐，把玉挂在身上，琐琐作响，显示自己的富有。老子言：“圣人被褐怀玉”。而内穷外富者，小人也。斯，《说文》：“斯，析也。”斯其所，将自己住的房屋拆掉，表示出去发财不再回来了。在事情还没有结束前就断绝了自己的退路，真是自取其灾。《小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穷有极端之意。《荀子·富国》：“纵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杨倞注：“穷，极也。”“志穷灾”是说小人过于表现自己的志得意满而导致凶灾。

〔译文〕：要出门旅行的小子把玉佩挂在身上琐琐作响，还把自己居住的房屋也拆了，这是自取其灾。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注释〕：《程传》：“次，舍。旅所安也。”《广雅·释诂四》：“次，舍也。”王念孙疏证：“为舍止之舍。”次，临时住所。旅即次，旅行中临时住下来。资，《说文》：“货也，从贝次声。”怀，衣服里面的胸口处。怀其资，将贵重之财揣在怀里，形容财不外露。六二居中从静，办事老练，先找个临时住所住下来，将钱财揣在怀里。贞，代指“怀其资”的做法。得童仆，童仆是在外面临时买来的，有钱才能买得来，有了童仆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身份。

〔译文〕：在外经商，每到一地，先找个临时处所住下，把钱财和货物藏起来，这样做才能够有钱买到童仆。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注释〕：九三喜动，不安于处所之中，商人将自己临时居住的地方放火烧掉，继续前往他乡经商，没有了住所，童仆也就都逃跑了。在六二、九三爻中都写到了“次”。根据两种不同的结局看，作者不赞成不讲根基东奔西走的经商方式，这是没有明确志向的，也是不可靠的商人，他前面的每一处目的地都是临时的，都毫无眷恋地把它烧掉。

〔译文〕：再到别处经商，放火烧掉了临时处所，童仆都四散逃跑了，这样做很危险。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注释〕：九四进入上卦，不同于一般的商人，应该属于有政治头脑的商人。处，《说文》：“止也。得几而止。从几，从攴。”住于正式处所中，称为“处”。旅于处，动爻居静位，到了一个地方住下来。得其资斧，经商挣了钱还买了日常用具。快，《说文》：“喜也，从心夬声。”我心不快，“我”大概是希望从政治上发展一下，现在是只有钱财而没有地位，从心里没有体会到高人一等的喜悦。古时商人没有政治地位，

发了财而‘心不快’也是很正常的。《小象》曰：“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正谓此义。

〔译文〕：经商到了一个地方住下来，得到了一些钱财和家庭用具，但我心里却高兴不起来。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注释〕：雉，山鸡。射雉，六五虽居尊位，但位不正，以射雉比喻有一个很理想的官职等着他做。矢，箭头。一矢，只有一只箭，比喻只有一次机会。亡，山鸡跑了，没射中。誉，声誉，有名而无实。六五没有能够把握住惟一的一次机会，最终只能是徒有虚名的命运。

〔译文〕：用箭射山鸡，只有一只箭头，结果让山鸡跑了。最终只能获得一个有名无实的命运。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注释〕：上爻为老。上九常年旅居在外，或居于极外之处。鸟焚其巢，鸟的巢穴被火烧毁了。旅人，应是指逃亡在外客居他乡的人。易，其字为日勿结构，意指当时的王权。牛是旅人在外的交通工具。丧牛于易，牛被王征用去打仗了，指旅人没有了牛。旅人先笑后号咷，一开始看到鸟巢被焚，感到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但联想到自己的家就大哭起来。旅人是不得已才流浪在外，感到自己家中有危险，却无法回家，这不是一件凶事么？

〔译文〕：鸟的巢穴被烧毁了，旅人看到后先是觉得好笑，随后却又大哭起来，拉车的牛没有了，自己家中有事情也无法赶回去处理，这也是一件凶事。

〔卦结〕：

旅指在外旅居，六爻描写了走出去的人生百态；初六小人装富；六二富人不露；九三旅无定居；九四有了钱又想做官；

六五贵人在外有名无实；上九常年旅居，涌现出思乡之情。

57. 巽卦

[卦象解]：

两个风卦相叠。风卦二阳在上，一阴在下，阴爻中间断开，有口之象。可以从两个角度看卦象：开口向下，是上级向下级下达命令；小爻在下，是小人执行命令做事情。

[卦辞解]：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注释]：阴爻又为小爻，卦辞针对小爻而言。巽，《广雅·释詁一》：“巽，顺也。”《字汇·己部》：“巽，卑也。”《彖传》：“重巽以申命。”“顺”、“卑”在卦象中都有表示，解为“申命”则有所偏解，似是从象辞而来。《象》曰：“君子以申命行事。”行事是指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应重在执行。况且卦辞言“小亨”亦谓小人去做亨，故“巽”的字义应是执行命令。小亨，小人去做亨。利有攸往，这是一句固定的卦辞，说有利于出去，到很远的地方去做某一件事情。在交通条件极不方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是很不安全的，卦象所显示的出去有利还是不利在很多卦爻辞中都有提示，这是《周易》应用于现实生活的一方面。

[译文]：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小人这样做亨。有利于到很远的地方做事情。有利于去谒见大人。

[象辞解]：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注释]：申，甲骨文写作，有上下通达之意。申命，上级向下级下达命令。行事，执行命令。行事乃小人所做之事，仍然处在“君子以”的固定格式之下，可见本《象》辞中的君子不是指的身份，而是

指的正确与错误。

[译文]：君子对上级下达的命令要认真地实施完成。

[爻辞解]：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注释]初六在最下 阴居阳位是动中有静。进退 士兵操练，是一种重复的运动。武人 武士。武士进行集体的操练 意在强调军队行动的纪律性。武士应无条件地执行君主的命令。

[译文]：依照命令前进或后退，有利于武士这样做。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注释]床 古礼尊者在床 卑者在床下 表示办公。史巫，《正义》曰：“史谓祝史 巫谓巫覡 并是接事鬼神之人也。”此处应看做是君主手下的高级官员。纷若，《程传》：“多也。”形容很多史巫在为自己做事情。九二阳居内卦之中，应是周文王自指。史载周文王求贤若渴，礼贤下士，能人志士纷纷前来投奔，所以有史巫纷若一说。此形容我方人才济济，与上九相反。

[译文]：尊贵的人将命令传达于床下，众多的官员为我做事情，吉，没有错。

九三频巽，吝。

[注释]：《广韵·真韵》：“频，数也。”《字汇·页部》：“频，连也。”频，频繁。九三喜动不喜静，不停地发布命令，朝令夕改，容易使人不知所措。吝，难堪、招人闲话。

[译文]：频繁地发布命令，容易招致非议。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

[注释]：六四从静，不再频繁地下达命令了，使人悔恨的事也就不会出现了。三品，《本义》：“一为乾豆，一为宾客，一以充庖。”从之。《穀梁传》曰：“春猎曰田。”田获三品，春天打猎，各有所获，皆

大欢喜。六四居外卦，田猎本应属动，但相对于战争来说，也算是静。

[译文]：安静下来，悔恨不存在了。田猎时捕获了很多野兽。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注释]：九五为大人之位，又有大人之德。能够审时度势地下达命令都是有利的。初，《尔雅·释诂上》：“初，始也。”终，结局。如《系辞》：“《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即结局之义。无初有终，初、终相对，从开始到结束。有不计当初、但求结果的意思。这是提出九五所应具备的品德：在用人上不计前嫌，不计亲疏，有能则用，有功则赏。

先庚三日 后庚三日，《正义》：“申命令谓之庚。民迷固久，申不可卒，故先申之三日，令著之后，复申之三日，然后诛之，民服其罪，无怨而获吉矣。”从九五爻辞看，此论言之无据。敝文以为，应指十天干中的丁、戊、己、庚、辛、壬、癸七日，庚前三日不从甲始，庚后三日以癸而终，不计开头如何，只看中间部分和最终结果，与“无初有终”同义。“无初有终”强调开始和结果；“先庚三日 后庚三日”强调事物向最终结果发展的趋势。

[译文]：有圣德的君主发布命令吉，使人悔恨的事不会存在。没有不利之事。在用人上不要考虑过去如何，要看到现在和将来，应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吉。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注释]：资斧，指财产。上九高于九二，都有“巽在床下”之辞，但结局完全相反，一个是“史巫纷若”，官员众多；一个是“丧其资斧”，剥夺属下的财产。很显然上九是影射商王，商王已是孤家寡人，身边的重臣都被“丧其资斧”。上九只是象征性的高贵，与九二对比着写“巽在床下”，说明只是把商王看做是名义上的王，而不是真正的王，不然的话，就会写在九五爻上了。

[译文] : 暴君向手下大臣下达命令,使大臣丧失了财产,这样做有凶。

[卦 结]:

卦辞以小人为主体,爻辞以大人为主体。内卦为我方,外卦为敌方,上卦又贵于下卦,所以上九有影射商王之嫌。初六士兵的进退应受命令的约束;九二为我效命的贤士众多;九三君主频繁地下达命令;六四没有战争命令,但有田猎之事;九五讲重用臣属,不要考虑他过去是干什么的,而要看看现在和将来;上九对臣属过于残暴者有凶。

58. 兑卦

[卦 象 解]:

两个泽卦相叠,泽卦开口向上,如同以下向上,以幼向长说话,态度应该和颜悦色。

[卦 辞 解]:


兑亨,利贞。


[注释]:《说文》:“兑,说也。从儿,台声。”林义光《文源》:“台非声,兑即悦之本字……从人、口、八。八,分也,人笑故口分开。”先秦古书多用兑为悦如《庄子·德充符》:“豫通而不失乎兑。”兑即解作悦。《彖》:“兑,说也。”说通“悦”即愉快、和悦地说话。

[译文] : 愉快地说话亨。有利于这样做。

[象 辞 解]:

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注释]:朋,甲骨文字写作。《集解》引崔憬曰:“双贝曰朋。”(《损》六五)《广韵·登韵》:“五贝曰朋。”朋原是古代货币单位,所述内容,大概都与金钱有关,作为朋友讲,应是指接受报酬的下属。在

卦爻辞中有多处“朋”字，从卦辞看，都是依附在主人周围的人，与主人不是平等的关系。友，甲骨文写作，两手用力的方向一致，表示志同道合，是真正意义的朋友。《正义》曰：“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朋、友显然有别。朋友，要像对待“友”一样地对待“朋”。《广雅·释诂二》：“讲，论也。”《正字通·言部》：“讲，相与论说也。”讲的意思是谈论。习，上升、进步。讲习多谈论一些使人上进的话题。

〔译文〕：君子要像对待朋友一样地对待自己周围的人，多谈论一些使人上进的话题。

〔爻辞解〕：

初九和兑，吉。

〔注释〕：和兑，重在“和”。

〔译文〕：地位微贱的人要和气地对上级讲话，吉。

九二孚兑，吉，悔亡。

〔注释〕九二为一家之主。孚 未成年的孩子。孚兑 要表现出愉快的心情对孩子说话。这里讲“孚兑”意在要尊重孩子成长的生理过程 不要将大人的意志强加于孩子的思想上。

〔译文〕：家长对孩子说话要和气，吉。令人悔恨的事不会发生。

六三来兑，凶。

〔注释〕：六三阴居阳位是小人，很可能是指口蜜腹剑之人。六三爻如果是针对小人而言，那就意味着有很大的凶险伴随而来。

〔译文〕：小人前来甜言蜜语地说话，会有凶事发生。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注释〕：《广雅·释诂一》：“商，度也。”《说文·商部》：“商，从

参见《坤》卦解。

外知内也。”王筠《句读》：“谓由外以测其内也。”引申为协商。九四居外卦，与外族之人进行友好协商。商兑，协商时说话要和气。未，将来。《未济》之“未”，《革》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之“未”都可作“将来”解。宁，安。未宁，将来安宁。商兑未宁，意思是通过协商的办法，可以考虑到各方的利益，所达成的协议才能保证将来的安宁。

疾，在《周易》中共有 9 个疾字，这些疾字可以归纳为二种意思，一是实意，疾病的意思；二是虚意，即思想上有病。这个疾指的是第二个含义，是错误的观点。介，“画也。从八从人。人各有介”。徐灏注笺：“古疆界字祇作介。”介的原义是划分界线。介疾，划分出错误的观点。爻辞的意思是：与外族产生矛盾时，要尽量用协商的办法解决；对无法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要先放到一边去。

[译文]：与外来人愉快地协商，才能够保证将来的安宁。剔除出了彼此间的一些误解，大家心情都很喜悦。

九五孚于剥，有厉。

[注释]：剥，指以上制下，又略有贬义。九五孚，指大人的孩子。仍然紧扣“兑”的主题，本卦九五身份尊贵，接受下属的阿谀奉承之辞也无可厚非，但其子也要求九五的下属对自己这样做就说不过去了。爻辞虽未写“兑”，但卦辞的思想可以说在爻辞中无处不在。

[译文]：大人之子要求下属对自己阿谀奉承，这样是有危险的。

上六引兑。

[注释]：引，开弓，箭在弦上，含而不发。上六为老人，不似年轻人说话直来直去，而是较为含蓄。“引兑”就是含蓄而令人愉快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卦 结]:

兑是指说话态度要和悦。初九以下对上，说话要“和”；九二家长要和悦地同子女交谈；六三小人献媚有凶；九四讲外交策略，以和为主，求同存异；九五大人之子狐假虎威；上六说话含蓄。

59. 涣卦

[卦 象 解]:

会意卦，由《未济》卦的四爻、五爻变化而来。（1）阴阳各为三爻，阴阳互不从属。（2）九五居上卦之中，九二居下卦之中，上下之间各自为政，互不统领。

《系辞》：“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句子描写了上古之民发明“舟楫”，通过行水路，实现了穿越高山险阻而致远的梦想，促进了原始文明的交流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曰：“木在水上，流行若风，舟楫之象也。”此用八卦卦象解释“舟楫”之辞。敝文认为，《系辞》所写《涣》卦，乃《周易》以前的筮卦卦辞，意在纪念原始人类如何利用舟楫实现远程的交流和沟通，其筮卦的取象与《周易》不同：（1）内卦为水，重在讲水路；（2）九二为内卦之主，九五为外卦之主，外卦二阳与内卦之主相距极远，但又为同类，有呼应之象，故有“舟楫”之辞。《系辞》所言筮辞为致远以聚，《周易》涣卦所言为由聚而散，卦义不同。

[卦 辞 解]: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注 释]:《说文》：“涣 流散也 从水奂声。”《杂卦》曰“涣，

离也。”由聚而散为涣。既然卦象显示九五与九二各居其中，不如各自散开，各走各的路。这应是卦辞写作的缘由。涣亨，涣散开好。《三国演义》篇首辞：“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分、分合原是社会矛盾发展变化的最终结果，而卦辞言“涣亨”则是周文王针对涣卦卦象提出来的一种理论，目的在于加剧这种社会矛盾的发展，推翻商王朝的统治。

假，《广雅·释诂二》：“假，借也。”王，商王，指商汤较为合理。王假有庙，指出商汤是借天下涣散的时机建立自己宗庙的。《中庸》：“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祭祀宗庙有利于增强宗族内的凝聚力，提高自己的权威。文王举此例意在表示自己也应像商汤一样，借天下涣散的时机建立自己的大宗庙，而后才能成为天下之主。《萃》“王假有庙”与此大同小异。利涉大川，指这是自己扩展势力的极好机会。

〔译文〕：涣散开最好。商汤就是借天下涣散的时候建立自己的宗庙而为天下之主。有利于渡过大河。有利于这样做。

〔象辞解〕：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注释〕：享于帝，说明过去不曾享于帝，特指从先王才开始享祀上帝。根据史料看，此帝应该是指帝喾。《世本王侯大夫谱》：“帝喾元妃有郅氏之女曰姜嫄是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简狄，而生契。”讲帝喾的元妃生了后稷，即周的祖先；次妃生了契，即商的祖先。商王有着高贵的身世，周的祖先的身世比他还要高贵。它的意义在于说明天子的宝座原本就不应当由商王一家来坐。出于这种思想，所以象辞才讲“先王以享于帝，立庙”。指周文王在商王已经没有能力节制所有诸侯方国的时候，把帝喾作为自己的祖先来享祀，并重新修建了祖庙。文王虽然没能亲手掀翻商纣王的天子宝座，却在理论宣传上做了极为充分的准备工作，这段象辞可以看做是周公对周文王的一种纪念。

〔译文〕：先王在天下纷乱之际，将帝喾作为自己的先帝来

享祀，并重新建立了祖庙。

[爻辞解]:

初六用拯，马壮吉。

[注释]:《释文》：“拯，拯救之拯。”纷乱之际，处境不一，身陷于初六之地，要拯救自己，必须逃离此地，故言“马壮吉”。从周文王的角度讲，涣散的主体是商王朝，初六居内卦之里，即是商的内部，由内跑向外，体现了“涣”的主题思想。《明夷》：“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是说君王残暴，应乘坐马车离开他，也是由内跑向外，意思基本一样。

[译文]：要拯救陷于危险之地的自己，就必须乘坐健壮的马逃离出去才吉。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

[注释]机，《王弼注》：“机，承物者也。”通几，木制的矮桌，人休息时用它作为依靠，比喻所依靠的人。九二居内中，在涣散的时候，要逃奔到能够依靠的主人那里以躲避风险，悔恨都会消失的。在本爻写“奔其机”说明这个内部的主人已经不值得依靠了。

[译文]：内部涣散，要投奔到可依靠的人那里，悔恨就会消失了。

六三涣，其躬无悔。

[注释]:前贤多解“躬”为“自身”，如《本义》曰：“志在济时，能散其私，以得无悔。”本解则认为“恭敬”之义。六三为小人，在乱世中不要强出头，对别人躬敬有礼，才不会有悔恨的事发生。六三阴居阳位，在武力上为羸弱之象，应对别人谦恭逊让，方能在乱世中自保。

[译文]：小人处在涣散中，对别人要谦恭逊让，才不会有悔恨之事发生。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注释]:《说文》：“群，辈也。从羊，君声。”徐铉等注：“羊性好群，故从羊。”《国语·周语上》：“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写“群”，是指人们出于本能地聚在一起。六四在外卦，又不居领导之位，是人们跑到外面，自动地聚集在一起。元，指首领。元吉，有个首领领导着大家吉。没有首领为群龙无首，就不吉了。

丘，《说文》：“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指人群团结得像丘一样得结实紧密。涣有丘，由涣变成丘，即由涣散的个体变成团结的整体。有，名词词头，在这里兼用介词。夷，没有见识的人。《程传》：“夷，平常也。”匪夷所思，这个道理不是一般人能明白的。爻辞指出要让反抗商王的行动由自发转变为自觉。

[译文]：在纷乱之世，大家跑到外面，聚集在一起，要有个领导者才吉。让这些涣散的人团结得像是一个整体，不是一般人的思想所能做到的。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注释]:汗，发汗。《本义》：“汗，谓如汗之出而不反也。”散文以为，汗乃形容涣，如同人从口里喝进成碗的水，出汗时，就化解成细微的水珠从毛孔中析出。大，大人。号，号令。在乱世中，大人所发出的号令，也会被涣散开来，见不到效果。作为王，此时应该是稳坐在家中，才不会有错。从句子中可以看出“汗”是指九五之涣而言的，放在其他爻辞中就不适合了。

[译文]：涣散就如同发汗，大人发出的命令被解析得没有了威力。此时王安居在家中才不会有错。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注释]:上九为宗庙，指族人逃散。血，同“洫”，沟洫。王弼注：“逖，远也。”血去逖出，像沟洫中流出去的水，远远地出去不要回来。如果上九也涣散，预示着宗庙被拆，族人逃散，能够活着出去就算

不错了。

[译文]：族人逃散了，你要像沟洫流出去的水一样逃得远远的，不要回来，没有错。

[卦结]：

涣是指天下由合至分，纷乱而四分五裂，不同的爻位，应付涣散的方法不同。卦辞：当初商王正是乘天下纷乱之时，靠宗族的力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初六要逃到外面去，必须用健壮的马匹；九二要逃到值得依靠的地方；六三柔弱，不要强出头；六四要让涣散的人自觉地聚集在一起，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九五大人的号令已经不起作用，应该静待事变的发生；上九宗庙都拆散了，要远远地跑出去，不要回来。

60. ䷻ 节卦

[卦象解]：

会意卦，由《既济》卦的二爻、三爻变化而来。卦中阴阳等量上升，互相节制。

[卦辞解]：

节亨。苦节，不可贞。

[注释]卦体阴阳相错，有竹节之象。竹子看似因节而断其长势，却正是由于其节才能够长得挺直坚硬。做人也是如此，能够节制才能够发展，这应是“节”的内涵。节亨，有节制亨。苦节，以节制为苦。贞，代指“苦节”的思想。不可贞，不可以这样去想。

[译文]：有节制地做事情好。如果把这种约束看做是痛苦的事，则不可以这样去想。

[卦象解]：

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

行。

[注释]:《说文》：“制，裁也。”制，制度，设定数量的限度为裁判的标准。孔颖达曰：“数度谓尊卑礼命之多少；德行谓人才堪任之优劣。君子象节以制其礼数等差皆使有度。议人之德行，任用皆使得宜。”《周易折中》引郭雍曰：“制，数度所以节于外，议德行所以节于内也。”

[译文]：要对数量设定限值作为裁定的标准，来评价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爻辞解]: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注释]:《集注》：“门在外，户在内。”户，指居室之门。户庭，居室外的庭为小庭院。初九见识浅陋，又喜动，难以做到节制自己。

[译文]：只要不出自己居住的院子，就不会出错。

九二不出门庭，凶。

[注释]：门，指大户人家的门或外院之门。门庭，大门和庭院。九二动居内中，宜出门在外，勿居家不动。“凶”字写得比较严重，如果是在遵守迂腐的礼节，该动而不动，该出而不出，必招凶灾。《小象》曰：“不出门庭，失时极也。”不识时务则招凶。

[译文]：（应该出门而）不走出门庭，有凶。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注释]：六三为小人，不知道节制自己。若，《说文》：“若，择菜也，从艹右，右手也。”在句子中指做事情，用为动词。两个“若”指同一件事情。“则：等画物也，从刀从贝。贝，古之物货也。”原指货物价值相当，这里用作连词，假设相当的结果。

[译文]：如果你不知节制地做事情，将来会嗟怨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没有错。

六四安节亨。

[注释] 六四从静。

[译文]：安于节制自己，很好。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

[注释]：《正义》：“甘者 不苦之名也。”甘节 以节为甘 即把节制看做是良好的品德而主动地去做。尚 超过 高出。九五为卦主，体现出高风亮节的一种精神面貌。

[译文]：把节制作为一种美好的品德而主动去做，吉。前往做事会有高于他人的成就。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注释] 苦节 以节为苦。上六从老 人至老年 火气渐消 应当淡泊名利 清净无为 更懂得知节达礼 如果此时仍以节制为痛苦，必会有凶。“悔亡”前面似有脱漏。

[译文]：把节制看做是痛苦之事，这样想会有凶。悔恨消失了。

[卦结]：

为人处事应以节制为善；初九不知礼仪之人不要走出家门；九二家族中的主人不出门就有凶了；六三不节制地做事，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六四安于节制的生活；九五以节制为美好的品德；上六老年不守礼节，将有凶祸。

61. ䷉ 中孚卦


[卦象解]：

会意卦。取二阴为主动爻。

[卦辞解]：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注释]:《彖传》:“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正义》:“中孚,卦名也,信发于中谓之‘中孚’。”解“孚”为信,不确。且“信及豚鱼”过于概念化。

孚在甲骨文中写作,从又从子。“子”就是小孩子,“又”像是用右手招扶着小孩子,“孚”应解为学走路的小孩子。中孚,二阴爻处在四个阳爻中间,指子女行为中正。豚鱼,散文认为,它们共同特点是繁殖的数量多,豚一胎可生七八个猪崽,鱼下仔更是不计其数。“豚鱼吉”的意思大概是说像“中孚”这样的子女越多越好。譬如有些地方的风俗,新婚时,主人家往新人的床上撒些枣和栗子,取谐音“早立子”,盼望早生儿子。“豚鱼”大概是取其繁殖特点,希望多子之意。用来表示子孙多多,繁衍昌盛。利涉大川,行为中正的年轻人应该出去锻炼自己,建功立业。

[译文]:行为中正的孩子越多越好,就像是猪、鱼那样的生育能力吉。像这样的年轻人有利于出去锻炼自己,建功立业。有利于这样做。

[象辞解]: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注释]:从象辞的内容分析,与卦辞有很明显的反差。象辞以为二阴被四阳困在中间,有小人被禁闭之象,所以用刑狱相论。狱,诉讼。议狱,商议、分析罪犯的诉讼。缓,《玉篇·糸部》:“缓,迟缓也。”缓死,不要急于做出死刑的判决。议狱缓死是主张应重视对案件的审讯,尤其要慎重对死刑的判决,以避免造成冤假错案。

[译文]:君子对待犯罪的人,要认真商议、判断他们的诉讼,不要急于判决死刑。

[爻辞解]: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注释]:《程传》:“燕,安裕也。”散文以为,燕即玄鸟,暗指商

王朝。商族视燕为自己的祖先。《史记·殷本纪》：“殷契母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生契。”《诗·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近代考古学中，商代晚期铜器中有《玄鸟妇壶》，于省吾指出，该壶口的铭文为“玄鸟妇”三个字的合书，认为这是商人以玄鸟为图腾的有力证据。虞，《说文》：“驺虞也，白虎，黑文，尾长于身，仁兽，食自死之肉。”段玉裁注：“此字假借多而本义隐矣。”从字的本义分析，虞大概是虎类的一种，周王朝的禁卫军——虎贲，想必与此是有关的。以“虞”指周的军队，意在表示自己的子弟兵是仁义之师。他，指虞。拥有这么一支勇猛仁义之师，就不会有商朝的残暴统治存在。

[译文]：有这么一支勇猛仁义的军队吉。有他在，就不会有商的残暴统治。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注释]：《诗经·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鹤飞行极高，其鸣响亮悠远，此处之鹤乃周文王自喻。鸣鹤，其静而未起，声传于外。阴，树阴，喻商王。鸣鹤在阴，指周文王虽有通天之志，却也要受制于商的统治。九二虽动，尚不出内中，所以写“鸣”，取人居内中、声出于外之意。其子和之，指周文王手下的人表示赞同的回应之声，对商都是一样的同仇敌忾。

爵，酒具。好爵，身份等级不同应使用不同等级的酒具，好爵是级别高的人使用的酒具。靡，《说文》：“靡，披靡也。”《广韵·纸韵》：“靡，偃也。”《左传·庄公十年》（曹刿）曰：“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皆为倒下之义。《折中》案：“靡，谓醉也。”又指喝醉了倒在地上。吾与尔靡之，我和你们一起喝得大醉，表现出一种豪气。我、吾同指一人。“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拿出最好的酒杯与战士同饮，表现了周文王与民同乐、平易近人、礼贤下士的思想作风，并以此来褒奖

和激励将士英勇杀敌。从这句话可以看到，周文王处在创业阶段，尚有许多繁文缛节，不似西周以后处处都要受礼的约束。《礼记·玉藻》：“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可见周朝喝酒是很有讲究的。时代不同 统治者的政策也就不同。

[译文]：鹤在树阴下鸣叫，声振长空，小鹤应和着叫。我用最好的酒具与你们一起喝酒，喝得醉倒为止。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注释]得敌 是主动地寻找敌人进行战斗。或，《说文》：“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原义指守国之战士，此处指勇士。这四个“或”字皆指勇武善斗的战士。因六三乃柔弱之爻，只有那些勇武好战的战士才会主动寻找敌人并与之战斗，所以以“或”代之。鼓，表示进攻。《广雅·释诂二》：“罢，归也。”《玉篇·网部》：“罢，休也。”罢，没能战胜敌人而退回来。泣，为战友伤亡而泣。歌，唱歌以鼓舞士气。鼓、罢、泣、歌，跌宕起伏，描写了年轻战士不怕挫折、愈战愈勇的英雄气概。六三没有胜敌之象，只谈年轻人的勇武精神，精神只有强弱，没有胜败，故没有写“吉”、“凶”等断辞。

[译文]：年轻的战士找到敌人进行搏杀，他们有时听到鼓声而进攻，有时又退了回来；有时为伤亡的战友而哭泣，有时唱着歌曲激励自己。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注释]：六四从静，有在外驻扎之象。几，《说文》：“几，微也，殆也。”指纤细的新月。望，指圆满的望月。《说文》：“望，出亡在外，望其还也。从亡，望省声。”望月的天文含义是日月相望。商周时以新月为月初，月几望也就是指从初一到十五，月亮从纤细到圆满。借月亮的盈亏表达对远征他乡的亲人的思念，所以“月几望”都是写在外卦的爻辞中。匹：同类。《广雅·释诂一》：“匹，辈也。”《诗·大雅·假乐》：“无怨无恶，率由群匹。”朱熹注：“匹，类也。”马匹，所有的马。

马匹亡，所有的马都丢失了。一定是因为所有的马都丢失了，才耽误了出征在外的亲人回家的行程。这是家中的亲人从心理上慰藉自己。


[译文]：月亮由亏到盈，可自己的亲人还没有回来，一定是因为所有的马都丢失了，没有错。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

[注释]挛 连在一起 写得也是一种精神。

[译文]：这些年轻的战士只要连在一起，互不分散，就不会出差错。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注释]：《说文》：“翰，天鸡赤羽也。”《礼记·曲礼下》：“凡祭宗庙之礼……羊曰柔毛，鸡曰翰音。”《本义》：“鸡曰翰音。”翰音登于天与“鸣鹤在阴”遥相对应：鹤乃天鸟，尚在阴下；山鸡翅短，却想在天上飞翔，岂不有凶？登，甲骨文写作，举豆之义，引申为由低处到高处。登于天是上去不下来，山鸡飞一下还可以，要想在天上翱翔是不可能的。《小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也有此义。这句爻辞的意思是羽毛未丰的年轻人锻炼一下是可以的，但如果凭着这点浮躁的心态不知天高地厚地去干大事业，会有凶的。

[译文]：山鸡想要飞翔在天上，这样做有凶。

[卦结]：

卦辞的意思是行中道的年轻人越多越好；初九由这些年轻人组成军队，就不会有商王朝的存在；九二这些年轻人愿意跟随我实现宏愿，我也愿意同这些年轻人一醉方休；六三年轻的战士寻找敌人进行战斗；六四出征的战士没有回来；九五要团结在一起；上九鸡如果飞到天上去就会有凶。

62. ䷛ 小过卦

[卦象解]:

会意卦。取四阴为主动爻。

《系辞》曰：“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是以二阳为主动爻，二阳居四阴之中，深入而不过，进口而止，如同杵物于臼中。此以纪念上古之人由狩猎为生转向以农耕为主的生活方式。所取卦象不同于《周易》箕卦。

[卦辞解]: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注释]:《本义》：“小谓阴也。为卦四阴在外，二阳在内，阴多于阳，小者过也。既过于阳，可以亨矣。”此解有不明之处，《周易》以阳为正，以阴为邪，益于阳则亨，损于阳则不亨，阴过阳不应为亨。所以应当换一个角度理解卦象，不取阴过阳，而取阴爻自己超过自己。过，取越过之意。《论语·公冶长》：“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过”为超越之意。从卦象看，上卦和下卦可折而重叠，下面的二阴爻越二阳达上二阴，取意于小者由下飞跃至上，自己超越自己，所以断其“亨利贞”。

可小事不可大事，是说小者只能做小者事而不能做大者之事。其意是小者首先要克服自己的弱点来实现超越自己，不要去做虽然别人能够做到而自己却无法做到的事情。《道德经》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即同此义。

《说文》：“遗，亡也。”鸟飞落在树枝草丛中看不见为“遗”。音，《说文》：“音，声也。生于心，有节于外谓之音。宫、商、角、徵、羽，声；丝、竹、金、石、匏、土、革、木，音也。从言含一。”音为有乐感

的声音，应指小鸟婉转悦耳的叫声。飞鸟遗之音，飞行的小鸟落到草丛中，发出悦耳的叫声。不宜上宜下，这种飞不高的小鸟适合在地上，而不适合在天上。这句话的意思是，既然小鸟飞到树枝或草丛中才会发出悦耳的叫声，这说明它是适合在地上而不是在天上；作为人来说，如果本性就甘居下流，那就不要努力向上。因为小人也有小人的事情做，这也是社会分工的需要。大吉，大人吉。

卦辞分为两层意思：一是“小过，亨利贞”，小者要勇于超越自己，有志者事竟成。但前提是要从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这在六五爻中有照应。二是“飞鸟遗之音”，对于生性安于下的人，就不宜去做上进之事。小人能够安于其事，大人也就吉。“小过”是一种概念，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人。

[译文]：小者勇于超越自己，一定能够实现，有利于这样去做。要从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而不要做难以实现的大事。鸟飞的时候不叫，藏在树枝里的时候才会发出悦耳的叫声，这说明它不适合在天上飞，而适合在地上。这样则大者吉。

[象辞解]：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注释]分析象辞中的“过”应与卦辞有所区别，是指做事情可以达到的标准。行过乎恭，是指行为标准；丧过乎哀，是指治丧的标准；用过乎俭，是指生活用物的标准。根据“小过”的原理，君子的所作所为应该由潜意识变为有意识，由不自觉地做变为必须遵守的礼节，这也是一种超越。

[译文]：君子要超越自己，在言行举止上应该做到谦恭；有亲人丧亡应该表现出哀痛；使用物品应该做到节俭。

[爻辞解]:

初六飞鸟以凶。

[注释]：初六应为句子的主语。初六在下，也想像鸟儿一样直接飞到天上去，就会有凶。因为太容易上到不该上的地方并非是好事。

[译文]：身处下位却学鸟往天上飞，这样会有凶祸。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注释]：这段爻辞写的是主观与客观的对比，自己认为已经高人一筹，其实大家都在进步。祖，家中的最长一辈，可以指祖父，也可以指父亲。妣，祖的配偶，祖母或母亲。高亨：“祖，祖父。妣，祖母。”六二阴居内中，为妣主其事。过其祖，认为自己事业有成，超过其祖。遇其妣，欲见祖却只见到了祖母，说明家中今非昔比，其祖已出外干大事业，只有其妣守其家。及，《说文》：“及，逮也，从又从人。”赶上追上的意思。不及其君，遇其臣，赶不上主人，只见到了家臣，说明主人走得比自己都快。

从爻辞内容看，不管是个人还是家长，都超越了过去自我，或者是由贫穷走向富裕，或者由低微走向高贵。“过其祖”是自我感觉，“遇其妣”是现实的存在。“遇”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它把人的内心世界转换到了现实世界。前一句话写“祖”，是家族内部长幼辈之间的关系；后一句话写“君”，是主、客之间的关系。

[译文]：事业有成的人认为自己的成就超过了其祖父，回到家时却只见到祖母。过去的客人风光地去见主人，却总是赶不上主人，而只能见到他的家臣。这样的结果不会有错。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注释]：弗过，不要过。防之，要防止他过。戕，《说文》：“抢

也，他国臣来弑君曰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曰：‘君子好勇而无义则乱，小人好勇而无义则盗。’九三为武士，武士做到‘过’则乱国，乱国即为戕。或，代指尚武之人。从或戕之，伙同别国好武之人谋杀自己的国君。凶，九三逞勇妄动，行不义之事，必然有凶。

〔译文〕：好武之人不要过，而且要防止他的势力变大。伙同别国好武之人来谋杀自己的国君，凶。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注释〕：九四有起的迹象。无咎，没有错。指起并不为错，但前提是“弗过”，即不要再超过这一点。遇之，在外遇之。往厉，遇到九三这样的人，如果和他一同前往很危险。必戒，一定要警惕他。用，指做事。勿用，不要和这种人一同做事。贞，代指“勿用”。永贞，永远要这样做。

〔译文〕：起来没有错，但不要超过这一点。遇到好武之人，前往很危险，一定要保持戒心。不要（同这种人）一起做事情，永远都要这样。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注释〕：“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在《小畜》卦辞中，也写了这八个字，说明这句话与“小”的含义是有关的。密云不雨，一方面是说西北地区干旱少雨的现实，另一方面又代表着力量弱小，需积聚能量，蓄积而不发。自我西郊，如果此句意在周地，就不一定非要写西“郊”，结合后面的句子，它应该还包含着时空上的概念，与周的发展历史有关。

就其中的“公”来看，“西郊”指周国，公应是周主。但第五爻是一卦之主，其位之尊贵不可僭越。而其时商王尚存，所以此六五之“公”断非当世之周主。周后来虽有伐商之举，却从来没有将自己凌驾于商王之上，武王号召诸侯剪商，也是以执行天命为借口：“商罪贯盈，

天命诛之。予弗顺天 厥罪惟钧。’^① 说是奉“天命”而诛商王。文王之前，将太王古公亶父作为“公”写在五爻位上较有道理。弋，《古今韵会举要·职韵》：“弋 取也。”《周书·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 惟天不畀。”“弋殷命”即是周取代殷命。弋取，就是将别人的拿来为自己所用。

穴，穴居的房屋，比喻生活方式落后。《大雅·绵》：“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诗中言太王古公亶父之时，掘土穴居。还没有房屋宫室，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生活方式。彼，《说文》“彼 往有所加也 从彳 皮声。”在 存在。彼在穴，意思是“公”学习外族先进的东西，将其加进自己落后的生活中，这样才使自己的民族渐渐变得强大起来。

“公弋取，彼在穴”，追述周的发展历程，重点写学习和变革的重大作用。《史记·周本纪》载：“（公刘）自漆、沮度渭……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古公亶父）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文王）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周族是从西到东，从山区到平原，一步步走出来的；从弱小到强大，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只有不断学习别人成熟的经验，才能使自己变得强大起来。爻辞正是紧扣这一主题来写的。

[译文]：天上堆积着厚厚的云层就是不下雨，那是在我周地的西郊。在古公亶父的时代就开始了学习外族先进的东西，增加到我们落后的穴居生活中。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注释]：弗遇过之，不要遇到谁都想要越过它。离，指蚕茧（见《离》卦）。飞鸟离之，会飞的鸟学着做蚕茧。意思是鸟虽然小，但起码还会飞，如果它也学着去做蚕茧，就等于舍弃自己的特长去做自己根本

① 《尚书·周书·泰誓上》

做不到的事情。是这代指“飞鸟离之”。眚眼有病，比喻错误地看问题。灾眚因眚而致灾。是谓灾眚，这种舍长取短的结果，是由于思想错误所致。

[译文]：不要遇到谁都想去超越它，就像会飞的鸟却要去学做蚕茧，会有凶的。如果这样做可以说是由于思想观念的错误，会导致灾难发生。

[卦结]：

小过是讲小者要勇于超越自己；初九本性在下者不宜上行；六二家中主人超越自己；九三勇武之人不宜过；九四不要超过相应的范围；六五云层积聚厚了才会下雨，这是周的历史发展经验；上六不要做自己永远实现不了的事情。

63. 既济卦

[卦象解]：

《周易》以偶数位为阴爻之正位，以奇数位为阳爻之正位；偶数位取静之意，奇数位取动之意；阴爻取静之意，阳爻取动之意。这一规则的标准卦形就是《既济》卦。《既济》六爻呈现出安定、秩序、各行其道的卦象，且阴阳爻互相间隔，不存在阴阳互相对立的矛盾。由于六爻各安其位，每变化一个爻，就形成了一个反爻与另外五个正爻的对立关系。根据反爻所处爻位的不同，即产生与这个爻位意义相关的一个新卦：䷾初九变为初六，为反爻，初爻有足之象，故卦辞以“蹇”比喻路途艰难；䷗二爻变，九二动于内卦之中，有耕种于田之象，又八卦之“水”在天上，有雨之象，故爻辞以“需”论利害；䷾三爻变，六三阴居阳位，从静，有军士“屯”兵休战之象，故爻辞三处写“乘马班如”，即驾战车的马用于婚媾庆典，一片太平。

景象；䷗四爻变，四爻有祭祀神庙之象，在阳盛阴衰的情形下，九四在宗庙中改变前朝命令，故以“革”言之；䷌五爻变，六五之君居尊不正，对大臣傲慢无礼，以“明夷”综合其义，恰如其分；䷗上爻变，上九阳居上位，有治家之象，下五爻各正其位，是治家有方。从以上六卦看，《既济》虽仅为一卦，但其作为系列卦的定式能够衍变出六个不同涵义的卦，体现出尤为深刻的意义，《既济》之卦义大矣哉！

[卦辞解]：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注释]解释“既济”应先清楚“济”的含义。

《正义》：“济者，济渡之名。既者，皆尽之称。万事皆济，故以既济为名。”《本义》：“既济，事之既成也。”此恐非“既济”二字的原义。济，应与济水同义。《尔雅·释水》：“江、河、淮、济为四渎。”《史记·殷本纪》：“《汤诰》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济水是上古四渎之一，包括黄河北南同为“济水”的两水流。《书·禹贡》：“导沔水，东流为济，入于河。”孔颖达疏：“《地理志》云：济水出河东垣县王屋山，东南至河内武德县入河。”这是黄河以北水段。《禹贡》又云：“溢为荣。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荷，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这是黄河以南水段。《孟子·滕文公上》：“禹疏九河、沦济、漯，而注之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文中论大禹治河水，先从黄河下流治起，下流不治，则上流壅塞，水患依然。先疏通济水以泄其水势，济水畅其流则黄河安其道。

《史记·河渠书》：“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济水处在黄河的中下游位置，济水之“济”字应含有治理黄河的方法和

泄洪的功能，既济之“济”也应与“济水”之“济”同，包含这种功能。从卦义讲，这样也符合阴阳各安其道的卦象。

既，完成，描写河水各循其道而行的状况。既济亨，像济水一样能够使河水各循其道而行就亨。

用大禹治水来解释本卦，主要是因为卦象、卦爻辞的含义与这段古老的传说相吻合，同《乾》卦中对龙的阐释一样，都是依据流传于今的传说，还没有史证说明殷朝末期是如何流传大禹治水的事迹，但借用这种传说作解释对爻辞的理解总是有所帮助。

小，指身份低微的人。小利贞，小者有利于这样做。文王胸怀兴周灭商的雄心大志已如离弦之箭，如果按照原有的秩序各安其位，是不随己愿的。尽管卦象是这样显示，但文王认为这样做对小人来说是适合的，因为社会底层的人往往是社会动荡的受害者，他们更愿意在安定的环境中生活，所以写“小利贞”，小人愿意得到这样的卦。

初吉终乱，一是指河水而言，如果因河水各行其道，就不去做防范洪水灾害的疏浚工作，最终会出现洪水肆虐的混乱局面；二是指“小利贞”而言，虽然满足了小人的愿望，当时会相安无事，但最终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卦辞的意思是安定、和平是好的，但是不能永远安于现状地求得和平，因为这种和平的境况早晚会被打破的，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小利贞”和“初吉终乱”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得出来的不同结果，筮卦者应当依据个人的处境和地位各取所需，也可以根据眼前的利益和长远利益对卦义进行取舍。

〔译文〕：像济水一样使河水各行其道亨。小者有利于这样做。这样做起初安定，但最终会出现混乱的局面。

〔象辞解〕：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注释〕：《说文》：“患：忧也。”思患，心里担忧会发生水灾，其

意写自卦辞“既济”。现在河水平静，以后可能会闹水灾，意在不被眼前的现象所迷惑。王弼注为“存不忘亡”。豫，见《豫》卦解，此指用隆重的仪式祭祀水神。防，《尔雅·释山》：“如防者，盛。”郭璞注：“防隄。”《说文》：“防，隄也。”原指堤坝。名词动用，加固堤坝。豫、防是说祭祀和加固堤坝二者并用，既要祈求神的力量，又要发挥人的力量去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实际上这里更突出了人的力量。

〔译文〕：君子在水行其道的时候还要想着河水随时会泛滥。一方面要举行盛大的仪式祭祀神祇，另一方面还要发挥人力加固堤坝，防止水患的发生。

〔爻辞解〕：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注释〕：《玉篇·臼部》：“曳，申也，牵也，引也。”曳其轮，车轮陷进湿地里，把它拽出来。初爻在六爻的最低位，如同地面的低洼处，人们用车装运家用之物，迁移开低洼之处。

濡其尾，水沾湿了尾巴。《未济》卦辞讲：“小狐汔济，濡其尾。”“其尾”也指狐狸的尾巴。这里大概是讲洪水来了，狐狸跑不迭，被水淹湿了尾巴。另一种可能是与大禹治水的传说有关。《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三十未娶，恐时之暮，失其制度，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九尾白狐，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者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考古发掘的汉砖画中常画有九尾狐，也是取自大禹的传说。我们无法考证文王时代有没有大禹与九尾狐的传说以及九尾狐对大禹治水所包含的意义，这只算是一种探讨。人们又常常形容非常狡诈或有智慧的人为九尾狐。从卦象看，初九最下，为山川的低洼处。狐狸在有水的低洼处，被河水沾湿了拖在地上的粗大的尾巴，说明水流于低处，乃是水流其所。

〔译文〕：人们把陷进泥土中的车轮子拽出来。河水浸湿了狐狸的尾巴，没有错。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注释〕茀，《本义》：“妇车之蔽。”即妇人乘坐的车子上 的篷盖。逐，寻求。六二居中从静，妇人应守中勿外出，车的篷盖丢失了，就是客观上 不要求妇女外出。七日得，十日为一旬，一旬也就是一个循环周期。人的一生如果用一旬来衡量，那三日就是指人的前三分之一的时 间。七日指人的后三分之一时间，也就是人的老年阶段。得，指得福。七日得，是说人到老年的时候就有福了。男主外，女主内，是人类脱离 开氏族社会以后自然形成的家庭成员的分工，写在《既济》六二爻中， 说明作者非常重视这种分工在稳定社会秩序中的作用。

〔译文〕：家中的妇女所乘坐的车子篷盖丢失了，不要去寻 找，到老年时就会有福了。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注释〕：这句爻辞写的是先商王高宗讨伐鬼方部落的一段史实。高宗作为商王，为什么没有写在九五爻中，反而写在了九三爻中呢？从 卦象分析，《既济》可以作为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模式。九三从武，又 是三个阳爻的中间一爻，取中央之意，与商作为中央大国的地位是相符 的。文王在九三之爻写“高宗伐鬼方”，说明只是将商王朝看做是能够 稳定周边民族秩序的一个中央大国的统治者，并不是像西周时各诸侯国 对周王的那种必须要尊崇听命的诸侯与宗主王的关系。

三年克之，可以是实指三年。即用三年的时间平定了鬼方。也可以是虚指，即用不太长的时间就胜利地完成了这场战争，一是形容高宗勇 武，二是形容不伤国力。《礼记》卷四十七：“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 之贤王也”写“三年克之”大概是用高宗对比纣王。《左传·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纣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连年发动讨伐 东夷的战争。结果最后损害的是自己，如果写纣王伐东夷的话，恐怕要

写“七年”“十年”了。

小人勿用，“用”是“做……事情”的意思。小人是指没有相应身份的人。在《既济》卦中，一切事情都是要按部就班地进行，有多高的身份才能行使多大的职权。小人勿用是说身份较低的人不能去做较高一些的事情。大者可以伐小，但小者不可伐大；高宗伐鬼方可以，鬼方伐高宗则不可。反过来说，这句话决不会写在《未济》卦中，因为《既济》重在稳定秩序，《未济》重在重建秩序，稳定秩序和重建秩序的思想概念是不同的。

〔译文〕：商王高宗讨伐鬼方部落，用三年的时间取得了胜利。但身份低微的人不能去做类似的事情。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注释〕：六四为极静之爻，一切都相安无事，没有发生洪水的迹象。繻，《说文》：“繻，缁采色。从糸，需声。”指夏天穿的薄衣。袽，《说文》：“袽，败絮，破布。”破棉衣。衣袽，穿着破旧的棉衣。繻有衣袽，指的是夏秋易发洪水的季节，守堤的人从天热的时候穿着单薄的衣服值班，到了天冷的时候则穿着破旧的棉衣，始终进行监视水情的工作。终日戒，整个白天都如此戒备。爻辞所说的，是在没有发生洪水的时候也要有专人去监视水情的变化，防止洪水的发生。这里虽然说的是防洪的情景，但万事万物都是这个道理：只要客观条件存在，灾难随时都会发生，应时刻警惕着。

〔译文〕：从穿着单薄衣服到穿上破旧的棉衣，每天都在警戒着洪水的到来。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注释〕：古时太牢才杀牛，杀牛为盛祭；禴，同“杓”。《尔雅·释天》：“夏祭曰杓。”《释文》：“本或作禴。”《公羊传·桓公八年》：“春曰祠，夏曰禴，秋日尝，冬曰烝。”是说夏祭为禴。孔颖达疏：“禴，殷春祭之名也。四时之祭最薄者也。”认为禴是指春祭。爻辞重在体现祭品

“薄”意。人们为了秋天有个好的收成，就举行祭神活动，祈求风调雨顺。大概“禴”的对象只是普通的天神，也可能因为丰产和歉产有物质上的可比性，所以在所有的祭祀活动中，“禴”用的祭品最简单。祭，《说文》：“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禴祭连用，指用少量的肉做祭品即可。另外，杀牛用于祭天祭祖；禴祭是祭地祇、水神之类，如果神灵眷顾，可以风调雨顺，收成满仓，所以说：“实受其福。”《说文》：“实，富也。”因接受到神灵的赐福而变得富裕。而“东邻杀牛”不得其时。爻辞也暗指商为东邻，周为西邻。这两个国家采取不同的国策：商杀牛祭天祭祖以保自己的统治；周禴祭祈求风调雨顺，庄稼丰收，保的是民富国强。九五为卦主，应体现卦的主题，在原有秩序不能改变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国策，也就预示着国家将来是走向富强还是走向衰败。

[译文]：东边的邻国杀牛祭天祭祖，不如西边的邻国用少量的祭品祭地祇，祭水神，会因神灵的赐福而变得富裕。

上六濡其首，厉。

[注释]阴居上爻，有衰老之象。安心于和平景象，青壮年时不思进取，到老时会有水淹其首而无力自救的结局。首，或照应初九，为狐首。河水沾湿了狐首，说明河水有漫漫之势。

[译文]：河水沾湿了头部，很危险。

[卦结]：

既济是指各安其位，六爻写每个爻位的安定意义；初九水流于低处；六二指家庭主妇应安于妻道；九三以武力征伐不服从秩序的方国；六四写防患于未然；九五指出和平环境下的发展纲要；上六则是老而无力。

64. ䷿ 未济卦

[卦象解]:

本卦与《既济》卦相反，阳爻都居于偶数位，阴爻都居于奇数位，六爻居位皆反。阴阳相互隔离，不存在阴阳对立的矛盾。此卦象最大的特征是阴阳不得其位，它构成了六爻卦象的反爻定式。由《未济》卦又引申出六个相关的卦，六个反爻中，每变化一个爻，就形成了一个正爻与另外五个反爻的对立关系，正爻处在不同的爻位就产生不同的卦义：䷿初九为正，是用下等小人的眼光看世界，故卦辞言“睽，小事吉”；䷿六二为正，写康侯的福祿来自于家中之人，属外戚一族，所以言其为“晋”，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之辞；䷿九三爻正从武，有上侵之意，故以“鼎”戒之；䷿六四为正，四爻有祭祀、卜筮之象，故以“蒙”言学习筮法；䷿九五为正居尊，众反爻不从其命，有君臣相争之意，故言其为“讼”；䷿上六爻正，老而柔，力量不足，智慧有余，有为众人排解纷忧之特长，故言之为“解”。从以上六卦看，《未济》不仅有一卦之象，还由其定式而衍变出其他六个卦象，“未济”之义大矣哉！

[卦辞解]: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注释]:《正义》：“未济者 未能济渡之名也。”《本义》：“未济，事未成之时也。”然则事未成又如何言“亨”？《正义》又曰：“未济之时 小才居位 不能建功立德 拔难济险 若能执柔用中 委任贤哲，则未济有可济之理 所以得通 故曰‘未济亨’。”讲只要“执柔用中、委任贤哲”就能够由未济而致可济 但这只是孔氏之言 并非卦辞“未济”之义。此解难以成立。《周易折中·卷首》曰：“《未济》以六五为

主。盖《未济》则始乱而终治。六五居外体，正开治之时也。”这里讲“未济”为“始乱而终治”，辞中何以为乱，何以能治，也没有解释清楚。如果主观地推论是因为乱而导致最终的“治”，故亨，岂不成了治也好，乱也好，好也好，坏也好？要讲矛盾的转化首先要从现实状况出发，筮卦即是卦辞写作所依据的现实状况，而现实是不容改变的。现实不能改变，主观上所有的推论也就无法存在。矛盾的双方尚未出现转化迹象便言其将来结果的吉凶，不符合《周易》尊重卦象的原则。

未，十二地支的第八位，从时间上讲，为下午的午时之后，此时阳过阴始。卦象中，阴爻代表着子女，所以“未”除了在时间上是“未时”，还取义于子女或将来。《荀子·正论》：“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征其未也。”杨惊注：“未，谓未来。”卦辞之“未”也含有未来之意。本卦六爻皆反，阴阳失位，如同尚未制服的河水，动辄改道而行，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危害极大。从社会现象讲，或是人类文明在某一时期黑白颠倒，是非不辨，形成一种时代洪流，个人又无力遏制，此时怎么办？只有姑且听之任之，以待将来由儿孙们在适当的条件下去重建秩序。未济亨，就是指的将来再把河道整治得像能够泄洪的济水一样，才亨。这个“未济”指的是时间过程，而不是指结果。其“亨”就亨在现在不要妄想去改变什么，而要等到将来条件成熟了再去改变，明白待时而动的道理。

“小狐”，表示现在为“小”，对应将来为大，与“未济”相呼应。由此分析，《既济》初九“濡其尾”不可轻言之为小狐狸的尾巴。汔，《说文》：“水洳也。”小狐汔济，这句话中间有省略，应该是小狐狸眼里的世界：原本干涸的地方却变成了行水的河道。濡其尾，河道里有了点水，但不多。无攸利，不利于长期走在这个地方。换句话说，不要愚昧地坚持原来的观点而不加以改变。因为小狐狸生来就把河道当做干涸的道路来行走，可一旦河水重归旧路，就有被淹没的危险。

对比看，《未济》卦与《既济》卦在主题上有明显区别，其区别在于《既济》是讲卦象的现实，《未济》是通过卦象谈理想；《既济》是讲

稳定秩序，《未济》是讲重建秩序。也可以说 未济卦不是讲矛盾的转化 而是讲如何把握转化矛盾的时机。

[译文]：将来再去疏通水路，亨。小狐狸行走在干涸的河道上，已经有了少量的水沾湿了它的尾巴，不利于长期这样做。

[象辞解]：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注释] 辨物 指辨别事物 分辨事物的真与伪、正与乱。居方，安居自己所处的方位，意在不合流。这句话是对卦辞的正面理解，可以理解为在是非颠倒的情形下，不应随波逐流，而应选择好自己的立场。卦辞是讲不要怎么做，象辞讲应该怎么做。

[译文]：君子在阴阳都反其道而行的情况下，应谨慎辨别自己眼前事物的对错，选择好自己居住的方位。

[爻辞解]：

初六濡其尾，吝。

[注释]：《既济》卦初九爻中，有“曳其轮，濡其尾，无咎”的卦辞。而在《未济》卦中则将这两句话分别写在初六和九二两个爻次中。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濡其尾”是狐狸处在低洼处的缘故，指处于低洼之意；“曳其轮”写在动爻中，包含动的意思。初六阴居阳位，该动却不动，为不识时务，吃了亏才知醒悟，故曰“吝”。

[译文]：河水沾湿了狐狸的尾巴，会受到别人的讥笑。

九二曳其轮，贞吉。

[注释]：九二阳居内中，在有危险的时候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园。该卦将“濡其尾”和“曳其轮”如此分开写，体现出人与动物在智能上的区别：《既济》在初九之阳“濡其尾”，《未济》在初六之阴

仍然“濡其尾”，说明狐狸凭着天性做事；人则依照思想做事，“曳其轮”都写在动爻中，只要有危险就要迁移。“贞吉”可看做是对人的理智行为的评价。

〔译文〕：拽着陷进泥泞中的车轮离开自己的家园，这样做吉。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注释〕：六三为武士爻，有动的倾向；但居位不正，没有成功的希望，所以写“未济”，是说现在不做，将来再做。征凶，柔弱之军，出征必败。利涉大川，年轻人应当出去磨炼自己，培养创业能力，将来才能拨乱反正即实现“未济”。

〔译文〕：由年轻人将来去拨乱反正，现在出征有凶险，有利于渡过大河去磨炼自己。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注释〕：九四处于三个阳爻中间的一爻，与《既济》九三含义相同。九四动起于静，有所行动，是指现实，不是指将来。贞，代指动起于静的爻象。贞吉，这样做吉。悔亡，任凭形势的发展为有悔，九四主动担当治乱的大任，悔恨则消失了。

震，与《既济》中的“高宗”内容一样，性质不同。震起于雷，雷生于天，鬼方造乱于人间，导致天庭震怒，“震用伐鬼方”是说上天迁怒而伐鬼方。大国，指商。《诗经·大雅·大明》：“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佺天之妹。”《诗经》中的大邦即指文王时的大国商。有赏于大国，上天使商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胜利。“震”是“用伐鬼方”和“三年有赏于大国”两个并列谓宾词组的共同主语，是震怒的上帝派兵去讨伐鬼方，也是震怒的上帝将胜利赏赐给了大国商。高宗是过去的商王，将“震用伐鬼方”写在九四爻，一是承认过去商作为中央大国的地位，负有平定周边的责任；二是不承认现在商王的尊崇地位，不配居

于六五之爻 三是认为过去的商王有平定之功 也就意味着批评现在商王的作为。

[译文] : (主动起来治乱 ,) 这样做吉 , 悔恨消失了。上天震怒 , 去讨伐鬼方 , 用了三年的时间 , 大国获得了胜利的奖赏。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注释] : 阴爻居阳位是静而无为。贞，代指六五静而无为的爻象。无为则吉，居尊位而无为则无悔，体现了“未济”的主题思想。光，是自身发光，别人受益。君子之光，指君子不是去做什么具体的事情，而是要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有孚吉，自己的孩子吉。这句爻辞的意思是：在世道纷乱的环境中，即使你处于尊贵之位也不要去做什么，而要把你的事业和经验传给下一代，指导着孩子们去完成它。九四居阳爻的中心位，有治乱的责任；六五阴爻居尊位，本身柔弱，在阴阳错乱的现实中应取静而勿动的原则。另一方面，九四有上天的旨意，“震用伐鬼方”，而六五还没有得到上天的旨意，只有将来让孩子去完成了。周武王在讨伐商王时说：“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①可见没有“天命”是难以行大事的，当然，所谓天命只是一种借口。其实质性的内涵还在于时与势。

[译文] : (静而无为 ,) 这样做吉 , 没有悔恨发生。君子要把自己的思想像光一样地照耀别人 自己的孩子去做吉。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注释] : 从卦象讲，上爻有“老”之意，“有孚”不应当作为主语写在上爻，但由于“未济”是指现在阴阳颠倒，将来才能矫正是非，所以爻辞也颠倒着写，将“有孚”写在了上九爻中。上九为宗庙，长子为宗子，“上九有孚”应是可以继承宗祠的长子。与阴爻不同，上九为阳

爻，应动，但在乱世中妄动则有凶。饮酒无咎，饮宴欢乐，用这种表面伪装来躲避灾难则没有错。这句话体现了作者审时度势的处世原则：在进不能进、退又不甘心的情形下，以饮酒纵乐的假象来隐藏自己的雄才伟略。这是应付乱世、待机而动的最好方法。濡其首，照应初六的“濡其尾”，如果小狐狸让河水淹湿了头，说明小狐狸还不知道如何应对突然到来的险情。是，《说文》：“是，直也。从日、正。𠄎 籀文是 从古文正。”段玉裁注：“以日为正则曰是。从日、正，会意。天下之物莫正于日也。”失是，不是正确的。有孚失是，紧接着前一句写，表达同一个意思：如果像小狐狸淹湿了头，为不知因时变通，说明自己的孩子没有掌握正确的处世方法。“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是指在现时状况下的策略；“濡其首 有孚失是”是指在条件有所改变的情况下却不知改变策略。这段爻辞可看做是周文王对继任者的忠告。

[译文]：长子（在阴阳颠倒的时代）饮酒没有错。小狐狸让河水淹湿了头，如果长子也像小狐狸一样，说明他没有掌握正确的处世方法。

[卦结]：

未济是讲将来再去整治混乱；初六写狐狸居于下而有水淹之虞；九二写人类迁移为居于上，有脱离灾难之智；六三写现在不可妄动；九四写过去的商王有靖边之功；六五写现时的战略以静为主；上九是周文王对继任者的忠告：即要识时务，又要懂得变通。

参 考 书 目

- 《周易注疏》（魏 王弼注 北京出版社 1996 年版。
- 《周易略例》（魏 王弼撰 北京出版社 1996 年版。
- 《周易集解》（唐 李鼎祚撰 北京出版社 1996 年版。
- 《程氏易传》（宋 程颐撰 北京出版社 1996 年版。
- 《周易集注》（明 来知德注 北京出版社 1996 年版。
- 《周易内传》（清 王夫之撰 北京出版社 1996 年版。
- 《周易稗疏》，（清）王夫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 《周易集说》（宋 俞琰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 《周易窥余》，（宋）郑刚中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 《周易玩辞》，（宋）项安世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 《周易本义》（宋 朱熹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 《周易正义》（唐 孔颖达撰 中国书店 1987 年版。
- 《周易折中》，（清）李光地著，刘大钧整理，巴蜀书社 1998 年版。
- 《周易古经今注》 高亨著 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 《周易大传今注》 高亨著 齐鲁书社 1998 年版。

《易学哲学史》朱伯崑著，华夏出版社 1995 年版。

《中国哲学发展史》，任继愈主编，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周易概论》刘大钧著 齐鲁书社 1988 年版。

《顾颉刚古史论集》顾颉刚著 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廖名春著，齐鲁书社 2001 年版。

《周易探源》李镜池著 中华书局 1978 年版。

《周易解读》，辛介夫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1998 年版。

《朱子语类》(第五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象数易学发展史》(一)林忠军著 齐鲁书社 1994 年版。

《象数易学发展史》(二)林忠军著 齐鲁书社 1998 年版。

《帛书周易校释》，邓柏球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

《说文解字》汉许慎著 中华书局影印 1963 年版。

《汉语大字典》(缩印本)，徐中舒主编，湖北辞书出版社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2 年版。

《甲骨文字典》，徐中舒主编，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8 年版。

《中国甲骨学史》，吴浩坤、潘悠著，三联书店 1985 年版。

《古历新探》陈美东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古代占星术注评》，刘韶军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尔雅义疏》郝懿行疏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广雅疏证》王念孙疏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方言笺疏》钱绎疏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释名疏证补》，王先谦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后 记

经过多年的努力，对周易的思索终于有了完整的想法。可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从二千多年的易学发展史看，象数和义理两大流派互为主导，分歧中又有统一，也大致形成了一定的共识。然拙作本着回归历史、追寻文王原创思想的主旨，在许多方面突破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依照周易由筮卦而产生卦爻辞的创作思路，在筮卦体系、字辞解释、思想内涵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与传统流派截然不同的结论。毋庸讳言，有些结论在论证上可能较为粗疏，不太成熟。但敝作之所以仓促出版，在于希望将这种新的解易体系和论证思路公之于众，以抛砖引玉，由更高明人士进行判断并加以指正，而鄙人学识浅薄，实难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故希望国内外易学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使鄙人得以辨明错误之处，以最终做到还原周易的原创思想。

拙作成书时，儒学前辈刘蔚华先生为提掖后学，抱恙为本书赐序，使敝作熠熠生辉。易学名家林忠军先生也对本书给予指导和帮助，并欣然拨冗赐序。齐鲁书社的编辑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序 一

刘蔚华

《易》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用来决疑的书。疑问产生于不知或求知，疑惑不能解决，行动就会犹豫不决而招致失败。所以决疑问题属于认识论的范畴。这是《易》之所以有哲理性的缘由。

《尚书·洪范》中记载了殷商贤臣箕子回答周武王询问“如何治理好国家”的问题时，讲了九种大法，号称“洪范九畴”。其中第七畴就涉及到决疑的大法，他说：“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这里说的是大疑，而不是小疑；并且把自己用心思考放在决疑的第一位。其次是和卿士商量，和百姓商量，“谋及卜筮”作为决疑的最后手段。不是一有疑难就首先“谋及卜筮”，更不是遇到小疑也要“谋及卜筮”。那样，运用卜筮决疑的参考价值就大为降低了。古人把卜筮作为很严肃的事情，强调“无疑或小疑不占”，占则被视为亵渎。

卜是龟卜，不属于《易》的系统；筮是占筮，就是指《易》的决疑方法。《易》和《洪范》产生的年代相近，看来在箕子阐述“九畴”时，占筮的方法已经在应用了。所以一些学

者没有必要对《易》是占筮之书讳莫如深。

由于这是一种上古人特别是执政者决其“大疑”的认识工具，自然蕴含着一定的哲理性，如阴阳原理、取象思维、符号逻辑、变易法则、周流不殆、自然现象、道德教化、文化涵蕴、民生日用、应验检测等丰富的内容。因此后人读《易》，可以从其中发现产生《易》的那个时代的政治、哲学、经济 and 文化的很多历史信息，从而见仁见智。再加上它在后世的流传中不断启迪人们的智慧，而又生发、蔓延出难以胜数的易学支流，使解《易》的工作愈加浩繁。

但总起来说，解《易》之学已经历史地形成成为义理之学、象数之学与占筮之学三大系统。其中占筮系统大多流传于民间而不绝，其他两大系统则更多的是在学者的圈子里嬗递演变。易学的发展，不同时期都会出现一些小的易学支系，但不管它们有多么独特，如现在所出现的人文易、科学易、考古易或所谓人生预测学等等，实际上都不外于以上三大系统。儒家的易学传统是“善为易者不占”。不是因为他们一概不信占，也不是他们都不会占，而是认为人们只要按照《易》的精神去做人做事、对人对事，就能够决疑解惑、趋吉避凶，用不着求卜问占。

在易学史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研究易学很有造诣的人，未必能看懂其他学派的解易之作，比如程颐就弄不懂邵雍的象数易学，但他很尊重邵雍。如同现在专搞人文易的人，未必能看懂天文易的论文一样。因为其中含有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有的浅薄者治易，看不懂他人写的易作，就傲慢地说别人根本“不懂易学”、完全是“胡说”。其实是他自己缺少专业知识，没有看懂别人的解易之作罢了。这种状况恰好说明新时

代的研易之路，亟须把义理之学与象数之学更好地结合起来，把占筮之学与心理保健之学结合起来，才是一条正确发展易学学术和切于民用之路。

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的是本书的作者杨吉德先生积十年的时间独自研习《周易》，参阅了多种古今著作，撰写了这本《周易卦象与本义统解》，他在书中明确选择了期望将义理与象数结合起来阐释《周易》的路子。这无疑是一个卓识和富有创意的探索。他原是济南市某厂的工人，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85 级毕业生，从 1994 年起自学《周易》，除了研习一些重要的易学典籍外，也阅读了一些相关的自然科学著作，对于筮占的代表著作也有涉猎。他的意趣在于把义理与象数结合起来阐释《周易》，他把这个总体性问题放置在“卦象与本义”关系的范围内来统解《周易》。当然卦象只是象数学的一个局部，而本义也只是义理学的一个局部，但都属于重要的局部。由于在易学发展中，“卦象与本义”并未分殊得很远，首先把二者结合起来“统解”《周易》是重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它可以使刚接触《周易》的读者从一开始就从统解的视角来理解这部古典的书。我们完全可以期望作者在此基础上，将为走向义理与象数统一解易之路，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4 年 8 月 于济南

序 二

林忠军

杨吉德先生是济南市一名普通工人，在金钱至上、人欲横流的经济时代，淡泊名利，不为欲望所驱，工作之余，敢做冷板凳，潜心研读易学之书，思虑易学之惑，十余年如一日，终有著作《周易卦象与本义统解》问世。鄙人有幸成为最早读者之一，拜读其大作，受益匪浅。

在该著作中，作者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思索，形成了自己的易学观点。并依照自己的观点对《周易》作了系统的解说。通观其作，有以下几种观点当令人深思：

一、根据《左传》韩宣子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知周公之德”的记载，提出了“易”指《周易》，“象”指《大象》，进而推断《大象》不是孔子或儒生写的，应是周公的作品。按照传统观点，《大象》属于儒家释《易》之作，也得到了当今学界大多学者的认可。而当今，只有少数学者对此有异议，如姜广辉等先生曾提出，大象传“其本来的名字就应该叫‘易象’。所以我们可以把韩宣子聘鲁所见《易象》称为文王《易象》”（《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

郭沂先生也提出《象传》在鲁昭公二年早已存在（《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这种观点在学界标新立异。从书稿看，作者似乎未见到这样一些观点，但是其见解与之接近，有许多地方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二、认为古文字构造法与《周易》卦画是一致的，《周易》取象方法使用了文字构造法，即象形取象、指事取象、会意取象。由此而总结出《周易》六爻卦象体系，即以阴阳为核心、以造字形式对六十四卦分类，依次解释卦象，可以断定每卦的卦义。把《周易》符号（卦爻象）视为文字，或视为文字起源，古代早有之。《系辞》明言“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说明文字发明受启卦符。《易纬·乾坤凿度》则直接把八卦符号视为古文字。¹⁷ 世纪德国大数学家莱布尼兹看到由白晋传到德国的易卦图后也有此种见解。后世海内外易学家和文字学家多认可此种观点，并以此为据，探讨《周易》符号与文字关系，取得许多成果。但是，将用造字法与卦符联系起来，并解释《周易》卦象，自古迄今易学界还很少见，当属于作者的新意。

三、重申《周易》是一部史书。用杨先生自己的话说“《周易》是周文王的一部纲领性的著作，它以六十四卦的形式记载了周文王的政治斗争之道、治国安民之道、安居处事之道”。而且，在解释《周易》文辞时凸显了这个特点。以史解《易》，由来已久。战国有《易传》、汉有郑玄、晋有干宝、宋代有李光、杨万里等。而把《周易》看做是史书则是近现代，如胡朴安先生认为，《周易》是宇宙演化至殷周时的历史：“乾坤两卦是绪论，既济未济两卦是导论。自屯卦至离卦草昧时代至殷末之史，自咸卦至小过卦为周初文、武、成代之史。”

（《周易古史观·自序一》）李子耀先生认为，《周易》“是一部殷周奴婢起义史”（《周易秘义·绪言》）。李大用先生指出，“《周易》卦爻辞是周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兴周灭商的历史进程及其成败因由的记录，不是‘筮辞的堆砌’，更非‘迷信的典籍’”（《周易新探》）。谢宝笙先生说：《周易》“上经是周克殷的历史哲学”；下经是作者自传（《易经之谜打开了》）。杨先生虽然在其著作中未明言《周易》是一部史书，但从其解释《周易》文辞看是坚持了这一观点。由易学发展观之，《周易》作为一部不是史书的“史书”，以史解之，不能取代其他易学方法，但也是其他易学方法所不能取代的，在易学发展过程中有其独特价值。

当然，由于作者生活在社会的最基层，学术视野受到极大的限制，对于古代浩瀚的易学资料和当今学界研究信息掌握不够全面，尤其是未见到或不熟悉近几年新出土的易学文献，因而对于易学一些问题的见解和对于《周易》文辞的解说不成熟，或存在某种偏激，实属正常。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知识积累，杨先生也会不断修正、完善自己的观点。

我与杨先生认识时间并不长，但接触机会较多。他为人诚恳平实，而对待易学却非常执着。工作之余，常常为一个易学问题，不辞劳苦，奔波于济南西郊（住所）和东郊（山东大学）之间，与各位老师商讨。这种安贫乐道、吃苦耐劳、锲而不舍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和感动。在此著作问世之时，作者执意让鄙人作序，盛情难却，故略述数言以为序，不当之处，还请诸位专家和读者指正。

2004 年 7 月 29 日

于山东大学

前 言

周易研究发端于战国时的《易传》，汉代以后，易学的演变分化为象数易和义理易两大流派。大致来说，汉代易学以象数派为主流，魏晋易学以义理派为主流，宋元明清时期，象数与义理两派呈现并行发展的趋势。清朝人归纳为“两派六宗”，指出：“《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襍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象数派注重卦象和筮数，把形式置于首位，以为义理尽在象数之中；而义理派则注重义理，置内容于首位，王弼称之为“得意而忘象”。其实，象数派何尝不在通过象数探索义理，而义理派又何尝不想通过卦爻之义去发掘象数！但历经二千多年的探讨，两者还是没有走到一起。笔者以为象数易与义理易互相攻驳的真正原因，在于谁都无法完整解释周易，而且“太卜遗法”与文王写周易之法同样也相距甚远。由于传统的治易方法无法完整解释周易，于是自宋代朱熹以后，许多学者尤其是现代学者认为：卦爻辞乃史巫的卜筮之作，不含有哲学思想。这种观点实际上

否定了周易所具有的真正价值。由此理论出发而解释周易，也必然导致卦爻辞支离破碎，没有完整性。

能否合理地解释卦爻辞，应该是评价周易研究的最基本的标准。其中有几个关键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即：周易的作者是谁？卦爻辞写作的依据——周易卦象是什么？卦爻辞的原始字义是什么？卦爻辞表达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如果对这些问题不能作出完整合理的解释，我们所做的许多工作就可能是徒劳的。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周易》所具有的历史地位是任何作品都无法比拟的。二千多年的易学发展史，又不断丰富了她的内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被称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但就对周易本身的理解而言，却始终无法实现前面所讲的作者——卦象——字义——卦爻辞思想四方面的完整统一。因此，有理由认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对周易的理解，在许多方面已经偏离了卦爻辞原义。要实现这四方面的有机统一，就必须跳出原有易学研究的框架，找出能够贯彻始终的卦象体系。近现代许多考古领域的重大发现和空前的思想解放为这种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笔者不自量力，大胆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汇集成这本小书，力图在这方面作出有益的探索。

笔者认为，《周易》是周文王于殷朝末期，为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借用原六十四卦中六爻筮卦的形式和规则，填写新的卦爻辞而成。卦爻辞反映了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由殷周矛盾而引发的政治斗争策略和变革思想，其题材涉及到天文、地理、农事、战争、治水、祭祀、婚姻、家庭及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对周易的理解讲，如果说周易是周文王因象而写辞，那我们完全可以因辞而求象，由象而解辞。拙作由这一论点出

发，立足于原时代意义上进行周易解析，与传统治易方法有较大区别，主要体现在：

一、总结出创作周易的六爻卦卦象体系，其核心是以阴阳、六爻位所产生的近似于造字思维形式的指事法、会意法对六十四卦进行分类，以主动爻确定每卦的卦义。也就是说，每一个卦辞和爻辞都是在周易筮卦的整体规则中写成的，爻辞是卦辞思想的延伸，卦爻辞与卦象密不可分，此有别于传统的象数易和义理易的论证方法。

二、拙作以通行本《周易》为规范，探索用字的古义并结合卦象解释卦爻辞，尤其对卦辞中的“卦名”部分都进行了新的诠释，不主张用通假字训释，此有别于传统的以训诂治易的方法。

三、发掘卦爻辞所包含的哲学思想，有助于了解周文王时代哲人的思维方式，也有助于确认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根源。

四、《易传》许多方面已经偏离了周易本义，故本书所言“周易”只指《易经》，不包含《易传》，所解亦不包括《易传》。但认为其中《大象》部分应为周公所创作，反映了周易的起源及与卦辞相关又有别的时代特色，故在每一卦辞后解之，以求与卦辞互证。

五、拙作主要论点大都是鄙人综合各种资料，对六十四卦卦爻辞进行分析、归纳、总结所得，对卦爻辞解的通则解之，解不通则弃之（如《噬嗑》卦），对前贤之论亦如此，必以符合各项规则方从之。

拙作由于对卦爻辞的论证方法和结论与传统治易差异较大，考据功课难免有些粗疏，且鄙人才疏学浅，妄自推翻前贤

定论，亦有惶恐之心。惟以此就教于国内外易学方家，如有可取之处，诚希望抛砖引玉，作更深入的探讨和论证。错误之处，恳请提出批评指正。